

中華民國十六年八月初版

秘本 歧路燈 第一冊 實價八角

原著者 寶豐李綠園

標點者 馮沅君

校閱者 馮芝生

出版者 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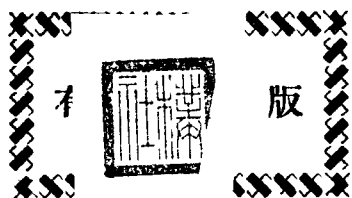
印刷者 慈祥印刷工廠

總發行所 樸社出版經理部

總經售處 北京景山東街十七號

分售處 景山書社

北京及各省各大書坊



## 序

近幾百年來，河南人之能以學術文章成名者，其數目是『損之又損』，雖不必即『以至於無』，然而的確是『鮮矣』。其所以『鮮矣』的原因之一，即是自從全國學術界的重心，自中原移到東南以後，河南人與各時代的大師，學術界的權威，或『學閥』，失了聯絡。因之河南人在一方面因不能得那些大師們的指導及『烟土波里純』而不能有所成就；一方面又因不能得那些『學閥』們的鼓吹揄揚，所以即有所成就而亦不爲省外的人所知。例如李綠園先生，費了一生的工夫，做成一部一百零五回，六十餘萬字的長篇小說，歧路燈，總算是有所成就了，然而對於全國大多數的人，他仍是一個無名作家。

關於李綠園的身世，董晏堂先生所作的李綠園傳略已經報告了。根據那些報告，這個李氏家庭問的空氣，我們也可想像大概了。『明趨向，重交遊，』

績學視躬，推衍先緒，」是李氏的家訓，歧路燈一書，也就是以闡明此義為目的。

此義本來是極平庸的。以闡明此義為目的的小說，自然要有陳腐之弊。歧路燈的道學氣太重，的確是一個大毛病，幸而李綠園在書中所寫的，大部分是在上述「此義」之反面。他書中寫「極聰明的子弟，……結交一干匪類，東扯西撈，果然弄的家敗人亡，……多虧他是個正經有來頭的門戶，還有本族人提拔他。也虧他良心未盡，自己還得些恥字悔字的力量，改志換骨，結果還到好處，要之也把貧苦熬煎受夠了。」（第一回）他書中大部分皆寫譚紹聞（即所說極聰明的子弟）如何結交「匪類」，及「匪類」中之情形。他那一管道學先生的筆，頗有描寫事物的能力，其中並且含有許多刺。例如譚紹聞的父親譚孝移有病時，一個醫生董橘泉來看病。

「橘泉看見樓廳螻蟻，屏帳鮮明，心下暗揣：這必是平日多蓄姬妾，今日年紀，不用說，是個命門火衰的症候。到樓下，孝移擁被而坐，方欲開言，董橘

泉說：「不可多言傷神，伸手來一看便知。」孝移伸出左手來，橋泉用三個指頭候脈。只見指頭兒輕一下，重一下。又看右手，橋泉搖頭道：「保重！保重！却也必不妨事。兩寸還不見怎的；關脈是怎的個光景；兩尺微怕人些。老先生大約心口上不妥的要緊。」孝移道：「疼的當不得。求先生妙劑調理。」橋泉道：「不妨，不妨，不過是一派陰翳之氣痞滿而已。管情一劑便見功效。我到前邊開方罷。」（第十回）

及至吃了他的八味湯，譚孝移的病更利害，董橋泉却說：「我看那肉桂不真，也就怕助起邪熱來，若是真正交趾桂，再無此理。」說罷就推故溜了。

後來譚孝移的夫人王氏又瞞著孝移請了個趙巫婆來。

『把客廳榻子關了，挂上軸子，果然軸子上，上下神祇，有幾十個。王氏拈香，磕下頭去。只見趙大娘打呵欠，伸懶腰，須臾，眼兒合着，手兒揸着，渾身亂顫起來；口中哼噎，說出的話，無理無解，却又有腔有韻，似唱非唱，似

歌非歌的道：「香烟繚繞上九天，又請我東頂老母落凡間。撥開雲頭往下看，又只見迷世衆生跪面前。」法圓便叫王氏跪了。王氏道：「我不會說話。」扯住法圓也跪了。法圓道：「阿彌陀佛！只爲譚鄉紳有病，求老母打救，打救，阿彌陀佛！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趙巫婆又哼起來道：「昨日我從南天門上過，遇見太白李金星，拿出緣簿叫我，譚鄉紳簿上早有名。他生來不是凡間子，他是天上一金童。只打因碎了石玉蕊，一袍袖打落下天宮。」法圓道：「怪譚山主享這般福，原來不是凡人。」（第十回）

譚孝移死了，要葬的時候，譚紹聞又請了一位堪輿家胡其所看地。他們去看譚家塋地的時候，

「只見胡其所四外瞭望，將身子轉着，眼兒看着，指頭亂着，唧唧噥噥，忽而將身子蹲下，單膝一處；忽而將首昂兒起，瞭望八方。遲了一會，只見胡其所向北直走起來。……走到西北一個高處站下。……向墳上一望，搖頭道：「

咳！大錯了！大錯了！」又叫白如鵬（他的學生）道：「你看見錯了麼？」白如鵬也看了一會，說道：「有點錯。」胡其所道：「你怎麼只說一點錯呢？書本兒上說：差之毫釐，謬之千里。這錯大着哩。你只到穴場上用羅經格一格，便知道錯了幾個字。」〔第六十回〕

歧路燈不但挖苦這些巫醫及江湖術士，即對於普通秀才也不少挖苦的話。祥符縣的兩位教官於丁祭時在明倫堂上與衆秀才商量舉孝廉方正，教官周東宿宣布衆秀才各發表意見，「只見衆生員個個皆笑容可掬，却無一人答言。」周東宿又催了一回。

「只見衆秀才們唧唧噥噥，喉中依稀有音；推推諉諉，口中吞吐無語。原來秀才們性情，老實的到官場不管閑事；乖覺的到官場不肯發言；那些平素肯說話的，縱私談則排衆論而伸己見，論官事則躲自身而推他人，這也是不約而同之概。」（第五回）

後來又說：『從來讀書人的性情，會拿主意的甚少；旁人有一言而決者，大家都有主意。』這些話說真透中國讀書人的病根。

至於秀才們的學向，是限於書本上的，而其所讀的書，又只是幾本八股文及四書。祥符縣的又一教官陳喬齡自己說：

『當秀才時，卷皮原寫過習詩經，其實我只讀過三本兒，並沒讀完。從的先生又說：「經文只用八十篇，遭遭不走。」我也有個抄本兒。及下場時，四道經題俱抄寫別人稿兒。出場時，就連題目也忘了。如今做官，逢着月課，只出四書題，經題隨秀才們自己檢着做，就沒有經文也罷。……我看他們五經多是臨場旋報的，希圖五經人少，中的數目寬。第一科不中，第二科又是專經。』

〔第七十四回〕

尤奇的是，李綠園之理想的人物雖是道學家，而歧路燈中也挖苦『假道學』。譚宅的西席惠養民，外號叫惠聖人。終日『在誠意章打攪。』他的子姪，大的叫一

元，第二個就叫兩儀，以下還有三才，四象。可是在他與他的太太生氣的時候，太太說：『你罷麼！你那聖人在人家跟前聖人罷！休在我跟前聖人！你那不聖人處，再沒有我知道的清。』後來聖人的不聖人處，別人也知道了，他『自此正心誠意的話頭，井田封建的經濟，都鬆懈了。』（第三十八回三十九回）這些挖苦酸秀才及假道學的地方，與儒林外史很相似。

歧路燈寫賭博場也很好。以下是譚紹聞有一次擲簾子的情形：

『……這一起兒出門假裝解手，又都扣了圈套。果然吆吆喝喝，擲將起來，雙裙兒乒乓打批子；張瞻前高高下下架秤子，果然一場好賭也。半更天氣，譚紹聞贏了八根十兩籌兒；到三更後，輸了二百四十兩。……心中想覓却欠賬，不肯歇手。及到天明，共輸了……四百九十三兩。日色已透窗櫺。此時譚紹聞半點酒已沒了，心中跳個不住。……此時方寸中把昨夕醉後懣字，忤字，悅字，怡字，都趕到爪窪國去了。却把悔字領了個頭，領的惱字，恨字，愧字



，慌字，怕字，憤字，怖字，愁字，悶字，急字，怨字，凡豎心旁，臥心旁的字兒，湊成半部小字彙兒，一時俱塞在心頭。」（第四十二回四十三回）寫譚紹聞賭輸後之心理狀況，也頗滑稽有趣。

以上所引這幾段，除有文學的興趣之外，又能給我們許多關於河南各種社會情形的報告，許多社會史的材料。

關於正面發揮的文章，也有些寫的很好的。例如譚孝移臨死時候囑咐譚紹聞一段：

「孝移又不覺是滿臉流淚，叫端福（即譚紹聞）道：「我的兒呀！你今年十三歲了。你爹爹這病，多是八分不能夠好的！想着囑咐你幾句話，怕你太小，記不清許多。我只揀要緊的話說與你罷。你要記着：用心讀書，親近正人。」端福道：「知道。」孝移忍不住哭說道：「你與我念一遍。」端福道：「用心讀書，親近正人。」孝移道：「你與我寫出來我看。」端福果然尋一個紅單，把

八個字寫在上面，遞于父親。孝移把紅單放在被面上，一手扯住端福的手，嗚咽咽說道：「好兒呀！你只守住這八個字，縱不能光宗耀祖，也不至辱沒家門。縱不能興家立業，也不至覆家蕩產。你記着這話，休要忘了！我死後，你且休埋我，你年紀太小。每達到靈前燒紙，與我念一遍。你久後成人長大，埋了我，每年上墳時在我墳頭上念一遍。你記着不曾？」這端福也痛的答應不來，伏在床沿上嗚嗚的哭起來。」（第十一回）

也有些陳腐的議論，例如譚孝移與閻楛論爲子弟擇師說：

「先生者子之典型，古人易子而教，有深意存於其間焉。嗣後子弟讀書請先生，第一要品行端方，學問淹博。至於子弟初讀書，先教他讀孝經，及朱子小學。此是幼學入門根脚，非末學所能創見。王伯厚三字經上說的明白：「小學終，至四書。孝經通，四書熟，如六經，始可讀。」是萬世養蒙之基。如此讀去，到做秀才時，便是端方醇儒；做官時便是經濟良臣；最次的也還得個博雅。」

文士。若專是弄八股，即是急於功名，却是欲速反遲；總然倖得一衿，也只是科歲終身，秀才而已。總之急於功名，開口便叫做破，承，小講，弄些坊間小八股本頭兒，不但求疾反遲，抑且求有反無，况再加以淫行之書，邪蕩之語，子弟未有不壞事者。」（第十回下）

這以三字經爲根據的教育學說，在現在看起來，似乎是很可笑的了。然而在八股時代，大多數讀書人，的確是只讀些『坊間小八股本頭兒』；主張讀經的，的確是當時有大志的教育家。儒林外史中的虞博士不也只是主張讀經嗎？歧路燈中之類此的議論，雖是陳腐，但的確是一時教育家的意見，至少在河南是如此。歧路燈在此方面，很足以作研究中國教育史及教育思想史的人的參考。

再說歧路燈是用方言的文學。在舊小說裡面，金瓶梅，水滸傳，用山東話，紅樓夢，兒女英雄傳用北京話，近來新的小說中，也有用上海話，蘇州話的。歧路燈用的是河南話，河南南部的話。河南話與其他的北方話，雖大致相同，而的確自有

其風格，自有其土詘。上所引陳喬齡的話中：『五經多是臨場旋報的』的『旋』字，讀去聲，即是臨時的意思。其例甚多，不及多引。我現在只抄惠聖人太太的兩段話，以見歧路燈之能表現河南話的風格。惠太太要叫聖人與他哥哥分家，聖人說怕有累聲名。太太說：

『聲名中屁用。將來孩子們叫爺叫奶奶尋飯吃，你那聲名還把後輩累住了哩。』你想他伯家就是一元兒一個，却有兩三個閨女。咱家兩儀，三才，是兩個；現今我身上又像有些便宜。一頃多地，四五畝園子，也沒有一百年不散的筵席。一元兒獨自一半子，咱家幾個纔一半子。將來不討飯吃會做嘎？你如今抱著三才兒你親哩，到明日討飯吃你就不親了。你今現比我大十四五歲，就是你不見，我將來是一定要見哩。我總不依你不分。……憑你怎的，一定要把這二十兩學課，給孩子們存留個後手，也是我嫁你一場，孩子們投爺拜娘的一場。

『(第二十八回)』

馮 序

惠太太又同她的兄弟發表同樣的議論：

「讀人書沒用，心裡也不明白，你吃着飯，我對你說。卽如今日有幾兩學課，一心要拿回家裡，打在官夥裡使用。他舅呀！你是外邊經的多了，你想好筵席那有個不散場？你看誰家弟兄們各人不存留個後手？況且你個人擲的，又不是官夥的出產。俺家他伯，有幾十兩私囊，在他大娘兄弟手裏營運著。你姐夫他如何知道，對他說他還不信哩。」（全上）

這些話的確是河南話。這些話所代表的，的確是一種河南婦女的心理。我們讀到這些地方，真覺得一種河南空氣。這些地方真比那些叫鄉下老說外國話的新小說能動人。這些地方，除了能與人以真切的感動之外，還是研究方言的人的重要研究材料。

此外歧路燈中所有主要人物，個性均極分明。如譚紹聞之優柔，其母王氏之庸愚，其家人王忠之忠直，盛希儵之豪縱，及正人君子中程嵩淑之豪爽，均可令人想

像其爲人。全書亦有結構，穿插，有中心思想，的確是一長篇小說。

書中的辭令，也有極有趣的。程嵩淑好酒，陳喬齡說要送他一罐酒，他說：「老師既賜以一貫之傳，門生就心領神會。」（第五回）後來又說：「但願老師于門生，常常欲加之醉而已。」（第七回）這些玩字的地方都不錯。本文開首所說「鮮矣」，也是套書中的用法。

至於歧路燈之結尾數回，誠不免過於潦草。李綠園在書序中也承認此點。然而這種弊病，中國舊小說中，很少能免。即紅樓夢，水滸傳的結尾，不也是潦草敷衍，令人讀之，有江郎才盡之感嗎？至于書中間有三家村教書先生的土氣，那就是河南人少與各時代的大師接觸的結果；沒有作家能完全超出他的環境的限制。

歧路燈中的人物，李綠園在書序中發誓賭咒說，全是假的，毫無影射。紅樓夢索隱式的考證，完全用不著。不過他書中所寫的雖非河南某某人的行爲，而却是人，至少是河南人，所能常有的行爲。他所寫的雖非某某特殊的社會家庭狀況。而的

確是一種，至少那一時的河南的一種，社會家庭狀況。他的書不是歷史，是小說

。

已刊行的書，提到歧路燈的，據我所知，只有蔣瑞藻的小說考證。他引一失名筆記說：

『是書雖純從紅樓夢脫胎，然描寫人情，千態畢露，亦絕世奇文也。惜其後代零落，同時親舊，又無輕財好義之人，爲之刊行。遂使有益世道之大文章，僅留三五部抄本於窮鄉僻壤間；此亦一大憾事也。』（小說考證第八）

據董晏堂先生的考證，以歧路燈爲『純從紅樓夢脫胎』之言，是不對的。（詳李綠園傳略）此書在清末及民國初年，在洛陽，開封，也有人用石印印過一部分，也有人曾在日報雜誌上登載過一部分，但均非完璧。大約此書在河南的抄本必不少，而且各抄本未必完全相同；大約此書曾經過許多次的修改。我所知道的抄本，已有七個。但在這個年頭，交通不便，只找到了兩個抄本，即據以付印。這兩個抄

本，內容是大同小異。在他們異的地方，我們即擇善而從，不逐處聲明。將來若再找到更好的抄本時，我們當於再板時採用，或作校勘發表記。

張中孚先生，董晏堂先生，徐玉諾先生，李望溪先生，都熱心於印行歧路燈，曾與我們許多助力。籍此機會，謹致謝忱。

馮友蘭

民國十六年，七月，北京

馮  
序



## 李綠園傳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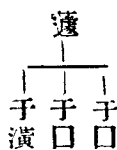
董作賓

李綠園爲吾豫惟一之方言文學家，今從徐玉詒先生處借得綠園詩鈔殘卷一冊，因考得其生卒，爲作年譜，並錄詩數首，以供讀者參閱焉。

### (1) 家世

綠園名海觀，字孔堂，祖居新安，遷於寶豐之宋家寨。乾隆丙辰恩科舉人。沉潛好學，讀書有得，及凡所閱歷，輒錄記成帙。每以明趨向，重交遊，訓誡子弟。任貴州印江縣知縣，以告老歸。卒年八十有四。子遠，字衛多，乾隆乙酉拔貢，辛卯舉人，乙未進士。除吏部主事。屢遷至本部正郎。出理七省漕務，發姦摘伏，門無私謁，歷江南道御史工科給事中。感恩納節，振明綱轄，不輕事彈擊。外轉江西督糧道，釐剔弊竇，廉明而出以仁恕，一如理漕務時。移病歸里，病痊，兩典山西書院，被其指授者，多發名於世。內行修飭，待昆季及疎族皆有恩紀。又置腴田四

百畝，屬任經理，爲祀先資。彌留之際，惟以續瓊腿躬，推衍先緒勗諸子，語不及私。蘊博洽，工詩古文詞。（並道九寶豐志卷十二人物）子范，（按詩鈔有論范葛兩兒詩，范其叔子耶？）事蹟無考。四子葛，字南耕，乾隆丁酉科拔貢。官靈寶縣教諭。（寶豐志選舉）遵第三子于潢，字子沅。道光乙酉科拔貢。少有才思，經史百家之書，無所不讀。年十七，受知學憲姚文田，補諸生，屢試冠儕偶，願獨喜吟詩。承綠園社亭之家學，含宮咀商，不懈而及於古。年二十，已積成卷軸。及壯，遊吳，楚，齊，魯間，與其賢士大夫相切磋，詩乃益進。（同上，人物志）葛子于澧，嘉慶癸酉科拔貢，（同上選舉志）綠園家世，可考見者如此，列表於下：



……李存觀

范……  
葛——于澧

綠園之說黔，拾菌錄，及李蓮之深竹軒集；李于潢之方雅堂集，南朝宮祠，竹梁竹枝詞，俱未見。今之所見，僅綠園公詩鈔殘卷一冊，可資取材耳。茲更搜求傳志，列爲年譜。拾遺補闕，俟諸異日。

(2) 年譜

康熙四十六年，丁亥（西曆一七〇七），綠園生。

儒林外史著者吳敬梓七歲。（中國小說史略）

康熙五十八年，己亥（一七一九），綠園年十三。

石頭記著者曹雪芹生於南京。（紅樓夢辨中）

雍正十三年，乙卯（一七三五），綠園年二十九。

吳敬梓客金陵。所著儒林外史已脫稿。

乾隆元年，丙辰（一七三六），綠園年三十。中恩科舉人。（寶豐志選舉）

乾隆十三年，戊辰（一七四八），綠園年四十二。開始作歧路燈小說。（據歧路燈

自序推算）

時儒林外史已有傳鈔本行世。

乾隆十八年，癸酉（一七五三），至三十七年，壬辰（一七七二），約在此二十年

間，綠園官貴州印江縣知縣。時方舟車海內，歧路燈僅成前半而輟筆。（

自序）

乾隆十九年，甲戌（一七五四），綠園年四十八。

吳敬梓卒於揚州。年五十四。

自本年起，至二十八年，癸未（一七六一），曹雪芹作石頭記八十回。（紅樓夢

辨中）

乾隆二十九年，甲申（一七六四），綠園年五十八。

曹雪芹卒於北京。年四十五(?) (同上)

是年子邁得拔貢。

乾隆三十六年，辛卯(一七七二)，綠園年六十五。

邁中舉人。

乾隆四十年，乙未(一七七五)，綠園年六十九。在寶豐。是年邁成進士。

三月登村右魚齒山，有紀遊詩云：

歸老懸車慣習閒，忽聞春盡一登山。風超楚國雄雌外，日介晉卿愛畏間；碑歷兩朝多剝盡，僧逾八寨帶童顏。擎茶笑說垂髫日，抱得書囊日往還。(寶豐志藝文)

按讀此詩可知綠園此時乃告老歸來，又髫年曾讀書山寺也。

乾隆四十一年，丙申(一七七六)，綠園年七十。作辟邪歌，有「我今七袞猶拍拊」

之句。歌云：

傳略

傳略

渭水南岸鑿城北，巨塚突兀列三四。葦葦青草供牧芻，墓門那覓碑版字！桑經  
 鄭注說吉苞，大長秋官漢闕守，書畫譜傳州輔吉，吉成難辨爵與謚，碑陰曾勒  
 延叔堅，題名共說四十二。若云碑出蔡中郎，茫茫千古誰親記，總之東漢一椽  
 人，奚必斷斷頻置議！餘有三塚慨無聞，土呼將軍昧所自。四塚各踞辟邪一，  
 風雨剝蝕野火燹。吁嗟乎！辟邪獸產何字？稱者每與天祿伍。塵首駝項梭貌  
 尾，前伏雙翼後兩股；村人不識奇獸狀，翼者稱雞股稱虎。金馬銅駝尙無存，  
 賴是石兮有此土。我昔十齡慣摩挲，我今七袞猶拍拊。辟邪辟邪爾無恙，我自  
 髻齡已偃僂！（同上）

乾隆四十二年，丁酉（一七七七），綠園年七十一。  
 是年四子葛得拔貢。

三月，輯所作詩，成綠園詩鈔一冊。

按寫本綠園公詩鈔，首頁有題詞云：

「弁數言於吏員詩鈔之前。」

乾隆四十二年，三月既望，七十一歲老綠園，書於北冶之陶穴甕牖下。」  
本篇綠園生卒，即依推算。

六月至橫山訪呂公溥，出詩鈔示之。留談數日。

按呂公溥綠園詩序云：

「六月，來橫山，出向所爲詩，示余。復與劇談數晨夕，相樂無間云。」

七月公溥爲作綠園詩序。（見原序）

八月續歧路燈後半部成。自序作書旨趣及其巔末，弁於卷端。

按序有二：

「蓋閱三十歲以迨於今而始成書。前半筆意綿密，中闕，以舟車海內，輟筆者二十年，後半筆意不逮前茅，識者諒我桑榆可也。」

上文推算乾隆十三年開始作歧路燈，及約在十八年至三十七年之間中輟本

傳略

此。

是時石頭記已有八十回寫本，盛行於北京。越十五年（一七九二）乃有一百二十回之排印本出世。改名紅樓夢。（小說史略）

儒林外史成書已二十餘年。（同上）

乾隆四十三年，戊戌（一七七八），綠園年七十二。在寶豐。

正月七日，至橫山，與胡渠船呂寸田晤話。有詩紀事。

「戊戌春正月坐橫山惜陰齋中與中牟胡渠船呂廿二寸田話山水

人日明眺夜，飲我羊羔酒，云自汾陽來，半殘醉白叟。但覺雙頰生微熱，檢約  
頰笑不敢苟。髯癡（寸田別號）今逾五十二，何得仍呼我小友！（余初至橫山，  
寸田尚幼）況歷山左登泰岱，掀髯大侈談天口；「鷄唱上聞兜率宮，瀕輪初躍  
絕盡手，金霞萬縷紅潮湧，萍實豈止大如斗。」詡詡自頌雙瞳福，碧宇奇觀真  
鮮偶！有客新從秦關回，自云「親摸十丈藕，晴日滿騰濟勝具，直上老軸舊離



据。叔卿奕碁在絕巘，一局石罫今尙有。昌黎永訣投書崖，纔及半由何曾陡！快哉俯看諸名山，幾點枝指而駢拇。『方聞岱兮旋聞華，頓覺故見不足狃。蜀道之難上青天，黔南之山黑如黝。吳頭楚尾多岡嶺，齊郊魯域亦邱阜；若擬日觀落雁峯，總是臺鞞牛馬走。忽憶我道巫山峽，猶能彷彿什八九；白帝城下灩澦堆，黃陵廟邊十二培，狼頭惡灘石列甍，人醉之甕凹如臼。劇談各騁夙所見，兼山習坎誰爲右？五嶽祝公岱宗爲，四瀆惟侯江爲首；竹筴，藜杖聊信宿；我坐聆聽逾年久。試將匆遽比睟豫，徐幣雄濤君輸否？』（詩鈔）

乾隆四十四年，己亥（一七七九），綺園年七十三。至新安。有己亥自新安旋過濱河卽景詩：

迤邐徒杜陵碧溪，殘霞點綴夕陽西。四壁雲山曾鴻爪，一灣流水又馬蹄。荻岸漁竿沉滑滑，沙灘牧笛草萋萋。居然大地丹青引，直向吟翁欲索題。（寶豐志）

藝文）

傳 略

傳 略

乾隆五十五年，庚戌（一七九〇），綠園卒。年八十四。

## 原序

古有四大奇書之目：曰盲左，曰屈騷，曰漆莊，曰腐遷。迨於後世，則坊傭襲四大奇書之名，而以三國志，水滸，西遊，金瓶梅，冒之。嗚呼！果奇也乎哉！

三國志者，即陳承祚之書，而演爲稗官者也。承祚以蜀而仕於魏，而所當之時，固帝魏寇蜀之日也。壽本左袒於魏，而不得不尊夫曹，其言不無閃灼於其間。再轉而爲演義，徒便於市兒之覽，則愈失其本來面目矣。即如孔明，三國時第一人也；曰澹泊，曰寧靜，是固具聖學本領者。出師表曰：「先帝知臣謹慎，故臨終託臣以大事，」此即臨事而懼之心傳也；而演義則曰：「附耳低言，如此，如此，」不幾成弋陽耶？亡友邾城郭武德曰：「幼學不可閱坊間三國志；一爲所溷，則再讀承祚之所志，魚目與珠無別矣。」淮南盜宋江三十六人，肆暴行虐，張叔夜擒獲之；而稗說加以「替天行道」字樣；鄉曲間無識惡少，倣而行之，今之順刀手等會是也。流！

毒草野，禍釀國家，然則三世皆噬之孽報，豈足以蔽其教揉升木之餘辜也哉！金瓶一書，晦淫之書也。亡友張揖東曰：『此不過道其事之所曾經，與其意之所欲試者耳；』而三家村冬烘學究，動曰：『此左國史遷之文也。』余謂不通左史，何能讀此，既通左史，何必讀此。况老子云：『童子無知而腴舉，』此不過驅幼學於天札，而速之以蒿里歌耳。至於西遊，乃演陳元奘西域取經一事，幻而張之耳。元奘河南偃師人。當隋大業年間，從估客而西，迨歸當太宗時，僧臘五十六，葬於偃師之白鹿原，安所得捷如猿猴，痴若豚豕之徒，而消魔掃障耶？感世經民，佛法所以肇於漢而沸於唐也。

余嘗謂唐人小說，元人院本，為後世風俗大蠱。偶閱闕里孔云亭桃花扇，豐潤董恆巖芝龕記，以及近今周韻亭之憫烈記，喟然曰：『吾故謂填詞家當有是也。藉科譚排場間，寫出忠孝節烈；而善者自卓千古，醜者難保一身；使人讀之為軒然笑，為潛然淚，即樵夫牧子，厨媪爨婢，咸動於不容已；以視王實甫西廂阮圓海燕子

箋等齟，皆桑濮也，詎可暫注目哉！」

因做此意爲撰歧路燈一冊；田父所樂觀，閨閣所願聞。子朱子曰：「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友人皆謂於彝常倫類間，煞有發明。蓋閱三十歲以逮於今而始成書。前半筆意綿密；中以舟車海內輟筆者二十年；後半筆意不逮前茅，識者諒我桑榆可也。空中樓閣，毫無依傍；至於姓氏，或與海內賢達，偶爾雷同，並非影射。若謂有心含沙，自應墮入拔舌地獄。

乾隆丁酉，八月白露之節，碧圃老人題於東臯麓樹之陰。

# 目錄

## 卷一

### 第一回

念先澤千里伸孝思

慮後裔一掌寓慈情

### 第二回

譚孝移文靖祠訪友

冀潛齋碧草軒授徒

### 第三回

王春宇盛饌延客

宋隆吉鮮衣拜師

### 第四回

孔譚二姓聯姻好

周陳兩學表賢良

## 卷二

### 第五回

慎選舉悉心品士

包文移巧詞漁金

### 第六回

冀潛齋正論勸反

譚介軒要言訂妻

### 第七回

讀書圃守候繙子史

玉衡堂膺薦試經書

燈路歧

目錄

第八回 王經紀糊塗薦師長

侯教讀偷惰縱學徒

第九回 柏永齡明君臣大義

譚孝移動父子至情

第十回上 譚忠弼朝天瞻聖主

婁潛齋借地慰良朋

卷三

第十回下 盲醫生亂投藥劑

王姁奶勸請覲婆

第十一回 譚孝移病楊囑兒

孔耘軒正論匡婿

第十二回 薛婆巧言鬻婢女

王忠屈心掛畫眉

第十三回 碧草亭父執讜論

崇有軒小友異言

第十四回 盛希僑過市遇好友

王隆吉夜飲訂盟期

第十五回 地藏庵公子占兄位

內省齋書生試賭盆

第十六回 盛希僑酒鬧童年友

譚紹聞醉哄孀婦讓

第十七回 王隆吉細籌悅富友

夏逢若猛上刷新盟

卷四

第十八回

紹聞詭計謀狎婢

王忠危言杜匪朋

第十九回

孔耘軒暗沉腹中淚

盛希僑明聽耳旁風

第二十回

夏逢若酒後騰邪說

茅拔茹席間炫艷童

第二十一回

王忠片言遭斥辱

紹聞一諾受梨園

第二十二回

閻楷思父歸故里

紹聞愚母比頑童

第二十三回

譚氏軒戲箱優器

張家祠妓女博徒

第二十四回

王忠夜半哭靈柩

紹聞樓上嚇慈韓

第二十五回

對僕人誓志永改過

誘盟友暗計再分肥

第二十六回

盛希僑豪縱清賭債

王春宇歷練進勸言

卷五

第二十七回

譚紹聞錦繡娶婦

孔慧娘粟棗哺兒

目錄



第廿八回 皮匠炫色攫利

王氏捨金護兒

第廿九回 譚紹聞護臉揭私債

茅拔茹賴箱訟公庭

第三十回 茅拔茹借端強口

荆縣尊按罪施刑

第三十一回 慧娘憂夫成鬱疾

王忠愛主作逐人

第三十二回 譚紹聞濫交匪類

張繩祖計誘賭場

第三十三回 管貽安作驕成醜態

譚紹聞吞餌得勝籌

## 卷六

第三十四回 譚紹聞贏鈔誇母

孔慧娘欸酌匡夫

第三十五回 王忠片言箴少主

夏鼎一諾賺同盟

第三十六回 盛希僑驕態疎盟友

譚紹聞正言拒匪人

第三十七回 孔耘軒城南訪教讀

惠養民席間露腐酸

第三十八回 程嵩淑擊酒評知己

惠養民抱子納妻言

第三十九回 惠養民私積外胞兄  
第四十回 韓節婦全操殉母

滑魚克巧言誑親姊  
惠聖人嬰心分家

卷七

第四十一回 鬼兒絲告乏得銀惠  
第四十二回 范尼姑愛賄受暗托  
第四十三回 鼎旅店書生遭困苦  
第四十四回 忠僕訪信河陽驛  
第四十五回 張繩祖交官申賭囑  
第四十六回 程縣尊法堂訓誨

沒星秤現身說賭因  
張公孫哄酒圈賭場  
度厄寺高僧指迷途  
賭奴撒潑蕭牆街  
賈李達受刑供賭情  
孔慧娘病榻叮嚀

卷八

第四十七回 譚紹聞還債留尾欠  
第四十八回 巫翠姐廟中被物色

夏逢若說媒許親相  
王春宇樓下說姻緣

第四十九回 碧草軒公子解紛

醉仙館新郎召辱

第五十回 入匪場幼商殞命

央鄉宦賭棍畫謀

第五十一回 譚紹聞人夢遭嚴譴

董縣主受賄徇私情

### 卷九

第五十二回 王忠毒罵夏逢若

翠姐怒激譚紹聞

第五十二回 管貽安罵人遭辱

譚紹聞買物遇賊

第五十四回 獎忠僕王象蓋匍匐謝字

報亡友程嵩叔慷慨延師

第五十五回 小戶女攙舌沮忠僕

大刀頭弔詭阻正人

### 卷十

第五十六回 刁棍屢設圈鳥網

書愚自投醉猩盆

第五十七回 虎兵丁贏錢肆假怒

桃門役高座惹真羞

第五十八回 索賭債夏鼎巧關切

救姪死德喜見幽靈

第五十九回

王隆吉探親籌賭債

夏逢若集匪遭賭差

第六十回

譚紹聞倉猝謀葬父

胡星居肆誕勸遷墳

卷十一

第六十一回

程嵩淑博辯止遷葬

盛希僑助喪送梨園

第六十二回

譚明經靈柩入土

婁老翁良言匡人

第六十三回

開賭場打鑽獲厚利

奸爨婦逼命赴絞椿

卷十二

第六十四回

夏逢若牀底漏嗽

邊明府富堂施刑

第六十五回

虎鎮邦放潑催賭債

譚紹聞發急當羣房

第六十六回

杜氏妾撒潑南北院

正心夫調護弟兄情

第六十七回

碧草軒譚紹聞押券

退思亭盛希僑說冤

卷十三

目錄

第六十八回 廳簷下兵丁短氣

杯酒間門客暢談

第六十九回 夏逢若時衰遇厲鬼

盛希僑情真感訟師

第七十回 濟寧州財心親師範

補過處正言訓門徒

第七十一回 曹賣鬼枉設迷鬼陣

譚紹聞幸脫埋人坑

第七十二回 炫乾妹狡計索賄

謁父執冷語冰人

### 卷十四

第七十三回 王春宇乘怒發侃論

張繩祖邀客沮片言

第七十四回 譚紹聞倒運燒丹竈

夏逢若密商鑄錢爐

第七十五回 冰梅婉轉勸家主

象蓋憤激毆匪人

第七十六回 巧門客代籌慶賀名目

老學究自叙學問根源

第七十七回 錦屏風辦理文靖祠

慶賀禮排滿蕭牆街

### 卷十五

第七十八回 淡如菊席間遭晦氣

巫翠姐簾內徹笑聲

第七十九回 訟師婉言勸紹聞

奴僕背主投濟寧

第八十回 夏鼎畫策鬻墳樹

王氏抱悔哭墓碑

第八十一回 王象蓋主僕誼重

巫翠姐夫婦情乖

第八十二回 王主母慈心憐僕女

程父執侃言諭後生

第八十三回 譚紹聞籌償生息債

盛希僑威懾滾算商

第八十四回 巫翠姐忤言衝姑

王象蓋侃論勸主

## 卷十六

第八十四回 譚紹衣寓書發鄞縣

盛希僑快論阻荆州

第八十五回 譚紹聞父子並試

巫翠姐婆媳重圍

第八十六回 譚紹衣陞任開歸道

梅克仁傷心碧草軒

第八十七回 譚觀察叔侄真誼

張秀才兄弟至情

卷十七

第八十八回

譚觀察命題含教思

程嵩淑觀書申正論

第八十九回

兩文武南縣拿邪寇

五生童道著領花紅

第九十回

王象蓋報主獻忠謀

盧學臺爲國正文體

第九十一回

季刺史午夜籌荒政

譚參議斜陽讀墓碑

第九十二回

赴公筵督學論官箴

會族弟監司述家法

卷十八

第九十三回

盛希僑開樓發藏板

譚紹聞入闈中副車

第九十四回

閻楷謀房開書肆

王忠掘地得窖金

第九十五回

重書賈蘇縣臣贈字

表義僕孔耘軒遞呈

第九十六回

王象蓋醫子得奇方

盛希僑愛弟託良友

第九十七回

王隆吉怡親慶雙壽

夏逢若犯科遣極邊

等九十八回

盛希僑觸念邯鄲縣

龔厚存探古趙州橋

卷十九

第九十九回

書經房冤鬼拾卷

國子監胞兄送金

第一百回

王象蓋赴京望少主

譚紹衣召見授兵權

第一百一回

譚念修籌兵烟火架

王都堂破敵普陀山

第一百二回

譚紹聞面君得恩旨

盛希瑗餞友贈良言

卷二十

第一百三回

譚念修愛母假病榻

王象蓋擇塔得東牀

第一百四回

一品官九重受命

兩姓好千里來會

第一百五回

薛全淑洞房花燭

譚實初金榜題名



# 歧路燈

寶豐

李海觀

綠園著

## 第一回 念先澤千里伸孝思

慮後裔一掌寓慈情

燈 路 歧

話說人生在世，不過是成立覆敗兩端，而成立覆敗之由，全在少年時候分路。大抵成立之人，姿稟必敦厚，氣質必安詳，自幼家教嚴謹，往來的親戚，結伴的學徒，都是些正經人家，恂謹子弟；譬如樹之根柢，本來深厚，再加些滋灌培植，後來自會發榮暢茂。若是覆敗之人，聰明早是浮薄的，氣質先是輕飄的；聽得父師之訓，便似以水澆石，一毫不入；遇見正經老成前輩，便似坐了針毡，一刻也忍受不來；遇着一般狐朋狗黨，好與往來；將來必弄的一敗塗地，毫無救醫。所以古人留下兩句話，說：『成立之難，如登天，覆敗之易，如燎毛。』言者痛心，聞者自應刻骨。其實父兄之痛心者個個皆然，子弟之刻骨者寥寥罕觀。

第一回

念先澤千里伸孝思

慮後裔一掌寓慈情

我今爲甚講此一段話說，只因有一家極有根柢人家，祖父都是老成典型，生出了一個極聰明的子弟。他家家教真是嚴密齊備，偏是這位公郎只少了遵守兩個字。後來結交一千匪類，東扯西撈，果然弄的家敗人亡，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多虧他是個正經有來頭的門戶，還有本族人提拔他；也虧他良心未盡，自己還得些恥字悔字的力量，改志換骨，結果還到好處。要之也把貧苦熬煎受够了。

這話出於何處？出在河南，開封府，祥符縣，蕭牆街。這人姓譚，祖上原是江南丹徒人。明宣德年間，有個進士譚永言，官河南靈寶縣知縣。不幸卒於官署，公子又小，不能扶柩歸里。多蒙一個幕友，是紹興山陰人，姓蘇，名篋盤，字松亭；是個有學問義氣的朋友，一力担承，携公子，領着家眷，到了祥符，將靈寶公薄薄的宦囊，替公子置產買田，分毫不染；即葬靈寶公於祥符西門外，一個大寺之後，刊碑豎坊，因此，譚姓遂寄籍開祥。這也是賓主在署交好，生死不負。又向別處另理稅田，時常到省城照看公子。這公子取名一字，叫譚孚，是最長厚的。孚生葵向

，葵向生誦，誦生一子名喚譚忠弼，取字孝移，別號介軒。忠弼以上四世，俱是方正人物，書香相繼，列名膠庠，所做下義氣之事，不能盡數。

到了譚忠弼十八歲入祚符庠生，二十一歲食餼，三十一歲選拔貢生。爲人又是端方耿直，學問醇正，能繼家聲的。下了幾次鄉試，屢蒙房荐，偏爲額限所遺；坦譚孝移也就漸輟舉業，專一在家料理，惟作詩會文，依舊留心。相處了幾個朋友：一個叫婁昭字潛齋，府學秀才；一個叫孔述經字耘軒，嘉靖乙酉副車；一個縣學秀才叫程希明字嵩淑，一個蘇雯字霖臣，一個張維城字頽村，俱是祥符優等秀才；都是些極正經有學業的朋友。花晨月夕，或做詩，或清談，或小飲，每月也有三四遭兒。一時同城朋友也還有相會的，惟此數人尤爲相厚。至於學校紳衿中，也還有那些比匪的，都敢望而不敢即。却也有笑其迂板，指爲古怪的。因以詩爲証：

同儕何必不兼收？把臂摠因臭味投；匪類欲親終自遠，原來品地判薰蕕。

却說譚孝移自幼娶周孝廉之女，未及一年而卒，後續絃於王秀才家。這王氏比孝移少五歲，夫婦尚和好，只因生育不存，子息尚艱。到了四十歲上，王氏又生一子，乳名叫端福兒。原是五月初五日生的，果然面似滿月，眉目如畫，夫婦甚是珍愛。日月遷流，這端福已七歲了，雖未延師受業，父親口授論語孝經已大半成誦。

這譚孝移宅後有一大園，是五百金買的舊宦書房，約有四五畝大。孝移又費二百餘金，收拾正房三間，請程嵩淑題額爲碧草軒。廂房，廚房，茶竈藥欄，以及園丁住房，俱備。閉了舊宦正門，另開角門，與宅子後門相對，只橫隔一條衛籬。孝移每日在內看書，或一二知己商詩定文，看園丁蔡湘灌花剔蔬。端福兒也時常跟來頑耍，或認幾個字，或讀幾首詩，或說一兩宗故事。這也稱得個清福無邊。

忽一日孝移在亭上看書，只見家人名叫王忠引着一個人，像遠來模樣，手中拿着一封書；見了孝移，磕下頭去，說道：『叩太爺安。』磕了三個頭起來，說道：『小的是丹徒縣爺家下人。小的大少爺差小的下書來的。』孝移一時還不明白，那

人將書呈上，孝移開了封頭，取出內函，只見上面寫着：

宜賓派恩侄紹衣，頓首叩稟 鴻臚派大叔父大人膝前萬安。敬稟者：吾家祖居丹徒，自宋逮今，二十餘世矣。前靈寶公宦遊豫土，遂而寄籍夷門。邑姻有仕於中州者，知靈寶至 叔大人已傳四世，植業豫會，前光後裕，此皆我祖宗培退之深厚也。侄忝居本族大宗，自今族譜逾五世未修，闔族公議，續修家牒，特以叔大人一支遠寄中土，先世爵諡，諱字，行次，無由稽登。特遣一力詣稟，如叔大人果能南來，同拜祖墓，共理家乘，闔族舉爲深幸，倘不能親來，祈將靈寶公以下四世爵秩，名諱，行次，詳爲繕寫，即付去力南挾，以便編次。希將近日桂蘭乳諱，各命學名，庶異日不致互異。木本之誼，情切！情切！順候合家泰吉。外呈綾緞表裏四色，螺髹二十張，牙箸二十雙，臨稟何勝依戀之至！

嘉靖 年 月 日 姪才載叩。

原來譚姓本族，在丹徒原世家，隨宋南渡，已逾三朝。明初有弟兄二人，長

做四川宜賓縣令，次做鴻臚寺正卿；後來兩房分派，長門稱宜賓房，次門稱鴻臚房。此皆孝移素知，但不知丹徒族人近今何如；及閱完來書，方曉得丹徒謀修族譜，不勝歡喜。便叫王忠道：『你可引江南人到前院西廂房住。不必從衙門再轉大街，這是自家家裡人，即從後角門穿樓院過去。對服房閣相公說，取出一床鋪蓋，送到西廂房去，一切腳戶頭口，叫閣相公發落。』

孝移吩咐已畢，即將案上看的書史合訖，叫蔡湘鎖了書房門，手中拿着來書，喜孜孜到家中，對王氏說道：『江南老家侄子差人下書，你吩咐趙大兒速備飯與來人吃。』便到前廳叫道：『丹徒來人呢？』只見那人從廂房出來，早換了風塵衣服，擎着毡包，說道：『這是小的大少爺孝敬太爺的土物。』孝移道：『我們叔侄雖是三世不曾見面，本是一家，何必這樣費心。』那人道：『孝敬太爺，聊表寸心。』孝移命自家家人德喜接了。便問道：『你姓甚？叫甚麼名子？』那人道：『小的姓梅，名叫吉仁。』孝移道：『你遠來千里，辛苦！辛苦！你且去將息。』梅克

仁退身進廂房去訖，自有王忠照着，不必細說。

孝移回轉身來，德喜擎毡包相隨，進後院來。王氏迎着問道：「那裡又來了這個人，蠻腔蠻調的？」孝移道：「丹徒老家的。」德喜道：「這毡包俱是送咱家的東西。」王氏道：「拿來我看看。」孝移說：「還要到祠堂裡告先。」即叫王氏取出鑰匙，遞於小廝，開了祠堂門。孝移洗了手臉，把江南來物擺在香案上，掀開簾門榻，拈香，跪下說道：「此是丹徒後裔，忠弼侄子，名喚紹衣，送來東西。」隨將來書，望神主細念一遍，不覺撲簌簌的落下淚來。密祝道：「咱家四世不曾南歸，忠弼指日要上丹徒拜墓修譜，待擇吉登程，再行稟明。」磕頭起來，將門鎖了，到了樓下。

午飯後，復到前廳，端福兒也跟出來，站在旁邊。孝移道：「來人飯完不曾？」只見梅克仁早上廳來道：「小的飯已吃過。」因問端福道：「這是相公麼？」孝移道：「是。」梅克仁向前便抱將起來，說道：「與南邊大爺跟前小相公像是一般歲

數？」孝移道：「你大爺多少歲數？」克仁道：「今年正三十歲。相公八歲，今年纔上學讀書哩。」孝移道：「去年齒錄有個譚溯西，是誰？」克仁道：「那是東院的四老爺。小的這院的大爺，是書上那個名字。」孝移道：「發過不曾？」梅克仁道：「小的這院大爺，是十七歲進學，已竟補了廩，現從宗翰林讀書。小相公另有先生。」孝移點點頭，又說道：「這裡是五世單傳，還不會到老家去。我舊日常有此心，要上丹徒，一者丁憂兩次，還有不下場事體；二者也愁水旱路程。你如今多住幾日，我安插家務明白，要同你南去。」克仁道：「小的來時，我大爺早有此意。」

克仁說話中間，看見少主人形容端好，便道：「小的抱相公街前走走去。」

孝移道：「輕易不叫他上街，改日熟了，你引他到後書房走動。」克仁道：「小的在南邊每日引小相公上學下學慣了，今日看見這位少爺，只想抱去大門外站站。」

孝移道：「街上人亂，門上少立便回。」克仁抱起端福兒果然門樓下片時便歸。到了廳上，端福自回後宅去訖。



又住了七八日，克仁稟催起身。孝移叫王忠在賬房閣相公處取了十兩銀，賞了梅克仁，要他回覆他主人。便自己收拾行囊盤費，雇覓車輛頭口，置買些東西，打算到丹徒餽送，擇吉起程。帶了德喜兒，蔡湘；吩咐王忠看守門戶；請閣相公商量了賬目話頭；又對王氏說了些家務，好好叫端福在家，總之不可少離寸地，常在眼前。到了出門之日，祠堂告先，起身而行，一路水陸之程，無容贅述。正是：

木本水源情維切，陸鞭水棹豈憚勞。

只說譚孝移一路所見景物，不甚在心，不日到了丹徒。城南本家。迺是一個大莊村，樹木蔭翳，樓廳嵯峨。問了譚紹衣門口，見了梅克仁，逕到譚紹衣家下來。叔侄相見，叙了些先世遠離情由，並叔侄不曾見面的寒溫。

到了次日，引着孝移拜謁累代神主；到本族，勿論遠近貧富，俱看了，各有河。南土儀餽送。此後，各家整酒相邀，過了十餘日，方纔周完。又擇祭祀吉日，祭拜

祖塋，合族皆陪。孝移備奠酒祭品，至日，同到祖塋。紹衣係大宗宗子，主祭，獻爵，祭文上代爲申明孝移自豫歸家展拜之情。祭畢，孝移周視墳原，細閱墓表，於剝泐苔蘚中，大家又叙了些支派源流的話說。合族就在享廳上，享了神惠，徘徊不忍遽去。日落歸到半途，孝移猶回首瞻望，到村已昏。

紹衣又引孝移到城中舊日姻戚之家，拜識，各姻戚亦皆答拜，請酒。

又過了十餘日，一日晚上，孝移同紹衣夜坐，出來解手，星月交輝之下，只聽得一片讀書之聲，遠近左右，聲徹一村。孝移因向紹衣道：『我今日竟得南歸，一者族姓聚會，二者你兄弟兩來，未免蓬蔦可望。』紹衣道：『叔叔回來不難。合族義塾，便是大叔這一房的宅院。水旱地將及三頃，是大叔這一房的產業。目今籽粒積貯，原備族間貧窶不能婚葬之用，餘者卽爲義塾束金。大叔若肯回來，宅院產業現在，強如獨門飄寓他鄉。』孝移道：『咳！只是靈寶公四世以來，墓塚現在祥符，也未免拜掃踈闊。』紹衣道：『勢難兩全，也是難事。』一夕晚景不提，每

日所說，俱是兩處祖宗的事，與自己要盡心爲人的話頭。

過了十餘日，孝移修完宗譜要回河南，合族人俱不肯放，富者重爲邀叙，貧者携酒夜談。又過了幾日，孝移思家情切，念子意深，一心要去。這些僱覓船隻，餽贖贈物的事，一筆莫能罄述。又到祖塋拜了。起行之日，族人各送程儀，紹衣又獨送一分厚程，叔侄相別，揮了幾行骨肉真情淚。紹衣又吩咐梅克仁同舟送到河南交界方許回來。

過了好幾日，到了河南交界，孝移叫梅克仁回去。克仁還要遠送，孝移不准，又說了許多回話。克仁磕了頭，蔡湘德喜兒一把扯住克仁又到酒肆吃了兩瓶，也各依依不捨，兩下分手。

不說克仁回去復命，只說孝移主僕，撇下船隻，僱了車輛，曉行夜宿，望開封而來。及到了祥符，日已西墜，城門半掩。說與門軍，是蕭牆街譚宅趕進城的。門

軍將掩的半扇，依舊推開，主僕同進城內。到了家門，已是上燈多時，定更炮已響了。蔡湘叫了一聲開門，管賬閩相公與王忠正在賬房清算一宗房租，認的聲音，王忠慌忙開門不迭。閃了大門閩相公照出燈籠來接；驚的後邊已知。車戶卸了頭口，幾隻燈籠俱出來了，搬運箱籠襖包，好不喜歡熱鬧。

孝移進了後院樓下坐了，趙大兒已送上盆水。孝移告先情急，洗了手臉，吩咐開了祠堂門，行了反面之禮。回到樓下，趙大兒又送的茶來，王氏便問吃飯，孝移道：「路上吃過，尚不大餓，怎麼不見端福兒哩？」王氏道：「只怕在前院裡看卸行李哩？」孝移道：「德喜兒，前院叫相公來。」德喜去了一會，說道：「不會在前院裡。」

原來端福兒自從孝移去后，多出後門外與鄰家小兒女頑耍。有日落早歸的，也有上燈時回來的，不過是後門外衙衛裡幾家跑的熟了王氏也不在心。偏偏此夕，跑在一家姓鄭的家去，小兒女歡喜成團，鄭家女人又與了些菓子点心吃了，都在他家

一個小空院裡趁着月色打夥兒頑耍；定更時，端福兒尙戀羣兒不肯回來。恰好孝移回來，王氏只顧的喜歡慌張，就把端福兒忘了。孝移一問，也只當在前院趁熱鬧看行李哩，及德喜說沒在前院，王氏方纔急了，細聲說道：「端福兒只怕在後門上誰家頑耍，還沒回來麼？」孝移變色道：「這天甚麼時候了？」王氏道：「天纔黑呀。」孝移想起丹徒本家，此時正是小學生上燈讀書之時，不覺心內嘆道：「黃昏如此，白日可知；今晚如此，前宵可知；……」話猶未完，只見端福兒已在樓門邊趙大兒背後站着。

此是趙大兒先時看見光景不好，飛跑到鄭家空院裡，叫來的。孝移看見，一來惱王氏約束不嚴，二來悔自己延師不早，一時怒從心起，站起來照端福頭上便是一掌。端福兒哭將起來。孝移喝聲：「跪了！」王氏道：「孩子還小哩。纔出去不大一會兒。你到家乏刺刺的，就生這些氣！」這端福聽見母親姑息之言，一發號淘大痛。孝移伸手又想打去，這端福擠在衆人夥裡亂哭。孝移愈覺生怒，却見王忠在樓

門邊說道：『前邊有客。是東院鄭大爺來瞧。』

原來鄭家老者，傍晚時也要照着孫兒同睡；月色之下，見趙大兒叫端福兒有些慌張，恐怕來家受氣，只推來望孝移，故此拄個拐杖，提個小燈籠兒，逕至前廳。王忠說明，孝移只得出來相見。叙了幾句風塵閒話，不能久坐，辭去。孝移送出大門而回。

大凡人當動氣之時，撞着一番打攪也能消釋一半；到了樓下，將王氏說了幾句，又向端福兒將丹徒本家小學生循規蹈矩的話，說了一番。趙大兒擺上晚饌，孝移略吃了些兒。前邊車戶晚飯，王忠，閻相公料理，自是安當。孝移安頓了箱籠，夜已深，鞍馬困乏，就枕而寢。五更醒來，口雖不言，心中便打算這延師教子的一段事體。正是：

萬事無如愛子真，  
遺安煞是費精神；

若云失學從愚子，  
驕惰性成怨誰人。

第二回 譚孝移文靖祠訪友 婁潛齋碧草軒授徒

話說譚孝移自丹徒回來，鄰舍街坊無不喜歡；也有送盒酒接風的，也有送碟酒洗塵的，也有空來望望的。總因譚孝移爲人端方正直，忠厚和平，所以鄰親都尊敬，親就。譚孝移也答些人情，巾，帕，扇，墜，書聯，畫幅，都是江南帶來的物件。

又一日有兩個人抬了一架漆盒兒進門。王忠告於家主，揭開盒兒一看，無非是雞，鴨，魚，兔，水菜之類。拜匣內開着一個愚弟帖兒，上寫着張維城，婁昭，孔述經，程希明，蘇燮。抬盒的人道：『五位爺刻下說到。』譚孝移吩咐王忠將水菜收了，交與厨上，作速辦席。賞了抬盒人封子二，打發去訖。作速排整碧草軒上棹，椅，爐，橙，叫德喜兒，街上望着：『五位爺到時，不必走前門，即邀到後書

房內。可從東衙衙進來，我在後門等候。」

不多一瞬，果見五位客從衙衙進來。譚孝移躬身前迎，五位遲緩進門，到軒上，賓主禮畢坐下。獻茶已畢，孝移躬身致謝道：「諸長兄空來一望，已足銘感，何必賜貺？」五位道：「遠涉而歸，公備水菜局軟脚，（三）恕笑！」孝移道：「不敢當的狠！」致罷寒溫，說些閒話，無非是江南屬土之佳，風舟楫波之險等語。

少頃，又叫德喜將所稍來祖上的書籍，及丹徒前輩文集詩稿，大家賞鑒。都道：「孝翁閩閩著族，早已知學有淵源；今日得讀尊先世遺文，彌令人欽仰。」孝移遜謝不迭。座間看詩的看詩，看文的看文，有誇句調遒勁的，有誇文致曠逸的，也有誇紙板好的，互相傳觀。

須臾傍午，只見德喜兒抹棹，拈碟。大家掩了書本。譚孝移執杯下酒。彼此讓坐。一棹是張顛村首坐，婁潛齋次坐，蘇霖臣打橫。一棹是孔耘軒首坐，程嵩淑次



坐，孝移打橫。這些觥籌交錯的光景，不必細述。

酒至半酣，孝移一事上心。滿斟一杯酒兒，放在婁潛齋面前。說道：『我將來有一事奉懇，預先奉敬此盃。』潛齋道：『有何見諭，乞明言賜教。』孝移道：『今日說明，顯得弟不恭，待異日詣府面稟。』蘇霖臣在旁插口道：『迷酒難吃；若不說明，我先替潛老急的慌。』孔耘軒亦道：『你我至交，明言何妨。』孝移道：『但求潛老到後日在家少等，我並懇耘軒同往。』婁潛齋道：『須擇弟之所能，萬不許強以所難。但今日明言爲妙。』孝移道：『不是難事。只怕潛兄不肯。』這程嵩淑酒興正高，攔住大笑，說道：『衆秀才請脫措大故套，且把譚兄高酒多吃一鐘罷！』譚兄總不是叫婁哥上天摸呼雷。』孝移亦笑道：『正是的。』又叫重斟前盃，說了許多閑散話兒。

真正酒逢知己，千鐘不多，日已西沉，大家起席，吃完了茶，作辭起身。孝移送出衙門口道：『婁孔兩兄，不必再訂，只求後日在家少等，弟必詣府請教。』婁孔

全聲道：『恭候就是。』程希明道：『今日酒是暢飲，話却悶談。孝老從不曾有這一個謎。』賓主俱各大笑，相拱而別。

過了兩日，正是前日所訂之期。孝移吩咐王忠飯後時，叫車夫宋祿駕車；問賬房討數十個眷弟帖兒，街上回拜客。王忠料理已妥，夾着護書兒，到樓下請上車。孝移又叫拿出一個全帖，放在護書內，出街升車。叫王忠將帖預先投遞，凡前日來賜光的，俱投帖答拜。一路上都說失候。車上又叫王忠：『你坐在車頭裏。到文昌巷口，拜孔爺去。』

須臾到了文昌巷內，孝移直進大門，孔耘軒整衣不迭，出來相迎，請至一小書房內。彼此稱謝已畢，孝移道：『前日相訂，惟恐大兄公出。』耘軒道：『前見孝老出言鄭重，必非閒散事體，焉敢負約。』孝移道：『多承光之甚！只如今要上婁潛齋家走，並邀同往。此地大約離北門有三四里，乞一茶之後，登車同去，何如』

？』耘軒道：『到底甚麼事夾他？你也叫我知道。』孝移道：『我的意思是爲小兒七八歲了，早就該上學，因一向自己溺愛，担擱一年。我想婁潛齋爲人端方，博雅，儘足做幼學模範。小兒拜這個師父，不說讀書，只學這人樣子，便是一生根脚。前日我所以不使啟齒者，沒有在我家便說請先生之理。今日我大兄同往，替我從旁贊成一二。』說完便打恭一揖。耘軒道：『怪道我說你平日也爽直，昨日忽而半吞不吐，原是如此細密珍重。如今將茶吃完，即便同往。』

二人茶畢，同出登車。孝移道：『宋祿，將馬兒放慢着些，我們還商量些話兒。』宋祿道：『曉得。』耘軒車中點頭道：『長兄這件事令人敬服。』孝移道：『爲子延師，人家之常，何言敬服？』耘軒道：『如今宦家，財主，兒子到了七八歲時，也知請個先生，不過費上不多銀子，請一個門館先生，半通不通的，專一奉承東翁，信慣學生。且是這樣先生，斷不能矩步行方，不過東家西席，聊有名目而已。學生自幼全要立個根柢，學個榜樣，此處一差，後來沒下手處。長兄此舉，端

的不錯。」孝移道：「我嘗聞前輩說：教小兒請蒙師，先要博雅，後來好處說不盡。又況且博雅之人，訓蒙必無俗下窠臼。」耘軒道：「是，是。」

話不多時，已到婁潛齋之門。門前有一個書房，正房三間，牆角有一單扇門兒。耘軒道：「我們且先到這書房裡罷。」一同下車，逕進書房院來。只見房簷下有一個十三四歲的家童，在那裡織荻簾兒；書房內高聲朗誦。家童一聲道：「客來。」二人已進書房門內。那讀書學生，下位相迎，望上一揖，讓二位坐下。孝移便向耘軒道：「這學生二年沒見，真正長成光景。」耘軒便向學生道：「還認得我們麼？」那學生道：「去年二位老伯在這裏時，我爹爹已對小侄說過，小侄時常記得。」孝移道：「今年幾歲？」那學生道：「九歲。」孝移見他品貌端正，言語清晰，不覺贊道：「真正麟角鳳毛，不愧潛老高雅！」耘軒道：「尊翁先生在家麼？」那學生道：「適纔李公祠請去寫匾。臨行時說：『今日有客到，即去對說。』」言未畢，家童提茶到了。學生手捧兩盃，獻于二位，自己拿一盃，在門邊恭恭敬敬相

陪。這孝移早已喜之不盡。只見那學生叫家童去李公祠對說客到。孝移道：「不必。我們即到李公祠瞧尊先生去，並看看寫的匾。」

吃完茶，起身，學生相送，叫家童引着李公祠路徑。二人回頭一拱，這學生門前躬身致禮，極恭敬，却不拘攣。二人喜的了不得，一路上不住的說道：「是父子！」轉過大街，離北門不遠，逕向李公祠來。只見李公祠是新翻蓋的，砌甃整齊。廟祝見有客來，出門相迎。婁潛齋不料二人至此，亦喜不自勝。耘軒道：「造府相訪，公出不遇。」潛齋道：「爽約有罪。」孝移道：「匾寫完否？」廟祝道：「適纔寫完。」只見一面大匾，上寫「李文靖公祠」五字，墨猶未乾，古勁朴老。兩人稱贊道：「筆如其人。」潛齋道：「聊以塞責，有愧先賢。」廟祝道：「垂後流芳，全仗山主大筆。」共相大笑。廟祝又請入一座客堂，邀留過午。潛齋道：「我來時已說，今日有客，不能過午。不如少坐一坐，我們一同回去。」廟祝不敢過強，只得說：「空過三位老先生，不好意思的。」

第二回 譚孝移文靖祠訪友 婁潛齋碧草軒授徒

三人吃完茶作別而歸，逕至婁宅門前。只見那學生在門前恭候。婁潛齋讓至北院客房，一揖而坐。言及前日盛情，彼此稱謝，不必細述。潛齋道：『昨日席上的話，畢竟是甚事見委？弟自揣毫無片長，如何有効力處？』孔耘軒道：『說話要開門見山；譚兄之意，欲以世兄讀書之事，煩潛老照管哩。』潛齋道：『如何照管之處，亦乞賜說明。』譚孝移道：『我一發造次說了。小兒今年新春八歲了，尙未上學，欲懇長兄在舍下設帳。前日若驟然說明，顯得弟敦請之意不恭。今日造府一稟，尙蒙不棄，弟亦領教甚便。』潛齋道：『此事却難從命。見愛之意，弟也不肯自外，但此中有個緣故，不妨瑣陳，所以見弟不得已而方命之罪。家兄比弟長二十歲，今年整六十了，每日同棹吃飯，連舍侄小兒，四人相依已慣。我若到府上去，家兄老來的性情，我知道是的確行不得。』耘軒道：『貴昆弟友愛之情，自所難已；但同在一城之內，相隔不遠，豈一朝半夕不見，難說便成雲山。潛老似不必過執。』潛齋道：『我是經過家兄的性情。去年我有事上彰德府，言明十五日即回，不

料到那裏多担擱五天。這五天呀，家兄就有幾夜睡不着。孩子們都慌，還使了兩番人去接。及至弟到家時，家兄喜極，却笑出幾點眼淚。弟說：「我已是回來了，哥恹恹甚麼？」家兄說：「也極知道沒嘎」，只爲前日我胸中有一道黃河，由不的只是急，又說不出。」過了半月光景，這老人纔忘了。我如今要到府上，家兄是必不肯，如何行的。」

這譚孝移平日景仰婁潛齋爲人端方，已是十分要請；見了婁學生安詳恭敬，又動了橋梓同往之意；及見婁潛齋說到兄弟友愛之情，真性露於顏面；心中暗道：「真是今之古人。舍此等人，何處更爲子弟別尋師長？這是斷不肯當面錯過的。」因向孔耘軒道：「事且慢商」。這是怕孔耘軒逼出堅執不去的話頭，便難回轉的意思。少頃，只見家童排饌，大家起身讓坐。坐定，擺上飯來，潛齋吩咐家童道：「眠、四兩位相陪客。」家童道：「大相公往鄉裡料理佃戶房子去。」二相公就來。「須臾，學生到了，在掉角坐。」潛齋道：「你伯吃飯不會？」學生道：「我娘與

我嫂子已安排吃完。』龔潛齋道：『家兄只好料理莊農，如今老了，還閑不着，還料理園子種菜吃。舍任質性不敏，家兄只叫他鄉裏看莊稼。愚父子却是家裡吃閑飯的人。』耘軒道：『耕讀相兼，士庶之家，豈可偏廢。』又說些閑話，飯已吃完，都在廳前閑站着吃茶。

孝移是心上有事的人，暗中躊躇道：『龔兄如此人品，如此家風，即是移家相就，亦可。他如堅執不去，我便送學生到此供給讀書。』又慮王氏溺愛，又想：『自己也離不得這兒子。萬一請他令兄出來，放他出門，也未見得。』遂向龔潛齋道：『這事與大兄商議如何？』潛齋道：『商議也不行。家兄的素性，我之所知。』耘軒道：『商議一番何妨。爽快請出大兄來面決，或行或止，好杜却譚兄攀躋之想。』潛齋道：『也罷。』遂向右邊去了。遲了一會，只見潛齋跟出一位老者，是個莊農樸實模樣兒，童面銀鬚，向衆人爲了禮，坐下，便道：『適纔舍弟言衆位請教書，這事不行。我老了，他是我親手撫養的兄弟，我離不得他。況我家衣食頗給，也不肯出



門。二人見言無婉曲，也灰了心。又問：「二位高姓？」孔耘軒道：「弟姓孔，在文昌巷內。這位請令弟的，姓譚，在蕭牆街。」只見那老者把臉一仰，想了一想，說道：「兄是靈寶老爺的後人麼？」孝移道：「是。」又問：「當年府學秀才，大漢仗，極好品格，耳後有一片硃砂記兒，是譚哥甚麼人？」孝移道：「是先父。」那老者掃地一揖道：「恩人！恩人！我不說，譚哥也不知道。我當初在蕭牆街開了一個小紙馬調料舖兒，府上常買我的東西。我那時正年輕哩，一日往府上借家伙請客，那老伯正在客廳裏，讓我坐下。那老人家見我身上衣服時樣，又問我請的是甚麼客。都不合那老人家意思，那老人家便婉婉轉轉的勸了我一場話。我雖年輕，却不是甚蠢的人。後來只遵着那老人家話，遂即收拾了那生意。鄉裡頭來薄地，勤勤儉儉，今日孩子們都有飯吃，供給舍弟讀書，如今也算得讀書人家。我如今料理家事，還是當日那老伯的幾句話，我一生沒用的清。」孔耘軒接口道：「當日大兄領譚老伯教，今日他家請令弟教書，大兄却不叫去。」老者道：「舍弟先只說有人請他

教書，並不會言及二位上姓。我也只爲這侄子小，恐怕人家子弟引誘的不妥，不如只叫他父子們在家裏。若是譚哥這樣正經人家，我如何不叫去呢。」譚孝移道：「弟之相請，原是連令侄都請去的。」老者道：「一發更妙。我是一個極有主意，最爽快的人，只要明春正月擇吉上學。我雖是見我的兄弟親，難說正經事都不叫他幹，終日兄弟們厮守着不成。」

一陣言語，大家痛快的如桶脫底。譚孝移便叫王忠拿護書來，孝移便向護書中取出一個全帖。只見上面寫着「謹具束金四十兩，節儀八兩，奉申聘敬。」下邊開着拜名。放在棹面，低頭便拜。潛齋那裡肯受，平還了禮。又拜謝了潛齋令兄，並謝了孔耘軒。

少坐一會，拜別起身。潛齋兄弟送出大門，孔譚二人登車而回。這正是：

欲爲嬌兒成立計，  
費盡慎師擇友心。

日月如梭，不覺過了臘月，又值新正。譚孝移擇了正月初十日入學，王氏一定叫過了燈節，改正月十八日入學。

孝移備下酒席，請孔耘軒陪席。孝移早飯後，仍叫宋祿套車，自己坐在車上，王忠拿帖，去請婁潛齋父子。到那邊敦請情節，俱合典禮，不必細述。不多一時，車到衙門口，孝移下車，潛齋父子亦下車來，引進園來，逕到碧草軒上。少刻，孔耘軒亦到。孝移設下師坐，自己叩懇拜托。潛齋不肯，因命端福兒行了拜師之禮。取學名叫紹聞：是因丹徒紹衣的排行。因問：『世兄何諱？』潛齋道：『家兄取舍侄名婁朴，小兒名婁樸。』孝移道：『此已足徵大兄守淳之意。』潛齋道：『家兄常說：終身所爲，皆令先君老先生所賜之教。』彼此寒暄不提。

且說孝移原是富家，軒後廚房又安置下厨役鄧祥，米麪柴薪，調料，菜蔬，無不完備。這婁樸譚紹聞兩個小學生，一來是百工居肆，二來是新發於硯，一日所讀之書，加倍平素三日。譚孝移也時常到學中，與潛齋課誦之暇，說詩論文；或有

第二回

譚孝移又瞻祠訪友

婁潛齋碧草軒授徒

小酌快談。潛齋家中有信至，孝移即以車送回；或有時父子徒步而歸。這裏樸也還是小學生，也時同譚紹聞到家中，王氏即與些果子配茶吃。

往往再再，已到三月。王氏向譚孝移道：『這三月三日吹台有個大會，何不叫先生引兩個孩子走走呢？』(五)

(註一) 『封子』即賞錢。

(註二) 『軟脚』恐是洗塵之意，

(註三) 『嘎』，甚麼之意也。『沒嘎意思』即言平安。

(註四) 『瞧』即請也。

(註五) 以下疑稍有少闕誤。

第三回 王春宇盛饌延客 宋隆吉鮮衣拜師

原來祥符宋門外，有個吹台。始於師曠，後來漢時梁孝王建修，唐時詩人李白，杜甫，高適，遊咏其上，所以遂成名區。上邊祀的是夏禹，人都順口叫做禹王臺。每年三月三日，有個大會，飯館酒棚，何止數百。若逢晴明天氣，這些城裏鄉間，公子王孫，農父野老，貧的，富的，俊的，醜的，都來趕會。就是婦女，也有幾百車兒。這賣的東西，也有整綾碎緞，新棹舊椅；各色莊農器具，房屋材料，都是有的。其餘小兒耍貨，小鑼鼓，小鎗刀，鬼臉兒，响棒槌之類，也有幾十分子。棗糕，米糖，酥餅，角黍等項，不必細說。

所以王氏向譚孝移說道：「這吹臺三月三大會，也叫孩子跑跑去。讀了半個月書了，走散走散，再去讀書何如？」譚孝移道：「小學生趕會，有甚麼好處？不去

罷。」王氏道：「這個說不好，那個說不好，如何會上有恁些人？我當初在家做閨女時，我爹爹性兒甚是嚴緊，到這三月三，也還叫我娘引我坐車到會邊走走。」譚孝移覺笑道：「婦女上會，也不算他外公的甚麼好家法，你不說也罷。」王氏道：「偏你家是有家法人家，我見撫院，布，按，大老爺們，這一日也去趕會裡。」孝移笑道：「大人們去，或者是有別的事，遣官行香。」王氏道：「行香？爲甚麼初一日不去，偏偏的趁這日熱鬧纔去哩？依我說：到那日你跟先生也去遊遊，兩個孩子跟着你兩個；叫宋祿套上車兒同去，晌午便回來，有噁事呢？書也不是恁般死讀的，你不信你跟先生商量。」譚孝移道：「我在那會上，從來沒有見一個正經讀書的人，也沒見正經有家教的子弟在會上；不過是那些游手博徒，屠戶酒鬼，並一般不肖子弟胡轟。所以我不甚想叫孩子們去。」王氏道：「你不趕會，你怎麼見了這光景？」孝移道：「是我幼年曾走過一遭。」王氏道：「你趕會是幼年，端福兒如今八十歲麼？你跟先生商量，先生說不去便罷。」譚孝移見王氏說話攪纏，也忍

不住笑道：『也能，與先生商量。先生說去就去，不去就能。』王氏道：『你不信，我說婁先生一定是去的。人家比不得你，芝蔴大一個胆兒，動不動說甚麼壞了家務。』譚移孝道：『我少時到園中與婁先生計議。』王氏道：『商量這話，要同着端福兒，休要背地裡並不會說，便說道先生不依。』譚移孝道：『也能。』心中打算婁潛齋是必不去上會的，所以應允。這也是：

家居雍和無事日，  
夫婦談笑亦常情。

到了午後，孝移閑步園中，見了婁潛齋，同坐在碧草軒上，說些閒話。因想起王氏之言，說道：『明日三月三，我們引兩個學生坐車上吹台會上走走罷。』這婁潛齋品行雖甚端方，性情却不迂腐，便說道：『只要天氣好，就去走走。』孝移不料潛齋肯去，不過同端福兒說過這話完事。端福兒已有他母親話在肚裡，不覺喜容可掬。孝移想起王氏說『先生一定肯去』之言，只想笑起來。潛齋看見孝移光景，

便道：『你只想笑着，是何緣故？』孝移見兩個學生在旁，不便明言，因笑道：『咱們到廂房說話罷。』二人起身同到廂房，孝移大笑道：『今日潜老乃不出賤荆所料。』潜齋問其緣由，孝移遂把王氏胡纏的話笑述了一遍。潜齋也大笑說道：『非是我不出嫂夫人所料，是你所見太拘。若說是兩個學生叫他們跟着家人去上會，這便使不得。若是你我同跟着他們到會，邊上望望即回，有何不可。自古云：教子之法，莫叫離父；教女之法，莫叫離母。若一定把學生圈在屋裡，每日講正心誠意話頭；那資性魯鈍的，將來弄成個泥塑木雕，那資性聰明些的，將來出了書屋丟了書本，把平日理學話放在東洋大海。我這話說得雖似少偏，只是教幼學之法，慢不得，急不得，鬆得不，緊不得，一言以蔽之，曰難而已。』孝移道：『兄是在北門僻巷裡住。我在這大街上住，眼見的，耳聽的，親閱歷有許多火焰生光人家，登時便弄的燈消火滅，所以我心的只是一個怕。』潜齋道：『人爲兒孫遠慮，怕的不錯。但這興敗之故，上關祖宗之培植，下關子孫之福澤，實有非人力之所能爲者，



不過人只盡當下所該爲者而已。」孝移道：「達觀！達觀！」又說些閑話，孝移回去到家中。王氏道：「來日的話商量不曾？」孝移笑道：「先生說去哩。」王氏道：「如何？你再休要把一個孩子只想鎖在箱子裡，有一點縫絲兒還用紙條糊一糊哩。」

一夕晚景不說。到了次日，王氏早把端福兒換了新衣。先吩咐德喜兒叫宋祿將車收拾妥當。及孝移飯後吩咐時，王氏早已料理明白。王氏又叫端福兒請小婁相公到家中，要把端福的新衣服替他換上一件。婁樸不肯穿，說：「我這衣服是新年纔拆洗的。」這宋祿小厮兒們，要上會，早把車轎在衙衛口等候。德喜兒換了衣服，喜歡的前後招呼。于是婁潛齋，譚孝移，引着兩個學生，一同上車。出南門，往東南繁塔來，早望見黑鴉鴉的周圍有七八里大一片人，好不熱鬧。但見：

演梨園的，彩台高築，鑼鼓響動處，文官擗笏，武將舞劍。扮故事的，整隊遠至，旂幟飄揚時，仙女揮塵，惡鬼荷戈。酒宿兒飛在半天裡，繪畫着呂純陽醉扶

柳樹梢，還寫道：「現沽不賒」。葯幌兒插在平地上，仗恃着孫真人針刺帶病虎，却說是：「貧不計利」。飯舖前擺設着山珍海錯，跑堂的抹巾不離肩上。茶館內排列着瑤草琪花，當爐的羽扇常在手裏。走軟索的，走的是二郎趕太陽；賣馬解的，賣的是童子拜觀音；果然了不得身法巧妙。弄百戲的，弄的是費長房入壺；說計書的，說的是張天師降妖；端底誇不盡武藝高強。綾羅綉緞舖，斜坐着肥胖客官。驟馬牛驢廠，跑壞了刁奸經紀。飴糖、炊餅，遇兒童先自誇香甜美口。銅簪，錫鈕，逢婦女早說道減價成交。龍鍾田媪，拈瓣香呢呢喃喃，滿口中阿彌陀佛。浮華浪子，握新蘭挨挨擠擠，兩眼內天仙化人。聳者憑目，警者信耳，都來逐領略一二。積氣成霧，哈聲如雷，亦可稱氣象萬千。

宋祿將車轡在會邊，孝移道：「住罷。」于是一同下車也四外的路看一看。只見一個後生，來到車邊，向禪者移施禮，低聲問潛齋道：「叔叔今日來閑走走

麼？」潛齋道：「是閑來走走。」孝移道：「此位是誰？」潛齋道：「是舍侄。」孝移道：「前日未見。」萁朴道：「小侄那日往鄉裏去。」潛齋道：「你來會上做甚麼？」萁朴道：「我爹叫我買兩件農器兒，還買兩盤彈棉花的弓絃。」孝移道：「此敬姜猶績意也。」潛齋笑道：「十庶之家，一婦不織，或受之寒；本家就有受其寒者，並到不得或字上。」孝移點頭。潛齋道：「買了不曾？」萁朴道：「我買了要回去。見譚伯與叔在此，所以來問問叔。」潛齋道：「你既無事，可引他兩個到台上看看，我與你譚伯在此相等。就要回去哩，不可多走。」萁朴引了兩個學生去上禹王台去。孝移吩咐「德喜兒也跟着。人多怕攢散，都扯住手兒。」萁朴道：「小心就是。」四個一行去訖。

只見一人從北邊來到潛齋孝移跟前，作揖道：「姐夫今日高興呀！」孝移一看，却是內弟王春宇。孝移道：「連日少會。老弟今日是趕會哩？」春宇道：「我那得有工夫。大赴會。只因有一件生意拉扯，約定在會上見話。其實尋了兩天，會上人

多，也撞不着，隨他便罷。姐夫年前送的丹徒細東西，也沒致謝。我那日去看姐夫，姐夫也沒有在家。每日忙的不知爲甚，親戚上着實少情。」孝移道：「老弟一定發財。」春字道：「託天而已。」又問：「此位是誰？」孝移道：「端福兒先生，北門上雙兒。」春字道：「失認，少敬。」潛齋道：「不敢。」春字道：「外甥來不會？」孝移道：「適纔上台上去。」春字道：「人多怕擠着。」孝移道：「有人引着。」春字道：「暫別。我還要上會去。」孝移道：「請治公事。」

少頃，只見雙朴引着兩個學生，並德喜兒回來，聲聲道：「人多的狠。」孝移道：「回來極好。」雙朴道：「叔叔家中不消甚麼話？」潛齋道：「回去罷。沒甚麼說。」

又見王春字手提一籃子東西，無非是餡糖，粽子，油菓之類。笑嘻嘻道：「外甥回來了。」端福兒向前作揖。春字道：「你矜子想你哩。」又問：「這位學生是誰？」孝移道：「是雙兒兄郎。」潛齋也叫作了揖。春字把東西放在車上，說：「

你兩個先吃些兒，怕餓罷。」又向孝移說道：「我今日有句話向姐夫說，姐夫不可像平素那個執拗。今日先生，世兄、姐夫，外甥兒，我通要請到我家過午。」孝移道：「我來時已說午前回去，不擾老弟罷。」春宇道：「你這午前回去的話，不過是對家吩咐的。俺姐若知道先生，姐夫們在我家過午，也是喜歡的。」潛齋道：「回去罷。」春宇道：「從這裡進東門回去，也是正路。左右是一天工夫。」孝移道：「人多，不便取擾。」春宇笑道：「外甥兒打（一）舅門前過，不吃一頓飯兒，越顯的是窮舅。我先到會上時，已着人把信兒捎與他姪子去。我今日請不上客去，叫我也難見賤荆。」孝移笑道：「這個關係非輕，只得奉擾。」大家都笑了。王春宇便叫宋祿套車。孝移道：「同坐車罷。」春宇道：「車上也擠不下。那樹上拴的是我的騾子，管情你們不到，我就到家恭候。」

不多一時，車兒進宋門，走到曲米街中，王春宇早在門前恭候。下車進門，從

市房穿進一層，有三間廂房兒，糊的雪洞一般，正面扶着增福財神，抽斗棹上放着一架天平，算盤兒，壓着幾本帳目，牆上挂着一口腰刀，字畫兒却還是先世書香款式。

大家爲了禮，下坐。春宇問端福兒道：「你矧子等着你哩。你爽快連這位小客同引到後邊跑跑去。後邊也有個小學生陪客哩。」潛齋坐定道：「少拜。」春宇道：「不敢。」春宇嘆口氣道：「先君在世，也是府庠中人。輪到小弟不成材料，把書本丟了，流落在生意行；見不的人，所以人前少走。就是姐夫那邊，我自己慚愧，不好多走動的。今日托姐夫體面，纔敢請裏先生降臨。」孝移道：「太謙。」潛齋道：「士，農，工，商，都是正務，這有何妨。」春宇道：「少讀幾句書，到底自己討愧，對人說不出來。」

只聽得後邊女人聲音說道：「你也到前邊與你譚姑夫作個揖去。」只見兩個學生又同着一個學生到案前。春宇道：「先向裏師爺爲禮。再與你姑夫作揖。」裏潛

齋看那學生時，面如傅粉，唇若抹朱，眉目間一片聰明之氣。因誇道：「好一個聰明學生哩。」孝移道：「這學生自幼兒就好，先岳抱養常說是將來接手。」春宇道：「樣子還像不蠢，只沒人指教。」這譚孝移想起岳父當日是個能文名士，心中極有承領讀書的意思。這隻潛齋見這樣一個好子弟，也有成人之美的意思。只是當下俱未說明。

須臾，整上席來，器皿精潔，珍錯俱備。孝移道：「老弟如何知今日有客，如此盛設？」春宇道：「我以實告，若是賤內那個烹調，也敬不得客。是我先在會上那貢粽子時節，潛差人回城中，到包辦酒席的蓬壺館內，定下這一桌席面。」潛齋道：「太破費。」春宇道：「見笑。」

三個學生席未完時，都放下箸兒。春宇道：「你們既不吃，可向後邊吃茶去。」三個學生去訖。少刻飯完，孝移道：「這老侄如何讀書哩？」春宇道：「這街頭有一個三官廟，是衆家攢湊的一個學兒。他娘怕人家孩子欺負他，不叫上學。我沒奈

何，我自己教他。我的學問淺薄，又不得閑，因此買了幾張千字文影格兒，教他習字；不過將來上得賬目就罷。」潛齋道：「這個便屈他。」孝移道：「錯了。」王春宇是做生意的精人，看見二位光景，便嘆道：「可惜離姐夫太遠，若住的近時，倒有個區處。」孝移道：「再商量。」

宋祿德喜兒吃完了飯，來催起身。孝移叫兩個學生上車，只聽得後邊女人聲音說：「還早哩，急甚麼？」又遲好大一會，三個學生一齊出來。莫潛齋譚孝移謝擾，同兩個學生一同上車。

王春宇送至大門回來，向女人曹氏說道：「今日譚姐夫意思像有意照管宋隆吉讀書哩。」曹氏道：「我適纔先問端福兒，他一個學中只有他兩個學生，我也就有這意思。我明日治一分水禮，看看姑娘去。我跟姑娘商量。他姑是個最明白的人。他家是大財主，陪孩子白吃他一年飯，他也沒嗔說。他姑依了這話，內軸子轉了，不怕外輪不動。」春宇笑道：「譚姐夫不是我，單聽你的調遣。」曹氏道：「你不說罷。」



你肯聽我的話些，管情早已就好了。」春宇道：「譚姐夫意思是念咱爹是個好秀才，翁婿之情，是照管咱爹的孫孫讀書哩。」曹氏道：「你明早只要你備一分水禮，叫一頂二人轎，我到姑娘家走走。」

一夕晚景不提。到次日，春宇備下禮，叫下轎，料理停當。曹氏吃過早飯，叫小廝挑着盒子，隆吉跟着，逕上譚宅來。王氏聽見弟婦到，喜的成了不成，打發轎夫，盒子回去，要留曹氏住下。曹氏要商量孩子讀書的話，就應允道：「住是不能住，晚些坐姑爺的車回去。」說了些婆娘瑣碎家常，親戚稠密物事，隨便就提起隆吉從雙先生讀書的話，「還要打攪姑娘一年。」王氏道：「多少人吃閑飯，那少俺侄兒吃的。他三人一同兒來往，也不孤零。」曹氏見王氏應允，因說道：「不知姐夫意下如何？」王氏道：「我與他商量。」叫德喜兒到前客房看有客沒客。德喜兒道：「前邊沒客。大爺與舅爺家小相公說話哩。」王氏隨到前邊，商量曹氏的來言。孝道：「這學生着實聰明，將來讀書要比他外爺強幾倍哩。」王氏見話已投機，遂把

曹氏的來意說明。譚孝移道：『極好。』王氏道：『你既應承，這龔先生的話你一發替他舅轉達罷。』孝移道：『昨日龔先生在會上回來，車上不住說：可惜了這個好學生。我一說也是必依哩。你只管回復他矜子。』王氏喜孜孜來向曹氏說了一遍。曹氏便叫隆吉兒：『你姑娘叫你在這裡讀書，休要淘氣，與你端福兄弟休要合不着。你若可惡時，叫你姑娘只管打，我不護短。想家時，叫德喜兒三兩天送你往家裡走走。天色已晚，咱回去罷。再遲三兩天，便來上學哩。』王氏挽留不住，只得叫宋祿套車送回。

又遲了三兩天，只見王春字家小厮送舖蓋，說：『明日隆相公要上學，先對譚姑爺說一聲兒。』

到次日，王春字引定隆吉，從街衢進後門。見了姐姐，姐夫，說道：『多承姐夫關切，叫小厮拜投明師，還要打攪，真乃謝之不盡。』譚孝移說道：『本係至

親，何出此言。」王氏道：「不用叫他給予挂牽，我的侄兒就與我的兒子一般。」春宇道：「我也斷不肯白白的虧累姐姐。」譚孝移便叫德喜兒到廚房討一桌碟兒，送到園中，稟雙爺說：「今日王相公上學哩。刻下就到。」譚孝移又替王春宇辦了酒席，纔引定隆吉上碧草軒來。

雙潛齋軒上恭候。王春宇上軒，見了先生，便施禮。潛齋道：「前日厚擾。」春宇道：「有慢尊客。」因又說道：「我小弟是個不讀書的人，諸事不省，多蒙家姐夫見愛，容小兒拜投明師。我不知禮，只是磕頭罷。」懷中摸出一個大紅封袋，是贄見禮。望着師位，先行叩拜禮。雙潛齋那裡肯受。行禮已畢，叫道：「宋隆吉來與先生磕頭。」隆吉磕頭行禮已畢，便與雙樸譚紹聞一桌兒坐。

孝移吩咐德喜兒將碟酒移在廂房，邀潛齋春宇到廂房一坐。潛齋道：「還吃酒麼？」孝移道：「我有話說。」二人同至廂房，坐下。德喜兒斟上酒來。孝移道：「適纔賢侄行禮，老弟叫甚麼宋隆吉，我所不解。」春宇道：「因為兒女難存，生下這孩

子，賤內便叫與他認個乾達。本街有個宋裁縫，就認在他跟前。他乾達起的名字，叫宋隆吉。到明年十二歲，燒了完鎖昏，纔歸宗哩。」孝移道：「外父的門風，叫你弄壞了。拜認乾親，外父當日是最惱的。難說一個孩子今年姓宋，明年姓王，是何道理？我一向全不知道。你只說乾達兩個字，不過是人說的順口，其實你想想，這個滋味使的使不的？」春宇道：「少讀兩句書，所以便胡鬧起來。」潛齋道：「其實如今讀書的人，也如此胡鬧的不少。」因又說道：「學生今日來上學，便是我的門人，我適纔看學生身上衣服，頗覺不雅。」春宇道：「說起來惹先生一發見笑。賤內這兩日通像兒子上任一般，一定叫我買幾尺紬子做件衣服。」我說：「不必。」賤內說：「指頭兒一個孩子，不叫他穿叫誰穿哩？」又叫買了一身故衣，就叫他乾達宋裁縫做了兩三天，纔打扮的上學來。我是個沒讀書的人，每日在生意行裡胡串，正人少近，正經話兒到不了耳朵裡，也就不知甚麼道理。老伴兒只叫依着他說，我也看見他說的不是，我却強他不過。今日領教，也還是先父的恩典，有了這正經親

戚，今日還得聽這兩句正經話。我明日就送他的本身衣服來。」

說完，就要起身。孝移苦留，說：「今日還該你把盞。」春宇道：「今日隆泰號瞞午請算賬，耽悞不得。姐夫一發替我罷。」婁潛齋孝移送至園門，春宇又叫隆吉吩咐說：「我把你的舊衣服今晚送到。新做的想是穿不得，還稍回去。用心讀書，我過幾日來瞧你。」這正是：

身爲質幹服爲文，  
堯桀祇從雅俗分。

市井小兒馮解此，  
趨時鬪富互紛紜。

(註一)「打」在此作從字解

第三回

王眷字盛饌延客

宋隆吉解衣拜師

第四回 孔譚二姓聯姻好 周陳兩學表賢良

却說碧草軒上一個嚴正的先生，三個聰俊的學徒，每日咿唔之聲不絕。譚孝移每來學中望望，或與婁潛齋手談一枰，或拈鬚一韻。

一日潛齋說道：『幾個月不見孔耘軒，心中有些渴慕。』孝移道：『我近日也甚想他。』潛齋道：『天氣甚好，你我同去望他一望何如？不必坐車，咱只從僻巷的闊步，多走幾個灣兒，到文昌巷看看他。』孝移道：『極好。』

一同起身，也不跟隨小廝，曲曲灣灣，走向文昌巷來。見孔宅大門掩着半扇兒，二門關着。一來他三人是夙好，二來也不料客廳院有內眷做生活；推開二門時，只見三個女眷在那裏守着一張織布機子，捲軸過杼，接線頭兒。那一個丫頭，一個鬟婦，見有客來，嘻嘻哈哈的跑了。那一個十歲的姑娘，丟下線頭，從容款步

而去。

這譚雙二人退身不迭，見女眷已回，走上廳來坐下，高聲道：「鬆老在家否？」閃屏後走出一人，見了二位道：「失迎！失迎！」爲了禮，讓坐，坐下道：「家兄今日不在家。南馬道的張顯村那邊相請。說是：刷印文昌陰騭文註解已成，今日算賬開發刻字匠，並裝訂工價。」潛齋道：「久違令兄，偏偏不遇。」孝移道：「明日閑了，叫令兄回看俺罷。」潛齋指院裏機子道：「府上頗稱饒室，還要自己織布麼？」孔纘經道：「這是家兄爲舍侄女十一歲了，把家中一張舊機子整理整理，叫他學織布哩。搬在前院裡寬綽些，學接頭兒，不料叫客看見了。怨笑！」孝移道：「這正是可羨處。今日少有家業人家，婦女便驕惰起來。其實人家興敗，由于男子者少，由于婦女者多。譬如一家人家敗了，男人之浮浪，人所共見；婦女之驕惰，沒有人見。況且婦女之驕惰，其壞人家又在言語文字之表。像令兄這樣深思遠慮，就是有經濟的學問。」潛齋嘆口氣道：「鄉裡有個舍親，今日也不便提名，弟兄三



個。一個秀才，兩個莊農。祖上產業也極厚。這弟兄三人一個開錢也不妄費。後來漸漸的把家業弄破，外人都說他運氣不好，惟有緊內鄰親知道是屋裡女人沒道理。即此便知令兄用意深遠。吃完了茶，二人要起身回去。孔纘經不肯。孝移道：「二哥，但只對令兄說：明日恭候，是必光臨。」

于是二人辭歸，依舊從僻巷回來。一路上這譚孝移誇道：「一個好姑娘，安詳從容，又有家教，不知便宜了誰家的有福公婆。」潛齋道：「到明日與紹聞提這宗媒罷。」孝移道：「沒這一段福，令兄也未必俯就。」走進衙衛外，一拱而別。潛齋進園中去誦，孝移到家中。王氏叫王忠媳婦趙大兒擺飯。王氏與端福也在桌上同吃。這孝移拿着箸兒，忍不住說道：「好！好！好！好！好！王氏也只當誇菜兒中吃。少時，又說道：「好！好！好！王氏疑心道：「你又是甚麼事兒合了你心窩印板眼？這樣誇獎。」孝移道：「等等我對你說。」

孝移見紹圃吃完飯上學走訖，方對王氏道：「孔耘軒一個姑娘，我想與端福說親哩。」王氏道：「你見了不會？」孝移道：「我今日同先生去看孔耘軒，孔耘軒不在家，那姑娘在前院學機子上接線頭兒。真正好模樣兒，且是安詳從容。」王氏道：「我也有句話對你說。這兩日你忙，我還沒對你說哩。俺曲米街東頭巫家，有個好閨女。他舅對我說：那遭山陝廟看戲，甬路西邊一大片婦女，只顯得這巫家閨女人材出衆。有十一二歲了，想着提端福這宗親事。他舅又說：「俺姐夫閑事難管。」俺後門上有個薛家女人，針線一等，單管着替這鄉宦財主人家做鞋脚，枕頭面兒，鏡奩兒，順袋兒。那一日在後門上，這薛家媳婦子拿着幾對小鞋兒做哩；我叫他拿過來我看看花兒。內中有一對花草兒極好，我問：「是誰家的？」他說：「是巫家小姑娘的。花兒是自己描的，自己扎的。」那鞋兒小的有樣範，這脚手（一）是不必說的。薛家媳婦子還說：「這閨女描鸞刺繡，出的好樣子。他家屋的女人都會抹牌，如今老爺斷的嚴緊，無人敢賣這牌；他家還有些舊牌，壞了一張兒，這閨

女用紙成子照樣描一張，「你看伶俐不伶俐？況且他家是一個入財主，不如與他結了親，將來有好賠裝。」孝移見王氏說話毫沒道理，正色道：「你不胡說罷。山陝廟豈是閨女看戲地方？」王氏說：「小孩子家有何妨？若十七八時，自然不去了。」孝移道：「女人鞋脚子還叫人家做，是何道理！」王氏道：「如今大鄉宦，人財主，誰家沒有管做針指，洗衣裳的幾家子女人，那爭這巫家裡？」孝移道：「難說他家沒有丫頭，爨婦？」王氏道：「忙着哩。那丫頭，爨婦，管鋪毡，點燈，擺牌；太太姑娘打牌，好抽頭哩，都顧不着。」孝移道：「這是甚麼家法！似此，就有許多錢財，不久自會稱充了。」王氏道：「單看咱家久常富貴哩！」孝移嘆口氣道：「咱家靈爺到端福五輩了，我正怕在此哩。」王氏道：「結親不結親，你是當家的；我不過問提起這家好閨女罷了。我強你不成？」孝移道：「坐家女兒你畢竟沒見，孔家姑娘我現今見過。還不知孔耘軒肯也不肯。」說完，孝移行前是賬房神同閻相公說話去。

第四回

孔譚二姓聯姻好

周陳兩學表賢良

一夕晚景不言。到次日，孝移飯後到碧阜軒，同雙高等候孔耘軒。不多一時，只見程嵩做孔耘軒二人齊到。跟的小廝兒，手中內包着七八本新書。譚也起身相迎，讓在廂房坐卜。耘軒道：「昨日久候，有罪！今日特邀程兄回來，正好緩頰，恕我負荆。」雙潛道：「久違渴慕，不期過訪不遇。」孝移道：「端的昨日何事公出？」程嵩道：「我們見了就說話，那有工夫滿口掉文，惹人肉麻。」耘軒道：「張類村請了個本街文昌祖，大家捐資，積了三年，刻成一部文昌陰騭註釋板，昨日算刻字刷印的賬。一家分了十部送人，誰愛印時，各備紙張，自去刷印。如今帶了兩部分送二公。」隨叫小廝將書放在桌上。雙譚各持一本。看完凡例紙板，都說刻字匠做得好。孝移道：這「十七世為士大夫身」一句，有些古怪難解。至于印經，修寺，大約是僧道家僞托之言，耘兄何信之太深？」雙潛道：「孝老說的極是，所見却拘。如把這書兒放在案頭，小學生看見翻弄兩遍，肚裡有了先人之言，萬一

後來遇遺金子曠途，漚鮑婦于暗室，猛然想起陰騭二字，這其中就不知救許多性命，全許多名節。豈可過爲苛求！」孝移道：「潛兄所見，遭遭兒比弟高數籌。」耘軒道：「請个好先生，不惟教通學生，連東翁也要通。」大家哈哈大笑。

孝移出來吩咐德喜兒厨子鄧祥來。秘問道：「今日先生午飯是甚麼？」鄧祥道：「是素饌。」孝移道：「叫德喜兒隨我到家，再取幾味東西。端午就在廂房待客。」原來譚孝移待客規矩：是泛愛的朋友，都在前客廳裏管待。是心上密友，在學內廂房管待。

孝移回家去。潛齋問耘軒道：「耘老幾位姑娘，相公？」耘軒道：「一個小兒四歲。一個小女今年十一了。」潛齋道：「令愛曾否許字？」耘軒道：「尙未。」潛齋道：「我斗胆與令愛說宗媒話。」耘軒道：「潛老作伐，定然不錯。請問是誰家？」潛齋道：「耘兄與孝老相與何如？」耘軒道：「盟心之交。連我與老程都是一樣的，何必再問？」潛齋道：「你二人結構朱陳何如？」耘軒道：「這却使不

得。孝老乃丹徒名族，即在祥符，也是最有聲望的門第，我何敢仰攀？」潛齋笑道：「這月老我做得到。你說不敢仰攀，他怕你不肯俯就，我從中主持，料二公也沒甚說。」

話猶未完，孝移已進門來。問道：「你兩個笑甚麼？」潛齋道：「做先生的攬了一宗事體，東翁休要見責。少時告稟。」孝移也猜透一二分，更不深問。

少頃，擺上飯來。飯後，洗盞小酌，說些閑散話頭。潛齋問孝移道：「舊日爲譚兄洗塵，一般是請我坐西席，爲甚的當面不言，受程嵩老的奚落哩？」孝移笑道：「我請先生，在我家開口，於禮不恭。」程嵩淑望孝移笑道：「悶酒難吃，悶飯也難吃；二公結婚的事，潛老已是兩邊說透。我一發說在當面，我不能再遲兩天吃譚兄啟媒的酒。」孔譚兩人同聲各說道：「不敢仰攀。」潛齋哈哈大笑道：「二公各俯就些罷。」耘軒道：「到明日我的粧奩甚薄，親家母抱怨，嵩老不可躲去，料某兄一人吃虧。」潛齋道：「他手中有酒鐘時，也就聽不見罵了。」四人鼓掌大

笑。日色向晚，三人各帶微醺。程孔要去，二人送至衙門口而回。

· 嗣後譚孝移怎的備酒奉懇潛齋嵩淑作大賓；怎的叫王忠買辦表裏首飾；自己怎的做了一番四六啟稿；怎的潛齋改正一二聯；怎的煩賬房閣相公小楷寫了；怎的擇定吉日同詣孔宅，孔宅盛筵相待；怎的孔耘軒亦擇吉日置買經書及文房所用東西，並四六回啟到譚宅答禮；俱不用細述。這正是：

舊日已稱鮑管誼； 此時新訂朱陳盟。

却說這孔耘軒到譚宅答啟，日晚而歸。兄弟孔纘經說道：『今日新任正學周老師來拜。說是哥的同年。等了半日不肯去。若不是婚姻大典，周老師意思還想請哥回來哩。臨去時，大有不勝悵然之意。』耘軒道：『明晨即去答拜。你預備下一個年家眷弟的帖兒。』

原來這周老師名應房，字東宿，南陽鄧州人。是鐵荷書五世甥孫，與孔耘軒副

車同年，到京坐監，選了符諭。洵上任，只訪知同年孔耘軒是個正經學者，心中不勝欣慕，所以來拜時渴欲接見，不期耘軒有事，悵然而歸。總是周東宿秉的是忠義節烈的正氣，平日學有根柢，一聞正士，便合板眼。況又是同年兄弟，彌加親密。

到了次日，周東宿拿帖兒稟，說：「文昌巷孔爺來拜。」慌的周東宿整衣出迎，挽手而進，行禮坐下。耘軒道：「昨日年兄光降，失候有罪！」東宿道：「榜下未得識韓，昨日渴欲接晤，不期公出不遇，幾乎一夕三秋。」耘軒道：「年兄高才捷足，今日已宜刀王家，不似愚小弟這樣淹蹇。」東宿道：「年兄大器晚成，將來飛騰有日。像弟這咀嚼着盤，反覺有愧同袍。」兩個叙了寒暄，東宿便說：「今日就在署中過午，不必說回去的話。」耘軒道：「我尚未申地主之情，況且新任事忙。」東宿道：「昨日年兄若是在家，弟已安排戴月而歸。自己弟兄，不客氣罷。我有堂上荆父台送的酒，你我弟兄小酌一叙。」耘軒不便推辭，只得道：「取擾了。」



東宿吩咐：「將碟兒擺在明倫室後小房裏。有客來拜，只說上院見大人去了。將帖兒登在號簿罷。」于是，挽手到了小房。鬆軒只碟盞多品，說道：「舊盤固如是乎？」東宿笑道：「家伙是鬥斗借的。東西都是下程。他日若再請年兄，便要邀上菜根亭上去的。」二人俱大笑了。坐下，便吩咐自己家人下酒，不用鬥斗伺候。東宿舉箸相讓，說了些國子監規矩。京都的盛明氣象，族邸守候之苦，資斧短少之艱的話。又說些祥符的民風習，各大人的性情寬嚴。

東宿忽然想起尹公，便取友必端，便問到昨日新親家譚公身上來了。這孔鬆軒本來的慕善聲深，又兼酒帶半酣，一五一十，把譚老移的品行端方，素來的好處，說個不啻口出。周東宿聞之，心折首肯。午飯已畢，日夕作別。東宿挽手相送，說道：「待我新任忙迫過了，要到年兄那邊快談一夕話。」鬆軒道：「自然相邀。」說罷，一拱而別。

東宿回至明倫室，見一個老鬥在旁，坐下問道：「這城內有一個譚鄉紳，你

們知道麼？」老門斗答道：「這譚鄉紳是蕭牆街一個大財主。咱的年禮，壽禮，他都是有照應的。就是學裡有甚麼抽豐，惟有譚鄉紳早早的用拜匣送來了，所以前任老爺甚喜歡他。」東宿見門斗說話可厭，便沒答應，起身向後邊去了。正合着世上傳的兩句道：

酒逢知己千鐘少，  
話不投機半句多。

到了次日，副學陳喬齡請吃迎風酒，周東宿只得過來領擾。兩人相見行禮，分賓主坐定。東宿道：「寅兄盛情，多此一舉。」這陳喬齡年逾六旬，忠厚朴訥，答應道：「無物可敬，休要見笑。」便吩咐門斗拿酒來。須臾排開酒碟，喬齡道：「我不能吃酒，寅兄要自己盡量些。我只陪這一鍾就要敬嘴哩。」東宿道：「弟亦不能多飲。」因問道：「寅兄在此掌教多年，學中秀才，數那一個是文行兼優的？」喬齡道：「祥符是個大縣，這一等批首，也沒有一定的主戶。」東宿道：「品行端方，

數那一個？」喬齡道：「他們都是守法的。況且城中大老爺多，他們也沒有敢胡爲的。」東宿道：「蕭牆街有個譚孝移，爲人何如？」喬齡道：「他在我手裡磨了好幾年秀才，後來拔貢出去了。我不知他別的，只知文廟裡拜台，甬道，牆垣，前年雨多，都損壞了；他獨力拿出百十兩銀子補修。我說立碑記他這宗好處，他堅執不肯。心裡打算送一而匾，還沒送得成，說與寅兄心裡酌處。」東宿未及回答，那提壺的老門斗便插口道：「前日張相公央着與他母親送個節孝匾，謝了二兩銀子，只殼木匠工錢，金漆匠如今還要錢哩。今日要與譚鄉紳送匾，謝禮是要先講明的。」這東宿大怒，厲聲喝道：「如何這樣攙言，就該打嘴！再要如此，打頓板子革出去！快出去罷！」這門斗方纔曉得本官面前，是不許鬥斗攙言的，羞得滿面通紅而去。這也是周東宿後來還要做到知府地位，所以氣格不同。此是後話，不提。

却說兩人席猶未終，只見一個聽事的門斗，慌慌張張，跑到席前，說道：「大老爺傳出：朝廷喜詔今晚住在封邱，明日早晨齊集黃河船上接詔哩。」東宿道：「

這就不敢終席，各人打量明日五更接詔罷。」起身而別，喬齡也不敢再留。

到了次日，日出時，大僚末員陸續俱到。黃河南岸搭了一個大官棚，大人俱在棚內等候，微職末弁，俱在散地上舖了墊子坐着說話，單等迎接聖旨。已牌時分，只見黃河中間飄洋洋的一隻大官船過來，桅杆上風擺着一面大黃旂。將近南岸，只見一個官走在棚口跪下稟道：「喜詔船已近岸。」五六個大人起身出棚。百十員官都起了身跟着大人站在河岸等候。接喜詔的彩樓，早已伺候停當。船已傍岸，賚詔官雙手捧定聖旨，下得船來，端端正正，安在彩樓之內。這接詔官員排定班次，禮生高唱行禮。禮畢，持定彩樓，細樂前導。後邊大僚末員，坐轎的坐轎，騎馬的騎馬，以及跟隨的兵丁，胥役，何上萬人。日夕時進了北門，這些騎馬的官員，都從僻巷裏飛也似跑，早下馬在龍亭伺候。綵樓到了，賚詔官捧了聖旨，上在龍亭，禮生唱贊，行禮，開讀；乃是加獻皇帝以睿宗徽號布告天下的喜詔。後邊開列着蠲免積年逋糧，官員加級封贈，保舉天下賢良，罪人減等發落，各樣的覃恩。衆官謝

畢，日色已晚，各官回衙。這照管資詔官員，及刊刻刷印喜詔頒發各府州縣，自有布政司衙門料理。這布政司承辦官員，連夜喚刻字匠繕寫，刻板，套上龍邊，刷印了幾百張謄黃。一面分派學中禮生照舊例分發各府。一面粘貼照壁。

却說這喜詔頒在祥符學署，周東宿與陳喬齡盪沐捧讀。讀到覃恩內開列一條云：「府，州，縣，衛，賢良方正之士，查實奏回，送部，以憑擢用。」周東宿便向喬齡道：「這是學裡一宗事體，將來要慎于辦理。」喬齡道：「這事又是難辦哩！那年學院行文到學，要保舉優生，咱學裡報了三個；惟有譚忠弼沒人說甚麼，那兩個優生，還有人說他出入衙門，包攬官司閒話哩。」東宿道：「譚忠弼既實行服衆，將來保舉，只怕還是此公。」喬齡道：「他如今已是拔貢，咱管不着他。」東宿道：「表揚善類，正是學校大事，何論出學與不出學？寅兄昨日怎麼說要與他送匾！」喬齡道：「正要商量這送匾事。如今奎樓上現放一面匾，寅兄只想四個字。」東宿

道：「這也極好。」

原來這是那老鬥在裡慫恿。他是學中三十年當家鬥，昨日席前多言，被東宿駭喝了，不敢向東宿說話。他心裡放不下譚孝移這股子賞錢，仍舊晚間絮絮叨叨向喬齡說主意。便打算出奎樓上一面閒匾，打算出蘇霖臣一個寫家，只打算不出來這四個匾字。這喬齡今日的話，就是昨夜鬥的話。東宿那裡得知，只說是同寅的籌畫。

這鬥們聽見「極好」二字，早已把奎樓上匾抬在明倫堂；叫了一個金彩匠，說明彩畫錢；單等周爺想出字來，便拿帖請蘇相公一揮而就。遂即就請周老爺同商。周東宿出來，看見匾，便說道：「却不小樣。」喬齡道：「寅兄就想四個字寫在上面。」東宿道：「寅兄素擬必佳。」喬齡道：「我是個時文學問，弄不來。寅兄就來罷。」東宿道：「太謙了。」想了一想，說道：「我想了四個字，未必能盡譚年兄之美。」品卓行方，「寅兄以為何如？」喬齡道：「就好！就好！」便吩咐拿帖請

蘇相公去。東宿道：『弟胡亂草草罷。』喬齡道：『寅兄會寫，省的像舊日遭遭央人。』一而即叫鬥斗磨墨。東宿叫家人在行李中取出素用的大筆。番粘成片，墨磨成汁。東宿拈筆在手，左右審量了形勢，一揮一個。真是龍跳虎臥，岳峙淵停。喬齡道：『真個好！寫的也快。』東宿道：『恕笑。』又拿小筆列上兩邊官銜年月。又說幾句閒話，各回私宅。金漆匠自行粧彩。鬥斗就上譚宅送信。

譚孝移正在後園廂房內與潛齋閑談。鬥斗進去，雙潛齋道：『你今日有何公幹？手裡是甚麼字畫麼？』鬥斗放在桌面。雙譚展開一看，乃是一個遍式。孝移道：『昨年陳先生有此一說，我辭之再三；何以今日忽有此舉？』潛齋見寫的好，便問道：『誰寫的？』鬥斗道：『周老爺寫的。這是陳爺對周爺說譚鄉紳獨修文廟，周爺喜的沒法。我又把譚鄉紳好處都說了。周爺即差我叫木匠做匾。金彩匠也是我覓的。字樣已過在匾上，將做的七八分成了。我今日討了個閑空，恐怕譚鄉紳不知道，到這裡送個信，要預先吃一盃喜酒哩。』譚孝移道：『這是叫我討愧。潛老，

## 第四回

孔四二姓姻好

周陳兩學喪賢真

想個法子，辭了這宗事。況且周先生我還沒見哩，也還少情之甚。」潛齋道：「名以實彰，何用辭？」鬥斗道：「我沒說哩，匾已刻成了，還怎麼樣辭法？我是要吃喜酒哩。」孝移賞了三百錢。他衙門一定是忙着哩，鬥斗接錢在手，說：「忙的狠。這匾上兩邊小字還沒刻，我拿回去罷。」鬥斗拿回匾式，送於金彩匠，到了學署。至送匾之日，早晨鬥斗拿着兩個名帖，帶着一班木匠，鐵匠，金漆匠，金鼓旂號，炮手，四個學夫，抬着匾額，遷至譚宅大門懸挂。這閣相公與王忠料理席面，分發賞封，轟鬧了一天。

次日周東宿陳喬齡二位學師光臨。這譚孝移請了婁潛齋孔耘軒相陪。迎至客廳，爲禮坐下。孝移道：「多蒙兩位先生台愛，蓬閣生輝；但實不能稱，彌增惶愧。」東宿道：「弟液任甚淺，年兄盛德懿行，早已洋溢口碑，秉彝之好，實所難已。」陳喬齡道：「到底是你爲人好，我今日心裡纔喜歡哩。」孝移俯躬致謝。東宿問潛齋道：「年兄高姓？」耘軒道：「這是貴學中門人，姓婁，單諱一個昭字，別號潛



齋：『潛齋道：『前日稟見老師，老師拜客公出，未得瞻依。』東宿道：『失候，有罪！容日領教。』耘軒道：『作者厚擾，尙未致謝。』東宿道：『一夕之約，待暇時必踐前言。』』

大家說些寒暖。須臾，棋筵兩桌。周陳特坐，箕孔打橫相陪。珍錯相兼，水陸並陳，從人皆有管待。日夕，席終，兩學師辭歸，送至大門候乘，一揖而別。孝移還留耘軒到碧草軒廂房煮茗清談一晌，晚上着燈籠送回。正是：

端人取友皆道契，正士居官必認真。

（註）『脚手』指女子們的脚步。

第四回

孔譚二姓聯姻好

周陳兩學表賢良

第五回 慎選舉悉心品士 包文移巧詞漁金

話說朝廷喜詔上尊恩條件，貼於各署照壁。這些鑽刺蚤緣的紳士，希圖保舉，不必細述。只說學中教爺多收了幾分贖外的（一）厚禮；學中齋長與那能言的秀才，多赴了些春茗候光的厚擾；這就其味無窮了。遲了些時，也有向學署透信的，也有商量遞呈的，却也有惹出清議談論的。以此，觀觀望望，兢兢閣閣，挨至次年正月，尙無舉動。

這周東宿一日向陳喬齡說道：『喜詔上保舉賢良一件，這是咱學校中事。就令寧闕勿濫，這開封府是一省首府，祥符是開封首縣，却是斷闕不得的。他們說的幾個，看來不孚人望，將來却怎的？』喬齡道：『爽利了祭時與秀才們商量。』東宿道：『寅兄居此已久，畢竟知道那幾個端的行得？咱先自己商量個底本，到那日他

們秉公保舉，咱也好承許他，方壓得衆口。只如前日纔有人說某人可以保舉，後來就有人說出他的幾樁陰事，到不好聽哩。寅兄，你到底想想，勿論貢，監，生員，咱先打算一番，也不虧皇上求賢的聖恩。」喬齡道：「這紳士中也難得十全的。若十來年，人人說好的，也只有不幾個人。等我想想。」東宿道：「寅兄仔細想來。」喬齡想了一會，說道：「秀才中有個張維城，號兒叫張類村，是個廩生，今年該出貢了。他平素修橋補路，惜老憐貧。那人是個好人。前日他不是還送了咱兩本陰騭文註釋？那個人再沒人說不好。」東宿道：「前日他送陰騭文來，我見了，果然滿面善氣；但未免人老了。寅兄再想幾個。」喬齡又想了一會，說道：「還有一個程希明。他的學問極好，做詩做對子，人人都是央他哩。他也揮金如土，人人都說他是個有學問的好人。他就是好貪盃酒兒，時常見他有帶着酒的意思。」東宿道：「如此說人是極好的，但好酒就不算全美了。」喬齡道：「東鄉有個秀才，叫林問禮。他本來有一隻眼，時常紅紅的；他母親病沒，他就哭的把一隻眼哭瞎

了。」東宿道：「這真正是個孝子了，但眇一目，如何陛見？待異日一定舉他孝行，叫他沐那賜帑建坊的皇恩罷。」喬齡道：「秀才中再沒有人人都誇的了。」東宿道：「寅兄再想。」只見喬齡把手指屈了一回又一回，口中唧唧噥噥的打算，忽然說道：「忘了！忘了！這城東北，黃河大堤邊，有個秀才叫黃師勉。弟兄兩個有一頃九十畝地，他哥要與他分開，他不願意。他嫂子一定要分，他哥分了大堤內六十畝地，他分的也不知在那個莊子上。前日他們對我也說過，我忘了莊名。前五六年頭裡，黃河往南一滾，把他哥的地都成了河身。他哥也氣的病死了，這黃師勉把他嫂子，兩個侄子，都承領過來養活，只像不曾分一般。前日我做生日時節，滿席上都說他這宗好處。這人極好的品格。」東宿嘆口氣道：「如今世上斷少不得的是這個錢。這黃師勉不論產業，撫養孀嫂，孤侄，也算人倫上極好有坐位的人了。但寅兄說他只有五六十畝地，他如何當得這一個保舉哩？」喬齡道：「可也是哩。別的沒人了。」東宿道：「就我所見，前日譚忠弼席上那個某，極像個正經妥當

人。『喬齡道：『不說起他來不惱人。他原是北門內一個莊農人家。他進了學，考了幾個一等，東鄉有個門生，叫李瞻岱，就想請他教書，他偏自抬身分不肯去。李瞻岱來學中還備了一分禮，央了前任寅兄與我，說：「二拉老師一言九鼎，」誰知這隻昭不肯去也罷了，他還推到他哥身上，說是他哥不教他去。既不出門教學，如何又成了譚忠弼家先生？所以前日在席上，我沒有與他多言。寅兄你是不覺的，只是我是個忠厚老師就罷了。』東宿道：『或者某不願意與李瞻岱教書，或是別有隱情，寅兄也不必恁的怪他。這也不說，到底這聖旨上保舉的事情，畢竟怎麼辦法？要上不負君，下不負知人之明纔好。寅兄你再想貢，監中人。』喬齡道：『監生們都是好與堂上來往的，學中也不大知道。若說貢生，這拔貢就是沈文焯譚忠弼；一個府學，一個縣學。副榜貢生是孔述經。上科又新中了一個趙璠。譚忠弼孔述經是寅兄見過知道的。沈文焯也是個極好的人。他兒子沈檜也進了學，纔十七八歲。自己不知保養，弄出一身病來；送學時也沒到，過了十來天就送來一張病故呈

子。他如今思子念切，這也難保舉他。趙珩中副榜纔十八歲。聽說他門兒不出，整日讀書哩。太年輕，也去不的。」東宿道：「看來還是譚忠弼，孔述經罷。」喬齡道：「待祭祀時，看秀才們怎麼舉動，咱心裡只商量個底稿兒罷。」

且說過了些時，到了丁祭。五更時，荆堂翁，周陳兩學師，汪典史，俱各早到。闔學生員齊集，各分任職事。

正獻，分獻已畢，周陳同邀荆堂翁明倫堂一茶。荆堂翁道：「本當領二位先生的教，弟還想與衆年兄商量栽樹擋黃河飛沙壓地事，不料西鄉的報了一宗相驗事體，回衙就要起身，改日領教罷。」送出櫺星門。荆公上轎而去。汪典史也一擡上馬，隨的去了。

二位學師回來，到明倫堂，銀燭高燒，衆生員望上行禮，二位老師並坐。這書辦單候點名散胙帖，將生員花名冊放在面前。東宿道：「且慢。」因向衆生員道：「

今日年兄們俱在，有一宗關係重大，最要緊事，商量，商量。昨年喜詔上尊恩有保舉賢良一條，這正是學校中事體。如今延遲多時，尙未舉動。昨日堂尊有手札催取，再也延遲不得。今日羣賢畢至，正當「所言公則公言之」。只見衆生員個個都笑容可掬，却無一人答言。東宿又道：「開封爲中州首府，祥符又是開封的附郭首邑，這是不能闕的。況且關係着開縣的體面，閣學的光彩，年兄們也不妨各舉所知。」只見衆秀才們唧唧嚶嚶，喉中依稀有些音；推推諉諉，口中吞吐無語。喬齡道：「喜詔初到時，到像有個光景，如何越遲越鬆？」原來秀才們性情，老實的到官場不管閑事；乖覺的到官場不肯發言；那些平素肯說話的，縱私談則拚衆論而伸己見，論官事則躲自身而推他人，這也是不約而同之概。

且說秀才中程希明見不是光景，遂上前打躬道：「這宗事若教門生們議，將來祇成築室；不如二位老師斷以己見。二位老師正公無偏，人所共知，一言而決，誰敢不服？」這東宿是將來做黃堂的人，明決果斷，便立起身道：「我到任日淺，勿論



人之品行不能盡知，卽面尙有許多未曾會的。但到任之後，這譚年兄諱忠弼的善行，竟是人人說項，所以前日與陳寅兄送匾獎美他。這一個可保舉得麼？還有孔年兄諱述經，他是我的同年。他這索行我知道，衆位年兄更是知道的。這一個也可保舉麼？」喬齡道：「他兩個家裡方便，也保舉得起。這也是狠花錢的營生。」只見衆生員齊聲都道：「老師所見極確，就請一言而決。」東宿道：「還要衆年兄裁處。」程希明道：「若要門生們裁處，要得到八月丁祭纔具回復哩。」東宿也笑了。因吩咐書辦道：「你先點明四個齋長，增生，附生，學首。」那書辦點名道：「四齋長聽點：張維城，余炳，鄭足法，程希明。」四齋長俱應道：「有。」書辦又道：「增生，附首，聽點：增生蘇霈呀，附生惠養民呀。」二人亦應道：「有。」東宿道：「六位年兄，我就把保舉賢良事體托與你六位辦理。呈詞要四六；事實清冊，要有關體要話纔好。」六個道：「遵命。」張賴村便向五位道：「今日之事，乃是朝廷鴻恩，老師鈞命，目下便要辦理。若待後日約會，恐怕在城，在鄉，不齊。就請今日到舍

下辦理。』喬齡笑說道：『說得狠是。我除了年兄們領的胙肉，還着門斗送豬腿羊腩去。張年兄你好待客。這可不算我偏麼？』程嵩淑使道：『門生既然受胙，還思飲福。』喬齡道：『昨日備的奠酒，未必用清，我就叫門斗再帶一罐兒酒去。』程嵩淑道：『老師既賜以一貫之傳，門生們就心領神會。』東宿忍不住笑道：『舌鋒便利，自然筆鋒健銳，大約保舉公呈是要領教的。』嵩淑道：『不敢。』說了一會，天已大明，日色東升，只得點名散胙帖。點到林問禮，黃師勉，東宿又極口獎美安慰了一番。丁祭事完，這張類村就邀五位到家辦理呈詞清冊。

却說冀潛齋本年仍坐了譚孝移的西席。這日明倫堂上親見商量保舉耘軒孝移的話，喜的是正人居官，君子道長。回到碧草軒中，欲待要將這信兒告於孝移，又深知孝移恬淡性成，必然苦辭，辭又辭不准，反落個欲就故避的舊套。欲待不告孝移說，這保舉文移，還得用錢打點，打點不到，要弄出申來駁去，許多的可厭。又想

到若不早行打點，孝移知道保舉信兒，必然不肯拿出銀子來，有似行賄，正要叫他駭壞纔好。然行至而名不彰，又是朋友之恥。躊躇一番，忽然想起一個法兒。

到次日，叫蔡湘道：『你到前院叫王忠，並請帳房裡閻相公同來，有話商量。』

到次日，叫蔡湘道：『你到前院叫王忠，並請帳房裡閻相公同來，有話商量。不多一若你大爺在前院，不必言語。看你大爺不在時，着他二人來。』蔡湘領諾。不多一時，蔡湘回來道：『王忠從後門過來，閻相公打銜衝來，就到。』須臾二人到了。潛齋引至廂房坐下，王忠門旁站立。閻相公道：『前日來看先生，先生那日回家去。』潛齋道：『適有小冗，遂至失候。』王忠道：『今日世爺連小的也喚來，有何事商量？』潛齋道：『年前喜詔上有保舉賢良方正的皇恩，昨日祭祀時，二位老師與閻學相公商量，一定要保舉你大爺與文昌巷孔爺兩個。就是商量這事。』王忠道：『孔爺只怕保舉不成。』潛齋道：『怎的？』王忠道：『前日本街各字號的客，要刷印文昌陰贖文，回家送財東，送親友。湊辦了有八九兩銀子，交與小的，往孔爺那邊商量刷印事體。小的到了孔宅，聽見說老太太病重，就是前三日的話。』潛

齋道：『天違人願，竟至如此。你且說你大爺這件事怎樣料理？』閻相公道：『這是恭喜的事，還有甚麼攪手麼？』潛齋道：『攪手多着哩。你沒見前日送匾時節，若是別人，就不知怎樣的喜歡榮耀。你看前日雖說是擺席放賞，他面上不顯的爽快。如今這宗事，上下申詳文移，是費錢打點。若不打點，芝麻大一個破綻兒，文書就駁了。王忠哩，你大爺他原不是惜費的人，但叫他出這宗銀子打點書辦，他那板直性情，萬不肯爲。』王忠道：『我大爺原是這樣性情。』潛齋道：『我如今請閻相公來，大家商量，預先打點明白。學裡文書申上去，只要順手推舟，毫不費力。你大爺想不應時，生米已成熟飯。』王忠道：『這個好！但不知怎麼擺布？師爺必有現成主意，說與小的。小的只照道兒描。』潛齋問閻相公說：『如今帳房裡有銀子沒有？』閻相公道：『有。昨晚山貨街緞舖裡送了房錢八十兩，還沒上賬哩。』潛齋道：『這筆賬就不必上，你教你大爺看見。閻相公你同王忠先拆開，破上五十兩使費，辦理停當了。算賬時，開銷上一筆，就說是我的主意。』閻相公道：『先生既然承

當，就到臨時開銷。」潛齋道：「你兩個同去料理。」閣相公道：「我的口語不對，如何去得？」

原來這閣相公名楷，是關中武功人。隨親戚下河南學做生意，先在寶興當舖裡寫票，後來有人薦他譚宅管賬，每年吃十二兩勞金，四季衣服。爲人忠厚小心，與孝移極合。所以他說他的陝西口語不對。

王忠道：「如今銀子是會說話的。有了銀子，陝西人說話，福建人也省的。」潛齋大笑道：「這事辦的成了。」閣相公也笑道：「端的怎個辦法？這文書是要過那幾道衙門？」潛齋屈指道：「學裡，堂上，開封本府，東司裏，學院裏，撫台；這各衙門禮房，書辦，都要打點到。我也不知該費多少；總是五七十兩銀子，大約也可够，你兩個見景生情。」王忠道：「幹大事不惜小費。只是我大爺心裏不耐煩時，隻爺只一言，我大爺就沒的說。」潛齋道：「自然如此。」

二人起身往前賬房，拆開整封五十兩，又封了十數個一兩，二兩，三兩，五

兩，十兩，的小封。到了次日，選投祥符學署。見了書辦，說明原由，與了二兩一封。那書辦說：『呈子清冊未到。這宗好事，總是學的光彩不過。呈子今晚到，明日早晨就到堂上。我自任心，不勞牽挂。』又與了胡門斗四小封。門斗說：『程相公有了酒，纔是慢事哩。這話是丁祭日說的，如今好幾天還不見呈子。我如今去南馬道催張相公去。』二人到縣衙尋着禮房經承，背地的與了人情。那書辦說：『這是咱縣的一件很好事，我們也是有光的。只是譚鄉紳學裏文書未到；文書到時，發了房，我們即速傳稿，加上稟帖，催出看語，連夜寫細，不過一天，就到府太爺那邊。』及見了府裡禮房，背地過了人情。初猶嫌少，及至添够書辦心肝道兒，這府禮房與縣禮房話兒如出一口。這王忠出了府衙，路上笑道：『閻相公你的口語不對，他府縣兩房口語恁的對，一字不錯。』閻楷亦不覺大笑。

到了次日，二人選投布政司來，走到上號房門邊站下。只見上號的吏身也不動，手也不執，坦慢聲兒問道：『有甚麼話說麼？』閻楷道：『是有一角文書。』

上號吏道：『幾日過來的？』閻楷道：『還沒申過來哩。是一角保舉賢良方正的文書。』上號吏就站起來道：『那縣的呢？』閻楷道：『就是祥符。』上號吏道：『在城在鄉？』閻楷道：『蕭牆街譚鄉紳。』上號吏道：『你怎的是上邊人口語？』閻楷道：『我是那裡賬房裡相公。』上號吏聽說是保舉文書，早知道譚宅是個財主，來的又是管賬的相公，覺着很有些滋味兒；便道：『那不是橙子麼？二位坐下說話。我問你文書到府不曾？』閻楷道：『還不會到縣。俺們先來照應照應。』上號吏道：『這裡不住有老爺們來往，不使說話，我在相國寺後街住，門前有個五道將軍廟兒，你二位明日到那裡說話。』又叫管茶的：『送兩碗茶來客吃。』話猶未畢，只見一個人手中拿一個手本，說道：『汝寧鄧太爺到了。』上號吏道：『你兩位且躲一躲。明日我在家恭候。我所以說這裏不使說話。我姓錢，你們記着。』

二人去了。等到次日，逕來相國寺後街五道廟前，尋這錢書辦。見一個担水的，問道：『這那是錢老師家？』挑水的道：『那廟東邊，門裡頭有個土地窰窩的使

是。』二人逕進門來，只見那錢書辦在院裡刷皮靴；一見二人，丟下刷子，說道：『候的已久。』讓進房裡坐。只見客室是兩間舊草房兒。上邊糊頂棚，正面桌上伏侍着蕭曹泥塑小像兒。滿屋的都是舊文移舊印結糊的。東壁貼着一張畫，是東方曼倩偷桃。西牆挂着一條慶賀軸子。一張漆桌，四把竹椅。連王忠一齊讓坐。叫拿茶來，一個小廝提了一壺滾水，這錢書辦取過一個舊文袋來，傾出茶葉，泡了三盞碗懶茶，送與二位，自己取一碗奉陪；說道：『前日少敬。』閻楷道：『不敢。』錢書辦道：『昨天的話，我還知道不清白，煩仔細說一說。』閻楷道：『原是敝東譚鄉紳，名忠弼，本學保舉賢良方正；文書到司時，不知是那位老師承辦，我們先來懇過，有煩老師指引。』錢書辦想了一想，道：『是禮科資師傳管的。你們如何能見他？他們是二個月一班，進去了再不出來。有話時，都是我們上號房傳文書傳手本時帶信的。但是譚鄉紳這宗恭喜的事，不得輕薄了他。且是托人要托妥當。前日睢州有宗候選文書，把裡頭分費稍的歧差，文書就駁回去。如今三四個月，還不見上來。』



王忠道：『怎麼駁了？』錢書辦道：『他們裡頭書辦是最當家的。搭個簽兒，說甘結某處與例不合，大老爺就依着他批。且莫說別的，就是處處合例，他只說這印結紙張粗糙，有一個字是洗寫挖補，咨不得部，也就駁了。你說這幾套印結，不是一個衙門的，都又有印騎壓紙縫，這翻手合手，儘少說得一兩個月纔得上來哩。要之他們書辦也苦，領的工食只够文移的紙張，徒弟們筆墨，上頭也有部費，院裏對房也有打點。難說宗宗文書是有分費不成；所以遇見這恭喜的事，必須要幾兩喜錢哩。』

王忠道：『分費也得多少呢？』錢書辦道：『別州縣尙沒有辦這宗事哩。大約比選官的少，比舉節婦的多，只怕得三十兩左近。若要人包辦時，連大院裡，學院裡，都包攬了，仗着臉熟門路正，各下裏都省些，也未見得。約摸着得五十兩開外。我看二位也老成的緊，怕走錯了門路，不說花費的多，只怕有較差。』

王忠道：『這王忠見他說的數目，與婁潛齋之言，不甚相遠；又在外走動了這幾日，怕家主知覺；遂起身道：』

『我竟一客不煩二主，就懇錢老師包辦何如哩？今帶了三十兩，交與老師。如不够

時，老師自己備上。我異日只倚個現成，我再送二十兩來。」錢書辦道：「昨日在司裡你們一說起蕭牆街譚宅，那是前二十年與先父有相與的，所以我怕你二位錯走了門路。今日邀在家的，也不怕你們笑話，只是說不出包辦的話。你二位既是托我，我以實說，大院裡寫本房還得五兩。我不是要落闊的（二）。你問弟姓錢，名叫錢鵬，草號兒叫錢萬里，各衙門打聽，我從來是個實在辦事的人。」閻楷見日已過午，怕東人賬房說話，遂把腰裡三十兩銀子取出，放在桌上，說：「這三十兩足紋，不用秤。異日再送二十兩來。既說與敝東是世交，一總承了情罷。」錢鵬道：「說到與先父相與兩個字，倒叫我羞了。也罷，也罷，我代勞就是。」于是二人起身，錢鵬送至門口，還囑付道：「公門中事，第一是要密言。」二人答道：「曉得。」一拱而別。後來果然辦得水到渠成，刀過竹解。王忠又送二十兩銀子，也不知錢萬里實在用了多少，不必細講。

能已沉疴稱藥聖，善通要路號錢神；

醫家還借岐黃力，十萬腰纏沒笨人。

(註一) 『落關』即中飽之意。

第五回 慎選舉悉心品士 包文移巧詞流金

第五回

慎選舉悉心品士

包文移巧詞漁金

第六回 婁潛齋正論勸友 譚介軒要言叮妻

話說閻楛王忠料理保舉文移，連日早出午歸，譚孝移也不涉意。忽一日孔宅計狀到了，孝移不勝愴然。一來是密友，又係新姻，且兼同城，刻下便叫德喜兒跟着往孔宅唁慰。替軒料理了幾件倉卒事兒。到開弔之日，備了牲醴之祭，祭奠姻母；約了婁潛齋，潛齋自有祭儀，同到孔宅，座間早有學中朋友在坐。張類村程希明亦在其中。大家團作了揖，序長幼坐下。

張程二人便邀孝移到對門一家書房坐。坐定時，類村道：「恭喜！恭喜！」孝移道：「喜從何來？」程希明笑道：「四六呈子做了半天，孝老還說不知道，是怕我吃潤筆酒哩。」孝移見話頭醜，茫然不知所以；因問道：「端的是甚麼事？」嵩淑道：「早是皇恩上只開着保舉賢良科，原來譚孝老是不求聞達科中人。」孝移因

問潛齋道：「端的是怎麼的？」潛齋道：「前日喜詔上有保舉賢良方正的一條，你知道麼？」孝移道：「如何不知？」潛齋道：「你只說咱祥符保舉的是誰？」孝移道：「不知。」潛齋道：「一位是孔耘軒，一位就是足下。」孝移道：「這是幾時說起？」嵩淑道：「是丁祭日，明倫堂，二位老師與閣學商量定的。呈子，清冊，是我小弟在張顯老家做的。可惜筆墨闕冗，不足以光揚老兄盛德。」孝移向潛齋道：「可是真的？」潛齋道：「希老秉筆，他還討了老師的一灌子酒，做潤筆的采頭。」

「孝移道：『你如何這些時不對我說一字兒？』潛齋道：『水平不流，人平不語。』」

嵩淑道：「我只怕酒瓶不滿。」大家都笑。孝移有些着急，說道：「我如何當得這個！我是要辭的。」張類村道：「這也是祖宗陰德所積，長兄善念所感，纔撞着這皇恩哩。」

「孝移道：『一發慚愧要死。一定大家公議，舉一個實在有品行的纔好。』」

嵩淑道：「公議的是孝老與令親家；如今耘軒忽遭大故，你說該怎麼呢？」孝移見用與時不是說話所在，只得說道：「這事是要大費商量的。」

少頃，孔宅擺開桌面，淡素席兒，護喪的至親，替耘軒捧茶下菜。素席完了，孝移與潛齋一路回來，逕到後園廂房坐下。孝移開口便埋怨道：「你我至交，爲何一個信兒不對我說？難說那日丁祭你就不在明倫堂上麼？」潛齋道：「我何嘗不在明倫堂上？但從丁祭回來，你這幾天也沒到學裏來，我如何向你說呢？」孝移道：「耘軒那邊探病，弔喪，並沒得閒。但這宗事，我是必辭的。」潛齋道：「辭之一字，萬使不得。這是朝廷家皇恩，學校中的公議。若具呈一辭，自然加上些恬淡謙光的批語，一發不准；倒惹得那不知者，說些將取姑與，以退爲進的話頭。」孝移道：「不管人之知不知，只要論己心之安不安。這鋪天蓋地的皇恩，忠殉豈肯自外覆載？但「賢良方正」四個字，我身上那一個字安得上。論我的生平，原不敢做那歪邪的事；其實私情，妄意，心裡是儘有的。只是想怕壞了祖宗的清白門風，怕留下兒孫的邪僻榜樣，便強放下了。各人心曲裡私欲叢雜的光景，只是很按納罷了。如今若應了這保舉，這就是欺君，自己良心萬難過去。這是本情實話，你還不知

道我麼？」潛齋道：「動念便想祖宗，這便是孝。想到兒孫，這便是慈。若說是心裡沒一毫妄動，除非是泊然無欲的聖人能之。你這一段話，就是真真的賢良方正了。」孝移道：「怎麼潛老也糊塗蠻纏起來了！」潛齋道：「我並不糊塗蠻纏。我且問你，古人云：『欲知其人，當觀其偶。』這話是也不是？」孝移道：「是。」潛齋道：「且如今公議保舉的是你二人，你只說孔耘軒今日大事。他是個有門第，有身家的。他若是個胡轟的人，今日之事，慢說數郡畢至，就是這本城之中，也得百十席開外哩。看他席上，除了至親，都是這幾個正經朋友，這足徵其清介不苟，所以門無雜賓。你路上對我說：『孔耘軒只這幾日把人瘦了半個，全不像他，』這豈不是哀毀骨立麼？即如今日席上，粗粗的幾碗菜兒，薄酒一二巡，便都起了；若說吝惜，不記的前日行問名禮，那席何嘗不是珍錯俱備呢？保舉他一個賢良方正，你先說稱也不稱？」孝移道：「孔耘軒是真真稱的。」潛齋道：「知道孔耘軒稱，那同舉的就不消說。且說這周老師到任時，你尙未曾見，他就來送匾；送



厲之後，你只薄薄的水禮走了一走。這周老師若是希圖謝禮的人，這也就已見大意了；他還肯舉你的，可見是公正無私了。」孝移道：「我心的不安，到底是難以應承的。」潛齋道：「人到那事體難以定奪，難拿主意時，只從祖宗心裡想一遍，這主意就有了。此是處事的正訣。如府上先代曾做內廷名臣，近世又職任民社。你心裡代想一想，是要你保守房田哩？是要你趨踏殿陛哩？」孝移也沒噴答應。潛齋又道：「你心裡或者是：現放着安享豐厚，比那做官還強哩，是這個意思麼？」孝移道：「不然。古人爲貧而仕，還是孝字上邊事，若說爲富而不仕，這於忠字上便沒分了。況且我也未必富，也未必就就就。只是一來心上不安，二來妻愚子幼，有多少牽挂哩。」潛齋見話已漸近，說：「你上京時我替你照料，索性等你榮歸時，交付你何如？」孝移道：「再商量。如今少不得靜以聽之罷。」又說些閑話，孝移作別回家。

且說學中接了廩生張維城等呈子，批了准申；學書連夜走文到縣。縣中又接了孔述經丁內艱呈子，只得放下一個，單申譚忠弼一角文書到府。果然『舟子不費絲毫力，順風過了竹節灘，』這些到府，到司，到院，到學院，各存冊，加結，知會，此自是錢萬里的運用，不用細說。遲了一兩個月，外府州縣也有保舉的；陸續人文到省。那其中辦理情節，各有神通，要其至理亦不外是。布政司驗中，共六個人，備文申送撫院，院裏驗着無異，批仰布政司給咨送部。

早有走報的寫了一張大官紅紙，貼在譚宅大門。只見上面寫着：『捷報，爲奉旨事，貴府譚老爺官印忠弼，保舉賢良方正，送部帶領司見，府道兼掣擢用。』下邊小字兒寫着『京報人高陞劉部』無非索喜錢意思。王忠到賬房向閻相公討了封兒，賞了，那人歡歡喜喜而去。

遲了一日，這同保舉的寫了五個年家眷弟帖兒來拜同年，留茶款待。到次日，孝移到各店，各下處，各拜，遂送帖相請。到請之日，把學生們移在前客廳裏，讀

了一天書。把碧草軒打掃潔淨，擺酒兩桌。須臾，投了速帖，五位客各跟家人到了，序齒而坐，潛齋孝移相陪，盃酌交錯。有說展布經濟有日哩；有說京中門路熟串的；有說先世累代簪纓的；有說資斧須要多帶哩；大家暢叙了一日。管家人，自有王忠看待。日晚席終，各回下處而去。

那一日王忠正在大門看鄉裡佃戶送新麥，只見錢萬里滿身亮紗，足穿皂靴，跟着一個小廝兒，夾着一個黃布包袱兒，搖搖擺擺到了。向王忠一拱道：「恭喜！恭喜！到宅裡說話。」王忠讓至賬房，閻相公正在那裏上賬，慌忙起身相迎，爲禮坐下。錢萬里開口便說道：「今日我來送部咨來。我前日說話錯不錯？」王忠道：「承情！承情！」錢萬里道：「煩請譚翁出來，我好叻喜。」王忠道：「出門拜客去了，回說來罷。」錢萬里叫小廝拿過包袱，一面解，一面說道：「咨文是昨日晚鼓發出來的。我怕他們送來，胡亂索討喜錢，沒多沒少的亂要，所以我壓在箱子裏，今日托了個朋友替我上號，我親來送哩。」恭恭敬敬把咨文放在桌上。王忠道：

自然有一盃茶儀，改目送去。」錢萬里道：「不消，不消。我見你的事忙，我也有一個小事兒。今日晌午還隨了一個三千錢的小會兒，還沒嘎納，我要酌奪去；還要送這五位鄉紳的咨文。」王忠是辦過事體的人，便說道：「不用別處酌奪。」問閻楷道：「房中有錢沒有？」閻楷道：「有。在裡間抽斗裡。」王忠道走到裡間，取出三串錢，說道：「這個納會够麼？」錢萬里道：「够了，够了，湊趣之極。異日我實必還到。」王忠道：「何用再還？」錢萬里道：「必還，必還。」叫小廝把錢收了。告辭起身，說：「我去送這五角咨文去。」王忠道：「五位爺下處都知道麼？」錢萬里道：「我在號簿上抄明白帶在順袋的。」于是送出大門，錢萬里笑道：「異日做宅門大爺，我要去打抽豐去，休要不認的窮鄉親。」王忠笑道：「豈有此理？」一拱而去，依舊搖搖擺擺往東去了。

王忠看完了麥，叫佃戶一一到賬房說明，閻相公上賬，打發吃飯去。于是拿着咨文，去到後邊來說。孝移看了封皮，硃印壓着年月，寫着咨呈禮部，又有一個紅

鑽兒，一行小字：『祥符縣保舉賢良方正拔貢譚忠弼咨文。』孝移吩咐仍送在賬房，交與閻相公鎖在箱內。

且說錢鵬將五角咨文分送五位鄉紳。這五位接了咨文，一同知會，相約次日到譚宅；一來辭行回家，二來就訂上京之期。

次日，早飯後，一同到了碧草軒。這潛齋恭身讓坐，三個學生也作了揖。潛齋即叫蔡湘去請孝移。孝移慌到書房，讓在廂房坐下。即着蔡湘密叫德喜兒問樓上討十二個碟兒，湯得酒來，與客小酌，還留吃便飯。這五位因說上京之期：有說如今即便起身，要到京上舍親某宅住的；有說天太熱的；有說店中壁蟲利害的；有說熱中何妨熱外的；有說臭蟲是天爲名利人設的；有說秋涼起身的；有說秋天怕雨多，河水担心的；有說冬日起身的；有說冬日天太冷的；有說冷板橙是坐慣了，今日纔有一星熱氣兒；休要叫冷氣再冰了的；說一會，笑一會，畢竟上京日期，究無

定準。冀潛齋道：『弟倒有個蕪蕪之見，未必有當高明。卽如河南，喜詔到了大半年，如今纔有了一定的人，纔辦就上京的咨文，那滇黔閩粵地方，未必辦的怎樣快。卽令目今人文俱妥，他上京又比咱河南的路又遠了兩三個月。看來禮部辦這宗事，或者彙集天下各省人文到部，方好啟奏引見；未必是一省到就啟奏這一省的。卽令分省各辦，諸公到京，一齊投咨，也不致等前等後的。看來諸兄不妨各自回家，等過了新年進省；到省中過燈節上京，又不熱，也不大冷，不怕河，也不怕壁蟲。愚見如此，未知諸公以爲何如？』從來讀書人的性情，會拿主意的甚少；旁人有一言而決者，大家都有了主意。因此，衆人都道：『冀年兄所說極是，卽此便爲定準，明年新正，好來謝教。』潛齋道：『豈敢？』吃完了酒飯，一同起身，潛齋孝移送至蘅蘅口，說道：『明晨看乘。』衆人道：『下處也不在一處，也不敢當，後會有期，卽此拜別罷。』大家掃地一揖，各別而去。

却說光陰似箭，其實更迅於箭；日月如梭。其實更疾於梭；不覺夏末即是秋初，秋稍早含冬意。譚孝移吩咐王忠，叫泥水匠將東樓後三間房兒斷開，開了一個過道。那三間房原是王忠夫婦住的，又壘了一道牆，自成一間小院子。從後門進來，一直從過道使到前客房來，不須從樓院裏穿過。

整理停當，天寒飄下雪花兒，住了工程。這孝移在樓下坐，叫趙大兒熱一盃酒兒吃，叫王氏取幾碟菓子，海味碟兒下酒；說道：『天冷，你也吃一盃兒。』王氏道：『你從來是不好在家吃酒的，怎的今日又叫我陪你？』孝移笑道：『天氣甚冷，大家吃一鐘兒，還有話說。』王氏道：『你只管說，我聽着哩。我不吃酒。』孝移道：『我有事托你，你吃一鐘兒，我纔說哩。』王氏只得坐在爐邊，趙大兒斟一盃酒，先遞家主，次盃遞于王氏。孝移笑道：『我不親奉罷。』王氏道：『從幾日這樣多禮，不怕大兒們笑話。』孝移道：『不妨。』兩人各吃了一兩盃兒，孝移道：『你知道我把東樓後開一個過道兒，是做個哩？』王氏道：『改門換戶，由你擺』

布，誰管着你哩。」孝移道：「明年婁先生，我留下了，單等我從京裡回來，纔放他去哩。」王氏道：「婁先生是好先生，留下極好。」孝移喜道：「是麼？」王氏道：「留先生你對我說爲怎麼？」孝移道：「明年我不在家，我不對你說對誰說？這東邊過道是叫婁先生來往吃飯往客廳的路。」王氏道：「鄧祥在學裡做飯，伺候極便宜，又怎麼換成家裡吃飯哩？」孝移道：「一來鄧祥，我又帶他上京；二來先生在家吃飯，連端福兒小婁相公一桌。下了學就到家裡，吃了飯就到學裡。晚上先生就在客房東邊套房裡住。讀一會書，端福兒來樓上跟你睡。你說好不好？」王氏道：「孩子家讀一天書，全指望着下學來一個空兒跑跑，你又叫一個先生不住氣兒傍着，只怕讀不成舉人，進士，還要拘緊出病來哩。」孝移道：「你只依着我，不得有病。還有一句話：親戚們有事，近的叫端福兒走走，不可叫他在親戚家住；遠的叫王忠問問相公討一個帖，封上禮走走。我不在家，孩子小，人家不責成。」王氏道：「譬如東街裏他舅，他姪子，生日，這也叫王忠去罷？人家不說咱目中沒親戚



麼？」孝移道：「同城不遠，福兒豈有不去的理？」王氏道：「別的我不管，不拘誰去，人家責成不着我哩。」孝移道：「還有一句話；日色晚時，總要福兒常在你跟前。先生若回家住幾天，你只要無早無晚常常的見福兒。這城市之地，是了不成的。你不懂的，你只要依着我。」王氏道：「你從江南回來，那一遭兒我就懂的了。我記着哩。」孝移道：「記着好。」王氏道：「還說不說？」孝移道：「我這一番上京，朝廷的事，不敢預先定準；幾個月回來也不能定，就是一二年也不敢定。只要照常如此。記着這一句：離了先生休叫他離了你。」王氏笑道：「我的孩子，我一會兒不見他，我就急了；何用你常常的囑付？你醉了，把酒撒了罷。」

只見端福兒下晚學，抱着幾本書兒回來了。王氏便問道：「小福兒，你爹明年上京，叫你總不許離了我，你可記着。」端福兒是聰明人，便說道：「我只無事不出門就是。」王氏道：「你爹計你往姘子家去，別裡親戚都是王忠去的。我且問你，王忠你不帶他上京麼？」孝移道：「我打算了，家中再少不得他。」王氏道：

「他到京裡，只怕也不行。他是個拘性子人，只好在家守着。前院裡沒人，他與閻相公倒好，整日不出去，他那性兒出不的遠門。我記的前五六年頭的，後衛衛裏賣裏賣的敲鑼兒響；小福兒要出去看，我引他到後門兒上。人家担了一担兒鬼臉，小泥老虎，小泥人，泥馬兒。端福要鬼臉兒耍。他從衛衛口來，我說：「王忠你與他兩三個錢買個鬼臉兒。他却給人家四個錢，買了個硯水瓶兒。他還說：「硯水瓶中用的，那鬼臉兒要不得。」端福又一定要鬼臉兒。他倒對人家說：「你放着四個錢不賣，再一會兒換成鬼臉兒，你只賣兩個錢哩。快走罷！」人家果然挑起來走了，氣的小福兒喬叫喚一大場，我恨的沒法哩。他若是到京裡，使出他那拘性子來，不怕你那同行的官兒們笑話麼？」孝移忍不住笑了，嘆口氣道：「我正是這樣打算，所以不帶他上京去。」說罷，上燈，叫端福兒讀了十來遍書，大家都睡。真正是：

萬里雲烟阻碧岑，良朋久闕夢中尋；

同床夫婦隔山住，恐人怎識智人心？

第七回 讀畫圃守候繙子史 玉衡堂膺荐試經書

話說烏兔相代，盈昃互乘，舊歲盡于除夕，新年始于東皇，果然爆竹轟如，桃符煥然。這正是老人感慨遲暮之日，爲子弟的要加意孝敬；幼童漸開知識之時，做父兄的要留心隄防。一切元旦閑話放下。單講過了新春，將近燈節，這五位保舉的陸續進省，各做居停，相約要到譚宅會新同年。這新年春茗之時，早已約會到二十日，黃道吉日，起身赴京。

這孝移的鄰舍，街坊，至親，好友，都來餞行。舊友戚翰林以及兵馬司尤宅，各送進京音信。

又一日，是賃住譚宅房子的客商，——有當店，綉緞舖，海味舖，煤炭廠——幾家都相約，抬盒，備贖，榮餞雲程。酒席中間，綉緞舖的景相公道：『咱號裡掌

權鄧四爺新從屏裏（二）下河南來，坐了一頂好馱轎。譚爺上京，只要到驛廠扣幾頭好馱子，將馱轎坐上，又自在，又好看。」孝移道：「車已是僱覓停當，盛情心領罷。」當鋪宋相公道：「景爺說的不差。行李打成包子，棕箱皮包，都煞住不動。家人騎上兩個馱子，譚爺坐馱轎，就是一個做老爺的采頭。」孝移笑道：「同行已有定約，不便再為更改。」說罷，席完而去。

到了十七日，龔先生上學，十九日，王忠打點行李，裝裹襌囊。賬房稟算明，帶了三百兩盤纏。跟的是廚子鄧祥，並德喜兒。晚上到了祠堂，祝告了上京原由。拈香行禮已畢，到了樓下。王氏安置酒席一桌，趙大兒熱鬧，單候餞行。孝移坐下，叫德喜兒道：「叫王忠來。」王忠來到。孝移道：「你的話，我明日到路上說。你可打算行李，怕遺漏了東西。」王忠道：「明日要送到河上，看過了船回來。」孝移道：「是了，你去罷。」王氏滿斟一盃，放在孝移面前，叫端福兒放着兒。王氏開口便道：「去年吩咐的話，我一句一句兒都記着哩，不用再說。你只管放心，

我不是那不明白的人。』孝移笑道：『你明白纔好哩。』又向端福兒道：『你凡事要問你先生。休要在你娘跟前強嘴，休要往外邊去。』端福兒道：『知道。』又吃了幾盃，不吃了。趙大兒收拾家伙，都睡了。

到了次日黎明，閤家都起來，車已到門，車夫催着上行李，說道：『那五輛車已走了，約定今晚一店住哩。』巢潛齋，王隆吉，婁樸已從過道裡過來，到前門看行。王氏送至二門，見婁先生、相公俱在前門，就回去了。端福兒就與隆吉、婁樸站在一處。譚移孝將上車時，向巢潛齋深深一揖道：『吾家聽子而行，更無他懇。』說完，上車而去。鄧祥、德喜跟着。王忠牽馬要送至黃河南岸，只聽得德喜叫道：『大爺叫王忠上車，鄧祥替你騎馬。上了船時，纔叫王忠騎馬回去。』於是王忠上車，孝移直吩咐了四十多里話。

到了黃河，王忠下車，將車連在船上。德喜，鄧祥，主人上了船。須臾，開

船，孝移叫王忠道：『你回去罷。小心門戶，照看相公讀書，萬不可有慢師爺。』王忠點頭心領，牽馬北望，却有些慘然不樂；直等得船開遠了，認不清那個布帆是主人船上的，方才騎馬而歸。

却說譚孝移渡了黃河，夜宿曉行，過鄴郡，歷邢台，涉滹沱，經范陽，到良鄉住下。收了一個長班，手本上開張陞名子，就店內送了盒酒，磕下頭去。孝移道：『起來說話。』問道：『你叫張陞麼？』班役道：『小的叫張法義，因伺候老爺們上京，都是指日高陞，這個張陞名子叫着好聽些。小的不敢動問，老爺是高選那一步功名？小的好便宜伺候。』孝移道：『是保舉孝廉方正。』張陞道：『這是禮部的事，將來還要到吏部哩。老爺天喜，這普天蓋地的皇恩，小的伺候也是極有光彩的。只是要費錢，處處都有規矩，老爺必不可惜費。那是不用小的回明的話。』孝移道：『原不惜費，只要用之有名，各得其當就是。』那張陞雖口中答應道：『老爺吩咐極是；』無奈心中早悄悄的寫下一個『迂』字。孝移又問道：『這良鄉到京

還有多遠呢？」長班道：「六十里。」孝移道：「明日再起五更，傍午可以進京。」長班道：「明日日落時進京就算極早。」孝移道：「有甚麼耽擱呢？」長班道：「過稅。」孝移道：「帶的東西，該過稅，就上幾兩銀子。不過開開箱籠，驗物過稅，我們再裝一遍，有甚延遲？」長班道：「嘻！要驗箱子却好了。那衙役小班長，再也是不聽的。只說賞酒飯錢，開口要幾十兩。這個飯價是確切不移的。要合照他的數目，把車兒來一輛停一輛，擺的泥屐兒一般。挨到日落時，要十兩給他八兩，他就行了。若說是個官員，一發他不理。俗言道：「硬過船，軟過關。」爲甚的一個「軟」字成了過關的條規？……」孝移道：「明日隨時看罷。」

班役退下。一宿晚景不提。到五更雞唱時節，大家一齊起來。一主兩僕，一班役，一車夫，齊舉大路趕赴京城。到了午刻，抵到稅務所在，果然不驗箱籠，不言稅課，只以索飯錢爲主。班役同德喜鄧祥見了管稅的衙役小馬之輩，一口咬定二十兩，回來稟於車上主人，說稅上有實刁難。孝移吩咐送銀十六兩，以合說十兩與八

兩之數。班役袖着銀兩，藏了兩個鏰子，交與稅桌十四兩。那小馬兒仍然不肯依，但慾壑已滿了八分，也就漸漸收下。班役回來催車夫起身，僕役還唧唧噥噥怨恨稅役。孝移道：『小人貪利，事本平常，所可惜者，銀兩中飽私橐，不曾濟國家之實用耳。』

馬走如飛，一直進了城門，先尋一處店房，叫做聯陸客寓。孝移休沐兩日，但店房中乃是混亂雜區，喧騰鬧場，孝移如何支撐得住；因命班役同家人另尋一處清淨房宇，到第三日搬遷移。

果然在憫忠寺後街上有一處宅院。第一好處，兩鄰緊密，不怕偷兒生心。這就是客邊棲身最爲上吉的要着。譚孝移進院一看，房屋高朗，台砌寬平，上懸一面讀畫軒匾，掃得一清如水。院裏兩株白松，怪柯撐天；千箇修竹，濃陰罩地；十來盆花草，含蕊放葩；半畝方塘，有十數尾紅魚兒，脚尾吹沫。孝移近池一看，也覺耳目



爲之一清。及上的廳來，裱糊的直如雪洞一般；字畫兒不過三五張，俱是法書名繪；几上一塊黝黑的大英石；東壁上掛一張大瑤琴；此外更無長物。推開側房小門，內邊一張籐榻，近窗還有鬆漆桌兒，木紋肌理如畫。此外兩椅二兀而已。孝移喜其清雅，口稱：『好！好！』這些舖牀疊被，安笥頓笈的話頭，何必瑣陳。當晚睡下。次日清晨起來，梳盥已畢，只見班役又來稟道：『老爺住居已妥，這拜客以及投文各樣事體，須得陸續辦來。老爺鄉親舊友，或是某部，某司，翰，詹，科，道，開與小的個單子；小的都知道寓處的。就有不知道的，不過一個時辰就訪的出來。至於部裏投文，小的也查問確實。這開單子拜客，是老爺的事。打点投文，是小的的事。』孝移道：『我的親友，你如何能一個時辰便知？』班役道：『小的們胸臆一部縉紳，脚踏千條衙衢，有何難訪難問？至於書辨，小的們也怕他——怕上了他們的當。』孝移道：『今日乘便，先拜主人，回來開單子與你。你且說這主人翁是怎麼的一個人？』長班道：『這是柏老爺的房子。這老爺名喚柏永齡，是累代一富

戶。這位老爺當年做過部裏司務廳，後來又轉到吏部。爲人極是好的，專一濟貧度厄，積的今年八十多歲，耳不聾，眼不花。總是一個佛心厚道的人。老爺要拜他，小的先爲傳帖。」孝移叫德喜兒取出護書年家眷弟帖，土物四事，付與張陸。一路出的院門，轉灣兒，就到柏公門首。看門的乃是一個半痴半跛的五十歲老奴。班役高聲說道：「有客來拜。這是帖兒，傳進去。」老奴扭嘴道：「我不管。」班役向腰中摸出十個錢，遞到手裡，說道：「這是你的門包。」老奴喜的笑道：「爺在廳院，跟我來，不怕狗咬。」原來二門內銷着一隻披毛大獅子狗。老奴抱住狗頭，說道：「你們過去罷；他不敢咬，我蒙住他的眼。」班役執帖，譚孝移隨着，德喜兒抱着土儀，躲着狗，也過去。班役看見柏公說道：「譚老爺來拜。」那柏公也猜着是新住的客，手執拐杖相迎。譚孝移一看，乃是一個黃髮縐面，修髯灣背，一個壽星老頭兒。譚孝移進廳爲禮，那老者扶杖相還。兩人互爲謙抑，僅成半禮。柏公又謝了厚賜，分賓主坐下。這邊是：高聲說些居停善地，還得打攪數月；那邊說：草榻

樓賢，只怕有褻起居。柏公喚茶，只見一個垂髫婢女，一盤捧着兩盞盃茗，在閃屏邊露着半面。柏公叫道：「蝦蟆接茶來。」那老奴方捨了狗道：「你敢動麼？」站起身子，一顛一顛，上廳來接盤在手，將兩個鏡子分賓主各送面前。謝茶已畢，即行起身。一送一辭，老奴仍自抱犬，柏公仍自扶杖，送至大門而別。

話不絮叨，一來交淺，本無深言；二來一個聾聵老翁，孝移亦不肯令其疲於視聽。拜完主人，逕向花園而歸。進了讀書軒，班役便催寫拜客帖兒。孝移道：「明晨拜客。不過兩個地方，不用開單。待我晚上尋思，明日散後出門。」班役道：「老爺到京辦理功名，貴省在京做官極多，各處投上個帖兒，也是一番好拉扯，爲甚麼只一兩處？」孝移道：「我只揀寔有相與的走走，別的素日無交，不敢妄爲舉動。明日到翰林戚老爺處。兵馬司尤老爺處。戚老爺是舊日同窗，極相好的；尤老爺是個在家同街居住，也極相好的。我帶着他兩家平安書信，這是一定要去的。至於河南別的老爺，我却知道他的官爵；他全不曉我的姓名；如何敢去，如何肯去？」

『長班道：『明日拜罷。這兩位老爺下處，小的知之極真。小的引着，不得錯了衙衛。』孝移道：『我想明日還不拜客。我有一處地方，一定先要到。』班役問道：『何處？』孝移道：『要到鴻臚寺衙門。』長班道：『拜客是到各位老爺私寓，沒有上衙門拜客的禮。』孝移道：『不是拜客。先人做過鴻臚寺，雖隔了數輩，到底是先人做官的地方，一定該望一回，原是後輩兒孫一點瞻依之心。』長班道：『老爺說的很是。』』

到了次日，長班早飯後來了。鄧祥套車已定。譚孝移上了車。長班，德喜跟着，直進正陽門來，一直上鴻臚寺衙門。長班引着進了角門，上大堂看了匾額；自付道：『先世居官之地，後代到此不過一看而已。這個不克繩祖的罪過，祇有自己明白，說不出來。』因此一心只想教子成名，以幹父業，別個並無長策。

出的鴻臚寺，逕坐車回寓。及至到了花園，日色下午，柏永齡差人送伏醬一缶，臘醋一瓶，下飯鹹菜四色，以表東道之情。德喜與賞封而去。

一夕無話。到了次日，飯罷，班役遂買了手本帖子。孝移開手本，寫拜帖。長班領車，一同拿了護書逕上成翰林寓處。到了門首，投了手本。管門的說道：「內邊會客哩。把老爺的帖說了。客去就請會。」豈知戚公看見同鄉厚友名帖，飛風出迎。只聽得走的響，說道：「請！請！請！」一經接着，便拉住孝移袖口，口中說着：「幾時進京？」脚下已過幾重門限，上的廳來。孝移見上坐着一個青年官，戚公便道：「這是復姓濮陽的太史老先生。」孝移忙爲下禮。濮陽太史慢慢的答了半揖。這譚孝移方與戚公爲禮。戚公讓孝移坐了陪位。濮陽公問道：「這位尊姓？」戚公代答道：「這是做鄉親譚公，表字孝移。」濮陽公諾了兩聲，仍向戚公道：「適纔沒說完。我們衙門，向日前輩老先生館課，不過是昭明文選上的題目，文苑英華上的典故，那些老先生們好不便宜。如今咱衙門添出了草青詞這館課，大半是成仙入道的事。即如昨日掌院出的是：「東郊紫氣滿函關」，即以題爲韻。向來也只說老子騎牛過函關，昨日查了一查，方知是坐的是薄甚麼甚麼車。」戚公便向

孝移道：『孝老說一說是薄甚麼車。』這孝移天性謙恭，怎敢在太史公面前講學問；俯躬笑道：『不甚曉得。』這戚公見灑陽光景，心中頗覺不耐；又向譚孝移道：『當日同窗時，你就是我的行祕書；有疑必問，你宗宗兒說個元元本本。今久不見面，又不知如何博雅哩。老子所乘的確是甚麼車？怎麼今日不曉得呢？』譚孝移踉蹌答道：『彷彿是蒲蓋之車。』灑陽公道：『是了。』又問：『蓋是什麼東西？』譚孝移道：『像是如今蓆棚子，委實記不清，不知是也不是。』忽的灑陽站起來說道：『本欲暢領大教，爭乃斂衙門事忙，明日建醮該速遞青詞稿。幸會，幸會。』一面說，一面走。戚謂二人起身相送。灑陽辭了遠客，單着戚公送出大門而去。

戚公回來，譚孝移方纔袖中取出戚宅平安家信，說了府上一切清泰的情形。孝移方欲告辭，戚公那裡肯放，即留過午。戚公說道：『弟之所學，遠遜於兄，俾列科名，更爾偶叨清選，真正自慚疏陋；想着告假回籍，得以林下課誦，少添學業，再進京不遲。即如這灑陽公二十歲得了館選，丰格清秀，資性聰明，真可爲木天舊

望，不知怎的專一學了个不甚理人；不知人家早已不理他。」孝移道：「這位老先生青年木天華國之選，尙有學問未廣。」心中却動了一個念頭：人家一個少年翰林，自己任意兒，還以不謙惹刺；找一個老生兒子，還不知幾時方能進個學，若是任他意見，將來伊于胡底。口中不言，已動了思歸教子之念。

過午已畢，略叙一會，即辭歸腐。次日，又拜兵馬司尤公。投了帖兒，尤公適有閒時，急緊接入內書房，看了家書。這互謙爲禮，久別渴思，以及細問家况的話說，一筆掃過。尤公使問道：「今日還拜容與否？」孝移道：「來京祇拜戚老先生，以及尊兄兩位。別個素昧生平，何敢唐突？」尤公道：「甚好！甚好！這些京官大概都是眼孔大的，外邊道，府、州、縣，都瞧不着。有知竅的進京來，若有個筆帕之敬，自然禮尙往來。若白白的說些瞻依囉就話頭，就是司空見慣矣，不如學禰正平懷刺漫滅罷。老學兄天性恬淡，自然不走熱鬧場兒，可敬之至。」孝移道：「尙有宋門上注蒼洲，拜他不拜他？當初俺兩個同案進學，今日做了京官；若不看他

一看，怕惹他心裡怪。」尤公道：「不怪，不怪，汪荅洲是有名不理鄉黨的。他是專以趨奉大僚爲事。大凡援上者必凌下，何苦惹他？你去投個帖子，不過是謹具清風兩袖；他的帖子也就賤賤亡而投。不必，不必。」孝移軒渠大笑。尤公留吃午飯，口嚼本鄉之味。耳聽關切之談，却是客況中第一個大快景。

傍晚回到柏公花園。下車到了讀畫軒。長班稟辭；又問道：「老爺看豐台不看？」孝移問其所以，長班道：「豐台在這外城外西南角，不過離此處有六七里。那是種花的所在。一二十個花園，百樣花草俱有。如令芍藥正開，老爺看看何如？這個路可以坐自己的車，回來進彰儀門。」孝移應允。德喜鄧祥俱有喜色。

次日吃了早飯，一主三僕，逕上豐台去。那時芍藥正開之候，天氣有些熱了。孝移看些亭，台，園，籬，泉涓木欣，春花正放光景，却也甚饒清興。買了肆中幾碗兒茶，吃了點心。這三僕也沾了兩瓶窰兒酒，熱的綿衣都沾了汗。說要回轉，



長班領着儂城邊道兒上彰儀門來。

原來長班有同夥在彰儀門，他要寄個信息到良鄉去，故迂兩三里路兒，從這裡回來。這一路紺宮，碧宇，古柏，虬松，亦復不少，煞甚好看。及到了彰儀門，天氣變了。原來天氣有一定次序，春暖，夏熱，秋涼，冬寒，是循序漸進的。今當溫和之時，忽而大燥起來，此天變之候也。此亦如人家暴發望外，暴發興騰，必有意外之變，弄出禍來。盈虛消長，斷斷不差。

閑言撇過，單說到了彰儀門，大風忽起於西北，不知怎的黑雲已罩了半壁天，長班也顧不得尋覓同夥。車輛進了門，長班領個巷口，一拐一灣，往憫忠寺飛奔。將及一里餘，偏不能到；這雷聲忽忽的不斷，雨點兒大如茶盃，內中夾着冰雹下來。須臾雨也沒了，單單冰雹下傾；乒乒乓乓，真正是屋瓦皆震，滿街避丸，好不利害怕人也！譚孝移在車上，只聽得車棚上鼓音搥的似撒豆點。轅馬股栗；僕從抱頭如犬，亂喊道：『不好了！老爺下車避一避！』孝移伸足下車，三僕抱接下來，

扯上一個大門樓避禍躲災。孝移上的門樓站下，不覺暗嘆：「吉凶悔吝，生乎動。」此理是斷斷不錯的。」三人自去卸馬，把馬也牽上門樓來，人馬擠在一處，不成看像。孝移看那門上一傍貼了箇存仁堂柳，一旁貼了個藍簽「禮服」兩字；便問長班道：「此內有可以暫存的地方否？」長班道：「有，有，有大客廳，東書房，小的引老爺進去坐坐不妨。這是柳先生家。只是房簷水流的濕了衣服。」孝移道：「走緊着不妨。」鄧祥說德喜兒道：「爲啥不帶雨衣？」德喜道：「誰料下冷子雹頭？」長班道：「往後出門也要君子妨不然。」

却說長班引着孝移，進了二門，客廳上有堂眷看雨，逕引的上東書房來。孝移進了房門，因衣服濕了，不便就坐，四圍詳看。只見前簷下一旁畫眉竹籠，往上亂跳。一旁鸚哥銅架，啣鎖橫移。內邊正面一張長大條几，中間一架高二尺的鏡屏。左邊一個高一尺的水晶雕的南極壽星，右邊一個劉海繫蟾，笑嘻嘻手拿着三條腿的蝦蟇，銅絲兒貫着錢，在頭上懸着。夾縫中間放着一個擲簾子饒瓷盆，孝移也不認

得，只說是栽水仙盆兒。東邊一張方桌，一個神龕，挂着紅絨小幔子，也不知是甚麼神。只見列着廣錫方爐，兩個花瓶，一對大臘台盤，俱有二尺高，一個小銅磬兒，放着碎帛編的磬錘。至於滿壁書畫，却都是俗葩凡豔，再不曉的是個甚麼人家。垂睡之時，又見磚縫還有一兩塊二三錢的銀子；因問長班道：『這主人是甚的人？』長班道：『將來老爺還要借重這柳先生哩。他是父子一個吏戶兩部當該的書辦。』

孝移見天雨已住，心裡想走。原來驟雨無終日，半個時辰，雲過雨歇。依舊出門上了車。長班還進書房，把那賭博丟下磚縫的銀子拾了，方纔與二僕踏泥相隨。到了花園讀畫軒，恰好柏永齡因雨隔住，正在軒上。柏見爲禮，柏公道：『請更衣，換靴。』孝移連拱道：『是，是。』即同德喜進了小房，脫濕勿乾。德喜自拿濕衣，另行料理。

這孝移出的小房，連忙告了有慢。柏公讓坐，只得照賓主坐下。柏公道：『連

日想來一候，祇爲步履稍艱，俱是先使人間過，然後敢來。因老先生事忙，多逢公出，今日知是往遊豐台，料得午後必回，天氣晴和，預來恭候；不料突遇水雹，方疑老先生在城外寺院避雨，多等一會兒，誰知冒雨而歸。適纔盆傾瓔翻之時，老先生何處停車？」孝移道：「城外已遇大風，飛奔進城。到一個大衙衙子，硬雨如箭。不得已到一個大門樓子，進去到一個書房停一大會，雨住，方纔回來。不意老先生久等。現今泥濘甚大，老先生不必急旋，少留款坐，幸爾攀談。」柏公道：「甚好。直是老來重聽，望坐近，聲高些，以便領教。」孝移道：「不敢動問先生高年幾多？」柏公道：「八十五歲。」孝移道：「矍鑠康健，只像五六十歲樣兒。可喜！可喜！」柏公道：「樛材無用，枉占歲月，徒作子孫贅瘤。但活一天，還要管一天閑事，自己又忍不住，未知何日纔蓋棺事完。」孝移道：「老先生年尊享福，諸凡一切，也不必縈心挂意，以擾天倪。」柏公道：「人老了，也自覺糊塗。聆教！聆教！」孝移又問道：「適纔避雨之家，說是姓柳，長班呼爲當該的書辦，這個稱

呼是怎麼說？」柏公道：「老朽是宣德平生的；彼一時弄權招賄的房科，人恨極了，叫做當革的書辦；到成化年間，又把這斥革的字樣改爲該字。」二公大笑。又說書辦情弊。孝移怕柏公話長，又帶了幾聲咳嗽；便說道：「咱看看魚罷。怕葷子打壞了。」柏公忽的笑道：「該看是革看？」兩人大笑。

于是柏公扶杖，兩人同到塘邊。只見那紅魚兒得了新水，一發搖擺起來，好不喜人。柏公回首向孝移道：「煩盛伴和一块麵來喂他一喂。」德喜兒不敢怠慢，刻下和了一块麪塊。柏公接了，把竹杖倚放太湖石上，坐箇涼墩，亦讓孝移坐了一個坐，手撕麪塊如豆兒大。纔丟一塊，幾個魚兒爭以口吞；那不得的魚兒，極像也有悵然之意。忽的又一块麪下去了，衆魚爭先來接。柏公擊那麪塊，忽東忽西，把些魚兒引的斜逐回爭，擺了滿塘魚麗之陣，把一個八十五歲老頭兒，喜的張開沒牙的嘴，笑得眼兒沒縫。總之，年老人性情，觸起宿怒，定要引繩批根；娛以素好，不覺帆隨湘轉。這孝移是个主性純篤之人，起初看這魚兒光景，不過濠梁之趣；及見這

老兒天機暢遂，忽的默嘆道：『吾當年失事親之道矣！』

兩人正在塘邊觀魚，忽的一乘二人轎子到院。方驚以爲有客來拜，原來就是柏公兒子怕泥滑拄杖失足，用轎來接。柏公要告辭回家，孝移意欲挽留。柏公說道：『我的重孫兒六歲了，叫他在我床前念書。早晨認會了「一而十，十而百，」四句。午刻該念下四句。我如今回去遲了，耽閣工夫，如何好吃孫子媳婦做的飯呢？』說着又大笑起來，回首一拱上轎而去。這譚孝移因柏公教曾孫，這敦子之念，如何能已，歸志又定下一多半矣。

却說張陞一日討咨文投遞禮部投咨分費，孝移只得與了。投咨回來，說：『休要悞了下月初一日過堂。』

這孝移在京原拜了本省戚尤二公，後來各請了席。那丹徒關親的一兩位京官，彼此答拜，請酒的話，亦不必言。

到了次月初一日，禮部過堂，尙書正坐，侍郎旁坐，儀制司書辦唱名過堂。大

人褒獎了幾句，白回穿堂，另議別事。此時方曉得各省保舉賢良人文到部者，祇有七省，那遠省毫無動靜；不覺嘆道：「箕潛齋家居秀才，料事竟如此明見。」

孝移出了禮部，過堂回來，整日無事，因往書肆中購些新書，又向古董舖中買了些故書，舊冊，翻披檢閱。這孝移賭皇居之壯麗，官僚之威儀，人烟貨物之輻輳，自覺得胸懷比前宏闊；兼以緝閱書籍，學問也較之舊日越發博洽。

又一日，只見張陞來了，說道：「禮部出來了一個條子，抄來看看。」孝移接看，上面寫道：「禮部示諭各省保舉賢良方正人員知悉。日今人文到部，祇有九省，俟慎黔兩粵陸續到部時，一同考試，啓奏，引見。各宜邸寓靜候，不得擅自回籍，貽誤未便，特示。」原來嘉靖之時，禮部是最忙的。先是議興獻皇帝的典禮，數年未決。繼又辦章聖皇太后的葬事，先營大峪山，後又附葬純山。又兼此時皇上寵方士邵元節，繼又寵方士陶仲文，每日齋醮，草青詞，撰祈文，都要翰林院，禮部辦理。因今保舉賢良，尚有遠省未到，不敢啟奏；又怕有守候日久，私自回

籍者，所以出這條子。孝移看完部示，說道：『自是不敢回去的。』長班去訖。這孝移只得旅邸守候。也虧得他是富家，資斧不窘，後來河南順人來往，帶家書，稍盤費，俱不用細說。

荏荏苒苒，已到九月末旬。忽一日邸抄中夾着一張河南鄉試題名錄兒，內中『第十九名龔昭，祥符學生，五經。』孝移驚喜不勝。不覺拍掌失聲道：『潛齋中矣！潛齋中的好！』少時一喜之中又添一慮。喜者是知交密友，發達伊始。慮者是托過妻子之人，今日不能代理。孝移中夜思量，次日寫了一封奉賀潛齋的書札，一封王氏端福的家信，一封閣相公的書，一封孔耘軒的書，一个王忠的諭帖，又與周東宿一封起居的書，內託轉付家音話說。繕寫已明，包封停當，帶了鄧祥去拜河南提塘官，央他包封于祥符儒學京報之中，順塘路發回。

河南路近京師，不半月，這周東宿拆開京報看時，內中有一束是譚忠弼拜懇轉



付家音的：說道：「正好，正好。」即差胡門斗送至譚宅，即請譚宅少相公到學說話，並到北門請新科斐爺的少相公俱于明日早晨到學。

這是甚麼緣故？原來科場已畢，新學院上任。交代已畢，即要坐考開禱。這些關防詐僞，以及場規條件，剔弊革奸告示，不用瑣述。這學院乃是一個名儒，首重經術；行文各學，責令舉報『儒童中有能背誦五經者，文理稍順，即准入學充附。中州理學名區，各該教官不得以本州縣並無能誦五經之儒童混詳塞責取咎。』云云。這牌行到祥符學署，周東宿即請陳喬齡商議這宗事體；說道：「弟蒞任甚淺。寅兄在此十年有餘，誰家儒童殫心五經，自然知之有素，好備文申送，以仰答學憲崇尚經學之意。」陳喬齡道：「我以實告，這事我就全不在行。我當日做秀才時，卷子皮原寫過習詩經，其實我只讀過三本兒，並沒讀完。從的先生又說：『經文只用八十篇，遭遭不走。』我也有个抄本兒。及下場時，四道經題俱抄寫別人稿兒。出場時，就連題目也忘了。如今做官，逢着月課，只出四書題，經題隨秀才們自己檢着

做，就沒有經文也罷。我如何能知誰家童生能讀五經哩。」周東宿道：「這也不難。知道童生讀五經，必定有先生父兄教他；只拿過今科生員花名册子一看，看誰是五經，便知道他家子弟，他的門徒；即旁人家子弟讀五經的，他也聲氣相通。」

陳喬齡搖頭道：「不作准！不作准！我看他們五經多是臨場旋（二）報的，希圖五經人少，中的數目寬。第一科不中，第二科又是專經。未必作准。」東宿叫書辦拿過生員點名册一查，內中程希明、斐昭、王遵古、趙西瑛、程希瀛五個人是五經。喬齡道：「斐昭是中了，聽說他年內就要上京哩；不如把程希明請來，問問他，看誰家子弟是能背五經。」程希明就在本街南拐裡住，叫門斗請他來。果然門斗去不多時，程嵩淑到了。見了二位老師。作揖坐下。此番却毫無酒意，問道：「二位老師見召，有何見諭？」喬齡道：「今科進場，你與令弟俱是五經麼？」程嵩淑笑道：「榜已張了兩個月，老師忽然下問及此；想是禮部磨勘敗卷，要中這落第的秀才麼今？」東宿笑道：「不是這樣說。這是新學台一定要問本學裡要能背誦五經的童生。查今科五經下

的有貴昆仲及雙年兄等五人，所以請來一問。尊宅子弟，連誰家子弟學徒，有能背誦的，舉真姓名，以便申送，副學憲的意思。」程嵩淑笑道：「門生的五經，還是幼年讀過。舍弟的五經，是今年七月初一日讀的。」東宿道：「府上子弟有讀五經的麼？」希明笑道：「小兒是晚子，今年五歲，還沒見三字經哩。」東宿笑了，又問道：「令徒呢？」希明打躬笑道：「門坐不教學。」東宿道：「那三位五經朋友，年兄可知道麼？」希明道：「那兩個在鄉，門生不熟。若說這雙昭，是一個真正窮經，是老師的好門人。他還說他要著一部五經正解哩。如今中了舉，將來就顧不得著書了。」東宿道：「他不是譚年兄的西席麼？」喬齡道：「是麼？」東宿道：「他教書是必以五經爲先的。」嵩淑道：「他教的是他令郎，與譚孝移的相公，昨年已聽說讀完四經了，只怕如今五經已完。」東宿道：「看來有了這兩位了，別的再打聽。」嵩淑笑道：「譚孝移是今春上京，婁潛齋是今冬上京，兩家公子將來又以五經應童子試，可謂喬梓並秀。但進賢者受上賞，老師將以何者爲賞？」東宿笑道：「年兄所舉

俱係城內知交；若說「關四門」時，年兄又說鄉間全不知道，未免覺得有遺賢良。」  
 嵩淑笑道：「但願老師子門生，常常欲加之醉而已。」師弟粲然大笑。嵩淑辭去。

這東宿正思量請兩家學生到署，忽然譚孝移有京中書信，托以轉達；即命門斗送去，並帶兩個年家侍生帖兒，開寫周陳兩諱，即請譚婁兩學生到學署問話。這門斗先到譚宅遞了京中書信，並說請譚大相公明日到學的話。復到北門婁宅，見了婁潛濟令兄婁昭，也說了請婁大相公的話。這婁昭見學中師爺相請，並問了同請的有譚宅相公。次日只得着婁朴送他兄弟到譚宅。這裡王忠引着兩個學生，到了學署。周陳二位學師相邀，穿過明倫堂，到私宅相會。行禮已畢，坐下吃茶。周東宿看見兩學生品貌超俗，早已喜不自勝。問了兩家尊人赴京的話，兩學生應對明晰。周東宿道：「今日奉請兩位世兄到學，因學台有文，要童生內背誦五經者，即准入學；開兩世兄五經熟誦，要備文申送，指日恭喜。」婁樸道：「恐背誦不熟，有辱師爺荐

舉。」喬齡道：「咱先考一考試試何如？」東宿取過案頭御頒五經，各抽幾本。隨提隨接，毫無艱澁之態；兩學生俱是如此。大喜道：「即此便是神童。」喬齡道：「有這兩個，不丟體面了。」即叫學書取童生冊頁二番，細問兩個填了三代年貌，廩保填上蘇燮，業師各填上斐昭名字。即刻照學院來文傳稿謄真，用印簽日，申到學院去。周東宿獎賞了胡筆二封，徽墨兩匣，京中帶的國子監祭酒寫的扇子二柄。喬齡獎賞了糖菓四封。着門斗同王忠送回各家。

却說學院行文各州縣，要這熟五經的童生。這各縣中文風盛的，便有申送；那文風次些的，也難無而為有。待各縣文書彙齊之日，開封一府也有十數個童生。學院挂牌，上寫道：「提督學院示，祥符等縣申送背誦五經童生，斐樸等共十四名，俱限十二月初二日當堂面試，勿得臨期有悞。特示。」

到了那日，各學教官，廩保，率領各縣童生共十四人，齊集轅門伺候，學院閃門正坐在玉衡堂上，衆人俱各魚貫而進。挨次點名一遍，復照冊點名，面試五經。

這十四人中，有三個五經生踈者，其餘俱是提一句接一句，直如順風流水一般，學院大加誇獎。內中惟有葉樸、譚紹聞太覺年幼，學院問了歲數，點點頭兒說道：「各學教官，俱于背誦五經童生卷面上寫：『面試五經』四字，用印鈐蓋；交卷時另爲一束，勿得臨時錯悞。」說完，雲板響亮，大人退堂。

各童生出了衙門，各縣親友在街前擠看者，只見得處處作揖，聲聲恭喜。到了考完各縣，這五經童生隨各縣進了七人。其未入榜者，學院有撥入府學的話兒。忽然院門前一面牌道：「祥符等縣背誦五經童生葉樸等十四人，俱限十五日獎賞。」

至日各學教官，虞保，帶領已進未進十四人，仍在院門伺候。學院大堂點名，開首便點葉樸、譚紹聞；問道：「你二人爲何前日卷不完幅，祇有一個承破小講呢？」葉樸、譚紹聞跪下稟道：「童生並不曾讀文字，不曉得文字是怎麼做的。業師還說：讀五經要講明白，五經之外還讀幾部書，纔教讀時文哩。」學院道：「你的業師是誰？」葉樸難言父名，周東宿代稟道：「是葉昭。本科中式第十九名。是開祥一

個名宿。」學院大笑道：「應是如此。」又向南學生道：「你兩個起來說話。你二人五經雖熟，文不完篇，于例不符，難以進你。然要之也不在此。你二人年僅周紀，即令文字完篇，本院也斷不肯將你兩個進了，恐怕損了你兩個志氣，小了你兩個器量。前日背五經時，本院已有成見在胸。如今本院送你兩個幾部書。」遂回顧道：「將書搬來。」只見兩個門役，到後堂各抱了五六部書，放在公案以上。學院指道：「這十二套書，是三部。——一部是理學淵源錄，一部是本朝列聖御製羣臣廣和的詩集，一部是先司農的文集。你兩個各領三部而去。你兩個休說本院不踐前言，你父師心裡明白本院意思。」周東宿命二人磕頭謝訖。學院復向東宿道：「明白本院意思否？」東宿道：「卑職仰窺一二。」學院道：「這兩個童生，玉堂人物，將來都是閣部名臣；本院藻鑑是定不差的。」各學教官都點頭道：「是，是。」

學院又叫未入榜者說道：「你們場完時，五人俱撥府學。」因命值堂各與了花紅，紙筆。雙譚抱書不盡，學院命巡捕官代送出衙。砲聲震天，鼓樂喧鳴，這十四

人一齊出了學院。有詩爲証：

爭說公門桃李林，  
髻齡默寄鼎台望，  
儒臣別自具深心；  
不在青青一子衿。

〔註〕（一）『屋裏』在此猶家裡也。

〔注〕（二）讀去聲，即臨時之意。



第八回 王經紀糊塗薦師長

侯教諭偷情縱學徒

話說譚紹聞裏樸出的學院，一時滿城轟傳，譚裏兩鄉紳的兒子十二歲就進了學，一對兒小秀才，好不喜人。這話到次日早傳在王春宇耳朵裡，慌忙換上新衣，騎上騾子，來與姐姐賀喜。一逕走進衙門口，蔡湘接了牲口，直從後門進來，到樓下來見姐姐道：「姐姐，恭喜！外甥進學了。」王氏道：「不說罷。那裡來了這一號學院，做個大官哩？自己說背了孩子們書就送個秀才；端福兒與他背會了好幾部書，他又說年紀太小；又給了孩子幾部書，叫與他讀；下年誰還叫孩子去哩？也不知那一家有錢的把福兒秀才擠了，却沒說，說孩子小。」王春宇道：「甘羅十二爲宰相，有智也不在年高。這做大官的還如此說白話，無怪乎今日生意最難做，動不動都是些白話。」王氏道：「你明日也去考去。你也識字，就背不會書，你說你的年

紀大，做的秀才。」王春字笑道：「學院若許這樣說，城裡許多七八十歲的人，也輪不着我。」王氏也笑了。又問道：「陸吉病好了？」春字道：「好些，還不壯實。」王氏道：「他不病些，一定也要叫去的。」春字道：「他如何能哩！他比端福兒少讀好些書。我也不讀書，不是有體面的老子。」

說話中間，就問：「外甥那裡去了？這一會不見他。」王氏他：「我怕他氣的慌，叫他外邊街上走走。」春字道：「姐夫甚不喜小學生街上走動，爲啥叫他街上去？有人跟着沒有？」王氏道：「你也專聽你姐夫的話。你姐夫臨走時把孩子託於先生，先生跟的緊緊的。春天還好，到夏天時，小福兒臉每日黃黃的，肚裡也瀉了好幾天。我叫他不去學裡罷，後來纔慢慢的強壯。那陸吉兒我只疑影是學裡坐的病起來。」春字道：「陸吉是他脫衣裳冒了風，不干學裡事。我姐夫說的那話是正經話。小學生們到底在家裡正經。可說婁先生中了上京，我姐夫又不在家，明年讀書該怎的？離新年只有十一二天，姐姐有主意不會？」王氏道：「你姐夫不知怎的知道婁先

生中了，十月尚京裡稍下一封書，教問孔親家那邊要來年先生。王忠得不的一聲兒，就往孔親家那裡跑了兩三回。你說你姐夫有道理沒道理？孔親家現在孝服之中，如何能出門與你說先生？況且丈人給沒過門的女婿請先生，好哩不好哩，人家怎好深管。王忠跑了兩回。孔親家說程相公可以請的。程相公偏又執必不教書，孔親家說遠慢慢與他商量。這程相公肯吃酒，我是知道的；就是請來，也難伺候。』王春

宇道：『我心裡倒有一個先生。』王氏道：『是誰？』春宇道：『可是咱街頭三官廟那個侯先生，過年還沒學哩。我也不知他是那縣人，他是咱對門開麪房劉旺吾的甚麼瓜葛親戚。那人甚是和氣。時常到咱舖子裡坐坐，我有那冷字眼上不來的賬，他行常替上一兩行，這字眼也只怕算猴深的。他光一兩口兒，只叫供糧飯油鹽，不用管飯。』王氏道：『不管飯就好，省的伺候。就請下他。』春宇道：『不是這樣說。俺姐夫與裴先生他們那個講讀書事，我一毫不在行，只像他們有些深遠些；這侯先生他認真是沒有裴先生深遠。咱姐妹們把這話權且計議攔住，我再踪跡踪跡；休要

突然，惹姐夫回來埋怨。」王氏道：「婁先生中了舉，你不說深遠些？」春宇道：「不是爲他中了舉，便說深遠。只是那光景兒，我臆估出來六七分。兄弟隔皮斷貨，是最有眼色的。」王氏道：「你姐夫不在家，我就是當家的，只是供糧飯的我請，管飯的我不請。」

說猶未完，端福抱着三四十根火箭，提着一籃子東西進來。春宇道：「外甥那裏去？籃子甚麼東西？」端福向前把籃子放下，作了揖，說道：「是二十箇十丈菊。」春宇道：「多少錢一個？」端福道：「二十五個錢一個。」春宇道：「你上當了。你隆吉哥耍花，我與他四十個錢，就買了三個。」王氏道：「閻相公開發了錢不會？」端福道：「閻相公說：等王忠到了，纔上賬哩。」王氏道：「他舅呀，不知俺的家通是王忠督着哩。」上樓取了五百錢，遞與端福道：「你自己開發，也不用賬房裏開銷。」春宇道：「王忠是你家家生子，那人却是正經。」王氏道：「正經原是正經，只是好扭別人的性。那人拗性子最恨人。卽如如今新年新節，家家發炮，

孩子放筒花兒，他未必就順順溜溜到賬房裡開發這五百錢。」

春宇說完，就要回去。王氏留吃午飯，春宇道：「年近了，行裡忙的了不得，不是聽說外甥進學，連這一刻空兒也沒有。回去罷。」王氏那裡肯叫走，說：「請先生的話，就是一言爲定。」春宇道：「要等孔宅信兒。我不過偶然提起，其實我隔着行哩。且慢慢的，離燈節還有一月哩。我走了罷。」王氏見留不住，同端福兒送至後門。蔡湘解開騾子，王氏道：「到家就說我問候他姪子。明年才得見哩。」春宇道：「我說就是。」

出衙街口，騎上騾子，一直往東，回到家中。曹氏問道：「你往那裡去？兩頂祖師社裡請了你四回，遍地尋不着，後來見槽上騾子沒了，纔知你是出門去。你端的那裡去？」春宇道：「咱姐問候你哩。街上都謠着外甥進了學，我緊着上西街去看看。見了姐姐，纔知道沒這事。又說了半天來年請先生的話，才回來。」曹氏道：「蔡先生走了，來年請誰？陸吉兒去不去？」春宇道：「親戚家纏繞了二三年，沒

有話差，就算好極，我心的不想教隆吉去。」曹氏道：「又讀了書，又省了錢，如何不去？他姑若不是財主，若不是明白人，我就極早不叫去了。你放心，再住二年也不妨。我且問你，來年請誰呢？」春宇道：「我倒提了一句侯先生，他姑就極願意。我想我是個沒讀書的人，不敢管謂姐夫的正經事。我就沒敢承許。」曹氏道：「咱姐主意就不錯。咱姐今年也對我說過：管飯的先生難請，只請供糧飯的罷；茶飯早早晚晚最難伺候。若是侯先生就省事了，怪咱姐願意。」春宇道：「咱不在那讀書的行，不敢深管。」曹氏道：「你既不管，這侯先生是誰提起來？」春宇道：「算我多言。」

原來這侯先生的女人，住的與曹氏後門不遠。熱天一處兒說話，早已說要拜成乾姐妹。還有一個開銀錢鋪的儲對樓新娶的老婆雲氏，他三個新在本街南頭，地藏庵尼姑法圓香堂裡，觀音像前，拜成姐妹。所以一說譚宅請侯先生，曹氏早已十二分滿意。春宇那裏知道，他與侯先生早已是乾連襟哩。

且說臘盡春來，到了正月初四日，王春宇與那合社人等燒了發腳紙錢，頭頂着日值功曹的符帖，臂繫着朝山進香的香袋，打着藍旂，敲着大鑼，喊了三聲『無量壽佛』，黑鴉鴉一二十人上武當山朝爺去了。撇下曹氏，到初十備下席面，叫隆吉兒頭一日對說，請了蕭牆街姐姐，侯先生家師娘董氏，銀錢鋪新娶的雲氏，地藏庵尼姑法圓。

次日，各堂客到來。譚宅王氏坐車也到。席面中間，呼姐姐，喚妹妹，稱山主，叫師傅，好不親熱。這曹氏有意作合姐姐家請侯先生坐館，早已提起他舅年前說的端福讀書的話。這董氏早已粘住王氏，極其親熱，依戀。那法圓、雲氏，你攬撮，我慇懃，一發停當了。取過新頒的大統書，叫隆吉兒看一個人學好日子。恰恰二十日，就是上官，冠帶，會親友，入學，上樑，安確禮的成日，這話也就一言而決。法圓也拿過皇書說道：『爽利我替董菩薩看一個移徙好日子兒，一發遷過去，一了百富。』董氏道：『這越發更好。』恰恰這十九日，就是宜移徙的好日子。

王氏道：『師傅識字兒麼？』曹氏道：『庵裡門事極大，也頂一家主戶兒的門事。他不識字，也頂不住。』法圓道：『王菩薩，我行常在宅上走。』王氏道：『我怎沒有見你？』法圓道：『我一年是兩次到宅上。五月送艾虎。臘月送花門兒。老山主見了總是喜歡的。真正是捨財施主！不等坐下，就拿出一百錢，說休要悞了別的山主艾虎。我也事忙，就沒有到後邊看着菩薩。年內我送花門兒去，宅上管事的說老山主不在家，還照樣兒與了一百錢，如今佛前點的燈，還是宅上的錢秤的整油哩。』王氏道：『師傅再往俺家去，從後衙衛進後門去，不用走進前門。』法圓道：『阿彌陀佛！等輩菩薩遷過去，我一同兒去罷。』席畢吃茶，大家分別，還訂了十九日宋祿趕車來接的話；衙衛有閑房三間，廚房一間，一個小院子的話。

却說王忠見新正已過，小主人日日在門前弄核桃，放花炮，買燈籠，黃昏一定放火箭；況且省城是都會之地，正月乃熱鬧之節，處處有戲，天天有扮故事的小主人東瞧西望，王忠十分着急，日日向孔宅求這請先生的話。孔耘軒打算，惟有程



嵩淑學問博洽，經史淹貫，雖云好酒，却是他天資超軼，目中無人，借此以澆塊壘，以混俗目的意思。幾番商量，這程嵩淑只是哈哈大笑，說道：「我程嵩淑豈能作三日新婦？」孔耘軒再三與他計議，說：「城內惟譚裏你我四五個人，是知己心交。這譚孝移的兒子，我的女婿，豈有不代為照看之理。我若不在大喪之中，我就不待孝移之託，替他照料。嵩老如何度外置之？」這程嵩淑却有了二三分吐口之意。耘軒告于王忠說：「程爺有幾分兒肯依，過一兩天來討回音。」

却說王氏到了十七日，叫新僱的小孩子雙慶兒到賬房間相公那裡取一個請先生的帖，差王忠送到齒米街侯先生那邊。這王忠如夢裡一般，不知來由；到堂樓前門一問，王氏一五一十說了一遍，方纔知道初十日早已說明，是供給糧飯，後門一處小圓宅子，是先生住的。這王忠心中有三分疑，疑這侯先生未必儘好；却也有七分喜，喜這小主人指日便有收管約束；只得遵着主母之命而行。東街投帖時，路過文昌巷，回覆了孔耘軒，單等十九日搬取家口，二十日抱書上學。這些人所共知的儀

注，情節，筆下無庸贅述。

單講這候先生名冠玉，字中有，也忘了他是那縣人。原來也是個秀才，也考過一兩次二等。論起八股，甚熟于起，承，轉，合之律。論起五經，極能舉詩，書，易，禮之名。因爲在家下弄出甚麼醜態，落了沒趣，又兼賭債催逼難支，不得已到了省，城投奔他的親戚，開麪房的劉旺吾家。劉旺吾與他說了本街三官廟一個擗湊學兒，訓蒙二年。只因做生日把一個小學生吃得醉了，只像醉死一般，東家婆娘上三官廟一鬧，弄的不像體統，把學散訖。劉旺吾王春宇從中說合，聊且一年終局，到來年，各尋投向。所以春宇前日在王氏面前信口提出侯先生三個字，後來也不想深管。

今日坐了碧草軒西席，果然新來和尚好撞鐘，鎮日不出園門。將譚紹聞舊日所讀之書，苦於點明句讀，都叫丟却，自己到書店購了兩小部課幼時文，課誦起來。還對紹聞說道：『你若舊日早讀八股，這昨日有兩篇俗通文字，難說學院不進你。

背了五經，到底不會中用，你心中也就明白，時文有益，五經不緊要了。卽莫先生，聽說他經史最熟，你看他中式那文章，也是一竿清晰筆，不惟用不着經史，也不敢貪寫經史。我前日偶見孔耘軒中副榜硃卷，倒也踏實，終不免填砌，所以不能前列也。總之學生讀書，只要得功名；不利於功名，不如不讀。若說求經史，摹大家，更是誣人。你想古今以學問傳世者，有幾箇童生；不是閣部，便是詞林；他如不是大發達，即是他那文章必不能傳。況且他們的文字俱是白描淡寫，直與史經無干。何苦以有用之精力，用到不利於功名之地乎？你只把我新購這兩部文章千遍熟讀，學套，不愁不得功名。我看你這面容，功名總在你祖父上；只是眉薄，未免孤身；魚尾宮微低，妻亦宜硬配；人中却最飽滿，將來子女還要貴顯。」又問紹聞道：

「你記得你的生年月日時麼？」紹聞道：「我屬鼠哩，五月端午生，不知是嘎時候。」

「中有想了一想，唧噥道：『鼠是子，五月是午，子午俱是桃花煞入命，原主淫詛，在文人亦主才華；但不知日時不作準。你下學時可問你母親，說明白，好查干支。』」

這命運是最當家的。」又問紹聞道：「你住這宅子，宮星配偶，是經先生們看過的？」紹聞道：「不知。」中有把頭微搖了一搖，又說道：「陽宅是養命之源，陰宅乃定命之根。宅子還不關甚緊，你的神塋在何處哩？」紹聞道：「在城外六七里。」中有道：「待晴暖日我去看一看。他們那些風水家都是雲客，不通文意的人，雪心賦劉伯溫披肝露胆，他們如何能讀成句！二十四山，山向水法，誰能分的清楚！」

這端福下學時，把這話學說一遍。王氏喜不自勝，飯後叫王忠把二門外厦房安置酒盤，教紹聞到學中請先生看八字，到後厦坐。

紹聞依言。不一時，中有隨紹聞到二門外。紹聞駐足，讓先生進厦。中有指二門內房屋，問共幾間，紹聞未及答，只見趙大兒搬着漆椅，依稀欲出。中有見有女人到，遂進門去，說道：「宅子如此寬綽！」坐下，王忠酌酒。紹聞把盞。

未及三爵，王氏自二門出，趙大兒負椅，放在窗外。中有飲酒中間，亦覺得窗外有人動止，料是主人翁內主也。紹聞道：「酒似不暖。」中有道：「不吃了。」

問了紹聞，他生的年月日時，中有掀開三寸寬四寸長小黃皮百中經披閱，說道：「初七日纔芒種，尙數四月生人，這便無子午相沖；沖則主破傷。我前此看你的面像團聚，料無破損八字，今竟果然。這是天地間內外相孚之理，斷斷不易的。」又查出日時干支，大聲道：「好！好！好！這纔是入格會局的大八字！這是真正飛天祿馬格！」何爲學堂，何爲貴神，逐一細說一番。次看運行，說道：「你是順行運，去五月節兩天收作一歲運，一歲十一二運就好，明歲後歲流年又好，一定是遊泮的。你十六歲科分更好。總是這個八字，得這運行，即不聯捷，總不出二十一二，必中進士，後運且俱係佳境。你既從我讀書，我豈奉承你？看來你是一二品之命，妻，財，子，祿俱旺，更喜父母俱是高壽。」

這一席話說的端福也不認的他自己了，居然是國初解縉，左相甘羅。這王氏心滿意足，喜的欲狂，忍不住在窗外說道：「先生極高明。命是好命了，還要煩先生指教。」中有便立起身回道：「是誰？」紹聞道：「我娘。」中有道：「老嫂在此，不

知道，我還不曾見禮。」王氏道：「不敢，不敢。學生費先生氣力。」中有便坐下道：「令郎這命，將來老嫂夫人要享一品誥命哩。」王氏道：「先生肯用心教訓，先生也是享名有福哩。」便教王忠再烘酒去，自己與趙大兒往後去訖。

王忠又與先生酌酒。中有道：「王忠你的地闊極方圓，日後大有出息。待紹聞居官發財時，可教爲你捐箇小官兒你做。」王忠半聲兒也不應。

飲酒閒談，至將下晚學時，方回碧草軒上去。王忠以目送之，真咄咄怪事也！這正是：

去歲廟前顏色舊，今年軒上子平新；  
修談雲雨池中物，恐是邯鄲夢裡人。

這王氏自此深服侯先生，幾恨相見之晚，向紹聞道：「你爹在京有書來與你丈人要先生。我與你舅請這侯先生，就是你爹回來時，也是喜歡的。」

次後看墳宅，說陰陽，王氏病風喪心，敢於胡鬧；侯子曲意先迎，兼能容悅；一宗宗打入王氏心窩裡，信真這箇學問上通天文，下察地理，這樣先生，天上少有，地下難尋。這紹聞也覺得婁先生嚴明，不能少縱，不如這先生鬆活。所以根本既固，外物不能搖奪。侯冠玉在碧草軒上得終三年淹也。不然爲子擇師，極重大事，孝移寫信時，豈無交代，婁孔諸人皆是父執，豈甘聽紹聞之自爲哉。

這話且休說。其初一月光景，還日日在學。後來隆吉兒因他爹燒香不在家，只得在舖子裡寫賬。後來王春字南頂燒香回來，夥計們也就誇隆吉兒上眼明白，情願一年除十二兩勞金。王春字是生意人性情，也覺着遠水不解近渴，也就不教上學。這端福兒一絲不線，單木不林，也覺讀的慢懈。侯冠玉漸漸的街上走動；其初在各舖子裏櫃上說閑話兒，漸漸的廟院看戲，指談某旦脚年輕，某旦脚風流；後來酒館內有酒債；博場中也有賭欠；不與東家說媒，便爲西家卜地；軒上竟空設一座，以待先生。這個緣故是怎的？原來人於書上若無心得。坐在案頭，這一個悶字便來打

攬。胸中若無真趣，聽見俗事，這一個樂字早已相關。這也無怪侯冠玉如此。只是端福兒落得鬆散，時常家中走跳。這王氏却也落得心寬，省的怕兒子讀出病來。惟有王忠，暗自着急，却也沒法可生。這正是：

一隻迅船放水濱，忽然逗遛滯通津；

櫓避纜緩因何故，換却從前掌舵人。

〔註〕（一）「光」與只同意



第九回 栢永齡明君臣大義 譚孝移動父子至情

却說侯冠玉偷情縱學徒，尙是後日的事，自譚孝移寫家書時，只慮內人糊塗，不能爲子擇師，尙不知侯冠玉一變至此也。

一日正在讀畫軒上暗自躊躇，忽德喜兒稟說：「栢老爺到。」孝移急出相迎。只見蝦蟆夾筒拜匣，扶着栢公，逕上軒來，爲禮坐下。栢公叫道：「蝦蟆拿拜匣來。」蝦蟆拿拜匣遞於栢公。栢公揭開拜匣兒，取出一箇紅單，捧與孝移，說道：「明日奉邀過午一叙。」孝移接帖在手，看是：十五日三箇字，下寫栢永齡拜訂，急忙深深一拜，說道：「多承錯愛，但聆擾未免有愧，辭謝又覺不恭。」栢公笑道：「無可下箸，不過奉邀去說話兒，不敢言席，惟祈早臨爲幸。」孝移道：「不敢方命。」栢公道：「弟的來意，怕明日有拜的客，又怕或有人請酒，所以親訂。總之

明日不開，就再遲一日，後日不開，就再遲一日也不妨。因小价愚蠢，說不明白，所以親來。」孝移見情意懇切，說道：「明日逕造，不敢有違。但這箇盛价老實過當，可稱家有拙僕，是一樂也。」栢公道：「做官時原有一兩箇中用的，告休之後，他們自尋投奔，另討薦帖，跟新官去了。這個是舍親一箇家生子，舍下毫無別事，借來此人，却也甚妥。總之官餘無俗况；却也耳目清豁。」孝移見栢公吐屬清高，逾覺心折，已安下明日早詣之意。忽蝦蟆說：「家中問老爺吃飯是在家麼？在書房呢？要在書房，就拿盒子送過來；要在家裡，就在廳上擺飯。」栢公道：「在家裡罷。」一面告辭，右手拄着拐杖，左手把着蝦蟆肩臂。孝移要送，栢公不肯。孝移叫德喜跟着招架，怕有泥滑着。栢公點頭以爲回拱而別。

到了次日飯後，蝦蟆來到讀畫軒，拿箇速尤帖兒，放在桌上，說道：「譚老爺呀，俺老爺叫你過去說話哩，來罷。」孝移笑道：「我就過去，你在門上等着。」

蝦蟆嘻嘻去訖。孝移更衣，隨教德喜兒跟着，向北院而來。栢公聽說客到，躬身曳杖迎來。進的大廳，爲禮預謝，栢公那裡肯依。內邊捧出點茶，主客舉匙對飲已畢。栢公道：「虛誑台駕，料老先生也未免客居岑寂，請到這邊散一散兒。」孝移俯首致謝。因見天然几上爐烟細細，兩邊有二十餘套書籍，未免注目，想到是栢公的陳設。栢公起身到書邊，笑道：「這幾部書是弟送老先生的。」孝移急到几邊說道：「家藏何敢拜惠。」栢公道：「這幾套詩稿文集，俱是我伏侍過大人，以及本部中各司老先生，並外省好友所送的。做官時顧不着看，不做官時却又眼花不能看。今奉送老先生，或做官日公餘之暇，或異日林下時看。」寶劍贈與烈士，伏望笑納。」孝移作揖謝道：「何意錯愛至此！」栢公道：「不錯之至。弟年逾八十，閱人多矣，惟老先生毫無一點俗意兒。」孝移急道：「生長草野，今日纔到首善之區，縱然看過幾本子書，總帶齷齪之態，何能免俗呢？」栢公道：「俗之一字，人所難免。黃山谷曰：士夫俗不可醫，士即讀書而爲士者，夫即讀書而爲大夫者。這俗字

全與農夫匠役不相干。那箇「語言無味，面目可憎」八字，黃涪翁專爲讀書人說。若犁地的農夫，掄錘的鐵匠，拉鋸的木匠，賣飯的店家，請問老先生曾見他們有甚麼肉麻處麼？弟做這箇小官兒一二年，見的人多，那箇居心誠實，舉止端方，言論雅飭，令人欽敬羨慕的，原自不少。若說起俗來，弟之所見者，到今日背地獨坐，想起他的名字，也就屈指無算，却又不敢想他的像貌腔口。」

譚孝移是箇謹密小心人，見栢公說話狠了，就於書袋中取過薛敬軒夫子書來看一兩行，檢着疑團兒問栢公，無非打箇混兒，望栢公別開一箇議論。誰知道栢公老來性情，談興正高，伸着兩兩指頭，說起來道：「如今官場不曰萬，而曰一方；不曰千兩，而曰幾撇頭；某老哥我幫了三百金纔得起身出京，某公臨出京時與我撇了五百幾十兩，這箇說我身上虧空了一萬四五，那箇說多蒙上頭照顧了一箇差，內中有點子羨餘填了七八千陳欠，不然者就沒飯吃。更可笑者，不曰娶妾，而曰討小；不曰混戲旦，而曰打采。又其甚者則嚴鶴山先生，胡楚濱姻家，這都是抖能員的本

領，紅人兒手段。弟列箇末秩，厭見飲聞，今日老朽卸事，再也沒這俗談到耳朵的，也算享了末年清福。這孝移本是箇胆小如芥，心細如髮之人，不敢多聽，却又不能令其少說，無奈何揀了一部楊文靖的奏疏，另起一箇問頭，這栢公纔轉而之他。

方欲暢言，只見蝦蟆手提着一條抹巾揩桌子向栢公道：『吃飯罷。』栢公點點頭，說：『熱酒來。』女婢手托一桌油菓，樹菓，葷素碟兒，站在屏柱影邊。蝦蟆一碟兒一碟兒擺在桌面。栢公叫移座，賓主對坐。女婢又提一注子煖酒，仍立在舊處。蝦蟆在桌上放箸，又向女婢手中接過注斟酒，斟的猛了，燒着手，幾乎把盞盤摔在地下。栢公叫：『玉蘭，你替蝦蟆斟酒。』只見一個十三四歲垂髮女使，掩口笑着，過來斟酒，遞與栢公。栢公奉杯，孝移連聲道了不敢。女婢又斟一杯，放在栢公面前。孝移執手回敬。交錯已畢，賓主一齊沾唇。蝦蟆在月臺上銅盃手盆裏冰手；女婢左右洗杯。栢公叫蝦蟆斟酒，兀自不應。孝移教德喜兒伺候，却又不便。栢公對女婢說：『另換人送碟兒。』女婢到後邊又叫了一箇爨婦，托了一盤小熱

碟兒上來。栢公奉讓，女使自行斟酒。蝦蟆到榻子邊，囁嘴站着，面上不喜懼之甚。栢公說道：「你去與譚老爺管家托出飯來，你就在對廳裡陪他罷。」蝦蟆喜的去了。又一會兒，龔婦將熱碟放完，栢公舉箸奉讓。此下山珍海錯全備，點心湯飯俱完，不必瑣陳。二公情投意洽，也都有了三分酒意，席完起坐。這蝦蟆也撤完犒從的碗盞，遂同龔婦用兩個托盤，將客廳器皿也撤完。女婢捧出茶來吃。孝移就要告辭。栢公那裡肯放，就請到東書房再款叙半刻。一面叫蝦蟆開鎖，將桌椅揩淨。

栢公引着孝移到東書房，乃是一箇敞院，中間一株高一丈太湖石，石案一張，磁繡墩四箇。進了書房，上面一箇八分書「陸船」匾，右邊寫嘉靖癸亥，左邊寫蜀都楊慎。其餘不必細誇，只談雅清幽四箇字，便盡其概。

二公坐下，蝦蟆送的茶來。德喜也站在院裡。栢公吩咐道：「蝦蟆你同譚老爺管家，把條几上書送到南書房去，也照樣放在條几上。」兩人遵命而去。孝移再為致

謝，因指匾上楊慎名字說道：『可惜，這升庵先生一箇少年翰選，將來位列台鼎，堂構前休，如今在雲南受苦，或者將來聖恩賜還也未定得。』桓公道：『只怕不能了。說起這宗大禮重案，令人寒心！當日哭闕一事，做的太猛。你想萬歲爺自安陸入繼大統，一心要崇隆本生，這也是天理人情之至，爲臣子者自當仰體萬歲爺的淵衷，爲甚的迫切激烈，萬萬不容？卽如咱士庶之家，長門乏嗣，次門承繼，爲次門贖了長門家產，就把次門生父母踈遠起來，這事行也不行？彼一時我部裡少宰何大人諱孟春！倡議叩闕泣諫，這升庵老先生便說：「仗節義死正在今日。」爲甚麼說出一箇死字！豈不太驟？若是宋光宗不朝重華宮，那是子忘其父矣，臣子中有引裾垂涕者，有流血披面者，有一時集至二百多人扣扉而諫者，傳之史冊，誰能議其過當！若目今萬歲爺追崇興獻王爺這箇事當斟酌，務使之情理兩協，驟然二百二十人哭聲震天，這萬歲爺如何肯依他呢？總之帝王以孝治天下，而帝王卽以安天下爲孝，這兩句是千古不磨的。若必執繼統之說，稱孝宗爺爲考，這萬歲爺必要避位回安陸。

府守藩，一發弄的不好了。總之當日各大人胸中先有箇激字，遞奏日又有箇慙字，哭闕時直是一箇切字，受廷杖，竄遠方，却又有箇懟字。請問老先生君父之前，這四箇字那一箇字兒使得？」

孝移是謹慎不過的人，一句也不敢答。桓公又道：「夏家以傅子爲統，殷家以弟及爲常，共是十一箇兄終弟及。若是這幾位大人老先生當太康已河曾盤庚諸君之時，定執今日這箇意見，殷家一朝四百年也爭執不明白，那還顧得治天下哩。況洪武七年，御製孝慈錄，刊行天下，云：「子爲父母，庶子爲其生母，皆斬衰三年。人情所安，卽天理所在。」此煌煌天語也。若拘於嫡庶之說，則齊王之子其傳爲之請數月之喪矣。」孝移不敢再答。總之人到了七八十歲，人看他心中糊塗，他自看着心裡明白的很，人聽他口中絮叨，他自看着說得斬截的很。這孝移確守住臣子不敢擅言君父，草野那敢妄及朝政，只是一箇瞪目不答。

桓公又說道：「人臣進諫，是要君上無過，極好的孝純意思。若任意激烈起來



，只管自己爲剛直名臣，却添人君以復諫之名，於心安乎不安？倘若再遇別事，人君早防備臣下聒噪，這廷杖發邊四箇字，當其未曾開口之先，天威早已安排下成見，是連後來別人進諫之路也替他塞斷，可乎不可？老朽一向在忠孝兩箇字上略有箇見解，爽利對先生說話，不知是也不是？羅仲素云：「天下無不是的父母，」以老朽看來，大舜心中並無這八箇字，其心只有父母兩箇字，但覺到二老跟前，着實親熱，即俗語所謂親的箇沒法是也。韓昌黎云：「天王明聖兮，臣罪當誅，」這九箇字都說到文王心窩裡。文王只知命己爲西伯，却自己與天王毫無補稱，心中總是不安，千年後，却被韓退之說出。』這孝移聽到此處，心中不覺暗贊道：「這老先生直箇是賢人而隱於下位者。』方欲聆其暢談，無奈日已啣山，正該告辭而去。栢公扶杖相送，口中啞啞的說道：「老來昏憤，妄談聒耳。』孝移說道：「傾數多多。』蝦蟆着見客走，飛風跑到大門，取了閘板，開得雙扉大敞，又緊着腳踏大狗脖項。主賓出的大門，一拱相別。

孝移自上讀書軒而去。每日繙閱栢公所贈書籍，以及塘務日日所送的邸抄，却不料胸膈間偶爾有一陣作楚，一杯熱茶，吐出兩口咬氣，即覺舒坦些。

忽一日閱至浙江奏疏，有倭寇猖獗，蹂躪海疆一本，乃是巡海御史歐陽珠合着鎮守太監梁瑤聯名同奏。心中有些悶悵，又覺胸膈間疼了一會兒，吃了一碗茶，不能似舊日爽快，又慮潛齋來春赴京，必要別請先生，王氏倘或亂拿主意，悔之何及。○正當日中時候，悶悶睡在牀上，想着要回祥符，猛然起身逕上河南大路而行。不知不覺到了邯鄲地方，只見一箇官兒在路旁坐着，交椅背後一箇人掌着一柄黃傘，似有等候之狀。孝移將近其地，那官兒恭身來迎。彼此一揖，那官道：「候之久矣，屈尊到此一歇，還要領教。」孝移只得隨那官兒進了廳，兩個爲禮坐下。孝移便問道：「向未識荆，斗胆敬問尊姓。」那官兒道：「下官姓盧，本郡范陽人也。」孝移道：「老先生與清河，太原，滎陽，隴西，俱是海內望族，久望之至，但未審垂青何意

？』那官兒道：『弟叨蒙聖恩，付以平倭專閫，單候老先生品望崇高，學問醇正，敬以參謀之位虛左相待。倘蒙不棄，俟海氛清肅，啟奏天廷，老先生定蒙顯擢，弟目今得以便宜行事。倘欲廁卿貳，現有幘頭象笏，欲專節鉞，現有龍標金瓜，弟所已經，皆仕宦之捷徑也。謹解南州高士之榻，無妨暫駐行旌。』孝移道：『雅蒙台愛，豈敢自外。但文繡我所不願，溫飽志所弗存，況心中又有極不得已的家事，定要歸里酌辦。』那官兒見語頭決絕，不便再強。孝移即要告辭。那官兒那裡肯放，說道：『現今羹飯已熟，懇暫留共此一餐。』孝移不肯，一揖而別，直赴祥符而來。

到了家中，却不見人，只聽有人說端相公在後房院裏。孝移逕至碧草軒，方進院門咳嗽一聲，只見大樹折下一枝，落下一箇人來。孝移急向前看，不是別人，却是正兒子端福棒在地下；急以手摸唇鼻，已是氣息全無，不覺放聲大哭，只說道：『兒呀，你坑了我了。』

德喜兒聽得怪聲，來到牀邊，急以手搖將起來，喊道：『老爺醒一醒！』孝

移捉着德喜手哭道：「兒呀！你過來了，好！好！」德喜急道：「小的是德喜！老爺想是做下甚麼惡夢，作速醒醒。」這孝移少覺醒些，說道：「只是夢便能。」孝移起來，坐到椅子上如呆。德喜取茶不吃，又湯一碗蓮粉，吃了幾匙兒放下。（二）

（註一）此下疑有缺誤；另抄本無此一回。

第十回（上） 譚忠弼朝天瞻聖主 婁潛齋借地慰良朋

却說譚孝移午睡，做下兒子樹上跌下一夢，心中添出一點微恙，急回想家，怕兒子擔擱讀書；也知內人必請先生，但婁公一去，極難爲繼；又想王忠是精細人，必不得錯，但擇師之道他如何曉；又想到孔耘軒關切東坦，必有妥辦；又想大喪未闋，如何動轉；或者程嵩淑蘇霖臣張甄村諸公代爲籌畫，又恐築室於道，不能成的。左盤右算，不得如法。將欲回去，又想保舉一事，乃是皇恩廣被，兒子讀書小事，輒想放下；那得一箇窮廬書愚，竟得上覲龍顏，這也是千載一遇的厚福，如何自外覆載；少不得在讀畫軒上看栢公送的書籍，看日日塘報，濫煩消悶。又有時栢公來圍說些話兒，添些老來識見，雖說縈思家鄉，也覺遣適得過。

猛的一日。鄧祥德喜兒飛跑上軒來，說道：「婁師爺來也。」猛然抬頭只見婁

潛齋進的房來。真正是他鄉遇故知，況且是心契意合朋友；果然歡從天降一般，連鄧祥德喜兒也都喜的一個呆了。叙禮坐下。兩家家人各磕了頭。孝移更道：『昨年閻邱抄，見潛老高發，喜不自勝，已從提塘那邊寄回一封遙賀的書信，未知達否？』潛齋道：『累年多承指示，僥倖寸進，知己之感，銘刻難忘。但弟是十月即起身赴京，所賜尊翰，實未捧讀。』孝移道：『爲何上京這般太早？』潛齋道：『此中有個緣故。原是一家表弟宋雲岫有一宗天津衛的生意，今日要上衛與夥計們算賬，携弟同行；家兄也極願意教一搭兒來；且盛价王忠挂慮老長兄客寓已久，極力攬掇。多蒙嫂夫人贈贖二十兩，曲米街王兄十兩，即此稱謝。還帶了一個布縫的包封，一並交納。』即命跟隨的小廝馮兒，『這就是舊年老哥舍下誇的織荻簾兒那老頭的兒子，如今也長成人了。』把包封交與德喜兒收訖。

孝移真覺得喜從天降，還疑是夢由心造，遂吩咐湯酒。鄧祥早已安排停當，擺酒上來。吃酒中間，孝移問：『如今宋兄在何處？』潛齋道：『前二日弟已同舍表

弟午時進了京，尋店住下。舍表弟在外邊去了一回，不知怎的打聽得他的夥計有些鬪賭勾當，把本錢虧損。一夜也沒睡得着，次早即上天津去；說：「沒得工夫來望譚兄，着實有罪。待天津回京，即行來瞧。」弟在店也不得曉得長兄寓處，長班們到晚間說長兄在此作寓。他今日引的到門首，弟進來時他還有一宗吏部緊文書，他要投遞。」孝移道：「莫兄可搬在這裡同寓。」潛齋道：「若地面寬綽，可以聯榻，自然敬如尊命。」孝移即吩咐鄧祥道：「你可套車同對爺的人上店搬取行李到這裡來，回來時再鋪一張床來。」鄧祥道：「知道。」二人自去辦理。莫譚盃酒往來，問些家事，兩學生讀書的工夫。潛齋也問了些各省保舉曾否齊集，引見在於何日，守候日久作何遣適的話。酒已吃完，日色西沉，行李搬來，床帳設妥，二人晚間剪燭說話，直至鷄鳴方寢。

自此二人旅處不孤，論文說經，好不暢快。不覺日月荏苒，早至正旦。雖看核略具，未免動些鄉思。到了燈節，兩人晚上看燈一回。果然帝都繁盛，有許多想不

到，解不來的奇觀異景。不覺又到二月初一，孝移禮部過堂。此時方曉得通天下保舉的賢良方正，果然齊集罄穀。回來告於潛齋，潛齋賀道：「面聖在即，不覺代爲歡忭。」孝移答道：「文戰有期，捷音不日到耳。」自此潛齋辦理進場事務，孝移皆代爲經營，不教潛齋費心；無非俾得靜養，以決一勝之意。指日到了場期，孝移同至場門新寓。這送場，接場，俱親身帶人照料。三場已畢，復回讀畫軒候榜。寫了頭場文字，孝移預決入穀。潛齋謙遜不迭。孝移道：「此舉不勝，弟情願絕口不復談文。你我至交，豈作榜前盲贊之態？」潛齋亦知孝移是能文高手，平日在家賞鑒不差，本來就覺場中文字得意，自此愈覺默爲自負。

此時禮部啟奏科場事務，並附奏天下保舉賢良方正共九十四人，俱已到部，伏請引見之期。奉旨于二月二十五日，帶領引見。一時禮部預集保舉人員，到部演禮。諭以拜跪務要整齊，奏對務要清朗。到了二十五日，禮部司官，帶領一班保舉人員，午門肅候。嘉靖皇上御了便殿，一起人員俱按省分，挨次而進。十人一班，各



奏歷履。天顏有喜，還顧閣臣說道：「各省撫臣，遴選詳慎可嘉！」頃臬，聖駕還宮，禮部引一起人員出朝。到了第二日，旨下內閣。各長班俱向禮部打聽消息，抄出旨意：「這所保舉賢良方正，其如何甄別擢用之處，着該部速議，明白具奏。」過了二日，禮部具本回奏，本上寫道：

「禮部奏，爲遵 旨速議事。臣部于二月二十七日，接到內閣捧 硃批，這所保舉賢良方正，其如何甄別擢用之處，着臣部速議，明白具奏。臣部謹查宣德二年保舉之例：在內以中行評博用，在外以通判丞簿用，其有年衰患病，情願終養者，聽其回籍，許以正六品職銜榮身。臣等請照例辦理。如蒙 俞允，臣等秉公詳驗，甄別內外，另行啟奏。即將保舉年貌冊籍交於吏部，按缺選授。謹奏。」

奉 旨「知道了，依議。」

却說旨意一下，各省保舉人員，有靜候驗看者，有營運走動者，內中亦有投呈禮部，願請終養者，有自陳年逾五十，不能稱職者，亦有告病者，共有十餘人。孝

移也要投遞告病呈子，情願回籍。這鄧祥、德喜兒正打算隨主榮任，辦理行頭，忽聞這話，急的要不的。長班也亟爲攔阻。孝移寫就呈子，遞與婁潛齋看。潛齋道：「這個如何使得？前代以選舉取士，這正是學者進身之階。異日展布經綸，未必不由此發脚。况守候年餘，今日方被皇恩，如何忽而以病告休，實所不解。」孝移道：「告病原非虛捏。弟自昨年進京，水土不與脾胃相宜，飲食失調；且牽挂家務，心常鬱鬱，因有胃脘疼痛之疾。潛老不信，請問兩個小价。」鄧祥接口道：「去年七八月，原有兩三次胸中不爽快，入冬來，也不曾犯着。」潛齋道：「這樣說乃是偶爾小恙，何足介意，爲何遽然告病？長兄無非留心家計，其如皇上天恩何？」孝移吩咐家人：「你們外邊伺候，我與婁爺說一句話。」鄧祥等退避。孝移道：「年來塘閩報，目今有倭寇猖獗，朝中有挑發人員，兵前聽用之說。若說弟有心規避，這効命疆場，弟所不憚，此情固可見信於兄；但行兵自有主將，而必用內臣監軍，弟則實難屈膝；此其隱衷一也。况弟即做官，未必能陞擢，萬一做去了，遇見大事

，若知而不言，不惟負君，亦負了先父命名忠弼之意；若以言獲罪，這個廷杖之法，未免損士氣而傷國體；此其隱衷二也。若說留心家事，看來不做官便當以治家爲首務。既做官，則州縣以民事爲首務；閣部則以國事爲首務。弟豈庸庸者流，求田問舍，煦煦於兒女間者。人相知貴相知心，此其所以告病也。況實在心口上有一塊兒作崇乎？」

潛齋知孝移心曲已素，也愁良友鬱結，未及回答，忽的一箇客進門，潛齋認得，孝移却不認得。行了相見之禮，潛齋道：「這就是舍表弟宋雲岫。」孝移雖不認得，却是誼關桑梓，不勝欣然。讓坐已妥，彼此略敘寒溫。宋雲岫便向潛齋道：「真正的三里沒有真信兒。天津這分生意，在咱省聽說夥計們傷了本錢；急急到京，見熟人問信，話也恍惚；到了天津，誰知夥計們大發財源，買了海船上八千銀子的貨，不知海船今年有甚麼阻隔，再沒有第二運上來，咱屯下的貨竟成了獨分兒，賣了個合子利錢拐灣兒。昨日與夥計們算了一算，共長一萬三千五百二十七兩九錢四分

八厘。天津太王廟天妃廟財神爺關帝廟夥計們各殺猪宰羊，俱是王府二班子戲，唱了三天。」譚婁拱手同聲道：「恭喜！恭喜！」宋雲岫道：「托福！托福！別的不說，總是二公盤纏休愁。只要中進士，拉翰林，做大官，一切花消，都是我的，回家也不教還。」說着早不覺哈哈大笑起來。譚婁共道：「這箇很好。」德喜捧茶上來，宋雲岫道：「這是咱家裡人麼？」譚孝移道：「是。」宋雲岫道：「娃娃認的我麼？我在曹門大街路北，大門樓兒住。我姓宋。」德喜道：「認得。」一面散茶，一面磕下頭去。鄧祥也磕了頭。宋雲岫笑道：「轉箇好二爺，好二爺。」大家都笑起來。

又說道：「你們在這裡住，我從沙窩門進京，再找不着。昨日到尤老爺，戚老爺處，纔問明白在憫忠寺後街，今日纔知道門兒。到明日我請二位老爺到同樂樓看戲，教你們跟班好看戲。」婁潛齋道：「表弟如今在京別有甚麼事體？」宋雲岫道：「別的無事。我當二十歲隨你表伯在京的走，今年十七年了。今如到京裡瞧瞧，

住上一箇月，還要到天津，同夥計張老二回咱祥符。」譚孝移道：「這裏房子寬綽，就搬行李移在一處何如。」宋雲岫道：「我是要到京裡看看，各人便宜。」

須臾擺上飯來，讓坐吃飯。飯完，宋雲岫就要起身。德喜道：「宋爺跟的人還沒吃完飯哩。」捧茶上來。宋雲岫接茶在手，說道：「我今日出去看條子，揀好班子，唱熱鬧戲，貼下坐頭，不請別人，就是咱三個。我親自來請，與二位添些采頭好做官。我異日路過衙門，唱堂戲回敬我，不准推辭。我走罷，我還去看看宋門上眷洲汪老爺去。」孝移道：「明日不能看戲。」潛齋極力攔掇。孝移方肯應允。說罷就走，二人送至大門。雲岫上的車還說道：「只管放心盤纏，現今咱發了財，來時全然不料有這。」上車而去。

二人回來坐下，孝移道：「少年豪爽的很。」潛齋道：「這表弟是箇最好的。爲人心無城府，諸事豪爽。他却不要交一人，不邪走一步，將來還有箇出息。」

到了次日傍午時，宋雲岫來了。恰好二公在寓，進門來拱手道：「我今日來請看戲。江西相府甄子條子上寫『全本西遊記。』我親自進同樂樓揀的官座占定。二公只穿便服，娃娃們帶上墊子，咱就同去。」立催二公各帶一僕，鄧祥套車送去。雲岫就坐在車前。一逕直到同樂樓下來，將車馬交與管園的。雲岫引着二公上的樓來，一張大桌，三箇坐頭，僕厮站在旁邊。桌上各色點心俱備，瓜子兒一堆。手擎茶杯，俯首下看，正在富場，秋毫無碍。恰好鑼鼓響處，戲開正本，唱的是唐元奘西天取經，路過女兒國。這唐僧頭戴昆廬帽兒，身穿袈裟僧衣，引着三箇徒弟：一箇孫悟空，嘴臉身法，委的猿猴一般，眼睛閃灼，手脚捷便，若不是口吐人言，便真正是一隻靈猴；一箇豬八戒，長喙大耳，身着黑衣，手拿一柄十齒鈚子，出語聲帶粗蠢，早已令人絕倒；一箇沙僧牽着一匹小白馬，鞍履鞦韆，金漆奪目，全不是下州縣戲場，拿一條鞭子，看戲的便會意指鞭爲馬也。師徒四人到女兒國界，一箇女驛丞帶着兩箇女驛子接着。孫悟空交與天朝沿路勘合，到一國國王要用印，過站還要

迎接管待。女驛丞雙手接着勘合，回朝轉奏國主。這箇猪八戒的科譚俳場，言語挑逗，故作搨耳掩腮之狀，這衆人的笑法，早已箇箇捧腹。女驛丞回朝，這女主登殿，早奏細樂，先出來四箇鎮殿女將軍，俱是二十四五歲且腳扮的，金胄銀鍔，手持金瓜銅鎚，列站兩旁。又奏一箇細樂，四箇女丞相出來；俱是三十歲上下日腳扮的，箇箇撲頭牙笏，金蟒玉帶，列站兩旁。又打一番一套，只見一箇女國王出來，兩箇宮女引着，四箇宮女擁着。這六箇宮女俱是十七八歲年紀，扮得的箇箇油頭粉面，翠鈿仙衣。那兩箇引的宮女先打着一對紅紗宮燈前導，那後邊四個宮女一對日月扇，一對孔雀幢，緊擁着一箇女兒國國王出來。這女主也不過二十歲，鳳凰髻，芙蓉面，真正婉麗自喜，更且雅令宜人，再看那些旦脚，縱然不下儕於曹檜，祇可齊等乎毓秦。女主霓裳霞綺，看者目爲之奪，環佩宮商，聽者耳爲之醉。六箇宮女圍住上場。念了一套鷓鴣天引子，纔輕移蓮步，回轉到主位坐下。這女驛丞奏明天朝活佛路過，本國勘合用印的情事。女主俞允，便與四大丞相商量款待天朝高僧的

事宜。四丞相奏了儀注，傳旨明日迓到遠柔廳上筵宴。即着女驛丞投啟訂期，星速回驛伺候，若是有慢，即行梟首爲令。做完此齣，下一齣便是女主郊迎元奘師徒，到遠柔廳上擺筵。話要提說，到了排宴之時，元奘正坐，左邊是孫悟空，豬八戒，沙僧三席；右邊是女主一席，仰面斜簽相陪。這個場中豬八戒口中不吃素席，搖耳擺腮，眼中却艷女臣，神馳意羨。這孫悟空再三把持，怕八戒失儀，却又不敢手扯口斥。這箇光景，早令人解頤不已。那邊席上女主含着箇伉儷之情意，有許多星眼送暖，檀口帶酸的情景。這陳元奘真是泥塑木雕，像是念波羅密多心經。這一齣真正好看煞人。再一齣更撩人軒渠處，乃是八戒渴了曾吃過女兒國子母河的水，懷孕臨盆。上場時只見孫悟空攙着大肚母猪，移步蹣跚可笑，抱腹痛楚可憐。這潛齋欲解孝移胸中痞悶，笑道：「孝老看見豕腹彭亨麼？」孝移大笑道：「今日方解得豕人立而啼。」彼此大笑而已。這孫悟空扶八戒坐在一箇大馬桶上，自己做了箇收生穩婆，左右撫摩，上下推敲。這八戒哭箇不住。宋雲勸道：「怎的不見一箇女兒



國女人？」潛齋道：「豕四月而生，想是過了女兒國了。」孝移又復大笑。少時肚子瘦了，悟空舉起馬桶細看，因向戲臺上一傾，傾出三個小狗兒，在臺子上亂跑。孝移道：「三家訛矣。」潛齋亦笑。原來是戲班上養的金絲哈叭兒。那看戲的轟然一笑，幾乎屋瓦皆震。忽的鑼戛然而止，戲已煞却。

且不講衆人擁擠而出，這隻潛齋看譚孝移眉目和悅，神致舒暢，不似連日顰蹙之態。宋雲岫道：「人鬆了咱也該走罷。」一齊動身下樓。德喜，多魁兒，夾着墊子。宋雲岫道：「就到晉郇館內吃飯。」孝移也不甚推辭。原來孝移在都中栢公花園居住，爲甚的有了胃脘作痛之症？總緣人生有性有情，情卽性之所發，若是遇的事有個趣兒，聽的話有個味兒，心中就可以不致鬱結。這孝移住在讀畫軒內，雖有花木可玩，書史可看，畢竟是琴瑟之專一，自非聖人，誰能無悶。况且又有家在心，鞭長莫及，不免有些悶悶。這隻潛齋是孩童知己，一眼瞧破，想着破其鬱結，所以雲岫說請看戲，潛齋便急急愆愆。及見了戲，却也有些意外開豁，讀莫純正儒者，

那得動意於下里巴人。此段詰於理爲正論，於書上爲卮言。

單講宋雲岫邀譚婁二公到晉郇昭，點了幾碟菜兒，不過是珍錯鷄魚，薰臘醃炒等物；吃了數瓶南酒。德喜兒，多魁兒，鄧祥以及宋宅跟的人，共成醉飽。開發飲食銀兩，出的館門，一向憫忠寺後街，一向沙窩門街，彼此致謝，各拱而歸。譚婁逕向讀書軒駕車而來。

却說譚婁二公到了讀書軒，早已黃昏，點上燭臺；孝移說也有，笑也有，婁公暗喜不止，心中想道：『人生客居在外，最怕的是有病；有病更怕是孤身。今日譚兄外邊閒走一走，便爾精神爽利。』早寬了友朋關心之責。次日二人坐車上沙窩門訪着宋雲岫住處，一來回拜，二來致謝，偏偏的雲岫向汪荇洲家赴席。譚婁將信兒留於店主，逕自回來。

數日之間，天已入冬，這二公圍爐看書，共閱栢公所送詩文，有疑則互質，有

賞心處則互証，可爲良友客居之樂矣。

一日戚尤、二公先後來拜，譚公不在寓所，二公俱回。隔了數日，戚公具柬春茗，尤公亦差人投帖。譚孝移俱具了辭謝東兒。婁潛齋問道：「兄言戚尤、二公情意周密，何以辭他的席面？」譚孝移道：「戚尤兩鄉親，雖切於梓誼，但官場中還有別客，咱的前程低微，那朝貴視如泛泛，何苦的樽前一身多呢？即令少爲垂青，未免都是官場中不腆之儀注，無意之關切，反悞了咱兩箇一日促膝快談之樂。」婁潛齋極爲嘆服。

自是朝夕談論，以待次月放榜，南宮高發。誰知到了曉期，禮部放榜，潛齋竟落孫山。潛齋却不甚屬意，孝移極代婁公抱屈。自己長班來了，與了三百錢，寫與河南婁昭名字，代查敗卷。查來時，只見三本卷面寫着兵部職方司郎中王閱。大批一箇薦字。頭場黑藍筆俱全，二場亦然，到了第三場，策上有兩句云：「漢武帝之信方士，唐憲宗之餌丹藥，」這裡藍筆就住了。譚孝移道：「咳！此處吃虧，可惜

了一箇聯進捷士！」一二日河南回籍舉子，也有約婁潛齋偕歸的，潛齋以不能遽歸謝却。緣潛齋之意，想着留京，與孝移作伴。兩月之間，見孝移精神爽豁，心下着實喜懽，自己功名得失，却是付之適然。

忽一日孝移不吃夜間晚酌，蒙頭而睡，說是胸膈作酸。德喜兒泡蓮粉不吃；間說湯甜水鷄卵兒，也搖手不用；只吃一口元肉磚茶。潛齋問了幾遍，總言：『微微作楚，無甚關係，渠兄只管放心。』

過了一夜起來，孝移說：『告病呈子，我是一定投部哩。』潛齋因在外邊聽說浙江監軍內臣，有奏請揀發海疆佐貳人員，沿海備倭，以憑差遣一疏，但話係荒傳，尙未敢對譚公說。且深知譚公是留心經濟之人，斷斷不肯規避。但這本係內臣所奏，到浙必要謁見闈寺。出身之始，先難爲了此膝一屈。恰好譚孝移要遞病呈子，婁潛齋是真正經術之士，明決果斷，卽於本日幫辦的把呈子投訖。

爾時天下保舉方正人員，告病者共有七人，都批候驗。大人卽差儀制司司官照

司務廳冊子所註各員寓處，親行驗看。別處不必更詳，單講到了讀畫軒，驗了萬全堂包丸藥的票兒取，具原任吏部司務廳房主栢永齡，同鄉河南舉人雙昭結得保舉孝廉方正正六品職銜譚忠弼委係患病，並無捏飾規避情弊甘結。司官回部稟明，大人即於譚忠弼名下吩咐註「患病回籍」四字，交於經承書辦收存呈詞甘結備案。

此下單講譚量南旋事宜。譚孝移道：「讀畫軒住了二年，當備房租交於栢公。」潛齋道：「我亦半年，亦當分任做價。」孝移笑道：「東君該與西席墊備。」潛齋笑向箱中取出一封道：「此嫂夫人之預墊也。」

只見鄧祥跑來說：「宋老爺來。」雲岫入門，爲禮坐下，道：「我在天津衛見人家門首插捷報旗，說是京城已開了進十榜；料表兄必然高中，火速進京到沙窩門街，店裡門房有帖的題名錄，方知表兄抱屈。」孝移道：「策上兩句話錯了，便成下科高魁。」潛齋道：「自不檢點，更有何說。」孝移道：「那忘了檢點，就是爲下科檢點張本。」雲岫道：「譚先生呢？」潛齋道：「已得正六品職銜，告病回籍。」

○雲岫道：『幾日起程？』孝移道：『不過三日。』雲岫道：『桌面銀子做嘔呢？』婁潛齋道：『主人房租。』雲岫道：『就是這些麼？』孝移道：『得五六十兩。』雲岫叫跟小廝說：『提過裕樵來。』雲岫掏出兩封，放在桌上笑道：『我本意是爲中進士拿來，難說未曾中進士，就不拿出來麼？既是決計要走，我如今與二公辦馱轎去，就定於十六日起身。』吃了茶就走，婁譚留不住，出門坐車走訖。

這二公回到軒上，叫德喜兒拿裕樵來，裝上六十兩銀子，帶兩個辭行名帖，逕上北院而投。這蝦蟆一見，飛告栢公，走的太緊，拌了一交；起來又跑，剛到廳上告說，二公已上階級。栢公急忙出迎，說道：『老者不以筋骨爲禮，』一拱而坐。譚公說：『兩年攪擾，兼領教益，這十六日旋里，理應稟辭。』婁公說：『遽爾瞻韓，屢蒙見召，尙未暇拜謝，今附譚兄驥尾同回河南，轉盼三年，再來登堂。』栢公道：『二公之事，老朽在邸抄上已備態顛末，只是遽爾言別，情不自勝，却也無可奈何，』

但再吃我一杯酒。」譚公道：「繾綣二年，無以留別，謹此不腆，老先生胡亂賞人。」柏公大笑道：「嘻！二公，我今年八十七歲，我還要這東西做嘔呢？我自幼兒就不曉的見錢親，只曉得見人親。我在部裡做這芝麻大品官兒，日日到部裡，謹慎小心，把我該辦的事趕緊辦完，只怕有破綻，惹出處分來。那各司的郎中員外老先生們，儘有實心做官的，我心中雖極爲歎羨，却從來不敢妄爲攀援，流落到那走聲氣的路上，叫旁觀者誇是官場中一把手。官兒雖小，着實怕這「一把手」三個字。這老先生們也就有俯念拙誠，忘分下交的，始而略賜顏色，漸漸的也竟成了性命之交了。咳！只因我多活了幾十歲，如今都謝世而去。想算起來，沒了。內中有幾位好的，俱是君子路上人，祇是見理太執，有受了廷杖死的，有貶竄遠方不知所終的。最恨者朝中若有了專權的官兒，他們箇箇是糊塗利害，愚而且狠的。這幾位老先生們偏偏的要出來與他兌命，却不知千古之巨奸大慝，將來總沒有好結局，何況闔宦。譬之猛虎當道，吃的路斷人稀，必有箇食肉寢皮之日。這些弄權蠱國的人，將來

必有箇燈消火滅之時。我若有馮婦的本領，就把虎一拳打死，豈不痛快。只因他們有可負之隅，又有許多佞鬼跟着，祇有奉身而退，何必定要教老虎吃了呢？及到老虎沒了時，天期氣清，這正是朝廷蒿目四望，想幾位留爲有餘的老成典型，大家整理起來，可憐這君子一邊人，早亦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矣！此豈是祖宗養士數百年之意，……」

說未了，女婢玉蘭托盤捧出玫瑰澄沙餡元宵兒三碗，分坐遞了茶匙。吃完，玉蘭托盤接碗已畢。栢公吩咐道：「你叫厨下焦家女人來。」栢公又叫道：「蝦蟆過來。」蝦蟆站在門邊，焦家，玉蘭俱到。栢公取過小封銀子拆開，乃是八錠兒，笑道：「掠美市恩能。」與了蝦蟆兩錠，說：「爲你會看狗，玉蘭與焦家三錠，你哩三錠。」叫蝦蟆磕頭，你兩箇不謝賞走罷。」遂推大封教德喜仍自收着。孝移道：「別無可奉，聊作別敬。」栢公大笑道：「別敬乃現任排場，弟已告休，二公尙待別日，何必爲此。但願二公再來京師，我若未填溝壑，還到南書房居住，或者也顯



得「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若是沒了我，只望還到門前一問，不求脫驂之贈，也不敢望出涕之悲，但曰：「此吾舊館人之喪也。」那時節老店家九泉之下，就平白添上無數身分。」因指銀子道：「這就算弟之贖儀，叫貴管家收住，路上一茶，弟是萬萬不受的。」譚婁二公見栢公語言剴切，不敢再讓，又略坐一坐，說要收拾行李，告辭起身。栢公相送作別。

到了讀畫軒，恰好宋雲岫早坐在那裡，跟定兩個驛夫在院裡。宋雲岫道：「兩頂馱轎，我已買辦停當。六頭驢子，我也雇覓妥貼。銀子已開發明白，只用二位驗驗他行的契。他們跟來只問是十六日起身，那日他們早來這裡伺候。到家賞他們酒飯一頓，留他們住一天，酒錢一吊。路上伺候的好，酒錢再添一千。到那日我早晨就到。我走罷，還要置兩件東西。」說罷出門，二公送至大門而回。驛夫也跟的走訖。

這譚孝移又坐車到戚尤二公處辭行。婁潛齋照料鄧祥們包裝箱籠，搭棧，不

多一時，孝移回來，說二公俱上衙門，有伺候皇上宿齋宮的事，帖子留下。

到了次日，栢公送到一席，說道：「不能親往奉杯。」晚夕，戚公差人送路菜一甕，隨帶包封家信，說不能看行。少時尤公差人送上好油酥菓子一匣，說是路上點心泡茶。各與謝帖，及家人犒封兒。

到啟行之日，宋雲岫來，跟的人提兩把寬底廣錫茶壺，說道轎內解渴便宜，省的忽下忽上。兩箇長班各來送行，譚公賞銀兩，婁公也賞了長班一封。馱轎已到，兩長班各扶二公坐訖，回首別了雲岫，却見蝦蟆大痛，孝移極爲惻然。騾夫打了一聲胡哨，馱轎走開。鄧祥套車，德喜多魁坐在上面壓住行李相隨。翌時出的彰儀門西去。却說這彰儀門進的出的是兩樣心事，有詩爲証：

洞敞雙扇附郭門，  
來時葵向喜朝暉；

但逢西出常廻看，  
萬里依依戀至尊。

本夕停驂良鄉，投店住下。鄧祥又復檢點行囊，務要捆扎妥適，以便長行。這婁潛齋怕孝移前症或犯，路上難以行走，看時卻見孝移細閱壁上寫的詩。有旅人詩，女郎題句，實在有趨羣出衆。孝移心曠神怡，極爲欣賞，毫無一點病意。潛齋不勝暢快，因想着縷路揀古聖先賢遺蹟，忠臣孝子芳踪，與孝移流連一番，足以剝去塵囂，助些興致。至於曹瞞高洋慕容石虎的屯占地方，俱以無何有之鄉置之，恐其敗尙論之興，早已打算停當。這良友關切之至情，可謂周到極矣。

次日過涿州，黃昏到店，說張桓侯四言詩，刁斗銘，桓侯美秀多髯，李義山所謂張飛胡的考證。孝移歡然。過望都縣謁帝堯廟，趙州橋說隋匠李椿造，並說俗下張果老騎驢將壓斷此橋。魯班一手撐住，各鼓掌大笑。洛州說李文靖故里，婁潛齋還提起寫匾的事，筆法慚愧先賢。過沙河縣說宋廣平梅花賦；邯鄲縣說黃梁夢祠。孝移說前年在京做夢曾到此處，遇見箇官兒請我做參謀，彼此又笑起來。過湯陰上文王演易臺，謁岳忠武祠。過彰德府說韓衛公相業。過衛輝謁比干墓，看宣聖遺筆。

○到延津說黃河故道，遙指濼縣大伾山。不說沿途考徵芳躅，單講到黃河，船走對岸登崖。二公復上馱轎，遙見鐵塔，不多一時進了古封邱門。德喜引路上蕭牆街，多魁引路上文靖祠西邊衙衙，轎上各謝承攜，分頭而行。○(二)

(註一)字句必稍有誤。

(註二)另抄本無宋雲岫請客以下數大段；此下亦疑有缺誤。

第十回(下) 盲醫生亂投藥劑 董姑奶勸請覲婆

話說譚孝移自都門回來，傍午到家。王氏接着，便叫：『福兒，快來瞧你爹爹！你爹爹回來了。』端福歡喜非常，上前磕頭。這夫妻父子，將近二年，不曾見面，這今日久離忽合，親愛自不必說。

王忠蔡湘雙慶他們一般僕人，也都喜得家主到家，都來磕頭，亦不待言。王忠自去安插車戶。

譚孝移洗了風塵，換衣服，開祠堂，行出告反面之禮。吃過午飯，這一切家間事務，也沒頭兒問起。少頃，閻相公請見，就出來到客房說話。王忠也到跟前，問些京都起程的話。

忽一聲說候先生到，王忠便道：『是今年大相公從的師傅。』孝移慌忙出廳相

迎，行禮坐下。孝移道：『先生奉屈舍下，小兒多領教益；尙未得致謝，何敢承此先施！』侯冠玉道：『多蒙王姐夫推荐府上教書，常自愧以爲不勝其任，何敢領謝！』孝移道：『先生過謙。弟不在家，只恐簡慢取罪。』侯冠玉道：『府上供用極好，賤內也頗能節儉，甚覺寬綽。』孝移道：『小兒愚蠢，先生未免太費精神。』冠玉道：『令郎資稟過人，三個月讀了三本兒八股快心集，自是中人以上可以語上的。』孝移道：『感謝先生指引。』冠玉吃完茶，說道：『老先生纔到家，料着忙迫。現在學生讀的文章纔選中了一道截下題，尙未圈點，要到學中與他細講，告辭罷。』孝移道：『今夕殘步，不敢奉謁。明日竭誠到書房拜揖。』送的出門，冠玉從大門轉至衙街上碧草軒去。

孝移見冠玉說話光景，便問王忠道：『適纔侯先生說「王姐夫推荐。」是那個王姐夫？』王忠道：『大約是曲米街舅爺。』孝移道：『先生口語是外來人，曲米街這宗親戚你知道麼？』王忠道：『聽說先生內眷與奶是乾姐妹。』孝移點點頭

兒。但延師教子，是孝移第一宗心事，即刻便從後門上碧草軒，帶些京中物事，看拜先生。到了軒上行禮，只見端福兒一個在坐，因問：『王隆吉沒上學歷？』侯冠玉道：『王姐夫燒香去，隆吉在舖子裏管賬目。』孝移道：『可惜了！是個有造之器。』又問道：『端福的五經讀熟不曾？講了幾部呢？』侯冠玉道：『如今考試，那經文不過是有一道兒就能，臨科場只要七八十篇，題再也不走；即令題走了，與同經的換。要是急於進學，想取優等，只用多讀文章，文章讀了千數篇，就會套了。』孝移道：『窮經所以致用，不僅爲功名而設；即令爲功名起見，目不識經，也就言無根柢。』侯冠玉道：『只要多讀時文。俗語說「好詩讀下三千首，不會做來也會偷。」讀的多了，就會套。砍的不如鐵的圓，放着現成的不吃，却去等着另做飯。』這大相公聰明的很，他是看貓畫虎，一見即套的人。』孝移微笑道：『端福不甚聰明，但恐畫虎類狗。』遂起身向端福坐位而來。掀開書本一看，却是一部繡像西廂。孝移道：『這是他偷看的麼？』侯冠玉道：『那是我叫他看的。』孝移道：『幼

學目不睹非聖之書，如何叫你看這呢？」侯冠玉道：「那是教他學文章法子。這西廂文法，各色俱備；鶯鶯是題神，忽而寺內見面，忽而白馬將軍，忽而傳書，忽而賴柬，這個反正，開合，虛實，深淺之法，離奇變化不測。」孝移點頭暗道：「殺吾子矣！」這冠玉見東翁點頭，反認真東翁服了講究，又暢談道：「看了西廂，然後教他看金瓶梅。」孝移不知其為何書，便問道：「金瓶梅甚麼好處？」侯冠玉道：「那書還了得麼！開口熱結冷遇，只是世態炎涼二字。後來呈豪華門前放烟火，熱就熱到極處。春梅舊家池館，冷也冷得到盡頭。大開大合，俱是邱明的左傳，司馬遷的史記脫化下來。」又說了一會話，大約語言甜俗，意味粗淺，中藏早是一望而知的。細看兒子雖在案頭強作哼唧，臉中一點書氣兒也沒有。大凡學生肯讀書，黑麻臉都是秀氣；不讀書即是白淨臉也都是油氣；這是莫之爲而爲的。

孝移見端福神情俗了，又看侯冠玉情態，更瞧透了十二分，心中悶悶，回到家，見了王忠問道：「這先生平日作何生理，做過先生不曾？」王忠道：「平日也



不知道，只是舅爺來說，說這先生會看病立方，也會看墳地，也會選嫁娶吉日，也會寫呈狀，也會與人家說媒。還有人說他是鎗手，又是鎗架子，奶奶也應允了。」  
孝移默默不語。

是晚睡下，細爲打算；將下逐客之令，自己是書香世家，如何作此薄俸事，壞了一城風俗；將留作幕中之賓，又怕應了京中所做之夢。千回百轉，無計可施，遂暗嘆道：「婦人壞事如此，可恨，他並不知壞到這個地步。」

次日清晨起來，到閻相公賬房閒話，因說侯冠玉的事。閻相公道：「古人云：『師道立則善人多』晚生看這侯先生恐不足以當師長之尊。」王忠插口說道：「不如開發爲妙。大爺不用見他的面，小的自有酌處。」孝移道：「咱算省城斯文之望，這般做法，後來咱怎的再請先生，教城中讀書之家，如何請先生呢？」又向閻相公道：「先生者子弟之典型，古人易子而教，有深意存於其間焉。嗣後子弟讀書請先生，第一要品行端方，學問淹博。至於子弟初讀書，先叫他讀孝經，及朱子小學。此是

幼學入門根脚，非末學所能創見。王伯厚三字經上說的明白：「小學終，至四書。孝經通，四書熟，如六經，始可讀。」是萬世養蒙之基。如此讀去，到做秀才時，便是端方醇儒，做官時，便是經濟良臣；最次的也還得個博雅文士。若專是弄八股，即是急於功名，卻是欲速反遲；縱然俸得一衿，也只是科歲終身秀才而已。總之急於功名，開口便教做破，承，小講，弄些坊間小八股本頭兒，不但求疾反遲，抑且求有反無；况再加以淫行之書，邪蕩之語，子弟未有不壞事者。」說罷，起身而去。

回到樓下，因久客旅邸，不如在家安逸，又路途勞頓，不如安坐閒適；况到家數日，這勞心動身的事兒，一切都要安頓擺布，吩咐酬答的話，說的也多；此夕覺得疲困，睡在床上，便入夢境。到了五鼓，猛然醒了，這侯冠玉事突然上心，枕上自說道：「我一生沒半星兒刻薄事，况且在都中住了二年，見得事體都是寬寬綽綽的，難說到家進門來就攥了一個先生？若是做的錯了，是開封府師道之不立，自我先之矣。大壞文風，大傷雅道，此事只得放下。」

等得天色亮時，到前廳，呼喚王忠說道：「昨晚所說的候先生那事做不得。」王忠道：「小的想了一夜，做的太狠，關係甚大，小的說的錯了。如今仍舊照常，到九月以後，便不顯痕跡。」孝移點頭，仍回樓下。

未及進門，雙慶來說：「孔老爺來了。」孝移速穿樓過廳，前院迎客，讓至廳上。相見爲禮坐下。少時，程嵩淑張賴村蘇霖臣前後不約而至。不過把京城守候，將近兩個年頭，方得引見，總是「不睹皇居壯，安知天子尊，」二語可盡其概。諸公辭去。

到了次日，盥洗更衣，想要回拜來客，忽的端福抱着一部書兒到跟前。孝移接過看時，乃是一部金瓶梅；問道：「誰叫你拿的？」端福道：「先生說爹爹沒見過這一部書，教我拿到家裏，教爹爹看。」孝移接過一看，猛的一股火上心，冒問作痛，昏倒在地。王氏急急攙起，這胃脘疼痛的病犯了，少不得覆被而寢，呻吟之聲不絕。

原來君父者，人之天也，譚孝移京中告病，雖非無因；但部內冊籍，譚孝移名

己下註明『患病回藉』四字，即此便成臥疾之兆。所謂君父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也。

這話權且攔過。單說次日，鄰舍街坊，都知孝移帶銜榮歸，大家商量聚齊登門叩喜。王忠不得已，只得以家主染恙回告衆人。衆人俱道：『遠路風塵，休息兩日，待好時我們再來叩喜。』又來了幾位本街舖子房客，王忠也是如此答應。

是日孔耘軒來望親家，王忠說明了，孝移叫請至樓下，擁被而坐，單候耘軒叙闊。耘軒是內親，又是契交，逕至榻前探問。二人說不幾句話，只見孝移眉目蹙然，像是作楚之甚，因問：『孝老從未有此病，何以突然患此？』孝移道：『昨年在京，已有此病根，不料今日又犯。幸是到家，若在路上，更要吃苦。』耘軒不敢多坐，辭別而去。

侯冠玉不知東家主僕商量的話，也來問病。孝移叫端福兒對說：病中不能會客。

過了一日，程嵩淑蘇霖臣張類村都來探問。孝移極欲相會，又恐病軀難以久勞，不得已只得叫王忠請到樓下，大家略叙一叙。三位客一茶即去。因此譚孝移遠歸有病，一城中都曉得了。

却說本城新任醫官董橘泉聽說譚孝移患病，又有聲望，又有錢財；若治好，又有名，又有利，只是無路可進。猛然的想起舊年兩學老師與譚宅送過匾，便來央陳喬齡一荐。這陳喬齡即差胡門斗，拿名帖一個，一來候病，二來荐醫。

王忠拿帖說了。孝移吩咐致謝，即請所荐董先生來。這也是胃脘疼的急，恨不的一時就好的意思。不多一時，董橘泉到客廳，少坐，便來樓下看脈。

橘泉看見樓廳嵯峨，屏帳鮮明，心下暗揣：這必是平日多蓄姬妾，今日年紀，不用說，是个命門火衰的症候。到樓下，孝移擁被而坐，方欲開言，董橘泉說：『不可多言傷神，伸手來一看便知。』孝移伸出左手來，橘泉用三個指頭候脈。只見

指頭兒輕一下，重一下。又看右手，橘泉搖頭道：「保重！保重！却也必不妨事。兩寸還不見怎的。關脈是怎的个光景：兩尺微怕人些。老先生大約心口上不妥的要緊。」孝移道：「疼的當不得。求先生妙劑調理。」橘泉道：「不妨，不妨，不過是一派陰翳之氣痞滿而已。管情一劑便見功效。我到前邊開方罷。」孝移道：「感謝不盡。」

端福兒同王忠引董橘泉到賬房來。閻楷接着，行禮坐下。橘泉拿起筆來，要一个紅單兒，落筆如飛，寫了一个八味湯官方。王忠執方取藥。橘泉便向閻楷說道：「我立方比不得別人，一定要有湯頭，不敢妄作聰明。即如適纒立的方，乃是張仲景治漢武帝方子。六味者陰也，桂附者陽也，一陽陷于二陰之中，乃是一个坎卦。老先生命門火弱，以致龍雷之火，上痞心胃。只用這桂附補起命門真火，那痞滿之氣自消，何能作疼？所謂益火之源，以消陰翳是也。且是王叔和脈訣上……」

說猶未完，王忠已到對門舖子取藥回來。董橘泉展開藥包，把肉桂嚼了一嚼

，說道：『還不是頂好的交趾桂。這茯苓片子也不是真雲苓。拿到後邊，權且煎吃能。』

不說這董橘泉在前邊與閻楷說那孫思邈朱丹溪古今醫道。單說孝移吃了八味湯，到晚上便覺熱起來。夜間吃酒時，王忠問董橘泉道：『吃了葯熱的要緊。』橘泉說：『吃了桂附，豈有不潮潮的理？』吃完了酒，董橘泉便在賬房裡睡。

到了半夜，後頭一片說：『熱的當不得！』王忠又來拍門對說。橘泉只得起來說道：『我看那肉桂不真，也就怕助起邪熱來。若是真正交趾桂，再無此理。』捱到後半夜，病體纔覺清涼些。

橘泉見不是路，清晨起來，對閻相公說：『我今日還要上杞縣去。杞縣程老爺來請，說定今日馬牌子要來。待我從杞縣回來再來看。全不妨事。』閻楷只得送出大門，一拱而別。

却說王忠昨日取葯之時，半半堂葯舖住着一位外來的醫生，聽說叫做姚杏菴，

拿過方子一看，便搖頭道：『太熱！太熱！只恐不受。』果然吃了藥，熱將起來，王忠想在心頭，又見董橘泉走了，便向王氏道：『前日取藥時，舖子裏姚先生就知道要熱起來；或者那姚先生藥理不錯麼？』王氏是着急之人，即命王忠請姚先生來。對門不遠，王忠便去拜請。姚杏菴到了賬房坐下。說道：『我昨日見了那方子，便知道是胡寫哩。待我到病前一看。』王忠又教端相公引到病房坐下。看見孝移滿面發紅，便道：『這些小之病，何用峻補？』看了一遍脈，說道：『左心，小腸，肝，胆，腎，右脈大腸，脾，胃門。這右關脈浮洪而數，明是脾胃之症，與尺脈何相干涉？』孝移聽說脾胃二字，是說投的。這杏菴辭出，到了前邊。王忠請進賬房，杏菴道：『不用開方。你隨我到舖子裏罷。』果然王忠跟着，這杏菴跳進半半堂櫃台裡邊，扯開藥櫥，這斗子一捏，那包子一撮，又用白子裡搗了一味，早攢成一劑承氣湯。因見病不受補，便瀉的大胆。大黃用了八錢，真是河南醫生，還加芒硝一撮。

這孝移嬌嫩脾胃，兼且年過五旬，那裡當得這樣狼虎！吃在腹內，移時便瀉。



一夜瀉了十餘遍，床褥狼狽不堪，還瀉之不已。一家子通夜沒睡。五更時，王忠開門來對面叫門，說：『瀉的不止。』姚杏菴那的還敢開門。只聽得櫃房裏高聲喊道：『大黃者，大將軍也。有病則病當之。不怕，不怕。』再也不言語了。本來譚孝移不過是脾胃不服水土，又有些鬱結，原非喪命之疾。叫兩個盲醫生，一峻補，一洞瀉，遂弄成一个大病。古人所以說出兩句話來：

學者若不知醫。 比之不孝不慈。

却說次日婁潛齋陡然聽說孝移大病，吃了一驚，急忙騎馬來看。到門前恰遇孔耘軒，一直到了榻前。見孝移頓改面容，大加蒼急。王氏也不避客，站在樓西間裏聽說話。王忠也在臥房外擎茶伺候。端福坐在床邊。孝移奄奄氣息，不能多言。王氏便說：『用藥吃虧。』潛齋道：『藥非輕易吃的。但看好醫生用藥投症，直如手取一般，就知道盲醫生用藥乖方，不用說直如手推一般了。如今不如不用藥罷。』

耘軒道：『草根樹皮，總不如穀食養人。如今不如只以稀粥軟飯，將息自好。』王氏道：『先生，親家的話，我記着就是。』

二人不敢久坐，逕至前廳，說了兩三句『久未聆教』的話，又嘆息了一回，說孝移氣色不好，甚爲可慮。又吩咐王忠道：『不如意的話，萬不可令病房知道，恐怕動氣。你大爺是個鬱結之症，我在京已知之極清。』王忠道：『小的曉得。』說着，說着，王忠早已落下淚來。二人怏怏而去。

到午後曲米街曹氏，引着王隆吉兒來。見了姐姐，便說：『他舅從南頂回來，又上亳州去。我並不知道姑爺從京上回來。今日地藏巷師傅對我說：『蕭牆街譚山主京裏回來病了。』他在這街裏化緣聽說的。我所以急來問問，也沒拿禮。』王氏道：『親戚們何在禮不禮。這就是於子關心，……』話猶未完，侯師娘董氏也從後門進來。王氏先說起吃葯壞事的話。曹氏便道：『咱曲米街火神巷內有一個趙大娘頂着神，纔是靈驗有手段！明日你可去神堂裏問問。』王氏道：『我如何能出門？也不

敢去。他姑夫性子不好。』董氏接口道：『我在東街時，見趙大娘也有人請他看病的。神是活神，許人請軸子。』王氏道：『也能。你於子早些回去，替我請他。連軸子請來。把法圓師傅也請來，替咱回話。只要悄悄的，坐斗利市錢，必不少他的。等好了謝神時，就不怕他姑夫知道。』只聽樓下一聲要茶，王氏起身答應。大家都走了，端福自送於子，師娘，出後門去。

到次日，這曹氏，法圓，帶領趙巫婆都到侯先生家。王氏聞信，叫衆婦女從後門打樓東過道過前邊去，到了客廳。這趙大娘三十四五年紀，拿腔做樣，也都爲了個婦人禮兒。趙大兒斟茶吃訖。把客廳榻子關了，挂上軸子。果然軸子上，上下神祇，有幾十個。王氏拈香，磕下頭去。只見趙大娘打呵欠，伸懶腰，須臾，眼兒合着。手兒揞着，渾身亂顫起來。口中哼哼，說出的話，無理無解，却又有腔有韻；似唱非唱，似歌非歌的道：『香烟紛紛上九天，又請我東頂老母落凡間。撥開雲頭往下看，又只見迷世衆生跪面前。』法圓便叫王氏跪了。王氏道：『我不會說話。

「扯住法圓也跪了。法圓道：『阿彌陀佛！只爲譚鄉紳有病，求老母打救，打救！阿彌陀佛！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趙巫婆又嘍起來道：『昨日我從南天門上過，遇見白太李金星，拿出綠簿叫我，譚鄉紳簿上早有名。他生來不是凡間子，他是天上一金童。只因打碎了玉石盞，一袍袖打落下天宮。』法圓道：『怪的譚山主享這般福，原來不是凡人。』」

且說王忠正在賬房與閻楷納悶含愁，忽聽客廳有唱歌之聲，吃了一驚，走在桶邊子一聽，却原是一跳神的。急的一佛出世，慌忙把大門鎖了，怕有客來。急從東過道走到樓院，不見一個人。原來他的女人趙大兒，及德喜兒雙慶兒都在客廳看跳神。王忠急叫趙大兒，悄悄罵道：『我叫你死哩！你快去樓下，看大爺要茶要水！』連德喜兒雙慶兒都教站在院裏。王忠恐怕家主知覺，定然火上澆油，站在當院，以圖支吾遮掩。又聽得前邊的聲音一發高了，王忠不得已嚷道：『小德喜兒還不低聲，不怕驚醒大爺！打你麼？』客廳聲音也就會小了。

遲一會，前邊回了神，燒過送神紙馬，無非神許打救，王氏許地藏菴觀音面前龍幔寶幡的話。還說今夜黃昏要辦麵人，桃條，涼漿，水飯，斬送的事，不必細述。

少頃，只見一般婦女從閃屏後出來。法圓拿着神軸，侯師娘也跟着。王忠見這胡鬧光景，只得背着臉讓他們過去。恰喜此時孝移睡着，不曾聽見。一般婦女都進廚房去坐。王忠到底不放心，走在廚房門首向姑子說道：「范師傅，宅下待你不薄，你也事無不經，諸事要你小心。」法圓心裏已知其意，答道：「我明白。」這是王忠鎮壓法圓的意思，衆人俱不能解。因此，把斬送的事，法圓自行打開。吃了午飯，連坐斗利市，都有人取的拿去，一行了。

次日，法圓於觀音堂課中檢了一個吉祥帖兒，送與曹氏，說是：「在觀音面前替王菩薩抽的，是病必痊，訟必勝的好籤。還叫徒弟描個不真不全字條兒，着隆相公秘送與譚宅女山主的。」王氏收了，心中感謝不盡。這正是：

久羈燕邸未曾回，牝政初成禍有胎，

第十回 盲醫生亂投藥劑 董奶奶勸講現婆

那料太陽雲又罩，千奇百怪一齊來。

第十一回 譚孝移病榻囑兒 孔耘軒正論匡堵

話說孝移臥病在床，有增無減，漸覺沈重。一來是譚宅家運，有盛必有衰。二來是孝移大數，有生即有死。若是孝移享壽耄耋，這端福兒聰明俊秀，將來自是象賢之裔，一部書再說個甚麼？少不得把一個端方正直之士，向那割愛處說了罷。

那一日孝移在床上睡着，臉兒向外，猛然睜開眼時，見端福兒在小爐邊守着一洋壺兒茶，伺候着父親醒了，好潤咽喉。孝移端相了一會，眼睜睜不久成了寡婦之子，將來不知如何結果，忍不住叫了一聲道：「兒呀！」只叫了一聲，腮邊淚珠橫流，這第二句話就說不上來了。定一會，問道：「你娘哩？」端福含淚道：「俺娘一夜沒睡，往東樓下歇息，叫我在這裡守着爹爹。」孝移道：「太勞苦了，休驚動他。你去叫王忠來伺候我。」端福果然叫的王忠來。王忠站在門外，不敢進臥房去。

孝移道：『我病已至此，你進來伺候不妨。』王忠進去。孝移叫：『王忠墊起枕頭，扶我坐一坐兒。』孝移靠住枕頭坐了。王忠退立門邊。孝移又不覺是滿臉流淚，叫端福道：『我的兒呀！你今年十三歲了。你爹爹這病，多是八分不能够好的！想着囑咐你幾句話，怕你太小，記不清許多。我只揀要緊的話說與你能。你要記着：用心讀書，親近正人。端福道：『知道。』孝移忍不住哭說道：『你與我念一遍。』端福道：『用心讀書，親近正人。』孝移道：『你與我寫出來我看。』端福果然尋一個紅單，把八個字寫在上面，遞于父親。孝移把紅單放在被面上，一手扯住端福的手，嗚嗚咽咽的說道：『好兒呀！你只守住這八個字，縱不能光宗耀祖，也不至辱沒家門。縱不能興家立業，也不至覆家蕩產。你記着這話，休要忘了！我死後，你且休埋我，你年紀太小。每逢到靈前燒帛，與我念一遍。你久後成人長大，埋了我，每年上墳時，在我墳頭上念一遍。你記着不曾？』這端福也痛的答應不來，伏在床沿上嗚嗚的哭起來。



孝移看王忠時，王忠早低頭流淚，把胸前衣服已濕了一大片。孝移因叫王忠道：『你過來。你伺候我這一輩子，一星詭路也沒有。家中也着實得你的力。我死後，把大相公交與你。他成了人時，我陰靈中忘不了你！你久後不願意在宅內住時——端福兒，你聽着！久後與他城南菜園二十畝；南街鞋鋪門面兩間，一進院子——那是三十兩本錢——都與了王忠。』王忠哭聲嘶嘶說道：『爺呀！不用說這話，小的死也不肯出去！』孝移道：『你不知道我慮事深遠。如今口說無憑，也難與你立个字跡，你只與大相公磕個頭，久後便是作準的。』王忠哭道：『爺自養爺的病，這些傷心話兒少說。恐怕越添上心中不受用的……』

話猶未完，王氏在東樓睡醒，到了堂樓下。只見各人都是滿臉眼淚，王忠退出房門以外，淚如湧泉。王氏心中暗道：『這二十五日就是退災時候，何必恓惶。』因說丈夫道：『你再休要這般。越拘碌（一）的病不好。誰家就不害个病痛，越放寬心，那病自然好的快。你要過悶時，叫王忠請裏先生，孔親家來說幾句知心話兒。』

你心裡寬綽了，再進些飲食，那有不好之理？」

這句話正說着孝移心事，爲王氏一生惟有這一句正經想頭。即叫：「王忠，吩咐宋祿套車，你去請去。」方套車時，孔耘軒已備的禮盒，到了門首。孝移即叫請進來說話。王忠坐車到了半路，迎着雙潛齋步行而來，小廝提着一盒兒雪糕；一同坐到車上，一路回來。潛齋進的病房，只見耘軒已在，各不行禮，逕自坐下。先問：「這兩日何如？可覺好些麼？」孝移滿眼噙淚，點着頭喘着說道：「我這病多管是不能成的了！我死後別無挂牽，只是一個小兒，是潛老的徒弟，耘老的女婿。你我一向交情，千萬替我照料！我不能起去與二公磕頭，我心裡已磕下去了。」二人齊聲道：「養病要緊，閑話提他做甚？」二人口中雖是強說，這一向金石之交，不覺淚已盈眶，却強制住不教流出來。孝移又叫端福近前說道：「我今日把你交與二位老伯……」

語聲未絕，只叫得一聲「疼煞我也！」只見渾身亂顫，就床上把被子都撒的亂

動起來。王氏慌了，逕進去按住撫摩。雙孔兩人只得躲出來，站在外間；頓足挫手，無法可施。王氏哭道：『他二位老伯千萬休走，與俺娘兒們仗個胆兒！就住下也不妨。』雙孔二人道：『豈有走了之理？』

少頃只見孝移滿面汗流如洗，略定帖了一會，也就不能言語，間作呻吟之聲而已。雙孔二人只得到了前廳坐下，悶悶相對。王氏坐在床沿，涕泗交流，不敢高聲。福兒一頭抵住屋桶子，哭个不已。王忠前後院亂跑，乾生擦亂。挨至日夕，還呷了兩口稀湯。到了半夜，竟把一個方正醇篤的學者，成了一個君子曰終。正是：

人生自古誰無死，惟有正人偏成人。

却說譚孝移大數已盡，一靈歸天。王氏伏在床上，哭了個天昏地暗。端福兒就地打滾，號咷不止。趙大兒傍住主母，也是哭。宋祿、蔡湘、鄧祥在馬房裡哭。兩個爨婦在廚下哭。閻楷在賬房裡哭，德喜兒、雙慶兒在院裡哭。王忠在樓外間望着屍床，

哭了个悲哀不止。雙孔二人不好進樓去，只得在客廳閃屏後，望着樓門，大放悲聲。這一聲哭驚動了鄰舍睡不穩，都起來，家家流淚，个个都道：『好人！好人！好正經讀書人！』

這譚家整整哭了半夜，天已明了，還不曾說到後事。雙孔二人把王忠叫在前廳。閻相公也從賬房來。王忠磕下頭去，起來。婁潛齋道：『目下棺木是頭一件緊事。』王忠哭道：『我爺這病原指望是好的，棺木其實沒備。』閻楷道：『舊年泰隆號掌櫃的孟三爺得了緊症，用銀五十兩買了王知府墳的一株柏樹，做成獨幫獨蓋，一具壽木，漆的現成的。後來病好了，用不着，寄在城隍廟裏。他現在住着咱的房子，與他說一說。他若肯時，不過准了他八十兩一年房租。』耘軒道：『這就極好。閻相公，你就去辦這宗事去。』閻楷去了一會，侯先生也到了。閻楷回來道：『一說現成，只用人抬來就是。』潛齋道：『有了這棺木就好了。這也是譚兄吉人天相。』侯冠玉道：『赤璧賦上不云乎？「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正所謂「莫

之爲而爲者天也。」原是這個道理。」王忠差人去抬。抬來時，果然一具好棺木，漆的黑黝黝的；放在廳中。婁孔二人又料理了七品（三）冠帶。到了飯時，二人要回去。王忠那裡肯放。婁潛齋道：「午後便到。看了含殮，還要住下，明日好料理送訃，開弔的事。」王忠一定留吃飯。二人不肯，與冠玉一同去訖。王忠送到大門，說道：「爺們午後早來。」耘軒道：「自然的。」這原是二人食難下咽，兼且要自己吩咐了家事，好來董喪治事，以全生死之交意思。

到了午飯以後，婁孔二人到了。冠玉亦到後邊。曹氏引着隆吉兒也到了。王忠早已將棺木放妥。王忠將官服已與丈夫穿妥，口中含了一顆大珠子，抬至中廳。王氏母子跟着大哭。婁孔二人含淚看殮。瞑目帛，握手帛，一切俱依家禮而行。王氏叫趙大兒拿麵人，糰塊兒來。孔耘軒道：「這個要他何用？」王氏道：「這是陰陽劉先生適纔殮式上吩咐的鎮物。」耘軒道：「棺中不該用此生虫之物。陰陽家話可以不必過信。」潛齋道：「放在棺上也就可以算的，何必定放棺中。」王氏不肯

，一定要放棺內，二人也沒法，只得依從。遂將孝移抬入棺中，安置妥當。王忠哭將端福兒抱起，叫他再看看父親，好永訣終天意思。果然个个淚如湧泉，抬起棺蓋，猛可的蓋上，釘口斧聲，震動得鑽心，滿堂轟然一哭。王氏昏倒在地，把頭髮都散了。端福只是抓住棺材上下跳着叫喚。王忠跪在地下，手拍着地大哭。龔孔失却良友，心如刀刺，痛的運話也說不出。別的不必縷述，這正是古人云：

人生最苦事 無過死別與生離。

却說曹氏在門屏後傷心起來，也低低哭了兩三聲；見姐姐悶倒在地，強攙回後邊去。遲了一會，衆人方纔住聲。潛齋叫王忠設苦塊，叫孝子坐草。

日色已晚，龔孔纔商量計狀，靈牌的寫法。只見德喜兒從後邊來，說：『奶奶說：』請二位爺各自歸宅，今晚二更還要躲殃哩。』龔潛齋道：『近來有這宗邪說恨人。豈有父母骨肉未寒，合家避而他去之理。』耘軒高聲說道：『這也無怪其然。』

近日士夫人家見理不明，于父母初亡之時，聽陰陽家說多少凶煞，爲人子的要在父母身上避這宗害；于父母營葬之時，聽風水家說多少發旺，爲人子的又要在父母身上趨這宗利；一避一趨，子道尚可言麼！可惜程嵩淑此時在山東；若在家時，必有快論止之。况煞字六經俱無，惟見於白虎通，可見是後世陰陽家撰出的名色。』葉潛齋道：『這出殃俗下也叫做出魂。』耘軒道：『自古祇有招魂之文，並無躲殃之說。人死則魂散魄杳，正人子所思慕而不可得者，所以僂見懶聞，聖人之祭則如在也，奈何棄未寒之骨肉，而躲的遠去！這豈不是鄭人以爲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麼？』葉潛齋道：『耘老此說，幾令人破涕爲笑。前一科八月鄉試，舍下有兩所開房子，東屋是河南府新安縣朋友租住，西屋是汝州寶豐縣朋友租住。因本街有躲殃被盜一案，黃昏閒話，新安朋友說：他縣的風俗，停喪在家，或一年或十餘年，總之埋後請陰陽先生看三元總錄，寫出殃狀來，說是或三日，或五日；或半夜，或當午；或向東南方，或向正西方；化爲青氣而去的，也有化爲黃氣而去的。寶豐

朋友說：他縣的風俗，父母辭世，本日即請陰陽先生寫殃狀，也是照三元總錄，死後或三日，或五日；或未時，或丑時；東，西，南，北，方位不定；化爲青，黃，黑，白，赤等氣，也是不一其色而去。兩縣合籠看來，寶豐縣到葬後不知躲殃，不見有凶煞打死人的。新安縣初喪不知躲殃，也不會見有打死的。」孔耘軒忍不住做哂道：「這還不爲出奇。他們陰陽家還有落魂書與黑書，說這個男化命出魂落到雲南晉洱府托生於城東，東香山縣海岸村，托生於趙家爲男。又一家女化命出魂落到雲南晉洱府托生於城東，鄉張家爲女。可惜他祇一本小書兒，而天下之死者無數，香山縣這一家偏生男，普洱府這一家偏生女。男子多了還可以遷徙別處，若生女過多，不是一個女兒國麼？」侯冠玉接口道：「孟子說：『不取必有天殃』人偏說人死了有人殃。子夏說：『富貴在天，』人偏說富貴在地，真正邪說橫行，充塞仁義。」說罷起身而去。

潛齋問端福道：「紹聞，意下何如？」端福道：「我不肯躲。」潛齋道：「這纔是哩。」耘軒點頭，連說「好！好！」潛齋叫王忠說：「你去後邊說去，我二人



今夜還要在東套房裡料理計狀，不回去。教後邊奶奶們也不必躲。」王忠到後邊說明。曹氏便向王氏說道：「這可也使不得。他們男子漢胆兒大，咱們是妻小心哩，不是要的。」王氏道：「他矜子，你說的是。」却又不便催客起身。到了一更以後，王氏叫雙慶兒到前套房對二位爺說：「後邊奶奶怕的慌，叫大相公回去睡，好做伴兒。」這端福已在草苫上睡着。潛齋教回去，雙慶兒叫醒，回後邊去。後邊早已安排停當，一起婦女引着端福兒鎖住後門，到董師娘家躲訖。侯先生正喜得個空兒，自去光明正大的賭博。

這隻孔二人寫完了十數個帖，就在醉翁椅上各睡訖。這隻潛齋欠伸不已；孔耘軒也覺目難交睫。棹子上一盞燈兒，半滅半明，好不悽慘。孔耘軒起來剔燈。隻潛齋也起的身來，口中念道：「物在人亡無見期。」孔耘軒道：「心中不好過的很，天已多半夜，咱也睡不成了。」於是二人閒話到天明。

到了次日，只聽大門外大動哭聲，進來看時，正是王春宇。到靈前行了禮，痛

哭了一場；說：『我是昨晚從亳州回來，今早纔知道姐夫不在。我只說姐夫還在京裡，指望姐夫做官，誰知遭下这个大禍！』說罷又大哭起來。衆人勸住，端福磕了頭。遲到後邊來見姐姐，彼此又哭了一會，說一向在亳州不知姐夫回來的話。王氏說道：『你姐夫大數該盡；請醫生看他的病，再不應藥；神裏看，神也不靈；抽籤打卦，再不應一宗兒。如今已經去世，這也提他不着。只是如今的事，埋葬還早，現在成服封柩，有許多的客，這破孝擺席，全要兄弟幫助哩。』

王春宇出來同婁孔二人行禮，適侯冠玉也在其中，也行禮坐下，開口先說：『這宗事別的我不會辦，這辦買酒席，全在我。外甥這宗席面，一定要參，魚，鱸，翅，珍錯東西，纔不失了姐夫在世的體面。』潛齋道：『要掣令姊丈體統門面，也還不在酒席上。』王春宇是生意乖覺人，便把話兒縮回。又因問成服破孝的話，孔耘軒道：『此是陌這裏陋俗，我當日先慈見背，就不會破孝。蓋古有大孝，純孝，孝之一字，乃是兒子事親字樣，豈可言破。即本族弟姪，姻戚，甥婿，或期年，大功，

小功，纏麻，還各有个定制，如何隣舍街坊來弔，敢加於他人之首。」王春宇被孔人二人說的無言可答，就不敢再問了。

却說王氏因兄弟與婁先主，孔親家在前廳說話，必是言喪事，到閃屏後竊聽，見兄弟被婁孔當面批評，自己的喪事又不知如何辦法，忍不住說道：「婁先生，孔親家俱在，這宗喪事要先生親家周旋，要定好吹手，還要請女僧做齋。」婁孔未及回答，侯冠玉道：「書上說：『隣有喪春不相，里有殯巷不歌。』這一春天隣舍都不唱戲，何況自己有喪：喇叭朝天，墩子鼓震地乎？」婁潛齋方曉得徒弟讀的是「春不相。」王氏聽的惱了，在閃屏後高聲道：「鼓手一定要，齋是一定做的。」孔耘軒道：「鼓手再為商量，至於做齋，怕封樞之日，客多人忙，或二七三七以及百日，隨親家母各人盡心。」王氏道：「孔親家說的纔是理順人情。侯師爺呀，這教書抹牌是那一本書兒上留下的規矩？」侯冠玉方悔多言，已被東婆兒在閃屏後聽的惱了，推个故兒走訖。

話休饒舌，輩孔應料理的事，一切依禮而辦；辦完各自回家去。到了塗殯之日，這些街坊，鄰舍，姻戚，朋友，備禮致弔，以及接待賓客，整備席面的話，若一一細述，使累幅難盡。不過是把一个『皇明應誥贈文林郎介軒府君之靈』牌，懸于孝幔之上；『封柩止弔』四个字貼于大門之旁。這便是譚忠弼字孝移，號介軒的一个八蓋棺論定。

三寸氣在千般用，一旦無常萬事休。

〔註〕（一）「掏碌」猶言勞碌也

（註）（二）應係六品

第十二回 薛婆巧言鬻婢女 王忠屈心掛畫眉

却說譚孝移封樞，端福兒當大喪之後，因循循也就不上學裡來。侯冠玉遊遊蕩蕩，也輕易不往碧草軒去。有一日先生到，學生沒來。有一日學生到，先生不在。彼此支吾躲閃，師徒們見面很少，何況讀書。

挨了後半年，到了次年，還是王春宇婦人曹氏作合，侯冠玉仍了舊貫。

這元旦，燈節前後，紹開專一買花炮，性情更好放火箭，崩了手掌，燒壞衣服。一日火箭射到草屋上，燒壞兩間房子，王氏也急了。剛剛燈節以後上學，師徒們見了兩三日，端福兒也在案上哼了兩三天；侯冠玉年節賭博疲困，也在碧草軒中，醉翁椅上，整睡了兩三天，歇息精神。

這王忠雖甚着急，爭乃無計可生。欲待要再約幾個學生傍着小家主讀書，又怕

小戶人家，子弟性質不好，一發引誘到壞的田地。況且侯冠玉是慣賭的人，人家也不教子弟從他。欲待要再邀隆吉上學，這隆吉已打扮成小客商行狀，弄成市井派頭。況王春宇每年又吃了二十兩勞金，省的央人上賬，也是不肯教來的。少不得由他師徒們自由自便，一個僕人敢怎麼的。

這端福兒本是聰明人，離書本沒有安坐的道理，王氏又信慣他，整日裡在家生法子頑耍。

忽一日，只聽得後門外女人聲音，說道：「看狗來。」家中一隻狗兒望着後門亂吠。端福一看，只見一个三十四五歲婦人，引着一个十二三歲女兒，却不認的。那婦人使道：「相公看狗，休教咬着我。」趙大兒也出樓去看。那婦人早扯着那個閨女，脊梁靠住牆，口裡吆喝着狗，已到樓門。進的門來，叫閨女門邊站着，望着王氏說道：「譚奶奶必不認得我。」一面說着，早已磕下頭去。王氏道：「你坐下。」

我真個不認得。」那婦人坐了，笑嘻嘻說道：「常說來望望你老人家，窮人家不得閑。我在縣衙門東邊住。我姓薛。」王氏看着閨女道：「這是你的女兒麼？」薛婆婆道：「不是。」王氏道：「你怎麼引着哩？」薛婆婆哈哈笑道：「說起來你老人家笑話。我是縣衙前一個官媒婆。人家都叫我薛高高，你老人家也該聽的說。」一面說着，薛婆婆早已自己拍手揚脚的大笑。王氏道：「原來女人家也有外號兒。」薛婆婆道：「原來是我家當家的賣壽麵窩窩，人就說我是薛窩窩家。如今不做這生意，街上人還不肯改口。前年縣裡老爺賞了我一名差，單管押女人的官司。閑時與人家說宗媒兒，討幾個喜錢，好過這窮日子哩。今日午堂，我還要帶一起女官司上堂，忙的要不的。這妮子他達，只是死纏，叫我把這丫頭領出來尋個正經投向。」因向趙大兒說道：「好嫂子，你把這女娃引到廚房去坐坐，我好與奶奶說句話。」趙大兒見這閨女生的好模樣兒，得不的一聲扯着向廚房問話去。

王氏道：「恁的一個好閨女，他達就肯賣他麼？」薛婆婆道：「說起來話長。這閨

女他達，好賭博，輸的一貧如洗，便下了路。他娘叫二娃，是個好人材，不得已做了那事。咱東關裡有個小乜相公，也有十來頃地，每日接到家裏住。住了二年，把地弄出去有四五頃，城裏一處小宅子也賣了。乜這相公他娘是自幼守寡，紡花車上積的家富，見這個光景，粘了一口氣，害蟲疾死了。這乜守禮就該打發了二娃走了纔是，捨不的，還留在家中。他舅在太康縣住，來弔孝，這乜守禮的女人一五一十告訴他舅。他舅惱了，把乜守禮狠打了一頓，還要到縣裏送他不孝。乜守禮再三央人，磕頭禮拜，他舅恨極，發誓再不上他的門。這乜守禮把他娘埋了，賣了一頃地，花了一百二十兩銀，硬把這二娃兒娶的做了小。這是俺鄰居宋媒婆說的媒。譚奶奶，你說該不該？且說他屋的女人本是海來深仇，又公然娶到家中，每日惹氣。這女人短見一條繩兒吊死。他娘家告起來，堂上老爺檢屍，又檢出來設多傷痕。把一干人一齊叫進城來，現在把二娃交與我押着。這前邊男人不知聽了誰的話，上堂去告，還想要他這個女人。老爺問他一個盜賣髮妻的罪，打了三十板。他如今沒過的，把



這閨女央我替他賣了。二娃兒心疼他這個閨女，要與人家做媳婦兒。譚奶奶你想尋得起媳婦人家，嫌他這個名聲不好聽。倒有不嫌他的，出不起這宗銀子。我說不如尋一個正經忠厚人家，就像奶奶這樣主子，買了去。他達又得銀子，這孩子也得一個好下落，也是俺做媒的一點陰功。奶奶，你說是不是？」

王氏道：「娃子倒好。只是去世的老太爺說過，家中不許買了頭。我也沒這宗銀子。」薛氏道：「哎喲！彼一時，此一時。彼時老太爺在時，便罷了；如今老太爺歸了天，你老人家也孤零的慌，買個丫頭，不說支手墊腳兒，使他早晚做個伴兒，伏侍姑娘們也好。」王氏道：「我並沒姑娘。」薛婆婆道：「一發是該買的。你老人家沒有姑娘，夜頭早晚也得個人說句話兒。況且價兒不多，他達如今正急着，是很相應的。你老人家沒聽得俗語說：「八十媽媽休悞了上門生意。」這是送上門的，你老人家休錯主意。過這村，就沒這店了。不是我不來，我是聽地藏范師傅說，說不盡你老人家賢慧，滿城人都是知道的，所以我今日纔引上門來。奶奶是一靈百透

的，還用我細說麼？」

王氏道：「只是我沒這宗銀子。」薛婆道：「咳，你老人家沒噶說了。銀山銀海的人家，那碎銀邊子還使不清哩。」又移坐近王氏跟前，低聲說道：「你老人家糊塗了。這個好孩子，遲三二年，扎起頭來，便值百幾十兩。你老人家若肯賣與人做小時，我還來說媒。管許一百二十兩。如今主戶人家，單管做這宗生意。費上幾兩銀子，買個丫頭，除使的不耐煩，還要賣一宗大錢。我前年與西街孫奶奶說，買了一個丫頭；使了好幾年，前日賣與人做小，孫奶奶得了一百銀子。那女兒到這個女兒跟前，還差八個頭哩。奶奶休錯了主意；若是錯過了，我一輩子背地裡埋怨奶奶糊塗。」

一陣話把王氏說的動了；說道：「叫那娃子來我再看看。」薛婆兒便叫道：「好大嫂，把那閨女引到樓下罷，奶奶問他話哩。」這趙大兒果然又引到樓下。薛婆道：「天晌午了不會？」趙大兒道：「差不多晌午。」薛婆道：「不好了！老爺將近坐

午堂，我還要押官司上堂哩。我走罷。把這閨女撇在這裡，我晚上再來討回話罷。奶奶也自己打算，打算。』立起身來要走。王氏也不留他，說道：『這閨女哩？』薛婆道：『我午錯時就來。』這閨女也要跟回去。薛婆笑道：『傻孩子，你在這樓下坐一會兒，也是你前世裡修下福，回去做甚麼？』閨女便停住。趙大兒看狗，送出後門。趙大兒悄悄問道：『這孩子得多少銀子呢？』薛婆伸了三個指頭，笑說道：『好好攛掇。你就不使他一使兒？到明日我揀好軟翠花，稍一對兒送嫂子。』說着笑的走訖。

趙大兒回來說：『奶奶，咱把這閨女留下罷。』王氏道：『誰知道你家王忠依不依？』端福道：『娘是一家之主，娘願意難說王忠不依。』王氏道：『他要說賬房裡沒這宗銀子，你該怎麼着他？』趙大兒道：『媒婆臨走伸了三個指頭，不過三兩銀子。奶奶何用賬房裡要銀子，奶奶皮箱裡還有兩串多錢；不礙時，我大爺在時與我的壓歲錢，這幾年除使了，還有一串多，我借與奶奶。』王氏道：『那三個指頭只怕是三十兩，若是三兩銀子，小戶人家早已定下做媳婦。』趙大兒道：『若是三

十兩，這便要跟賬房商量哩。」王氏道：「你去前頭叫王忠去。」

原來王忠自家主沒後，非是奉呼喚，不進後院。趙大兒前院去叫王忠，夫婦二人在客廳裡把這話就說明。趙大兒只怕王忠拘執，却不料王忠早已打算：內家主跟前無人做伴，正想要買個丫頭，早晚解悶，好調開大相公讀書。此話正中其意，便道：「我到後邊看看去。」王忠一見這閨女，只見生得眉目鮮明，而貌端正，中心早有幾分願意。王氏對王忠道：「這是薛媒婆引來一個閨女，要賣，我心裡想留下做伴兒。賬房裡有這宗銀子沒有？」王忠道：「銀子還有，但只怕這閨女有了婆子家。」媒婆口，沒梁斗，「奶奶們與他做不得交易。我如今領這女兒到賬房盤問，看看妨礙無妨礙。等薛婆來時，我與閣相公做這宗交易。若無妨礙，管情與奶奶辦下就是。」王氏道：「好。」王忠引到賬房，與閣相公問了來歷。原是極有根基的人家，只為父母俱亡，無所倚靠，與舅氏喬寓至此。王忠又恐不實，出外訪問，至所寓之處，尋訪明白，方纔放心。

日夕時，蕨窩窩到了，王忠叫在客房裡，與閻相公再爲找明，盤詰了來歷，講明了價值。到了次日，這些立契，交銀，俱不用細述。這銀價二十兩，媒婆瞞哄暗扣，說合明討，他們妙用，也不用說破罷。

自此王氏堂樓臥房之中，王氏與端福兒睡的床頭，又搬了一個床兒，與這閨女睡。取名兒叫做冰梅，不在話下。

王忠自此想着生法兒叫大相公上學。一日在賭場中尋着侯冠玉，也不說甚麼。冠玉也覺心上難安，臉上難看。一日送上碧卓軒來，只見塵積滿案，幾本書兒斜亂放着，只得拂去灰塵，整頓書籍，一片聲叫：『蔡湘請相公上學讀書。』這王氏也難說讀書不好，只得嘆道：『你爹不在，你也把書都丟了，還不速去麼！』端福兒也只得上學。德喜兒跟着伺候茶。

不過蹉跎光陰，荏苒秋冬。一日端福兒趁先生沒來，到衙衙口一望，只見一個

人挑着幾籠畫眉兒，從東來了。這衙衛口有一間土地廟兒，那人把担子放下，坐在廟門門墩上歇着。這畫眉在籠內亂叫。端福兒走近跟前看。那人道：『相公要一籠麼？』端福兒說：『我不要。』那人道：『相公主戶人家，豈有不挂一兩籠之理？』

一面說着，一面起身解了一籠，遞與端福道：『這是一籠百樣會叫的。不是貴東西，連籠只要一千錢。』端福道：『五百錢不賣麼？』那人道：『不够盤絞。』

(二) 端福兒就放下。那人道：『我担的多了壓的慌，發個利市，就賣與相公一籠。』端福只得拿一籠進後門，到樓下要錢。王氏道：『你不讀你的書，買那東西作甚麼？我沒錢，你去賬房間問相公要去。』端福只得拿着籠兒，去問閻楮要錢打發。王忠見了，問道：『這是那裏東西？』端福道：『我不要，他說一千錢，還了他五百錢，他就賣了。如今叫閻相公與我五百錢。』一同到了賬房，要錢開發。閻相公問了數目，取出五百錢來，寫在賬上。王忠便道：『大相公往後再休要買這宗沒用的東西。俗語說：『要得窮，弄毛蟲。』』端福道：『誰知道他五百錢就肯賣哩？』端

福便提了五百錢，把籠兒放下，一逕出後門打發那人去。閻楮使向王忠道：「大相公買這東西，不過是個孩氣。你先頭話兒太陡，大相公把臉都紅了。」王忠道：「主戶人家，花亭廳簷，挂畫眉籠兒，鸚鵡架兒，也是常事；但只是大相公太年輕，我恐怕將來弄鸚鵡，養鬪鷄，買鷹尋犬，再弄出一般兒閑事來，把書兒耽擱，大爺門風家教，就要壞的。所以我不覺話兒太陡。其實大相公臉紅，我也看見。」閻楮道：「到往後相公大了，未必就肯聽你說。我不是教你順水推舟，只是慢慢的將就着，教相公走正經路就是。萬一大相公使起孩氣性子，恐怕有話再說不進去，却該怎的？」王忠道：「你說的極是。我只求異日我死後見的大爺就能。」二人將畫眉籠兒一同挂在廳房簷下。閻楮把籠內池兒添上食，注些水兒。這二人苦心匡襄少主人，也算譚孝移感人最深的。這正是：

忠臣義僕一般同，匡弼全歸納牖功；

若說批鱗方是正，那容洩盡一帆風。

第十二回

薛蓮巧言驚婢女

王忠屈心掛畫眉

〔註〕

(一)「盤絞」即開銷之意



第十三回 碧草亭父執讜論 崇有軒小友巽言

話說日月荏苒，時序遷流，孝移沒後三年，紹聞改凶從吉，早已十六歲，面貌韶秀，漢仗明淨。奈舊日讀的書籍，漸次忘記，又從了侯冠玉讀書，這三四年，悠悠因循，也不會添上甚麼學問。兼且人大心大，漸漸的街頭市面，走動起來，粘風惹草，東游西蕩，只檢熱鬧處去混。母親王氏是溺愛信慣久了，況且侯冠玉本不足以服人，這謂紹聞也就不會放在眼裏。王忠真是急得心頭發火，欲待另請先生，爭乃帥娘於主母之前，奉承的如蜜似油；侯冠玉領過閃屏後的教，加意奉承，比及三年，仍了舊貫。這德喜雙慶都有小進奉兒，每日在王氏面前誇先生好工夫。只有王忠着急。

一日王忠清晨叫妻趙大兒對奶奶說，有一句話商量。王氏坐在樓下，叫趙大兒去喚王忠，是說甚麼哩。王忠站在樓門說道：『屢年咱家在孝服中不曾請客，如今

孝已換了，該把婁爺，孔爺，程爺，張爺，蘇爺們請來咱家坐坐，吃頓便飯。一來是爺在世時相與的好友，二來這些爺們你來我去，輪替着來咱家照查，全不是那一等人在人情在的朋友。如今咱家整治兩桌酒請來，叫大相公聽兩句正經話，好用心讀書。」王氏道：「你說的極是。這曲米街舅爺也是該請的。」王忠道：「自然。」王氏道：「你與閻相公定下日子，家裏備席就是。」王忠因到賬房，叫閻楷寫了請帖，王忠去投。請的是：婁潛齋，孔耘軒，程嵩淑，張穎村，蘇霖臣，連王春宇候冠玉七位尊客。

到請之日，打掃碧草軒，擺列桌椅，茶鑪，酒爐，料理停當，單等衆客惠臨。到了已時，孔耘軒同張穎村到。譚紹聞恭身相迎。少時，婁程蘇三人到了。紹聞也迎到軒上。五人各叙寒溫。等了一大會，王春宇到。將近上席時節，候冠玉推故不來。原來冠玉聽的今日所請之客，俱是端人正士，學問淹博，自己的行徑，本領，瞞得王氏，如何瞞得衆人；到了一處，未免有些如坐針氈的景況，所以推故不來。

這王春宇聽衆人說話，也不甚解，只是瞠目而視，不敢攬言；因說紹聞道：「外甥兒，你親自請你先生去。」也是想着侯冠玉來，一向混熟的人，好接談一兩句話的意思。

紹聞領舅的命走開。王忠便站在門邊道：「我家大相公自從俺爺不在之後，氣局不勝從前，少時爺們擊畫幾句話兒，休教失了爺在口門風。」潛齋道：「久有此心，一年來幾回總未得其便，今日自然要說他哩。」又向衆人道：「大家齊說說，也不失了孝老舊日相與的深情。」

說猶未了，紹聞請的侯冠玉到。衆客離位相迎，行禮畢，讓坐。程嵩淑道：「天色過午，盤盞早備，爽快一讓就坐罷。」這張類村一定要讓侯冠玉，說是隔郡遠客，況是西席，正當首坐。侯冠玉道：「序齒該張老先生坐，序爵該裴老先生坐，晚生豈敢討僭？」張類村是個古板學究，堅執不肯。侯冠玉謙而又謙。彼此讓了多時。程希明發急，便道：「類翁不必過執，不如遵命爲安。」類村方就了首坐。潛

齋次坐。東席是：孔耘軒首坐，程嵩淑次坐。西席是：蘇霖臣首坐，侯冠玉西邊打橫，王春宇作半主之道，東席相陪，紹聞就了主位。珍錯肴核，俗言不必瑣碎。

少頃，席畢，吃完茶，院中間散了一會，每桌又是十二個酒碟，安排吃酒，依舊照坐。潛齋吃了兩盃，便道：「紹聞！紹聞！今日請我們吃酒，本不該說你；但你近日氣質很不好，全不像你爹爹在日，這是怎的說呢？」紹聞把臉紅了，說道：「先生教訓極是。」德喜兒又斟了一巡酒。蘇霖臣向程嵩淑道：「嵩翁，這酒味極佳，可多吃一盃兒。」程希明道：「霖老真正以酒漢視我麼？今日碧草軒飲酒，諸舊好俱在，譚孝老已作古人，今昔之感，悽愴莫狀！欲形諸嗟嘆，却又非酒筵所宜。我亦不過在此強坐而已。」蘇霖臣道：「程兄說的是。弟不過代相公勸酒而已。」但程嵩淑說：「諸公俱在，譚孝移已作古人」這句話，却觸痛了王忠心事，淚凝眼眵，不敢低頭，恐怕淚流將出來，不成光景。程嵩淑猛然看見，忽然說道：「取大盃來，我要吃幾盃。」孔耘軒道：「霖兄先讓的惹下老哥，你何以忽然又要大

吃？」程嵩淑道：「私老有所不知，我心中一時要吃幾盃。」原來王忠痛情，被程公窺見，及看譚紹聞時，却又不見戚容。這程希明心中真是惱了，却又不便說出，因此索大盃吃酒。德喜兒斟了壹大盃，放在面前。又斟小盃一巡，張頌村道：「管家斟茶罷，我不能吃酒，只在此吃茶陪坐罷。」程公舉起大盃，呷了一口。忽聽的龔潛齋說：「今科擬題，有『夫孝者善繼人之志，一節的話，』問紹聞道：『我且問你，『繼志述事』這四個字怎麼講？』侯冠玉道：『這是你昨日講過的。你懂的就說，不懂得聽列位先生講？』這紹聞接口道：『小侄不懂的。』王春宇當是衆人講起書來，推解手去看姐姐，走訖。

要之席上走了不足首意之人。衆人也沒看見。這程公說道：『老侄！令尊去世之日，我在山東未得親視合殮。後來撫棺一哭，你也大哭，我如何說你來？令尊祇親生一個兒子，視如珍寶。令尊在世之日，你也該記得那一個端方正直，一言一動，都是不肯苟且的，直到四五十歲，猶如守學規的學生一般。你今日已讀完五

經，況且年過十五，也該知道繼志述事，休負了令尊以紹聞名子之義。爲甚的不守規短，竟亂來了呢？卽如前月關帝廟唱戲；我從東角門進去看鳳額。你與一個後生從廟裏跑出來，見了我指了一指，又進去了。我心中疑影是老怪。及進廟去，你擠在人亂處，再看不見了。這是我親眼見的，你想你令尊翁五十歲的人有這不會？你今日若能承守先志，令尊卽爲未死。你若胡亂走動，叫令尊泉下何以克安！我就還要管教你，想着教忘了却不能！潛齋道：「于今方知吹台看會，孝老之遠慮不錯！」

張類村道：「譚大兄在日，毫無失德，世兄終爲令器，此時不過童心未退。能知聆教，將來改過自新，只在一念。諸兄勿過爲刻責。」蘇霖臣道：「嵩淑可謂能進父執之道，敬服之至。始知一向以飲酒相待，真屬皮相。」侯冠玉道：「紹聞，我一向怎的教訓你來？你再也不肯聽！」侯先生這句話，譚紹聞幾乎反唇；只因衆父執在坐，吞聲受了。這也是侯冠玉在譚宅緣法已盡，一句話割斷了三年學的根本。

遲了會一，酒闌人散，紹聞躬身送出衙衙口。回到家中，把臉氣的白白的。王

氏慌了，問道：「怎的頭一遭陪客，就惹的氣得這個樣子？」問了半天，紹聞道：「我肚裏疼。」王氏越發慌亂，說：「我與你揉揉罷！你是怎的？你舅說先生們與你講書哩，是怎的了？」紹聞抱着肚子說道：「我一向原沒讀書。叟先生，程大叔，說我的不是，是應該的。這侯先生，趁着衆人說，他每日教訓我，我不聽他。他每日看戲，賭博，說不說？我到學裏十遭，還撞不着一遭，這幾年就是這個樣子。我自今以後，定要從程大叔讀書。」王氏道：「你丈人沒說嘎麼？」紹聞道：「沒有。」王氏又問王忠道：「侯先生賭博麼？」王忠道：「大相公知道，難說奶奶不知道。」王氏道：「我怎的能知道呢？這德喜雙慶兒每日對我誇先生好工夫。誰知道都是哄我哩？先生每日去賭，學生還讀甚麼書哩！明日開發了罷。冰梅，你與大相公開舖，打發他睡，我去與他弄姜茶去。」

婦人性子說惱就惱，也顧不得乾姐妹之素情，弟婦曹氏作合之體面，這供給竟不送了。侯冠玉看見事不可爲，只等討完束金，扣足了糧飯油鹽錢，依舊還去劉旺

吾家住去。撇下衙衙口中房子一處，王忠只得鎖了門戶。

正鎖門時，只見婁宅小厮叫道：『王叔，俺家大相公來拜，在大門候的多時。』王忠連忙到家，對小主人說知；前院去開大門。閻相公早已讓在東廂房坐下。原來譚孝移靈柩占了正廳，管待賓客，只在二門裏東廂房裡。

譚紹聞整衣到了廂房說道：『失迎，有罪！世兄進學，恭了大喜，弟尙未曾與先生叩喜哩。』婁樸道：『蒙老伯作養，今日寸進，煩世兄開了正廳，到老伯靈前磕頭。』紹聞吩咐王忠開了正廳門。婁樸穿上欄衫，詣靈前起叩四拜。紹聞陪禮；自不待說。行禮已畢，婁樸道：『煩到後院伯母上邊，稟說行禮。』紹聞道：『不敢當。』婁樸道：『昔年在此讀書，多蒙伯母照理，今日應當磕頭稟謝。』紹聞叫德喜兒樓上去說。少頃，只見德喜到前廳說：『請婁相公。』紹聞陪着婁樸，到樓下，見了王氏，行起叩禮。王氏不肯，受了半禮；說道：『你兩個同學讀書，今日你便



新簇簇成了秀才，好不喜人！」婁樸道：「府縣小考，世兄丁憂未與，所以院試不得進場。」這話答得王氏心中歡喜，便說：「讓相公前邊坐罷。」紹聞陪着到東廂房，二人行禮，彼此遜謝。須臾，酒碟已到。酒未三盃，早是一桌羹饌。吃畢，婁樸辭去。紹聞送至大門，說道：「容日拜賀。」婁樸回頭道：「不敢當。」遂上馬而去。

到了次日，王氏在樓下說：「福兒，你去叫王忠來。」紹聞吩咐雙慶兒去叫。少頃，王忠到了。王氏道：「昨日婁宅新秀才來拜，咱也該備賀禮一分，叫大相公走走。」王忠道：「是。」王忠協同閻相公到街上備了賀禮四色——銀花二樹，全帶一圍，彩紉一疋，杭紗一疋。用毡包，拜匣，收拾停當，叫德喜兒拿在樓上一驗。王氏說道：「好。」

次日，紹聞叫閻柏公開了一個門生帖，奉賀；一個世弟帖，答拜。宋祿套車，雙慶兒跟着，逕到北門婁宅來。下車進門，婁樸陪着到了客室。展開禮物，請師伯與先生出來叩喜。婁樸道：「先生回拜張孔二位老伯去，今日同到程大叔

那邊會酒。』紹聞只得請師伯見禮。小廝去稟。少頃，只見婁珍拄着拐杖出來，道：『大相公一來就有，不行禮罷。』看見桌面東西，指道：『這是大相公厚禮麼？』紹聞道：『菲薄之甚，師伯笑納。』婁珍道：『我不收，虛了相公來意，只收一對銀花，別的斷不肯收。我回去罷，你兩個說話便宜。』說着，早拄拐杖噔噔的回去。口中只說：『留住客！休教走！』紹聞只得與婁樸行禮。婁樸不肯，彼此平行了禮，坐下。少頃，酒到。紹聞叫移在內書房崇有軒說話，也不用酒。婁樸吩咐小廝，將酒酌移在南學。二人携手同到，坐下。紹聞道：『世兄遊泮，就把我撇下。』婁樸道：『世兄守制，所以暫屈一時。今已服闋，指日就可飛騰。』紹聞笑道：『我實在沒讀書，那像世兄工夫純篤。前日先生說我，我好不沒趣呢。我還有一句話對你說，我一定要從程大叔讀書哩。前日先生說我還留情，程大叔接看霹雷火閃，好叫喝哩。我臉上雖受不得，心裏却感念程大叔說的俱是金石之言。』婁樸道：『要從程大叔讀書這却難。也不說程大叔家道殷寔，無須館穀；但這位老叔性

情豪邁，耐煩看書時，一兩個月不出書房門。有一時尋人吃起酒來，或是尋人下起圍棋，就是幾天不開交。我前日去與這老叔磕頭，到了書房門，這老叔在書房彈琴哩。彈完了，我纔進去。見罷禮，誇獎了幾句，勉勵了幾句，說道：「我有新做的兩首絕句，實任看看。」我也不知詩味，看來只覺胸次高闊。世兄若願意從他，我看透了，這老叔不肯教書。依我說，世兄只把這老叔的話，常常提在心頭就是。」

紹聞道：「世兄說的是。」吃完飯，冀宅祇收銀花，別的依舊抱回而去。

原來譚紹聞自從乃翁上京以及捐館，這四五年來，每日信馬游韉，如在醉夢中一般。那日程希明當頭棒喝，未免觸動了天良；又見冀樸，同窗共硯，今日相形見絀，難說心中不鼓動麼？若是就此振厲起來，依舊是譚門的賢裔，孝移的孝子；但是若果如此，作書者便至此擱筆了。這正是：

鴻鈞一氣走雙丸，人自殊趣判曝寒；

若是群遵惟正路，朝廷不設法曹官。

燈 路 歧

第十三回

碧草亭父執讞論

崇有軒小友巽言

第十四回 盛希僑過市遇好友 王隆吉夜飲訂盟期

却說王隆吉自從丟了書本，就了生意，聰明人見一會十，到十五六歲時，竟是一個掌住櫃的人了。王春字見兒子精明，生意發財，便放心留他在家，自己帶了出門能幹的夥計，單一在蘇杭買貨，運發汴城。自此門面興旺，竟立起一個春盛大字號來。

有一日隆吉正在櫃台裡坐；只見一個公子，年紀不上二十歲，人物豐滿明淨，騎着一疋駿馬，鞍轡新鮮。跟着三個人，俱騎着馬。兩三个步走的，架着兩個鷹，牽着兩隻細狗。滿街塵土，一轟出東門去。到了春盛號鋪門，那公子勒住馬，問道：「舖裡有好鞭子沒有？」王隆吉道：「紅毛通藤的有幾條，未必中意。」公子道：「拿來我看。」隆吉叫小夥計遞于馬上。公子道：「雖不好，也還罷了。要

多少錢？」隆吉道：「情愿奉送。若講錢時，悞了貴幹我也就不賣。」公子道：「我原忙，回來奉價罷。」把舊鞭子丟在地下，跟人拾了，自己拿新鞭子把馬背上加了一下，主僕七八个一轟兒走了。

及到了未牌時分，一轟兒又進了城。人是滿面蒙塵，馬是遍體生津，鷹坦着翅，狗吐着舌，跟的人棍上挑着幾個鬼子。到了鋪門，公子跳下馬來。衆僕人一齊下來接住馬。公子教從人奉馬鞭之價。隆吉早已跳出櫃台，連聲道：「不必！不必！我看公子渴了，先到舖後櫃房吃盃茶如何？」公子道：「正是渴的要緊，也能，只是太打攪些。」隆吉引着公子到後邊。

這不是前七八年婁潛齋譚孝移坐的那屋子；乃是生意發財，又拆蓋了三間堂屋；窗櫺，榻扇，另是一新，糊的雪洞一般。字畫都是蘇杭捎來的。一个小院子，盆花怪石，甚屬幽雅。

這公子滿心歡喜。小厮斟上茶來，隆吉雙手親奉，公子躬身接飲。茶未吃完，

小厮拿洗臉水，香皂盒兒，手巾，到了。公子只得洗了臉。方欲告辭，菓碟，酒，菜已擺滿案了。公子道：『那有取擾之理！』隆吉道：『少爺出城時已預備就了。』煖酒上來，隆吉奉了三盃。從人進來催行，隆吉那裡肯放，又奉了个大盃兒，方纔放走。公子謝擾不盡，出門上馬而去。這鞭子錢一發講不出口來。

這原是隆吉生意精處。平素聞知公子撒漫的使錢，想招住這個主顧。今日自出門來，要買鞭子，隆吉所以情原奉送。知道公子回來口乾舌渴，臉水，茶酒，預先整備，所以見面就邀，要挂个相與的意思。

到了第二日早晨，只見一个倅頭，拿着一个拜匣，到舖門前。展開匣兒，取出一个封套帖，上面寫着：『翌吉，一品候叙。眷弟盛希僑拜。』旁邊寫着一行小字兒：『恕不再速。辭帖不敢奉領。』隆吉道：『多拜尊大爺，我事忙不能取擾。』倅頭道：『來時家大爺已吩咐明白，不受王相公辭帖，明日早來速駕。』王隆吉也難再辭。到了次日，早有人來速，只得鮮衣，淨帽，跟着一個小厮去盛宅赴席。

原來這盛希僑之祖，做過雲南布政，父親做過廣西向武州州判，俱已去世，遺下希僑兄弟二人。弟希瑗尚小，還從師念書。這希僑十九歲了，新取過親來，守着四五十萬家私，隨意湊過。

這王隆吉到了盛宅，只見：門樓三間，中間安着抬過八抬轎的大門。內邊照壁有三四丈長。門前站着三四个家人，隆吉也有見過的，都是街面上常走的。見了隆吉，說道：「王相公來了。」內中一个道：「我引路。」從五間大客廳門前過去，東邊又是一道角門兒，又是一個院子。一個門樓。上面寫着「盛氏先祠。」旁註二行年月款式：一行是「成化丙申；」一行是「吉水羅倫書。」又過一個院子，院裏畜着一對鶴；三間正房，門上挂着一個猩紅毡簾子。引路的說了一聲「客來。」只見一個家僮掀起簾子，盛公子出來相迎；說道：「失迎！失迎！」進的屋去，行禮坐下。公子謝了盛情。只見牆上古款新式，也難識認，大約都是很好的。條几上古董，玩器，一件也不認得。只聞得異香撲鼻，却不知香從何來。隆吉心中暗道：



果然天上神仙府，只是人間富貴家。

兩人吃了茶，隆吉便道：『昨日簡襲少爺。』盛希僑道：『昨日過擾。但這尊謙，萬不敢當。你我同年等輩，只以弟兄相稱。我看你年紀小似我，我就占先稱你爲賢弟罷。』隆吉道：『不敢高攀。』希僑道：『舖子有多少本錢？』隆吉恐失了體面，儘力道：『有七八千光景，還不在手下，每日江蘇杭州上下來往哩。』希僑道：『原來有限的。』隆吉便接口道：『所以週轉不來。』

又坐了少頃，希僑道：『咱弄個頑意耍耍罷。』隆吉道：『我不會甚麼。』希僑道：『舖子裏也打骨牌不打？』隆吉道：『開了也時常弄弄。』希僑便叫：『拿過骨牌來。再去樓上要兩千錢來，我與王大爺打骨牌頑。』只見一個家僮，拿過骨牌盒兒，一個舖上絨毡，一個從後邊拿出兩串錢，又陪上兩個小廝兒站着配場。搭了一回快，打了一回天九，隆吉贏了一千四五百錢。擺了碟酒，收拾起骨牌不要了。

須臾，湯飯，肴饌，陸續俱來。隆吉只覺異味美口，東西却不認得。想舖中也有幾味相似的，烹調却不是這樣。

席完，又吃幾樣子酒。酒半酣時，希僑道：『我有一句話，賢弟莫要見阻。我心裡想與賢弟拜个弟兄。』隆吉道：『說甚麼話！府上是何等人家，我不過一个生意小戶，何以將地比天？』希僑道：『見外麼？』隆吉道：『不敢！不敢！』希僑道：『你外邊人熟，再想兩位兒纔好。』隆吉道：『我也年輕，外邊也不認的人。請問要那株人？』希僑道：『我拜弟兄原來有緣故。我的親戚都在外省，姑家，舅家，連外父家，都沒有在河南的。我這裡舉目少親，甚是寂寞，只求像賢弟這樣意氣投合的，時常來往就罷。』隆吉道：『我也認不得許多人。就是那等不三不四的，我也不說他。我有兩個同窗：一个是我的先生婁孝廉兒子，新進了學，叫做婁樸；一个是我的譚姑夫兒子，叫做譚紹聞。年紀都是十七八歲。若不嫌棄，我情願約會他二人。』希僑道：『妙極！咱四个也就足夠。』

飯完，把酒席收訖。隆吉要辭別起身。希僑不肯，還要耍骨牌。隆吉說：「鋪子裡沒人。」堅執要去。希僑道：「備馬送王大爺去。」隆吉那裡肯騎。吃畢茶，起身。希僑送至大門，問道：「王大爺贏的錢呢？」隆吉道：「甚麼話！閑耍罷了。」希僑道：「將錢交與王大爺來人。」那小廝也不肯接。希僑道：「暫且放住。」因說道：「約會的人，賢弟放速些就是。」隆吉道：「是。」一拱而別。

及到鋪門時，盛宅家人已將骨牌贏的錢送到。隆吉再不肯要。那小家人道：「王大爺不要，小的回去得二十竹批子挨。」隆吉說道：「收了。你到府上說，我謝大爺擾。」那家人道：「曉得。」溜烟跑回去。

這王隆吉起初奉盛盛公子之意，不過是生意之上，要添一个好主顧。不料蒙了錯愛，竟說到拜弟兄的話。大凡年輕的人，不知道理。一聽說拜弟兄，早已喜極，又遇見一个富貴公子，一發喜出意外，這一夜就睡不着。

等到次日，胡亂吃些早飯，騎上騾子，一直就到蕭牆街衙街口，把騾子拴在碧草軒前一棵石榴樹上。

原來碧草軒自從沒了孝移以後，花砌，葯欄，果成了『綠滿窗前草不除』的光景，所以牲口拴在軒前樹上，也不止一日。這話提他不着。

單說隆吉提着鞭子，一逕到了樓下，正值王氏與紹聞吃早飯，冰梅一旁伺候。王氏見了侄兒，便道：『冰梅，收了家伙，另擺飯來，叫王大叔吃。』隆吉道：『適纔丟下碗兒。』因問姑娘近日安吉的話。紹聞也問舅往蘇州發貨的話。隆吉心上有事，三句兩句便拐到盛希僑身上。這盛希僑方伯門第，人所共知，不必深言。因把盛公子怎的一个豪邁個儻，風流款洽，誇了一番。怎的一个房屋狀麗，怎的一个看饌精美，一五一十，誇了个不啻口出。方纔徐徐說出『換帖子，要結拜弟兄，央我來約表弟』的話。這王氏接口便道：『像這等主戶人家的公子，要約你兄弟拜弟兄，難說辱沒咱不成？我就教他算上一个。』隆吉道：『自然是極好哩。』紹聞道：『在

那裡結拜呢？」隆吉道：「這却沒有說定一個地方。等約停當了，再定地方罷。大約就在盛宅。」紹問道：「他是大鄉紳人家，開章就在他家，未免我們還不好意思去的。不如約個公所地方，大家闖出分貲擺酒席。結拜停當，然後彼此相請，便好來往。」隆吉道：「賢弟說的是。依我看，大約東街關爺廟裏好。關爺就是結拜弟兄的頭一個。叫宋道官擺下席，我們在神前燒香何如？」紹問道：「那的人亂，羞人答答的，不好看像。」王氏道：「地藏庵那裡有關爺廟沒有？」隆吉道：「那裡有一座小伽藍殿，就是關爺。」王氏道：「依我說，就在地藏庵也好。范師傅那裡也秘淨。就叫他擺席，你們只出分貲。」紹問道：「怕他是持戒的，怎好叫擺葷席？」隆吉道：「他說持戒，是對人說的。時常在俺家，還叫俺娘黃昏裡與他買燒雞吃哩。」王氏紹聞不覺俱笑。王氏又道：「就拿定主意，在那裡罷。分貲得多少呢？」隆吉道：「咱與盛公子同事，輕薄了不好看，每人二兩頭罷。」王氏道：「也不多。每人跟一個人，上下兩席，只够罷。」隆吉道：「師傅也還落些，落的有限。」王氏道：

『他出家人怎好落您的。』隆吉道：『姑娘不知，凡住堂廟的幹一件事，先算計落頭哩。』大家又笑。

計議停當，隆吉道：『你我同去約約婁世兄。』紹問道：『就不用去。婁世兄是有管教的人，去也不中用。他也必不算。』隆吉道：『昨日我與盛公子說明約你兩個，若不約他，顯見的弟兄們有了欺瞞，使不得的。』紹問道：『我不去，你自己去罷。況我昨日纔在他家送賀禮，今日又去，婁先生見了我，我沒噎說。你自己去罷。』隆吉是生意行走慣的人，忽生一計道：『婁世兄進了學，我還沒有與先生叩喜哩。福弟，你借與一分賀禮，我去走走，順便兒把這話說了。依不依，在他。』紹聞吩咐雙慶道：『叫王忠來。』王氏便道：『你又叫王忠，想着賬房裏要錢呢？』紹問道：『正是。』王氏道：『您這事叫王忠知道，就要攪散。我與你備禮，你得多少呢？』隆吉道：『一兩銀，再配上一疋紬子。』王氏道：『兩樣俱是現成的。雙慶兒，取大拜匣來。』紹問道：『要帖子不要？』隆吉道：『我如今成了生意人了』

；不用帖子。只叫雙慶兒跟的去。」

紹聞安置禮物已妥，叫雙慶兒跟着騾子，一直往北門來。進的葉宅，一逕到了客室。恰好葉潛齋與葉樸在那裡陪客說話。隆吉先與客行了常禮，然後展開賀儀，與先生叩喜，與葉樸行了平禮，坐下吃茶。葉潛齋道：「你近日做了生意，可惜你的資質！也很好，我也不嫌你改業。既作商家，皆國家良民，亦資生之要。但你是个聰明人，只要凡事務實。」隆吉道：「先生教訓極是。」

隆吉來意，本欲約葉樸結盟，見了先生，早已奪氣，不敢講出口來。坐了一會，只得邀葉樸道：「世兄外邊遊遊能。」葉樸陪出門來，到崇有軒坐下。又說些閑言碎語，心裡想說這盛公子約拜弟兄的話，幾番張口，不知怎的，咽喉間再說不出來。可知正氣奪人，邪說自遠。又可知惡聞邪話，必在己有以招之也。

這葉潛齋父子還只料王隆吉感念師弟之誼，今日來送賀儀，心中過意不去，加倍厚待。過午席罷，將原儀璧回。隆吉心中怏怏而去。在路上打發雙慶兒帶回原禮

而去，自己騎驢而歸。

恰好到了娘娘廟大街，這盛公子正在門樓下站着，與馬販子講買馬的話；看家人在大街上試馬。望見王隆吉，早叫道：「那不是王賢弟麼？」王隆吉下的驢子，家人跑上前接住。盛公子下的階級，一手挽住，說道：「賢弟那裡去來？」隆吉道：「蕭牆街。」盛公子吩咐家人道：「馬說妥了。去問號裡取銀子。就說我有客說話，顯不得，叫他上筆賬就是。」真正：

樂莫樂乎新相知，況是指日締盟人。

盛希僑一手扯住王隆吉，進了內書房。坐下，問道：「賢弟所約何如？」隆吉道：「蕭牆街舍表弟算了一個。」希僑道：「那一位哩？」隆吉說不出那不曾開口的話，只得答應道：「裏世兄意思不想着算。」希僑道：「莫非嫌擇我麼？他是孝廉公之子，又新進了學，自然要高抬身分。依我說，先祖做過方面大僚，也不甚玷辱他。」



隆吉急口道：『他說：他常在學裏，恐怕一時禮節答應不到，丟下空，倒惹兄弟們不喜歡。沒有別的意思。』希僑道：『這就是了。要之咱三個也够了。久後遇見台氣的，再續上也不遲。你且說結拜定于何日，我好送帖相請。』隆吉道：『頭一次公事，也難說就在府上。舍表弟說：先尋一個公所地方會了，然後彼此相請，好來往。』希僑道：『也沒這個妥當地方。』隆吉道：『我與舍表弟議在地藏庵范師傅那邊。每人二兩分金，叫他擺席。』希僑道：『二兩太少。他出家人不圖落些餘頭，該白伺候咱不成？況且二兩銀子，除了落頭，也擺不出好席面。依我說我送酒一罈，再備幾樣菜兒送的去；也恐怕姑姑子家整治的腥白白的，吃不的。却怎麼了？』隆吉道：『大哥慮的是。天色已晚，我回去罷。櫃房裡沒人，且是黑了街上行走不便。』希僑笑道：『關甚麼要緊！不如你今晚住下，咱弟兄說話兒。就是夜深了，打上我這邊燈籠，柵欄上也沒人敢攔；鎖了柵欄，他們也不敢不開。』

說未完時，一聲叫家人：『擺酒！你們這些狗娘養的，都瞎了！眼看漆黑，還

不上燈麼！今日是該誰伺候客哩？明日打這忘八羔子！」嚷聲未畢，只見兩個家童掌定兩枝大燭，放在桌上，酒碟兒隨後就到。希僑還罵了兩句。王隆吉也不敢過爲推辭，只得坐下。把酒斟開，希僑嘗了嘗，罵道：「這是前日東街的送了十罇南酒。我說不中吃，偏偏你們要拿來褻瀆客！你們這些狗彘的，單管惹人的氣！快換了咱家新做的石凍春來。」果然又換了。希僑道：「這明日地藏庵的事，賢弟你自去安排。明晨，我就送分賞去。日子就定在初三日罷。別的日子我不得閒。」隆吉道：「就是初三，不用再改罷？」希僑道：「豈有再改之理。」

吃了一會，王隆吉要走。希僑道：「賢弟可笑。若說啞酒難吃，我有道理。」一聲叫：「寶劍兒，前院請滿相公來。教他連琵琶也帶的來。」少頃，滿相公到了。隆吉起來欲待作揖，希僑搖手道：「不必，不必，老滿你就坐在這邊罷。」家人斟上酒。希僑道：「你唱個曲子敬客。」隆吉道：「不敢。」滿相公果然唱了一套。

唱完，說道：「聒耳。」隆吉道：「聆教。」希僑道：「果然聒耳不中聽。取

大盃來，咱們猜拳罷。」隆吉道：「我不會猜枚。」希僑道：「不猜拳，咱揭酒牌罷。」寶劍兒取過酒牌，舉個大盃放在中間。希僑道：「這磁甌子是敬客的麼？快去樓上要我的斗來。只要三個罷。小心着！若是打碎了，你那一家子性命還不值我那一個斗哩。」果然拿來三個錦盒兒，取出三個玉斗。燈光之下，晶瑩射目。希僑道：「不必斟酒，揭了牌看該誰，誰喝。」隆吉道：「我不懂的。」滿相公道：「上邊自有圖象，註解的明白，揭着誰，再不能賴過去。」希僑把牌揉亂了，放在盤中，說道：「賢弟你是客，你就先揭。」隆吉道：「我不明白。」希僑道：「我一發先揭一張。」揭過一看，只見上面畫着：一架孔雀屏，背後站着幾個女子，一人持弓搭箭，射那孔雀。旁註兩句詩，又一行云：「新婚者一巨觥。」希僑道：「賢弟幾日完婚？」隆吉道：「不會。」滿相公說道：「少爺喝了罷。」寶劍斟一玉斗放在主人面前。希僑只得吃訖。輪着滿相公揭，滿相公揭了一張，上面畫着：一樹花，一人舉燭夜觀。旁註云：「近燭者一盃。」滿相公道：「少爺又是一盃。」希僑看了一看，自己果

然與燭台獨近，說道：『這牌太向主人了。』只得又吃一玉斗。輪着隆吉揭，揭了一張，上面畫着：一雙船載着三髯貴人，一個美色女子。旁註云：『行商者一小盃。』希僑道：『這是范蠡故事，又有西施跟着，生意又發財，賢弟該一大盃。』隆吉道：『酒令大似軍令，既是寫的小盅，如何改成大盃。』希僑一定叫寶劍兒斟了一斗，隆吉吃了，說道：『我委寔是要走的。要吃酒時，我在家說明，就是一更二更都使的。我今日早晨出門，家中沒說明白，家母也挂心。叫我走罷。這時天有半更了。』滿相公亦說：『少爺叫客走罷。』希僑酒興不足，却也自嫌白淡無味；說道：『今晚全無興頭。既說伯母挂心，賢弟一發就去，改日就不許推托了。酒到底沒有吃甚麼，牌兒只揭了三張，記下罷。寶劍打燈籠，叫他們送回家。』於是一齊起身，送出大門。隆吉騎上騾子，一對燈籠前照，送至春盛號舖門而回。有詩道王氏之愚昧：

刻刻難忘曲米街，

恰逢中表又相諧，

村姑嫁得夫家好，

藤產瓠秦抱滿懷。

第十五回 地藏菴公子占兄位 內省齋書生試賭盆

話說王隆吉一更天回家，到了次日，盛宅早送來一個拜匣，封套上邊寫了分金二兩。隆吉也自己稱了二兩銀子，運到地藏菴來。見了范姑子，說了他們結拜的話，要在伽藍殿燒香，三個人分金六兩，叫菴裡備席。范姑子慨然承許。隆吉道：「菴中鍋竈不便，調料菜蔬不全；有周章不來處，我再替你幹旋。」范姑子笑道：「你休管我夜起，只要早到就能。我只愁沒酒。」隆吉道：「酒是盛宅送的。」姑子道：「你只管放心，我管保丟不了你的話。」隆吉道：「後日初三，我們早到，可辦的出來麼？」范姑子道：「就是今日也不怕。多少難事，我替人家辦的一點風聲兒也不透，何況這兩桌酒席？只管放心。」王隆吉辭的去了。

本日范姑子叫僱工將各廟洒掃潔淨。次日范姑子街上走了一回，回來叫僱工把

厨下管與工匠人燒茶的那個大鍋收拾妥當。

到初三日，只見四個人抬着一架盒子，一罈酒送來。范姑子道：『原說不要酒，盛宅自送酒來。』那抬酒的道：『這就是盛宅的酒。』范姑子纔曉得食盒也是盛宅的。抬盒人去，范姑子與徒弟揭開看時，原是一桌全席，茶皿，酒具，箸，匙俱全。須臾又有人抬了一盒子全席。范姑子命放在厨下，對抬盒人道：『傢伙明日來取罷。』抬盒人道：『原是說明的。』范姑子又尋了兩個巷旁住的老婆子，揀盒中該熱的肉菜，放在鍋上用籠蓋了，慢火兒蒸着，單等客來。

王隆吉早到。少時，只見譚紹聞到了。范姑子接着，讓至佛殿後邊一個客室。問了家中老菩薩的安好。話未完，盛公子到，也迎到客室，兩人行禮。王隆吉道：『這個便是表弟譚紹聞。這個便是娘娘廟大街盛大哥。』這二人起初見面，那久仰高攀的話，是不揣而知的。又謝了范姑子的驚動煩擾，也不細述。

說一會話，范姑子道：『請山主們伽藍殿上香罷。』三人說：『也能。該上香

的時候。」范姑子問道：「山主們告神的疏頭兒，香紙，是跟的人帶着麼？」三人都道：「不曾帶來，也就沒曾打算到這裡。如今可該怎麼處？」希僑道：「這都是王賢弟你辦的事，少頭沒尾的。」范姑子道：「山主們今日喜事，休說那少頭沒尾的話兒。」隆吉道：「我一來沒經過這事，二來我實說罷，這兩三天我心裏通是慌了。」范姑子道：「這也不難。菴中有整香，整紙，借與山主們。告神的疏，我替山主們念的算了罷。」隆吉道：「極好。」范姑子道：「這年庚像是盛山主做大哥，王山主第二，譚山主第三的了。」隆吉道：「不錯的。」於是范姑子開櫃取出香紙，引着三位過了佛殿前伽藍廟中。每人遞與香一炷，各插在爐中，行禮跪下。范姑子敲了三聲磬，也跪下，往上說道：「阿彌陀佛！這是聖賢菩薩馬脚下住的三位信士：一個盛公子，一個王相公，一個譚公子。今日在聖賢爐前成了八拜之交，有福同享，有馬同騎。那個若有三心二意，叫周將軍監查。阿彌陀佛！好好保護他們！保護得財源發旺，子孫興隆！他們還許下翻蓋歇馬涼殿，洗畫老爺金身。」范姑子念完起

來，又敲了三聲磬。三人行禮畢。范姑子說：『兩位山主該與盛山主行禮。盛山主是哥哩。』希僑道：『何用這？』隆吉道：『自然該的。』扯住譚紹聞行禮。希僑受了半禮。隆吉道：『表弟，咱可不要這罷。』紹聞也就止了。

却說這譚紹聞心中發熱，臉上起紅。他原是有家教的，父師的話，是聽過的，今日這事，意思極有些不安。只因隆吉初約時，一時承許的孟浪，所以今日也說不出口來，只得隨着罷。比不得盛希僑天生匪人，宦門中不肖之子；王隆吉經紀人家出身，不曉甚麼。所以盛希僑視如平常，王隆吉滿心歡喜。這是他三人心裡光景，不必細述。

單說范姑子引三人穿過佛殿，到了客室坐下。范姑子捧上茶來。盛希僑不接茶盃，說道：『我有人帶的茶葉。師傅只把壺洗淨，另送一壺開水來。』一聲叫：『寶劍兒！』這寶劍兒正與雙慶兒及王隆吉跟的進財兒也商量結拜的話。希僑一聲叫喚，寶劍慌了。希僑罵了兩句，叫厨下照料潑茶去。這范姑子方曉得起初進門，盛希



僑把茶嘗了一嘗便放下的緣故。

少頃，寶劍拿茶上來。茶盃也是家人皮囊帶來的。衆人喝茶時，也不知是普洱茶，君山，武彝，陽羨，只覺得異香別味，果然出奇。

吃完茶，范姑子擺席上來。端的山珍，海錯，大家舉箸齊吃。希僑略吃了幾味兒，說道：『把這席留下三兩味在這裏，別的賞與跟隨人吃。把舍下送來的粗饌拿來。』范姑子那裏敢強，只說道：『這東西委定的敬不得山主。』只得收了，又把盛宅東西擺上。果然除了光鴨，固鵝，別的就沒有河南出的東西；飲的是盛宅的酒，香美自不待言。隆吉道：『范師傅，你也來坐坐。』范姑子道：『厨下離了我，一發上不來。』希僑道：『你來往亂跑，也不好。』范姑子道：『我顧不的。沒有教小徒陪陪罷。』向閣邊叫道：『慧照兒你放下針線，照照客。』只見閣上下來一個尼姑，十七八歲，眉清目秀；到客室，與小山主們行了尼禮，就坐在旁邊；也不吃甚麼，只舉箸喂客，把頭低了，吃了一盃茶。

席完了，范姑子也來，坐在一張床上，說道：「山主，有慢呀！」盛希僑道：「你這令徒怎的不言語？」范姑子道：「小家樣子，見不的人。每日只在樓上做針線，也就沒見過客。」希僑道：「出家人做的什麼針線？」范姑子道：「庵中日子窮，全指着他縫些順袋兒，鑰匙袋兒，賣幾個錢，糴二升米吃哩。」希僑道：「俺們上閣看看針線何如？捎兩件回家做樣子。」慧照微笑道：「看不的。」范姑子道：「看看何妨。若是看中時，這些山主們帶回一件，強如你賣十件哩。」盛希僑邀道：「二位賢弟同看看何如？」

范姑子引着三人上閣，慧照只得跟着到閣上。都看縫的東西，說道：「果然花兒繡得好！」范姑子下閣取茶去。希僑自己揀了兩件，強與了譚紹聞一個順袋兒，與了隆吉一個荷包兒。范姑子拿的茶來，衆人吃了。又坐一會，方褪下的閣來，到了客室。希僑道：「庵裏日子淡薄麼？」范姑子道：「行常斷了頓兒。」希僑道：「不打緊。明日我送十兩燈油錢，一石米來。二位兄弟也休空了。」范姑子道：

阿彌陀佛！」希僑道：「針線很好，可惜緞子不好。明日請到我家，與我繡幾幅枕頭頂兒待客，可教去麼？我也不敢空勞。」范姑子道：「教他再領府上奶奶菩薩們些教兒，怎不教去？」

二人把話說完，隆吉見譚紹聞終日不甚說話，問道：「賢弟今日怎的不歡？」紹聞道：「我怎的不歡？」希僑道：「庵裏有甚麼頑意兒麼？」范姑子道：「阿彌陀佛！庵裏得有甚麼？」隆吉道：「葯舖老梁相公丟下那盤象棋呢？」范姑子道：「他丟在這裏，又沒人會下，只怕少了子兒。」隆吉道：「少兩個寫上兩塊瓦兒。」希僑道：「賢弟奇想！棋子少了，瓦兒就算了不成？」隆吉道：「算得了。」范姑子尋了一會拿來。希僑笑道：「看來却不少。只是些木頭片子，如何下他？也能，誰下哩？」隆吉道：「大哥與表弟下。」紹聞道：「我下不來。」隆吉道：「咱同學時，先生不在家，咱沒住鄧祥廚房裏下過麼？」大家笑了。范姑子叫慧照擺在桌上。希僑道：「不如咱喝酒罷。」隆吉恐怕希僑太露輕薄，只是慫恿下棋；紹聞

也說不吃酒，要回去；希僑只得與紹聞下起棋來。

范姑子出去，隆吉也跟出來問道：「你今日席面很好，是怎麼做的？」范姑子道：「我是二兩銀子定的蓬靈錦上色海味席，誰知道盛山主還嫌不中吃，我就沒敢說是館裏定來的。」隆吉道：「他的東西真個好，我吃了兩遭，也沒見重複甚麼，不認的竟是很多。」

又說了一會閑話，又看了一會棋，日色已墜，各家來接。盛宅一對牛腰一般粗細的燈籠，上寫着布政司三個大字；三四個家人牽着一疋馬。譚家王忠德喜兒打着一個碧草軒三字燈籠，宋祿趕着一輛車。隆吉是前櫃夥計親自來，打着一個春盛號鐵絲燈籠。

此時却被一個夏鼎字逢若的看見。原來夏逢若正在人家會賭回來，見地藏庵門前燈籠亂明，車馬僕從鬧轟轟的。站在黑影裏一看，見布政司燈籠，只疑藩司衙門

有人在庵有甚麼公幹；看了一會，却認得是盛公子。那兩個却不認得，碧草軒也不知是誰家，難說春盛號一個小舖子敢與盛公子來往，心中疑惑。只聽衆人一聲說道：『范師傅擾了。』范姑子道：『簡慢。』又聽得盛公子說：『二位賢弟，我就要奉請哩。』又說道：『范師傅，我不日就來接哩，休要不教去。』范姑子道：『豈有不教去之理？』衆人一轟而散。

這夏逢若心中躊躇，這一干人我若搭上了，吃喝儘有，連使的錢也有，我且慢慢打聽對磨他。隨時也自去幹他的營生去了。

且不說盛王兩人回家，單表譚紹聞今日心中有些不安，又見天色黑了，來接的又有王忠，心裏一發不妥當的，坐在車上，一聲兒也不言語。到家各自安歇。

過了兩日，王忠拿了一個全帖，上面寫着『翌午一片候叙。』下邊寫『愚兄盛希僑拜。』遞與少主人看。紹聞道：『是盛宅的請帖。打發來人歇歇。』王忠道：『來人去了。』又低聲說道：『爺不在了，大相公還該讀書務正。這些事只像是該推脫

的。」紹聞道：「你說的是，我明日到他家走走，改日也請他一請，還了席，慢慢丟開就罷。」王忠道：「這盛公子，我嘗聽人說是個敗家子，綽號兒叫做孫孫。我前日若知道一星兒時，我再不教大相公與他結拜。昨晚纔聽奶奶說這事，所以我急急去接。不如如今送他一個辭帖，只說家中有要緊事不得去，也不得罪他，便慢慢的開交。換帖結拜的弟兄，本來是不親；縱然起初有一點子親厚，沒有後來不丟淡了的事，且還有翻臉廝罵的。」紹聞道：「我昨日也就後悔，但目下辭他甚不好意思，胡亂走這一遭罷。」王忠道：「相公將來要吃這不好意思的虧。」紹聞道：「這辭帖是斷然不好送的。」王忠也不敢再攔阻。

等到明日，王忠安排要跟的去。飯後時，紹聞已引着雙慶兒步行往盛宅去。到了門上，寶劍兒已引進去，坐在大廳以上。日已近已，寶劍兒說道：「少爺還沒起來哩。我去對說去。」少時，只見盛希僑跑將出來，靴着鞋兒，衣服袒着，連聲說道：「東書房坐，東書房坐。」紹聞起身作爲禮之狀。希僑道：「不消。」一面便

吩咐道：『曲米街請王大爺去。』扯住紹聞的手道：『咱去東書房坐。』

兩個同行，寶劍兒引着。希僑一面走，一面說道：『昨晚酒大了，清早白爬不起來。』寶劍兒引到一個書房，挂着一個內省齋匾兒。進去坐下。只聽是一個丫頭聲音叫道：『寶劍，少爺的洗臉水拿的去。』寶劍掀簾子捧進水來。希僑一聲罵道：『痴獃的！客還沒有茶，你們只記得我熟！』紹聞道：『洗洗也罷。』希僑道：『我一發有罪賢弟，我去連衣服也換了來。』

希僑回後去，遲了一會，又換了一套衣服出來。恰好王隆吉也到了。希僑迎着笑道：『譚賢弟來時我還沒起來哩。我適纔洗了臉，換了衣服來。賢弟來遲，就該罰你。』王隆吉道：『客到了還睡着，不該罰大哥麼？』大家一笑。

吃罷茶，隆吉道：『今日該拜見伯母，休說來意不恭。』希僑道：『請坐下。』實對您說，家母昨日從山東家母舅家纔來。馱轎上坐了一千多里，如今在樓上睡了，好幾天還歇不過來哩。你我弟兄們，原該有這一禮，求改日何如？』隆吉道：『

豈有不磕個頭之理。」希僑再三攔阻。紹聞道：「也能，就遵命。」

希僑坐了一會道：「我竟是閑坐不來，咱生法頑頑罷。」紹聞道：「閑坐說話也能。」希僑道：「叫我閑坐，我時刻就瞌睡，一定要頑頑。譚賢弟，你只說你會頑罷。」紹聞道：「我一些也不會。先君在世嚴緊。莫說頑意兒不會，也並不曾見過。」隆吉道：「這是實話。家姑夫性情固執，這表弟四門也沒出過。」希僑道：「怎麼會下象棋？」紹聞道：「那是舍下一個廚役有一盤棋，偷弄弄是有的；所以前日下時，一連兩盤都輸了。」希僑道：「棋我是不耐煩下的，骨牌也不好頑。再閑坐一會我就悶死，這都該怎麼處！不然者咱擲六色罷。」紹聞把臉紅了，說道：「我不會，不用弄這東西。」希僑道：「王賢弟，你會不會？」隆吉道：「我年節下賭過核桃，不過與骨牌一樣，只是擲的不精。」希僑拍手大笑道：「在行！在行！這就好了！可惜滿相公不在家。」隆吉道：「滿相公那的去了？」希僑道：「我叫他往南鄉裏看狗去。說這南鄉蘇宅頑的一條狗，如今要賣哩。我與他八兩銀子他不賣。」



他要換一匹馬。我叫滿相公看看，這狗果然跑的好了，就與他一匹馬。那一家兒可算上誰？有了。後邊叫慧照來算上一家。」隆吉道：「慧照在那裏？」希僑笑道：「在後邊。住過兩天了。」隆吉道：「他師傅教他來麼？」希僑大笑道：「您不在行。豈有不教來之理。寶劍兒，你去後邊請劉師傅來。」

寶劍去了一會，回來道：「劉師傅說，前邊有客，他不來。」希僑道：「我去。」少頃，只見希僑引着慧照來。希僑吩咐道：「把角門鎖了。」一同行禮坐下。隆吉與紹謝了庵中打攪。慧照掩着口道：「有慢。」希僑道：「閑話少說。拿篋子盒來。」寶劍舖上桌毡。放下篋盒，讓衆人各照門頭坐了。

紹問那裏肯坐。希僑道：「你不認的，叫寶劍兒替你看。這個小狗獐的好眼色，篋子亂滾時，他就認的是又快。你輸了不算，你贏了你拿的走。」又叫：「老慧，你在那邊坐。」慧照笑道：「我不坐。又不認的，坐在那裏怎麼？」希僑道：「你要不配個場兒，昨日黃昏裏我輸的五百錢，我就不與你。」慧照紅了紅臉說：「我輸

不起。」希僑道：「輸了是我的。贏了是你的。」又向隆吉道：「你可不用讓罷。」寶劍兒樓上取四千錢來，希僑道：「真個弟兄們誰贏誰的麼，不過悶而已。」又喝道：「寶劍，快把牙籌拿過一邊子去，休教厭人。」

寶劍兒拿過賭籌，放在條几上，各人門前放下一千錢。希僑先擲，擲了一個平頭十四點。沒人下錢，輪着隆吉擲。希僑把紹聞門前的錢開了一百，擺成柱馬。隆吉擲了一個叉，賠了三個。輪着紹聞擲，紹聞不肯伸手。慧照已擺成柱馬。希僑再三催督，紹聞無奈，把筊子抓起，面紅手顫，擲將下去。室劍喝道：「梅梢月！梅梢月！」慧照把錢送過來，該擲希僑的。紹聞道：「我委實的不擲。心裏只是跳。」希僑再三只是讓。紹聞道：「心裏跳個不住，怎麼行得？」希僑道：「也能麼。」譚賢弟，你與老慧夥着，叫他替你擲。寶劍兒，你把你的錢拿來配上一家兒，順便把廚下瑤琴兒叫來替你伺候客。」寶劍果然叫的瑤琴來，自己拿了兩千錢配場。紹聞桌邊坐着看。沒多時，慧照擲了一個臨老入花叢的大快，把六千錢都贏的七零八

落。這紹聞書氣未除，總覺心下不安。

少頃，收拾了賭具，擺席上來。希僑道：『自己弟兄們，我就不爲禮。』紹聞隆吉齊道：『不敢。』慧照起身要走。希僑拉住道：『那裏走？就在此陪客。你扎的枕頭，我就當與你澆手哩。』四人相讓坐了，舉箸動匙，都吃不多兒，早已放下箸。希僑要安排大飲一場，就叫收了碟碗，別排酒局。只見寶劍兒從後邊擱了一盤茶來，說道：『譚大爺那邊有家裏人來接，角門鎖了，不得進來。』希僑罵道：『賊恠忘八羔子！偏你多言！天纔過午，就來接麼？就是有人，安排前院吃酒。你再胡說時，把恁娘的牙都打掉。』譚紹聞明知是王忠，心中不安，就要回去；說道：『想是家中有事，故小价來接。我去罷。』若果是希僑肯放的去，這盛公子的性情還不算怎樣無道理；譚紹聞一入匪黨，還不濡染太深。這正是：

賭場原是陷人坑，誰肯蠶盆自戕生；  
總爲羅叉推挽猛，學泗先赴滾油鎗。

第 十 五 回

地 藏 卷 公 子 占 兄 位

內 省 齋 書 生 試 賭 盆

第十六回 盛希僑酒鬧童年友 譚紹聞醉哄嬌婦娘

話說譚紹聞要去，希僑那裏肯放；因問隆吉道：『王賢弟，令姑老伯母性情利害麼？』隆吉道：『家姑娘性情仁慈，含表弟輕易不受半句兒氣。』希僑道：『譚賢弟，你一定要回去，怕是怕盛价，難說一個主人怕他們不成？』紹聞笑道：『豈有怕小价之理？』希僑道：『正是哩。像如舍下有七八家子家人，內邊丫頭孃婦也有十來口。我如在外一更二更不回來，再沒一個敢睡。即如家中有客，就是到天明，家中就沒有一個敢睡的。若是叫那個不到時，後頭人是一頓皮鞭，前頭人是一頓木板子，準備下半截子是掉的。』隆吉道：『大哥還是衙門裏傳下的規矩。』慧照道：『我昨晚見丫頭桂蕩兒睡了，你叫他起來，他白不起來，你還笑了一陣子，怎麼不利害哩？』希僑笑道：『你不胡說罷。只是如今要吃兩盅酒，偏偏的人不湊手。』

只聽有人叫角門，希僑認得聲音，道：『老滿回來了。寶劍兒去開門。』滿相

公進的門來，與衆人拱了一拱；又問：『此位是譚相公麼？』希僑道：『是。』二人又行了禮。希僑道：『徇何如？』滿相公道：『不成。徇大粗腿，還不勝咱家的那條黑狗，不要他。』希僑道：『寶劍兒南廳裏擺六稜桌兒坐，好喝酒，省的胡嚷。』果然寶劍瑤琴搬的六稜桌來。一面坐一個人，只有五個人，還少一個。希僑又叫寶劍兒道：『想起來了，你去水巷衙衛接晴霞來。把挑轎子抬去，叫他不用打扮就來。』

寶劍去了。這五個說了一陣閑話。晴霞到了，見了客，磕下頭。紹聞是從沒經見的，勿論說話，連氣兒也出不上來。隆吉做了幾年生意，還說了幾句市井話。希僑叫道：『速燙酒來。』寶劍擺開圍碟，讓六人各照一面坐了。就叫晴霞坐在紹聞隆吉中間。斟酒兩巡，希僑道：『昨日浙江朋友送了我一幅西湖圖酒令。只用一個簋子，各人占點。有秀士，美人，繡衣，羽士，俠客，漁翁，六樣兒。如今現有六個人，不用占點，譚賢弟就是秀士，晴霞就是美人，老慧就是繡衣，老滿就是羽

士，王賢弟你就是俠士，我一發就是個打魚的漁翁。瑤琴兒，你把西湖圖展開，放在桌上，把碟子去了幾個好頑。」衆人看那圖時，猶如兒童們擲的團基一般，螺道盤中一層一層進去。開首是湧金門，中間是一個湖心亭。衆人道：「不懂的。」滿相公又講了一會，說：「有現成令譜。」希僑道：「我就先擲。」恰恰擲了一個么，就是湧金門。展開令譜兒看，上面寫着六行字，一行云：「漁翁貨魚沽酒。飲巨盃，唱曲。」寶劍斟一盃，放在主人面前。滿相公道：「還要唱個崑曲兒。」希僑笑道：「坑死我！我實不能唱，你替我罷。」晴霞道：「不准替。」希僑道：「我就唱，難爲不死人。我唱那敬德釣魚罷。」只唱了一句新水令，忍不住自己笑了。說：「算了罷！算了罷！」沒人再好意思催他，只得罷了。教寶劍把一個銅漁翁放在湧金門上，記了馬兒。輪着滿相公擲，擲了一個六點，數在三生石上。令譜上寫：「到此滿坐皆飲。擲者說笑話。」寶劍兒滿座斟上大盃。該滿相公說笑話。滿相公道：「我的笑話，却不許你們笑。」衆人都笑了。希僑道：「說笑話，正要人笑，怎麼不叫人

笑？你快說罷。」滿相公道：「我說完了。」希僑道：「你沒說哩。」滿相公道：「我說不許您笑，你們現今大笑了，那就是我的笑話兒。」希僑把滿相公頭上打了一下子，笑道：「單管胡賴。也能，該王賢弟擲。」寶劍把一個菜石仙家放在三生石上記了。王隆吉也擲了一個六點，數在岳坟上。揭開令譜，上邊寫着：「俠士到此，痛飲三巨盃。一盃哭，二盃笑，三盃離坐大舞。」寶劍拿過三個盃，先斟一盃，放在隆吉面前。隆吉吃完了，希僑道：「該哭哩。」隆吉道：「這太難爲人。」希僑不依；晴霞也不依。希僑道：「你昨日沒說酒令大似軍令麼，如何不哭？」隆吉端的不肯。希僑道：「寶劍跪了。王大爺一天不哭，你再不許起來。」寶劍跪下。希僑又道：「你把酒盃兒頂在頭上。瑤琴，與他斟上一盃熱酒，教王大爺哭了，再奉這第二盃。」瑤琴，寶劍，只得遵命而行。隆吉急了，說道：「我哭就是。」于是將袖子遮着臉，哼了一聲。希僑道：「不算。」紹聞道：「算了罷。」寶劍起來，奉上第二盃。隆吉吃完。希僑道：「該笑哩。」隆吉道：「竟是叫我哭不的笑不的。」



衆人笑了。隆吉也笑了。希僑道：「賢弟，這就算笑了麼？」晴霞道：「就算了罷。」寶劍又奉上第三盃。隆吉吃完了。希僑道：「該離坐起舞。」隆吉不肯。希僑道：「違令者罰一大碗酒。」隆吉少不得離了坐，站在一旁，把手伸了一伸，說：「算了罷。」希僑道：「一定該打個箕拳兒。」慧照道：「單單的你要難爲人，算了罷。」希僑道：「我留着難爲你能，就算，就算。」寶劍兒把一個密蠟金老虎兒放在岳坎上。該晴霞擲，晴霞拿起簾子說道：「能好擲個不要百戲的罷。吃酒還不難。」擲了一個五點，數在蘇公堤上。令譜云：「桃柳交加，美人，秀士，同飲三小盃。」寶劍兒斟了三小盃。希僑道：「你兩個該一遞一口兒，把這三盃酒吃了。」看來紹聞此時一定該推托不肯，但古人云：「不見可欲，使心不亂。」紹聞與晴霞並坐時，已自暗通關節，恰好這個令又如此聯屬，二人果然依令而行。紹聞此時，竟有了「此間樂，不思蜀」的意思。寶劍兒把一個玉琢的靠石坐的美人，放在蘇公堤上記住。希僑唱了一聲道：「玉人兒呵！」晴霞聽了一眼，道：「該你唱你不唱。不該你

唱，你却要胡唱。」希僑笑道：「我只會這一句，若再第二句，我就不能了。」該紹聞擲。紹聞竟是不臉紅，也不手顫，拿起簋子，擲了一個兩點；心中還想數着一個有情趣的地方，不料數了一個冷泉亭。令譜云：「凡到此者，飲凉水一小盞。」紹聞道：「斟一盞茶算了罷。」希僑道：「你猜行也不行？」寶劍兒把茶鑊邊冷水盞了一盞兒，放在紹聞面前。紹聞道：「這還不苦人。」方伸手取冷水盞兒，晴霞拿過來潑在地下，說：「就算吃過罷。真個喝恁些做嘍哩！」希僑笑道：「衆人看麼？我就不敢再強。」寶劍兒取過一個盤蟻未刻的水晶圖書，放在冷泉亭上。該慧照擲。慧照擲了一個五點，數在放生池上。令譜云：「緇衣放生，合手念阿彌陀佛。」慧照道：「罷，罷，不吃酒就好。」站起來，合手念了一句阿彌陀佛。希僑道：「打到你那熱窩窩裏了，太便宜你。」寶劍兒又取一個象牙雕的彌勒佛兒，記在放生池上。又輪着希僑擲。也不暇細爲鋪述。

大約擲了四五週，纔到中間湖心亭上。隆吉早偏了三巨盃，後來又吃兩巨盃，

五小盅兒。別人也吃了，都吃的沒有隆吉的多。

完了這個令，又抽一會狀元籌，又揭一陣子酒牌。希僑酒興高，要猜起拳來，舉手與晴霞猜。輸贏未定，只見隆吉把臉白了。說了一聲「不好！」緊着向門外跑，早已未出而即哇。寶劍兒扶回在椅子上，頭也歪了，也坐不住。希僑也醉了，罵寶劍道：「狗彘的！還不扶在床上哩。」寶劍與瑤琴忙扶在床上。只聽咽喉間一聲壅的响，又吐了一床。連錦被，緞褥都污了。紹聞也醉了，還略明白些。說道：「可惜壞了東西。」希僑道：「那個值甚麼鳥錢，我只心疼老慧新扎的枕頭面兒。」又叫：「寶劍將王大爺吐的即速收拾，我們移在西亭子上坐罷。」

衆人一齊走到西亭子上，上面橫着慎思亭三字匾。桌，椅，燭台，火爐，自是不移而具的。這譚紹聞酒量不大，一轉動時，酒也上來了，天旋地磨，也就發起昏來。

且說王忠自午時來接主人，隔着幾層院子，那裡得見。且又把角門鎖了，聲息也不相通。盛宅家人只是邀着飲酒，王忠那裡下得去。盛宅家人道：「王哥，你不知道，俺少爺留客，一定要昏黑的，半夜一夜也還不定哩；不如咱弄賭兒耍耍罷。」王忠道：「不會。」盛宅家人道：「不信！不信！」王忠道：「委實的不會。若不信，只問這小夥計雙慶兒。」盛宅家人道：「俺們是要賭哩。你是個客，豈不慢待了王哥？」王忠道：「不妨。」那些家人正趁着角門鎖了，又叫了外邊兩個房戶，竟是大賭起來。王忠只得旁邊呆坐，等着內邊消息。

等到日夕，只得央道：「哥們到後邊說一聲。我委實的等急了。」內中一個道：「沒人敢去說。少爺性情，只怕罵的成不得。」

王忠等至上燈多時，宋祿鄧祥套車打燈籠來。王忠正着急時，只見寶劍兒打燈籠出來問道：「譚爺來人還在這裡麼？」王忠急應道：「在這裏。」寶劍兒道：「少爺叫抬轎的哩。譚爺醉了，叫用轎送回去哩。」王忠忙答道：「有車！有車！我跟你

進去瞧瞧去，好一同兒走。」

王忠與雙慶兒跟的進去，見少主人醉的動不得。盛公子也醉了，與晴霽慧照正  
 媒裏哩。吃了一驚，心中暗道：「咳！壞了！壞了！」慧照見有生人，一溜烟走了。  
 滿相公却不醉，說：「你兩個是蕭牆街來人麼？」王忠道：「是。」滿相公道：「你  
 兩個扶譚爺回去罷。醉了，坐轎穩當些。」王忠道：「有現成的車。」盛希僑瞪着眼  
 大聲道：「不得走！住下了，還要喝酒哩。您回去罷。」王忠道：「家中奶奶掛牽，  
 來了兩替人。」滿相公向公子道：「譚爺家中無人，老太太挂心，叫他回去罷。」原  
 來滿相公見醉了兩個，恐怕夜間難以扶持；其先開角門，叫轎夫，也是滿相公偷吩  
 咐寶劍的話。盛公子叫道：「譚賢弟醒醒，盛价來接你。怕他，你就回去。」紹聞睜  
 開眼問道：「誰來了？」王忠向前低聲說道：「天晚了，回去罷。」紹聞道：「你，你  
 是誰？」王忠道：「王忠。」紹聞口中糊糊塗塗罵道：「賊狗獠的！我到到家要打你你  
 三十鞭子！你去着就是，我不饒你就是了。拿茶來我喝。」晴霽緊着要了一盃茶，

捧與紹聞喝，說：『譚爺喝茶罷。』紹聞把眼往上一翻，說道：『好！好！好！我明日請你，你你可一定要去。』王忠在一旁扶着，急的這頭上露水珠兒如菉豆大亂滾；却不是惱主人罵他。紹聞喝了半鐘子茶，起來，踉踉跄跄說道：『我要走哩。』王忠急忙攙住。紹聞把袖子一擺，幾乎把王忠打倒，罵道：『賊狗獯的！我不醉。晴霞，你送我。』滿相公道：『老晴，你就去送。』盛公子哈哈大笑道：『我通看不上譚賢弟的樣子。』紹聞說：『胡說！』盛公子也是有酒的人，說道：『這是嘎話些！』紹聞道：『嘎話？就是這話！』滿相公道：『客在咱家醉了。』盛公子道：『是！是！是！我送客。』晴霞攙着紹聞，瑤榭打着燈籠頭裡照路，盛公子滿相公跟着送，王忠雙慶兒帮着主人。

到了大門，紹聞口中呢呢叨叨，也不知說的是甚麼。晴霞低聲道：『譚爺上車罷。』紹聞道：『你也上車。』晴霞道：『我明天就去瞧去。』滿相公攙了，說道：『大街上叫他回去罷。我打發譚爺上車。』王忠帮着扶上車去。寶劍兒道：『少爺，這

是譚爺贏的兩千多錢，劉師傅分一半，把錢也放在車上罷。」盛公子道：「也能，省的你明日去送。」這王忠聽說「贏的錢」三个字，真個是耳旁邊起了一個霹雷；心中暗叫了一聲道：「哎呀！」公子見紹開上車，高聲道：「有慢賢弟。」這車上也答應不出話來。

宋祿將車使開，雙慶兒打着燈籠，鄧祥王忠跟着。走了兩步，車上像是坐不住，倒了光景，王忠疾忙上車，將少主人抱在懷裡，教宋祿慢慢的走着。

這盛公子回去，將寶劍兒安插在內省齋看守。滿相公賬房去睡。晴霞與公子，就在西亭子歇了。

單說王隆吉到鷄叫時，酒醒了，要水吃，喝了半碗冷茶，嗚嗚的哭到天明。想着走時，又怕狗。叫醒寶劍兒看狗，走到大門時，大腰拴有兩三道，一尺長的鎖鎖着。叫人開時，都是賭了一夜纔睡的人，叫不醒一個兒，只得回來。日已出了，看見昨日吐壞了床，褥，枕頭，一發不安寧的要緊，少不得又要走。寶劍兒在管門的

床席下摸着鑰匙，開了門。隆吉只說：「手醜！丟醜！」疾忙走了。真正是：

門中走出脫籠鳥，街上行來落水鷄。

此是次日王隆吉的光景。我再說昨晚王忠車上抱着少主人，走到衙衛口，宋祿還往前走。王忠道：「後門有兩三盞燈，你沒見麼？還往那裏走！」宋祿道：「衙衛內窄，轉不過車來。」王忠道：「不許倒退出來麼？」只聽得趙大兒連聲說：「來了！來了！」王氏跑着說道：「咳！只來了罷！」宋祿把車使到後門，住了。王忠道：「相公醒醒，到家了。」王氏慌了，問道：「俺福兒有了病麼？」雙慶兒道：「是醉了。」王忠與德喜雙慶在車上順拖下來。王氏道：「咳！這是怎的說！你們去了一千人，就教俺孩子喝的這樣光景！」王忠道：「那個得見哩？」王氏趙大兒接住，攙到樓下內房，放在床上。舉燈看時，面無人色，眼往上翻，順口流涎。王氏慌的



哭說道：「我的兒呀！你不得活了！可該怎的！」趙大兒道：「奶奶，這全不妨事。是奶奶從不曾見過醉人。俺家俺達每日到集上，是一個大醉，日夕回來時，挺在床上，就像死人一般，到後半夜，就醒了，要涼水。我見慣了，這沒嘆大意思。奶奶休怕。」水梅道：「只與相公預備茶罷。」王忠也到樓門問道：「大相公這會兒酒醒了不曾？」趙大兒道：「還沒醒哩。」王忠長吁了兩口氣，往前邊去了。

遲了二更天，這譚紹聞手兒伸了一伸。王氏慌問道：「兒，你醒了。」紹聞把頭滾了兩滾，把手一撈，撈住王氏；問道：「這是誰？」王氏道：「我兒！是我。我是你娘哩。」紹聞呢喃說道：「喝水。」王氏道：「水梅，快拿那桌上盪茶來。」王氏扶起來說道：「福兒，這不是水？你喝。」紹聞喝了一陣，王氏扶着坐了一坐，這酒就有幾分醒了，睜開眼只顧四下亂看。王氏道：「你看甚麼哩？這是咱家。你把我唬死了。」紹聞也不答應。遲了一會，說道：「咳！喝的太多了。」王氏道：「你沒本事吃，你少吃一盞兒該怎的？」紹聞道：「他們只是胡鬧哩。」王忠又到樓門

，聽見少主人說話，到窗下問道：『大相公醒了？』王氏道：『過來了。』又叫：『趙大兒，你們都去睡去罷。天只怕將明了，大家歇歇罷。』

趙大兒去了，冰梅拴上樓門，進的內房。紹問道：『娘，你是我的老人家哩，你伏侍我，我心中不安。往後只教冰梅打發我罷了。我也不在這大床上睡，我要另睡一張床，各人方便些。』王氏道：『如今你睡罷，到明日我替你安置就是。』紹問道：『如今抬一張小藤床兒也不難。』王氏說：『安置停當了，天明了，我明日依着你說就是。咱都睡罷。』紹問道：『冰梅，你與我一盃茶來。』冰梅斟了一盃茶，遞與紹聞吃了。王氏道：『吃了茶睡罷。』紹問道：『今晚罷了，總是明日晚上，我不在大床上睡。』王氏道：『我依你說就是。咱睡罷。』紹聞酒已醒了八九分，不得已只得仍舊睡訖。

這是譚紹聞一被隆吉所約，結拜了弟兄，竟把平日眼中不會見過的見了，平日手中不曾弄過的弄了，平日心中不會想到的，也會想了。所以古人閱歷之談，說的

着實怕人；說的甚麼話？聽我依口學舌述來：

子孫寧可不讀書，不可一日近匪人；

不是古人多迂闊，繚絲事兒見的眞。

第十六回

盛希儒酒鬧童年友

譚紹聞醉哄嬌婦娘

第十六回

盛希儒酒鬧童年友

譚紹聞醉哄嬌婦媵

第十七回 王隆吉細籌悅富貴 夏逢若猛上廁新盟

話說譚紹聞大醉以後，到了次日飯完之後，還爬不起來。王氏自去安頓別的家事去。紹聞還問水梅要茶水，姜湯。要了兩三遍，到了近午之時，腫眼，臃腮起來。口中不住乾嘔，頭疼，惡心的病醒，其實難過，直如一場傷寒病症相似。見了王忠，想起昨日醜態，畢竟臉上有些羞意。忽然又想起昨日樂景，心中却也不十分後悔。

又過了五六日，王氏叫紹聞道：「你舅久不在家，咱也該備分水禮看看你姪子。每日咱費他家禮也太多，我心裡也想着到東街走走。你去對閣相公說，要五百錢。叫雙慶兒或是德喜兒到街上治禮。套上車，你跟我走走去。」紹聞也正想與隆吉商量些話說，聽得一聲，即如命辦理。吃了早飯，叫宋祿套車，鄧祥担禮，母子二人，同上曲米街來。到了後門，王氏下車進去。曹氏迎至家中說話。王氏問了兄弟

蘇州販貨的話，隆吉生意的話，因說：『前日盛宅請他弟兄們，不知隆吉醉不醉？這小福兒半夜到家，竟像死人一般，幾乎把我誑死。到了三更後，纔慢慢的會動彈。他姑夫在時，也吃酒，只見臉紅紅的便說是醉了。誰知道酒醉是恁個模樣，我從沒見過。我只指頭兒守着他一個，好不怕人哩。』曹氏道：『到底端福是夜間回去的，這小隆吉兒第二日早晨纔回來。他爹沒在家，櫃房裡又沒人，我一個女人家該怎的？只恐怕櫃房裡有失錯。他第二日回來，一頭睡在我床上，瞞午纔起來。我纔看見他的新衣服都污了。常日衣服是我洗的，這一遭衣服也不知是誰洗的，早已都弄乾淨：只是有兩片瀉的去處，到底洗不淨，到明日算他赴席的幌子罷。』

且說姪子要見外甥，姑娘要見侄兒，他兩個初來時都打了一個照面，少時兒就不見了。原來二人來在前客室中，商量請盛公子的話。隆吉道：『我昨日大丟了醜，我第二日纔回來。走到門前，偏偏的大清晨對門那小泉伯來取袖手，看見我身上污的，說我像是出酒模樣。又說你舅沒在家，生意人，小小年紀，不該如此。我這

幾日通不好意思在前櫃上，對門值戶的，怪不中看。『紹聞道：『你出酒時，我還記得，後來就天昏地黑，記不清了。到後半夜，睜開眼，却在家裡，你姑在床上坐。我教冰梅與我弄的茶，喝了，兩天過不來，像是害病一般。每日王忠見了我只低着頭，雙慶兒說我在盛宅罵了他。』隆吉道：『盛大哥開口就罵人，就該怎的。這俱是已往的事，說他做甚麼？但只是盛大哥請了咱，咱若不請他，還算甚麼朋友哩？咱如今也該商量請他的話。』紹聞道：『我不想把盛大哥請到家裡。那王忠是你姑夫慣下的人。他遇着你姑夫那一時的老朋友，他偏會殷勤。若是盛大哥到我家時，我情知王忠一定有些樣子。若教盛大哥看透了，他笑我待手下人沒規矩。』隆吉道：『我也不想請盛大哥到家。你看他那宅子真正像個衙門，那些家人小廝俱是有道理的。若到我這裡，先怕他那家人笑話。』紹聞道：『盛大哥也曾在這屋子坐過，這也不妨。』隆吉道：『表弟，不是這般說。彼一時，水米無交，咱是生意人，他是主戶人家，那有何妨。如今成了朋友，凡事要搭配的上，就不怕盛大哥，也怕他

那管家眼裡不作人。到是表弟那邊，還是紳衿體統，你又嫌王忠碍。紹問道：「端的是要請的，難說放下不成？表兄，你想个法子。」隆吉道：「日前范姑子還想起蓬壺館抬席。咱也就把盛大哥請到蓬壺館罷。現成的戲，咱定下一本。占了正席座頭，叫廚上把頂好上上的席面擺一桌，中席待他家人。盛大哥他是公子性情，一定是好看戲的。事完了，咱與館上算了賬，你我均攤分子何如？」紹問道：「好！好！好！就是這般主意，你就辦理。定了日子，你就把帖子開上咱兩個名子；叫進財兒悄悄的我與我送一个信，我就來。我只攤現成分金，別的事我不管。」隆吉道：「是能。」

二人又到後邊，曹氏道：「你姑要請地藏菴師傅說句話兒，你就沒影兒。我

叫進財去了，不中用，說師傅二人俱沒在家。」隆吉道：「我在前小院與表弟說話兒，誰往那的去？」曹氏道：「你兩個沒吃三盃麼？」隆吉道：「俺兩個何嘗是吃酒的人，只是盛大哥酒太壯，讓的又懇，因喝醉了。若是再一遭兒，俺再不醉就是。」王氏道：「可也使不的，着實怕人。」紹問道：「再不敢醉了！」



曹氏命厨婦收拾下一桌兒飯，打發王氏吃飯。進財兒請的舖對樓上年娶的雲氏，抱着一個孩子，也來了。曹氏還要請侯冠玉女人董氏，王氏不教請。雲氏見了王氏，拜了兩拜，口口只稱姑娘，着實親熱。上席時候，進財請紹聞前邊坐，王氏道：『大費矜子的事。』曹氏道：『兩下裡俱沒喫。』雲氏道：『爽利教兩個外甥兒也在這裡坐，沒有外人。』譚外甥還小哩，我也不怕他。省的進財一個人兩邊齊跑。』曹氏道：『也罷，都是親戚們哩，也不妨。』王氏首坐，雲氏陪坐，曹氏就坐了東橫，譚紹聞就與雲氏靠邊坐了西橫，王隆吉北面相陪。

席完之後，說些閑話。日夕，坐車而回。曹氏雲氏送至後門。雲氏也順便兒走了。

却說王隆吉次日到蓬壺館定了桌面，要占正座。又與瑞雲班定了一本整戲，講明價值，先與定錢。即寫一個『二十四日理芹候光』帖兒，下列愚弟王譚二人，送到

盛宅。方想着差進財兒與譚紹聞送信，不多一時，只見寶劍兒拿着一個拜匣，內中有一個辭帖，說：『俺少爺二十四不得闖來，改日討擾罷。』隆吉道：『那日有甚麼事？』寶劍兒道：『不知道。這是俺少爺叔滿相公寫的帖，叫我送來。』隆吉大發急，說道：『這帖我不要，你拿回去，就說我不依。』寶劍道：『我不敢拿回去。』撇下帖子，夾着拜匣就走。王隆吉急道：『休走，我跟你去。』寶劍道：『這却使得。』

隆吉就跟寶劍到盛宅，見了希僑，坐下，便道：『我也顧不得謝前日的擾，畢竟二十四日大哥有甚麼事？俺們請你就不去麼？』希僑笑嘻嘻道：『其實也沒甚麼事。』隆吉道：『既沒嘔事，如何叫人送辭帖？』希僑笑道：『那日北後街戴禿兒家新來了一個人物頭兒，約我瞧瞧去。還說有一場子好賭，我想往那裏去。既是賢弟親自來請，我就不往北街去，擾賢弟就是。』隆吉道：『再無更改。』希僑道：『嘔話些？』隆吉方纔放下心。又吃一盃茶，起身要走。希僑道：『我不留你。我還有一點點緊事兒。賢弟你一發走了，我也爽快，好去辦。』隆吉不敢再問，出門而走，

還回頭道：『二十四日再無更改，我只着人來請能。』希僑道：『何用再說。』二人作別。隆吉到家，着進財與紹聞送信。

到了二十四日，紹聞起來，就悄悄的叫雙慶跟着上曲米街來。隆吉却是五更起來，天明就上蓬壺館安置。兩人恰遇在舖門，到家中坐。吃了早飯，叫進財送遠帖。只怕盛少爺不肯就來，却不料盛希僑隨着進財來了；騎着一匹新買的好驢子，跟着寶劍瑤葉兩個小娃兒，已到客室。坐下，便笑道：『這不像請客的模樣，桌，椅都散放着。』隆吉道：『其實席沒在家裏。』希僑道：『又是地藏菴麼？』隆吉道：『在蓬壺館裏。』希僑道：『賢弟，你是做生意人，請那蘇，杭，山，陝，客人，就在飯園子罷了，難說咱弟兄們如何好上飯舖子裏赴席？』隆吉臉紅道：『只因哥好歡樂，那裏有戲，所以請在那裏。』希僑道：『賢弟一發差了。我們要看戲時，叫上一個班子，不過費上十幾千錢，賞與他們三四個下色席面，點上幾十枝油燭，不但咱們看，連家裏丫頭，養娘都看個不耐煩。若是飯舖子看，有甚麼趣處？』

紹聞道：「俺們已是定下席面，戲本都說明，大哥若不去，就難爲死人了。」希僑笑道：「誰說不去？賢弟休着急。要去，如今就去。」隆吉道：「戲子也只怕等着咱開本哩。」

一同起身，到蓬壺館。走堂的見說：「爺們來了！」隆吉道：「俱到完了。」就坐在正面桌兒上。走堂拿一壺茶上來。寶劍兒道：「只要一壺開水。」走堂的道：「爺們有帶的葉子麼？」又拿一壺滾水來。三人吃了自己泡的茶，只見戲台上下來一個老生，方巾大袍，上前跪了半跪，展開戲本，低聲說道：「求爺們賞一本，小的好辦。」隆吉讓希僑，希僑就讓紹聞；紹聞早已臉又紅起來了，說：「我不懂的。」希僑接過戲本，一面看，一面問道：「你們且脚多大年紀呢？」老生道：「年輕。有十五六歲了。」希僑道：「好不好？」老生道：「他小名叫雨花兒，難說爺們不知道麼？」希僑道：「好不會說話。我見的班子多了，竟不知道你這班子。你不認的我麼？」老生低聲道：「盛爺滿城中皆知，小的豈有不認的？當日老太爺在日，小的

常在府上伺候。」希僑道：「我不點你的戲，你就揀雨花兒好戲唱罷。」老生道：「雨花兒唱的潘金蓮戲叔，武松殺嫂，好做手，好身法，爺們愛看麼？」希僑道：「你就唱這本戲。」老生上了戲台，鑼鼓響動，說了關目，却早西門慶上場。希僑道：「我說這些狗彘的沒規矩！不來討坐就坐了。」隆吉道：「戲園子戲，担帶他些兒就是。」

須臾，別的看着戲的都來，各揀了偏座頭，吃酒，吃飯，走堂忙個不了。內中有一個看戲的，坐在戲台西邊一个小桌，要了四盤子葷素菜，吃東西，看戲。往上一瞧，正是那日晚上地藏菴遇着的一起小俊俏後生。心中歡喜不盡，暗說道：「踏破芒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您說這人是誰？少不得忙裏偷閑，把這人來歷，脚色，述上一述。

這個人正是那姓夏，名鼎，表字逢若，渾號兒叫做兔兒絲。他父親也曾做過河

南徽員，好弄幾個錢兒。那錢上的來歷，未免與陰騭兩個字些須翻個臉兒。原指望官囊充足，爲子孫立個基業，子孫好享用；誰知道這錢來之太易，去之也不難。到了他令郎夏逢若手內，嗜飲，善啖，縱酒，宿娼，不上十年，早已到鮮矣的地位。但夏逢若生的聰明，言詞便利，想頭奇巧，專一在這大門樓裏邊，衙門裏邊，串通走動，賺了錢時，養活萱堂荆室。

這一日正遇着三位愁頭狠，早合了那日晚上打算。心生一計，叫道：『走堂的堂官這邊來！』走堂的到了，問道：『夏爺添甚麼菜兒麼？』逢若道：『不是。那正坐的盛公子席上上菜不會？』走堂的道：『戲唱了少半本。就要上席哩。』逢若道：『你與我備四盤細色菓品，拿兩壺上色好酒，還要一個空盤子。』走堂道：『吩咐的是。』少頃拿來。逢若叫賣瓜子的撮了一盤，說道：『煩堂官與我送到正廳上；我與那三位少爺湊個趣兒。』果然到了三人桌面前，三人一齊站起。逢若道：『小弟姓夏，草號兒叫做夏逢若，素性好友，今見三位爺台在此高興，小弟要奉一盃

兒。若看小弟這個人不啻個朋友時節，小弟卽此告退。」一面說着，早已把瓜子兒撒開了。走堂的放盤子，夏逢若已斟盃在手，放在盛公子面前了。三人俱道：「不敢！不敢！請坐下說話。」逢若早已放完三盃。希僑接過盃來，與逢若回盞。逢若連聲說道：「担不起！担不起！」希僑叫寶劍看坐兒，逢若早已自拉一個馬兀坐下。三人都讓坐，逢若那裏敢討借。希僑道：「夏兄不是當日甚麼夏老爺公子麼？」逢若道：「對着少爺也不敢提先君那個官；只是小弟今日得陪三位一個末坐兒，叨榮之甚。」逢若又叫走堂的過來，解開瓶口，取來昨晚贏的一個銀鏢兒，說道：「這是我越外的要四五樣菜兒孝敬這三位爺台。煩你再把班上人叫一個來。」紹聞也答應不來。隆吉道：「這是我們借館敬盛大哥的，如何叫夏兄費錢！」逢若道：「許二位敬盛少爺，就不許我通敬通敬？」班上人到了，逢若又解瓶口，取了一個鏢兒，說道：「掌班的，這是我敬二位爺台三齣戲。」掌班的收了，道：「是！是！是！」隆吉道：「豈有叫夏兄這般花錢！」希僑道：「看來夏兄是個朋友，擾他也不妨。」

須臾，唱到西門慶路過獅子街，希僑道：『那粧潘金連的一定是雨花兒，果然好，怪道掌班的恁樣口硬。到明日，我就叫在舍下，請三位看戲，不許一人不到。』

隆吉道：『怎好常擾大哥！』希僑道：『自己結拜弟兄，說的分彼此了。』逢若道：

『三位是今日換帖，我一發該奉賀。』希僑道：『如不嫌棄，夏兄也算上一位。』

因向隆吉道：『這個可補得莫相公的缺麼？』夏逢若道：『快休這樣兒說，看折

了小弟的歲數。』希僑道：『飯館內也不是行禮之地，爽快到明日到舍下再叙年庚

。』逢若道：『這叫人怎麼處！若不去，顯得小弟不識抬舉。若去時，我如何入得

叢林？』希僑道：『你不去，我就惱了。』逢若道：『不敢！不敢！我去就是。』希僑

道：『寶劍兒去班上問問明日有空兒沒有。』寶劍上在戲台，班上跟下一个人說道

：『盛爺明日叫伺候客，明日就去，還要問空兒麼！悞了人家，萬不敢悞了咱府上

事。明早就起過箱去。』希僑道：『是麼？』掌班的道：『唱完殺嫂，原打算唱蕭太

后打圍，又是雨花的脚兒。如今中間夾上天官賜福一齣，算是夏少爺的敬意。』逢



若道：『上席時這一齣兒就好。』希僑道：『有雨花的脚兒麼？』掌班道：『沒有。不瞞少爺說，這孩子太小，念的脚本不多；一連唱兩本，怕使壞了喉嚨。這孩子每日只吃兩頓大米兒，鹹的不敢教他吃一點兒，酒不教他見的。』希僑道：『不教他吃酒這難了。』掌班道：『若是少爺愛見賞他，就教他吃兩盞也罷。』

說未完時，走堂的已下了小菜。時刻上的席來，珍錯羅列，這也是館中儘力辦的上色海味席面。隆吉紹聞奉讓。希僑舉箸嘗了，說道：『這館的席面，烹調也還能如此。』逢若道：『聽說館中怕孝敬不得少爺，又尋的道爺衙門的厨子，加意做的。』希僑道：『嗚們今日就是弟兄了，何如還要這樣稱呼？』逢若道：『該打我這嘴。』希僑道：『譚賢弟半日不說一句話，又是怎的了？』紹聞道：『我看戲哩。』希僑道：『我明日通請，賢弟你是要早去的。』紹聞道：『常在那邊討擾，心裡過不去。』希僑道：『又說的那裡去了？明日夏兄續盟，賢弟豈可不到？不然者，就到賢弟府上，連戲子也送的去。』夏逢若道：『大哥這個稱呼又使不得了！』

希僑道：『你只說你今年多大歲數。』逢若道：『二十五歲。』希僑道：『你比我長兩歲。』逢若道：『你三位排行已定，我只算第四的罷。』希僑笑道：『豈有此理？』逢若道：『像和尚道士家師兄，師弟，只論先來後到，不論年紀；我係續盟，自然該居第四。若算歲數，我就不敢入夥。教人時時刻刻心中不安，那是常法麼？』希僑道：『也罷。』

日落時，戲已做完，各家家人來接。希僑道：『明日不用我請罷。夏兄你問不開？爽快就跟我到我家住，省的明日再請。還不知你的住處，怎麼請你呢？』逢若道：『我整日是大閑人。我在瘟神廟邪街住。只是那個稱呼，我先說明了，我再也不依。』希僑哈哈笑道：『也罷，我就叫你叫四弟罷。』逢若道：『這纔是呢。』

一時出館，紹開坐車。來接的宋祿鄧祥，跟的自回蕭牆街。希僑不騎騾子，與夏逢若手扯手步行到家。這王隆吉算盤是熟的，與館內，戲上清了賬，深黃昏纔回去。古人云：『君子之交，定而後求；小人之交，一拍即合。』這正是：

擇交曾說得人難，  
車笠盟心那得寒。  
偏是市兒聊半面，  
霎時換帖卽金蘭。

第十七回

王隆吉細壽悅富貴

夏逢若猛上廟新盟

燈路歧

第十七回

王隆吉細纏悅富貴

夏逢若猛上廁新盟

第十八回 紹聞詭計謀狎婢 王忠危言杜匪朋

話說譚紹聞坐在車上，問鄧祥道：「王忠今日怎的沒來？」鄧祥道：「王忠今日連午飯也沒吃，日西時在東街上打聽着大相公在蓬壺館拜朋友，回去火速催俺兩個來，他沒有來。」譚紹聞一聲兒也沒言語。到了家中，王氏問道：「你往那裏去了？你往常往那裏去，還對我說。我又沒一遭兒不教你去，你偏偏今日不對我說一聲兒，叫王忠問了兩遍，我自沒嘎答應他。你往後任憑往那裏去，只對我說一聲你就去，我又不是你爹那個固執性子，我不扭你的竅。」紹聞道：「就是前日咱往俺於子家去，俺隆哥商量請盛大哥。俺兩個夥備了一席，在蓬壺館請他，看了一齣子戲。我只說娘知道，臨走時我就忘了對說。」王氏道：「我若知道，再不教你們幹這小家寒氣的營生。人家請你是一個主家，你兩個夥備一席請人家，人家不笑話麼？到底要自己備個席面，改日請人家一請。人家做過官，難說咱家沒做過官麼？這

那是你隆哥近日學精處；就是精，也要看甚麼事兒。盛宅是咱省城半天裏人家，你說使得使不得？你隆哥來，我還要喚他哩。」紹聞道：「今日盛大哥聽說是蓬壺話，就不想着去。俺隆哥大着了一會子急。」王氏道：「我說哩，我一個女人家見識，還知道是使不得哩。」

天色已黑，趙大兒點上燭來。紹聞道：「冰梅，去把我的床鋪了，再添上一條毯。那簾床透風，這兩夜冷的睡不着。」王氏道：「你偏要不在大床上睡。你三兩歲時在我懷裏阿尿就不說，如今忽然說不便宜了。」紹聞只是笑，叫道：「娘，我竟是要睡哩。你與冰梅都睡罷，天有時候了。」各人都照鋪而睡。

且說次日，盛宅大門未閃，瑞雲班早已送到戲箱。等到日出半竿時，纔開了門，戲子連箱都運進去。戲子拿了一個手本，求家人傳與少爺磕頭。家人道：「還早多着哩。伺候少爺的貼身小廝，這時候未必伸懶腰哩。您們只管在對廳上扎您的頭

套架子，擺您的箱筒。等宅裏頭拿出飯來，你們都要快吃。且腳，生脚，却要預先打扮停當。少爺出來，說聲唱，就要唱。若是遲了，少爺性子不好，你們伏侍不下。前日霓裳班唱的遲了，惹下少爺，只要拿石頭打爛了他的箱。掌班的沈三春慌的磕頭搗碓一般，纔饒了。」這掌班的道：「只要洗臉水便宜，吃飯是小事。」家人道：「臉水不用你要。這遭唱戲是該輪着樊鬚子管台。你先沒見那長鬚子，見你來時不是往東院飛跑，那是伺候您的。」掌班的道：「知道。只是小心就是。」

箱筒抬在東院大廳，滿相公叫把桶子去了，果然只像現成的戲台。客廳上面橫着一個大匾，寫的是「古道照人」四個字，款識落的是「荷澤李秉書。」一付木對聯，寫的是「紹宗祖一點真傳，克勤克儉。」「教子孫兩條正路，日讀日耕。」下邊就是潘台公封君別號，乃是「六十老人樸齋在病榻中書。」

這夏逢若起早看滿相公料理戲局，笑問滿相公道：「這匾就與戲台意思相近。」滿相公道：「這老太爺對子呢。」夏逢若方欲答言，只見盛公子私衣，小帽，揉着

眼，說道：『你們起來的這樣早，戲子來完不曾？』滿相公道：『少爺沒見日頭上在半天裏麼？』掌班的走過來，磕下頭去，說道：『稟少爺安。』盛希僑道：『雨花兒哩？』掌班的忙叫道：『雨花兒快來與少爺磕頭。』一班人都上來磕頭。盛公子叫寶劍兒取錢二千，班上人一千，雨花兒獨個一千。公子吩咐作速請客。

少頃，王隆吉到了，又遲一會往蕭牆街的人回來，說道：『譚爺有病，不能來。』希僑道：『這個出奇了！昨日好好的，今日如何會有病？多管是推故不來。這只怕就兄弟不成了。快去騎馬再請。』又吩咐戲子只管開本，先唱雨花兒脚色，不必等客齊。夏逢若道：『譚哥昨日看戲，半日不多言，我看是心中有事一般。』隆吉道：『他沒有甚麼事。』盛希僑道：『他斷然沒病，却是爲甚麼不來呢？』逢若道：『莫非有嫌擇我小弟的意思？』隆吉道：『朋反千個少，舍表弟不是那樣人。』滿相公道：『莫非結盟之後，不會到西街走走，譚相公不好再來。或者前日在此醉了，在老睛身上有些意思，讀書的人臉皮兒薄，不好再來了，也是有的。』希僑道：『



這正是男子漢幹的事，有甚麼醜？倒是我們不曾往西街走走，却可笑。既是兄弟，有伯母在堂，王賢弟是內親不必說，我們畢竟是個大缺典。」夏逢若道：「一發定個日子，治一分禮，一來看病，就與伯母見禮何如？」希僑道：「夏賢弟真正見解極高，一舉兩得。」

說着話兒，看着戲兒，往西街的家人回來，說道：「委實有病不能來。」盛希僑正欲再問，只聽得戲上一聲號頭響，鑼鼓喧天，扮出來七八個惡鬼，猙獰咆哮，輪叉舞槊。一會兩花兒扮出一個女脚兒，冶態麗容，在中間唱，惡鬼周旋繚繞。希僑上在椅子上站着，看那關目，早已把盟弟譚紹聞忘在爪哇國了。

且不說盛希僑優觴延客，夏逢若攀緣續盟，單表譚紹聞端的是何病症。原來少年子弟，天真未泯，不可多近匪人。若說盛公子閥閥門第，簪纓舊族，譚紹聞與之往來，也足以增聞長識；爭乃盛公子竟是一個官門中敗類，紹聞到他家走了一次，

果然增聞長識；其如添的是聲色鬪賭之事。雖然不敢驟然決裂，却也就生出來許些奇思異想，漸漸有了狎邪之心。况從候冠玉讀書時，已聽過西廂，金瓶梅的話說，所以生出一計，只說頭疼。王氏慌了，問道：「你昨日好好的，怎的頭疼起來？摸你的頭却又不熱。是怎的一個疹法？」紹聞道：「我今晚做了一個夢，見一個老婆子頭上披着藍袖幅巾，像菩薩模樣，問咱要賬；說再遲兩天不還，就要狠擺布。我醒了時，就頭疼起來。」王氏道：「是了！是了！只怕是你爹病時，許下地藏菴願心，到如今未還，或者觀音菩薩來索口願麼？」紹聞道：「誰知道哩？」王氏道：「你在家裡睡。我坐車到你姪子家，央求范師傅神前禱告，禱告。」紹聞道：「娘只說瞧姪子，休教王忠知道底裏。」王氏道：「敢教他知道？又不知有多少打攪哩。」紹聞道：「不用教小廝們去，就帶趙大兒去罷。」王氏道：「誰伺候你茶水哩？」紹聞道：「冰梅。」于是吩咐宋祿套車，只說曲米街要看親戚。王氏引的趙大兒去了。這是紹聞調虎離山，以便作事意思。此下便可以意會，不必言傳。恰遇盛宅頭

一次來請，紹聞也有七八分想去，爭乃已說跟疼，不便一時矛盾；只得啾啾的對雙慶說：「我身上有病，不能去。打發來人回去罷。」少時又來請時，紹聞又怕得罪希僑，十分要去；想了一想，母親禱告回來，若說赴席去了，太難遮飾。因叫王忠到樓門口，說道：「盛宅兩次來請，委實的我有病不能去。」王忠只說是推病辭席，是遠盛公子的意思，不勝歡喜；說道：「大相公這纔說的極是，我去打發盛宅來人。」紹聞道：「話兒要說婉轉些。」王忠道：「知道。」

却說王氏午後回來，只見兒子顏色如常，問道：「你好了？」紹聞道：「娘去了，我睡了一覺，那老婆兒說：『我不問您要了。您家承許下改日還我哩。』」王氏向趙大兒說道：「真正神前說話不是耍的，果然有靈有聖，叫得應得。適纔央范師傅神前燒了香，承許還願心，便是這樣靈驗。」趙大兒道：「或者大相公清晨張了寒氣，本來不大利害。」王氏道：「你是胡說哩，我清早摸他的頭，真正火炭兒一般熱的。」趙大兒就不言語了。咳，

孤兒寡婦被人欺， 識闖情危共憫之。

豈意家緣該敗日， 要欺寡婦卽孤兒。

且說到了次日，王忠正在門首看鄉裡佃戶納租，送糧。有一二十輛車在那裏陸續過斗，上倉。只見兩個人抬了一架金漆方盒子，直到門前放下。王忠看時，却認的騎馬的是盛宅家人，叫道：『王哥好忙。』下的馬來，拱了一拱。王忠讓至一所偏房，忙叫：『閻相公替我看過斗。』盛宅家人護書中取出一個帖兒，上面並寫着：『盟弟盛希儵，夏鼎，同拜。』王忠問道：『這一位呢？』那人道：『是爺們在蓬壺館又新結拜的，瘟神廟邪街夏老爺的公子。昨日俺宅下請這裡少爺看戲，說身上有病，不能去。兩位爺說香火情重，備禮來望望，相約曲米街春盛舖子裏，明日一同早來哩。』王忠道：『費心！費心！但這事却該怎麼處？我家相公不知怎的，張了風寒，大病起來，今早醫生纔走了。吃過三四劑藥，通不能起床，明日爺們光降，

恐怕不能奉陪。却該怎麼處？」那人道：「瞧一瞧就回去，不敢打攪勞動。我目下就要上西門上去。」王忠道：「吃過茶去。」那人道：「不吃茶罷。少爺收我一來跟禮到府上，還要到西門劉宅借酒匠去。」王忠道：「做酒何必一定要往別處借酒匠？」那人道：「王哥不知，俺家少爺家裏別事倒不關心，却是這酒上極留意。家裏做酒的方子，各色都有。前日原是爲老太太八月生日，做下二十多缸好酒，在酒房裏封好了放着待客；家下常用的酒另放着。誰知道少爺那日到酒房裏看，酒缸上糊的紙都爛了，少了兩整缸，別的也有少了半缸的。少爺惱了，審問家裡人，只說偷賣了。王哥你想誰家敢往俺家打酒？都是他們成夜賭博，半夜裡要喝酒，一百錢一壺，家裡有使的不長進的小孩子們，圖這派錢，偷配上酒房鑰匙，開開門偷賣與他們。前日一片混打，沒一個敢承當。少爺知道我與一個磨麵的不嘗酒，沒有叫着。這做酒的老張，少爺說他不小心，打了二十木板子。老張雖做酒，却不會吃酒，人又老實，受了這場屈氣，又染了一點時症，前日死了。如今沒個人做酒，所以叫我

去劉宅借人。」說着吃完茶，就起身上馬而去。

德喜兒早把拾盒人安在門房，打發酒飯。王忠拿帖兒，到後邊樓前說：「盛宅差人送禮。」紹聞跑出樓來，問道：「禮在那裡？」王忠道：「在前頭院裡。這個是那裡來帖。」紹聞看了，道：「爲甚不拾進來？」王忠道：「還不知相公收與不收。」紹聞道：「人家送禮，豈有不收之理？」王忠道：「他說是大相公身上有病，明日要來看哩。到明日陪他們不陪？若是陪他，顯見的是昨日推病。」紹聞道：「正是呢。」王忠道：「不如收了二三色，別的寫個壁謝帖子，我去說去；說大相公身子還不爽快，改日好了，奉酌。盛公子是個每日有事的人，就未必來。况這夏鼎，街坊都知道他是兔兒絲，乃是一個似落戶，相公可以不必粘惹他。且是大爺靈柩在客廳，他們都是一起好歡的人；若說安詳，盛公子是必不能的，若猜枚，行令，太歡了，人家鄰舍聽見，說咱家靈柩在堂，也不該這樣歡樂。相公你試再想，大爺在日，門無雜客，如今大爺不在了，連街上衆人最作踐的那個兔兒絲也成了咱家的朋友

，人家不笑話相公麼？」一片話說的紹聞也無言可對。王氏道：「那可使不的。俗語說：『官府不打送禮的。』人家送的禮來。原是一番好意，若辭了人家禮，久後朋友不成了。」王忠道：「正是不辭着大相公相與這一起人。看大爺相好的是葉爺，孔爺，程爺們，都是些正經有名望的。……」話猶未說了，王氏道：「一朝天子一朝臣，難說叔相公每日跟着一起老頭子不成？況且一個又人，一個先生，怎麼相處？那個姓夏的我不知道，這盛公子乃是一個大鄉宦家，人家眼裏有咱就算不嫌棄，還該推托人家不成？況且東街小隆娃兒幹了甚麼事？你不住說是一起子不正經的，我就不服。」這一片話又說的王忠不敢再言。這正是：

自古婦人護侄兒，誰人敢駁武三思；

縱然當路荆棘茂，看是秋園桂一枝。

第十八回

紹聞膽計謀彈婦

王忠危言杜匪朋



第十九回 孔耘軒暗流腹中淚 盛希僑明聽耳旁風

却說盛希僑請王鼎王隆吉這一天，孔耘軒也備酒請葉潛齋程嵩淑。你道孔耘軒備酒何意？原是聽說女婿結拜了盛公子，心中害怕起來。

大凡門第人家子弟，有一毫妄動，偏偏的人人皆知，個個都曉。這譚紹聞在盛宅吃了一個醉，晴霞相陪，尼姑代擲，贏了二千錢。人人都說：譚孝廉一個好端方人，生下一個好聰明兒子，滿城中都聽說那年學院親口許他要中進士，不知怎的被盛宅這個敗家子勾引到他家，一連醉了七八次，迷戀著也不止一個土娼，又把盛宅常來往的妓女又添進去三四個，一宗輸了三十千，一宗輸了一百五十兩，將來也是一個片瓦根椽的樣子。你傳我添上些話說，我傳你又添出些確証，不知不覺謠到孔耘軒弟兄的耳朵裡。

耘軒一聞此信，直把一個心如跌在冰水盆中，半晌也沒點溫氣兒。一來心痛女

兒將來要受奔波，凄苦。二來想起親家當日恁一個人，怎的兒子就如此不肖。看官，天下最可憐的是做丈人的苦。孔耘軒聽說女婿罪僻，連自己的老婆也不好開口對說，只是看着自己親生女兒，暗暗點頭悲傷而已。女兒看見父親臉上不喜，又不知是何事傷心，未免在膝前加意的殷勤，孝敬。這父親益發說不出來，越孝敬把父親的眼淚都孝將出來。孔耘軒萬般無奈，只得寫個『盃水候叙』帖子，把婁程二位請到家中。

這些應耐寒溫，席面酒盞，贅語一筆撇過。單說孔耘軒飲酒中間，說道：『二公知道蕭牆街大相公近況麼？』潛齋道：『我住的遠，不知道。耘老，你說是怎的？』耘軒嘆了一口氣道：『我竟是說不出來，教舍弟說罷。』孔纘經接口說了大概，總是結拜盛公子引誘的壞了。程嵩淑道：『可惜藩台公樸齋老先生竟生下這一個公孫！當日藩台公學問淹博，德行醇正，真正是合城中一個山斗。到了別駕公，就有一點子膏梁氣，養尊處優之中，還做些不明不暗的事兒，未及中壽，竟爾物故。撇

下兩個公子，小的還不知怎樣，這大的偏偏出奇，並不像一個門第家公子，直是三家村暴發財主的敗家子兒。各色下流，種種都到。怎的譚世兄就牽引的上了？我看這盛公子是一把天火，自家的要燒個罄盡，近他的也要燒個少皮沒毛。但只是二公受過孝老託孤之重，何以慰此公於九泉？」婁道：「嵩老獨非孝翁密友耶？心照何必而託。我在城北門，委實不知，不免鞭長莫及。看來耘軒一個未過門的嬌客，他當如之何？」耘軒道：「我今日也只論他乃翁交情，不論嬌客不嬌客。」嵩淑笑道：「耘老就休作此想。我見天下這一號兒人，葬送家業，只像癩子瘋子一般；惟有擺布丈人時，話兒偏巧，法兒偏險。話雖是這樣說，你權且把嬌客當故人子弟，教訓教訓方是。咱不如約定個日子，同到蕭牆街，你又不用言語，我兩個破釜沉舟，懲罰他一番。他如不聽，咱三個耐着心兒稽查他。大家匡扶，勿使孝老九泉之下翹首懸望。」遂約定九月初二日，齊到譚宅，調理這個後生。正是：

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一死一生，乃見交情。

再說譚紹聞因王忠各廳極極之言，不在前廂房延客，吩咐雙慶兒打掃碧草軒，擺列桌椅，屏，爐。將家中祖上存的幾樣器皿，都翻出來，又問客商家借了些東西，把一個清雅書房，打扮成一個華麗鮮艷的氣象。鋪張了大半日，又叫了個儘好的廚役辦理席間。頭一日先整整的蒸，煮，烹，炙了多半夜，還未歇手。到了次日，把雙慶兒德喜兒也換了時樣衣服，單單候盛公子光臨。

果然辰末巳初時候，盛公子與夏逢若王隆言同坐了一輛元色緞轎車兒來，跟的寶劍瑤琴兩個。到衙門口，雙慶兒望見，說道：『後書房恭候。』三人下車，進了大門。紹聞下階相迎，讓衆人上亭。希僑道：『你沒病麼？』紹聞道：『原病了一天就好了。』希僑道：『偏偏我請你，你這一天就會病。』進了亭中，行禮坐下。希僑道：『我只說你還病着哩。說你吃了三劑藥不能下床，如何好的這樣快？』逢若道：『好了正好。若是不好時，我們今日倒不爽快哩。安知不是聽說哥們來瞧，心

下喜的便好了。『希僑道：『好兄弟，說的是。』王隆吉道：『我暫且少陪，望望家姑娘去。』逢若看着希僑道：『我們正該有此一禮。』希僑道：『是哩。』紹聞道：『不敢當。』逢若道：『該着令价票一聲，咱弟兄們好磕頭。』紹聞叫雙慶兒往樓上對說。回來道：『奶奶說了，來到是客，一說就有。』逢若欠身，希僑道：『既是伯母不肯，我們遵命罷。』逢若只得又坐下。希僑道：『我要走哩。家中還忙着哩。』紹聞道：『豈有此理？』逢若道：『哥如何說走？』希僑道：『您不教我走，我實實閑坐不來。既沒有戲，也要別的弄了頑耍兒，好等着吃你的飯。』紹聞道：『先父在日，家法甚嚴，委實沒个頑的東西。』希僑道：『下邊人必有。問他們要，只怕使不清哩。』紹聞道：『他們也沒有。』希僑道：『難了！難了！』逢若道：『我順袋內帶着一付簾子，可使得麼？只是顯我通成了一个賭博人。只是沒有盆子，沒有比子；況且也沒有擲手。不如咱說話兒罷。』希僑道：『話這兩三天也說清了。胡亂弄个碗兒，咱頑頑。』寶劍在院裡尋着一个澆花磁碗兒說：『這也使得。』希僑

道：『也能。夏賢弟，你就取出你的巧言令罷。』逢若擦起衣服，解開順袋，傾出六顆骨骸簍子，放在碗裏。盛希僑抓住手裏，只是亂擲，說道：『你家未必有賭籌，快去取四五吊錢，做馬子。連王賢弟叫來。』

話未說完，只聽德喜兒說道：『婁爺來了。』說話不及，婁潛齋，程嵩淑，孔耘軒已上的亭子來。大家起身相迎，同爲了禮，讓坐。這盛希僑雖驕傲，只是三個人都是本城的前輩，況程嵩淑，希僑半日以世叔稱之，只得讓三位上坐。

坐定，吃完茶。潛齋道：『這二位英年，弟不認得，請問高姓？』嵩淑道：『這一位是潘台公的家孫。這一位我也不認得。』希僑道：『是夏老爺的公子，夏逢若。』嵩淑道：『盛世兄，你認的這二公麼？』希僑道：『不認得。』嵩淑道：『此位是北門龔先生。此位是文昌巷孔先生。』希僑道：『久已聞名。』婁孔同聲道：『不敢。』

程嵩淑問希僑道：『令祖老先生的抱嵐齋詩稿，秣陵旅吟，燕中草，近日刷印不曾？』希僑道：『不知道。』嵩淑道：『這是令祖詩稿，家有藏板，世兄如何不知

賬？」希僑道：「家裡有一樓印板，也不知都是甚麼，久已不開這樓門了。」嵩淑向潛齋耘軒道：「挹嵐齋詩稿二兄見過不曾？」耘軒道：「我記得上面有贈程兄的詩。」嵩淑道：「那詩是我十五六歲時，老先生到舍下與先君閑話，我彼時總角侍側，老先生問及我名字，即席口占一首，勉以上進；到如今老大無成，甚負老先生期望之意，一言及此，令人愧赧欲死。」因又向希僑道：「我當日托令祖愛下，時常勉以遠大；今世兄偉表敏才，正當加意刻勵，以繩祖武。近聞人說世兄竟是不大肯親書，似乎大不是了。」

原來浮浪子弟見了正人，本來如坐針氈；今日程嵩淑當面直言，盛希僑竟是坐了錐氈。只見滿面通紅，說道：「世叔見教極是。」

耘軒見這光景，便插口道：「桌子上一個粗碗裏頭甚麼東西？」程嵩淑立起身一看，原是六個簋子；遂搖頭道：「這却豈有此理，不是事了！」潛齋道：「紹聞，這是做噎哩？令尊在日，你家有這東西不會？你且說你見過不會？到如今令尊靈柩

在堂，你公然竟是如此！你叫人開開前廳，我到合尊靈前痛哭他一場罷！」這幾句話把譚紹聞說的渾身都是顫的。那夏逢若只恨沒有在封神演義上學那土行孫鑽地法兒，只低着頭，別指尖灰兒。這盛希僑還勉強道：「原不是賭錢，只是要擲狀元籌，行酒令的意思。」大凡亡國敗家子弟，情性個個都是驕傲的。今日希僑如何不拿出公子性來？只爲嵩淑開口幾個令祖，希僑也不是土牛，木馬，也自覺得辱沒先世。況且前輩跟前，又難以撒野。真正走又走不成，坐又坐不住，說那囹圄櫃床之苦，也比這好受些。

少頃，王忠到了。原來王忠爲甚這半日不見伺候賓客？只因紹聞知道盛公子今日要來，恐王忠碍眼，早就教他上鄉中催租，到了南門，送租人已來，只得回來。聽說碧草軒來了盛夏二位，忽又來葉梓孔三位，又見王隆吉在樓下被姑娘催往軒上坐席，隆吉聽說此三公在坐，死也要在家裡吃些飯，說舖裡事忙，要急急回去。王忠心中明白，便上碧草軒來。見了紹聞，說：「佃戶送租俱完，迎到南門，一同到



房，闔相公收訖。」又問了三位爺的安，站在門邊聽話。

只見盛公子說道：「晚生告辭罷，今日是先祖忌辰。」嵩淑問道：「是初度的忌辰？是捐館的忌辰？」可惜一个世家子弟，竟是不懂的，只是瞪目不答。嵩淑道：「是令祖生日？可是歸天之日呢？」希僑道：「是先祖下世之日。」嵩淑把臉仰起，想了一想，搖頭道：「世兄這話，得非推故見外麼？」希僑道：「不敢。」嵩淑道：「令祖歸天，尊大人請我相禮，我記得我穿的是新葛袍兒，在靈前站着，連葛袍都汗透了，何嘗是今日哩？」希僑羞的面紅道：「還有別事。」潛齋道：「天已過午，飯想是熟了。今日幸曾，一發多坐一坐，好領世兄大教。」希僑竟是不能起身。

王忠早排開桌面，把盞碗取過。嵩淑道：「把筵子一發遞與我。」耘軒道：「嵩老，你要他做甚麼？」嵩淑笑道：「我累科不中，我今日要學孫叔敖埋兩頭蛇的陰功，或者做个令尹也不敢定的。」大家都笑了。這盛希僑夏逢若少不得陪三位強笑一笑，不過把唇微啟而已，其心中只如吃了皂角刺一般，好難過也。

少頃，酒碟果盤已到，王忠擺成兩桌，大家讓坐。首坐龔，次坐程，三坐孔，四坐盛，斜簽桌脚，五坐夏鼎打橫。王忠道：「曲米街小王大叔在家裡，也請來罷？」紹聞道：「自然要請的。」請了一回，說在家吃了飯不來。龔潛齋道：「就說龔師爺在此，要見他一面，還有話說哩。」程嵩淑又把座上坐兒數了一數，說道：「一發連閻相公也請來陪客。」耘軒道：「妙極！」

去了一會，只見王隆吉來。一般也沒人打，沒人罵，只像偷了關爺袍的相似，拘拘攣攣的都爲了禮。閻相公一時也從衙口轉過來，也向前爲了禮。王隆吉坐下打了橫。一桌是閻楷坐主位。一桌是紹聞坐主位。

只見珍錯雜陳，水陸俱備。這是譚紹聞加意厚款盛公子席面，恐怕簡朴惹笑意思。就是譚孝移在日，極隆重的朋友，席面也不曾如此奢華豐盛。其如盛公子食難下咽，也不覺駭豸悅口。

少頃，席元。程嵩淑叫王忠吩咐道：「你不必另酌碟酌，只此篩的酒來，我今

日要痛飲一醉，大家不必起席。」王忠連聲答應道：「是，是。」嵩淑擊盃在手，就撒于上面，說起明皇賜緋故事；因而龔孔接口便連類相及，說起東昏寶卷一班兒敗亡的朝廷，那些並無心肝，別具肺腸的故事。你說這一宗，我說那一宗，嘆一會，笑一會，其實都與盛公子有些關會。又說了一會前代先賢家訓的條規，座右的箴銘，都是對症下藥。這四個小後生聽着有幾句話犯了他們的病，把臉紅一陣；有幾句觸動了他的本生的良心，把臉又白一陣。日夕時，猶說的高興，評文論詩，又把他四個忘了。他四個心中稍覺鬆散些，爭乃耳躲聽的，心中不甚懂的，陪着強坐強笑，這也就算人生最苦的景況了。有詩爲証：

苦言何事太相侵，亡國敗家自古今；

縱令口中尚有舌，豈如腹內早無心。

熱腸動處真難默，冷眼觀時便欲瘖；

病入膏肓嘆已矣，願奉宣聖失言箴。

日色已沉，斐理孔起身已去。這盛公子氣的拍胸向衆人道：「晦氣！晦氣！今日偏撞着這一起迂闊老頭子，受了一天屈氣。我不爲他們有了幾歲年紀，我定然搶白他幾句。譚賢弟，你這裏若時常有這幾位來往，我是不能再到你這邊了。你這裏本來無風水，況又有這些打攪，你也再休怪我不來。」夏逢若道：「可惜我一付好鑿子，教那姓程的拿去，如剝了我的手一般。」希僑道：「我明日着我的能幹家人要去，自然討的回來，你不用愁。你看王賢弟今日那個腔兒，像做個賊一般，竟似在他們跟前有了短處。」王隆吉道：「斐先生是我的老師，我如何不怕他？」希僑道：「管的學門裡，管不的學門外。我當初從盧老頭讀書時，我在學裡就不怕他，他還有幾分怯我哩。」夏逢若道：「富貴子弟讀書，原不比得單寒之家。」紹聞道：「畢竟三位先生說的是正經話。」希僑道：「你不說能。他們能強似我爺做過布政司麼？」說着說着，車馬在門，大家都一轟兒散了。

譚紹聞送至衙門口。閻楷自向前邊去了。王忠跟着回來，悄聲道：『大相公聽見盛公子話頭麼？』紹聞道：『我心裡何嘗不明白。』這正是：

冲年一入匪人黨，心內明知不自由。

五鼓醒來平旦氣，斬釘截鐵猛回頭。

第十九回

孔耘軒暗流腹中淚

盛希喬明聽耳旁風

第十九回

孔耘軒暗流腹中淚

盛希儒明聽耳旁風

第二十回 夏逢若酒後騰邪說 茅拔茹席間炫豔童

話說夏逢若自從結拜了盛宅公子，譚宅相公，較之一向在那不三不四的人中往來趕趁，便覺今日大有些身分，竟是蔑片，幫閒中大陞三級。承奉他們的色笑，偏會順水推舟；惹惹他們的行事，又會因風吹火。

一日逕到碧草軒來尋譚紹聞。蔡湘讓在亭上坐，說：「我去家中請去。」去了一會，回來說道：「我們大相公不在家，去大王廟看戲去了。」等了半天，紹聞回來，聽說夏逢若在書房久候，只得到碧草軒會客。逢若迎着笑道：「等的多時了。」紹聞道：「躲避有罪。」逢若道：「連日不見，今日特來有事相商，不料高興看戲去。」紹聞道：「閑着無事，因去走走，不料老兄光降。」逢若道：「唱的甚麼？」紹聞道：「我去時已唱了半截子，只見一個丑，與一個旦脚在那裡打雜。人多擠的慌，又熱又汗氣，也隔離戲樓遠，聽不真。一起小孩子說是：『二下邗江。』我就回來了。」

『夏逢若道：『那個戲看得的麼？那是綉春老班子。是按察司皂頭張春山供的，如今嫌他們老不要了。又招了在城在鄉一把兒伶俐俊孩子，請人教他，還沒有串成的，叫做綉春小班。這老班子投奔了糧食坊子一個經紀吳成名，打外火供着。只好打發鄉裡小村庄十月初十日牛王社罷，掙飯吃也沒好飯。前日不知道大王廟怎的叫他這班子來唱。』紹問道：『果然不好，那唱旦的儘少有三十歲。』逢若道：『那唱旦的小名叫做黑妮，前幾年也唱過響戲，如今不值錢。像如有個朋友林騰雲，要與他令堂做壽屏，要一班戲，與我商量。我說：此時蘇崑一個好班子，叫做霓裳班，却常在衙門伺候。林騰雲慶賀日子是九月初十，萬一定下，到那日衙門叫的去，豈不沒趣呢？因說起這定戲來，正要與賢弟商量，到九月初十日也到那邊走走，好看那戲。』紹問道：『林騰雲是誰？在城裡那街裏住？』逢若道：『他沒在城裏；他在東南鄉裏住，是一個新發財主。他祖父是庄農出身，掙了二三十頃田地；到林騰雲手裡，纔做了前程，一心要往體面處去，極肯相與人，好的是朋友。昨日爲他



令堂生日要做屏舉賀，新蓋了五間大客廳，請了職客，要約會人與他母親慶壽。請的職客就有我。與我一個約單，我時常承他的情，不便推托，故今日特來與賢弟商量，添上名字，好向屏上書寫。臨時，五錢一兩隨便。紹聞道：『平素並不認的，如何去祝壽去。』逢若道：『賢弟你通是書呆子話，如何走世路！這些事全要有許多不認的客，纔顯得自己相與的人多哩。』紹聞道：『請出約單我看。』逢若袖中掏出來，只見一個紅全幅上面寫道：

敬約者，九月初十日，漢霄林兄

令堂陳老夫人萱辰，公約敬製錦屏，舉觴奉祝。願同事者，請書

台銜於左。

巫丕基

李希賢

儲鳳歧 全具

夏鼎

同里

後面已有了三五個名子，紹聞只得舉筆書名於後。

逢若收了約單，紹聞留酒飯便敬，逢若更不推辭。酒酣之後，說的無非是綉緞花樣，騾馬口齒，誰的鶴鶩能咬幾定，誰的細狗能以護鷹，誰的戲是打裏火，打外火，誰的賭是能搵五，能坐六，那一個土娼甚是通規矩，那一個光棍走遍江湖，說的浸浸有味。這紹聞起初聽時，肚內原有幾本子經書，有幾句家訓打攪，還覺得於理不合；到後來越說越有味，就不知不覺傾耳細聽。逢若又說道：『人生一世，不過快樂了便罷。柳陌，花巷，快樂一輩子也是死；執固板樣，拘束一輩子也是死。若說做聖賢道學的事，將來鄉賢祠屋角裏未必能有个牌位。若說做忠孝傳後的，將來綱鑑紙縫裏未必有个姓名。就是有牌位，有個姓名，畢竟何益於我；所以古人有勸透的，說是「人生行樂耳。」又說是「世上浮名好是閒。」總不如趁自己有个家業，手內有幾個閒錢，三朋四友，胡混一輩子也就罷了。所以我也頗有聰明，並無家業，只是一個暢快。若是每日拘拘束束，自尋苦吃，難說閻羅老子憐我今日正經，放

回托生，補我的缺陷不成？」這一片語，直把個譚紹聞說的如穿後壁，如脫桶底，心中別開一番世界，不覺點頭道：「領教。」若說夏鼎這一個藥舖，沒有本草綱目，口中直是胡柴，縱然說的天花亂墜，如何能哄的人；爭乃譚紹聞年未弱冠，心骨不定，閱歷不深，況且在希僑家走了兩回，也就有欣羨意思；況且是豐厚之家，本有驕奢淫佚之資；況且是寡婦之子，又有信慣縱放之端；所以今日把砒霜話當飴糖吃在腹內。所以古人抵死的話有兩句，不得不重出了：

子弟寧可不讀書，不可一日近匪人。

當下日落西山，逢若去了，說道：「我明日還約盛大哥，王賢弟去。」走到衙衛口，一拱而別。

連日無事，過了十來天，只見雙慶兒拿一個全帖，上面寫着：「九月初十日優奉耐雅愛。」下面寫着：「睿弟林騰雲頓首拜。」紹聞接着帖子，親到賬房，對

閻相公說：『到那日封上紋銀一兩，寫个奉申祝敬，眷弟帖兒，預備着上東鄉裡人情。』閻楮接帖一看，說：『知道。』

到了初十日早晨，樓下吩咐雙慶兒叫宋祿套車。自己換了新素服，跟的是德喜兒。賬房裡討了禮匣，吃了點心，一同出城往東鄉去。到林家下的車水，只見得賓客轟亂，花綵燦爛，門前簫管齊鳴，宅內鑼鼓喧天；迎賓的躬身相迎，讓至客廳，早已到許多賓客。紹聞望上一揖，也有見他衣服新鮮，不敢小看的；也有見他年輕，略答半禮的；大家讓坐。紹聞自知年幼，坐了東邊列坐，朝外看戲。只見夏逢若跑到跟前，說：『來了好。』也作一揖，說：『盛大哥今日不來，送的壽儀來了。王賢弟身上不好，我今早約他，他不能來，也帶的禮來。』因問交禮不曾，紹聞叫德喜兒捧出拜匣，交于逢若，自去收禮桌上上了禮單。紹聞不認得人，只叫逢若休向別處去，二人挨坐不離。

過了午時，客已到完，大家請出林騰雲母親拜壽。只見一个老嫗，頭髮蒼白，

下邊兩隻大腳。拜壽已畢，主人排列席面，告吉安甯，大家讓坐。中間兩正席，自是城中僚弁，做老爺的坐。兩旁正席是鄉紳坐。其餘列席俱是木城富商大賈的客坐。因譚紹聞是孝移之子，也坐了一個列席，首座是一個胖大麻鬚漢子坐了。既在同席，只得問姓道名，方知他正是今日席前戲子的戲主，姓茅名拔茹，河北人。因自己供戲帶來省城，今日唱的就是茅拔茹的戲。這一等供戲人，正是那好事好友的，就封一分厚禮，也來賀喜。旁邊陪坐的就是夏逢若，又添上一位主家。

須臾，殺核齊上，酒肉全來。戲班上討了點戲，先演了指日高陞，奉承了席上老爺；次演了八仙慶壽，奉承了後宅壽母；又演了天官賜福，奉承了席上主人；然後開了正本，先說關目，次扮脚色，唱的乃是十美圖全部。那個唱小旦的果然如花似玉，爭乃是個童男，若是真正女人，那古來王嬙西施也不過如此。紹聞看到眼裡，不覺失口向逢若道：「真正一个好旦脚兒！」那戲主聽的有人誇他旦脚，心窩裡也是喜的，還自謙道：「不成樣子！見笑！見笑。」既然譚兄見賞，這孩子就是有福

的。』一聲叫班上人，班上的老生見戲主呼喚，還帶着網巾，急緊到跟前，聽戲主吩咐。茅拔茹道：『叫九娃兒來奉酒。』紹聞還不知就是奉他的酒哩，也不推托。其實就要推托，也推托不過了。只見九娃兒向茶酒桌前討了一盃煖酒，放在黑漆描金盤兒裡，還是原粧的頭面，色衣羅裙，鼻鼻娜娜，走向戲主席前。戲主那嘴一挑，早已粉腕玉笋，露着銀鐲子，雙手捧酒奉與譚紹聞。嬌聲說道：『明日磕頭罷。』紹聞羞的滿面通紅，站起來不覺的雙手接住，却又無言可答。逢若接口道：『九娃你下去罷，將又該你出脚。明日少不了你一身皮襖穿哩。』九娃下去。不說紹聞臉面上起紅暈，心頭撞小鹿，只是滿席上都注目相視。大家說起來，方知他的尊翁就是那保舉孝廉方正的譚孝移。咳！今日方知：

遁翁辭世何偏早， 拋撇佳兒作匪兒；

寄語人間浮浪子， 冤魂泉下搥胸時。

日已夕春，城中有緊急公事，送的信來。那幾個做老爺的，等不得席終，早已慌慌張張走訖。又遲了一會席元，衆客也散。這譚紹聞也覺得今日十日所視，十手所指，心中老大的不安；爭乃遇着一個粗野的戲主，又有一个甜軟的帮客，扯扯拉拉不得走。主人要留後坐，抹了兩張桌子，移近戲前，別設碟酌。紹聞只得坐下。戲主又點了幾齣酸耍戲兒，奉承譚紹聞。紹聞急欲起身，說道：「廉後有女眷看戲，恐不雅觀，不如不聽唱，放我去罷。」逢若道：「本本戲都不免有些酸處，就是極正經的戲，副淨，丑脚，口中一定有幾句那號話兒，纔惹人燥得脾；若因堂戲避諱，也是避不盡的。賢弟，你只管看戲。我前日沒對你說過，走世路休執着書本子上道理。」茅拔茹又叫九娃子斟一回酒。看看日落，紹聞也有了酒。林漢霄也挽留住下，逢若在一旁攪撥，紹聞也就有八分貪戀的意思。只看蔡湘來了，說：「奶奴回去哩。」漢霄道：「天色晚了，不回去罷。」蔡湘道：「來時已對門軍說，留着門哩。」茅拔茹那裡肯放。但紹聞雖然有酒，一時良心難昧；況且游蕩場裡，

尙未曾久慣，忽然一定要走，只得放他坐車進城而歸。這正是：

乳臭焉許涉世途，

慣游街巷定村姑；

三年未滿禪猶未，

惹草沾風負巨辜。



第二十一回 王忠片語遭虐斥 紹聞一諾受梨園

話說譚紹聞回家，次日無事。到了第三日，王忠在門首，只見一個粗蠢大漢，面目帶着村氣，衣服却又喬樣；後頭跟着一个年幼小童，手拿着一个不新不舊的紅帖，寫着不端不正的字樣，遞與王忠。王忠一看，上面寫着：『年家眷弟茅拔茹拜。』上下打量，是个古董混帳人。又細看跟的人，脖項尙有粉痕，指尖帶着指櫛，分明是个唱旦的，方猜就是个供戲的。便答應道：『家主失候有罪，往鄉裡照料莊農收拾房屋去了。回來我說就是。』那人道：『幾時去的？』王忠道：『去了有四五天。』那人道：『這就出了奇！昨日還在林宅同席，如何會走了四五天？分明主子大了，眼中沒人。依我說，我還看不見這樣主戶哩。你這管家也大的很，就是你主子不在家，也該讓我到家中坐坐，吃您一盃茶，留下帖子，好不省事的要緊。像我們每日在外邊撞，也不像您這樣家人會作踐人。我就到客廳中閑坐坐，怕甚的！』

一面說着，早已上門台，到院裏進的前院，這紹聞正在客廳簷下坐着，口中打嘯引畫眉兒叫。茅拔茹道：「好大的主子，明明在家，却叫家人說往鄉裡去了七八天了。九娃兒把帖子交了，咱走罷。這就算咱拜了客。」九娃道：「帖子，家人收了。」茅拔茹道：「既是收了，還討回來。」扭回頭來就走。紹聞道：「這是那裡話？」茅拔茹道：「你沒在家，出門七八天，我跟誰說話哩！」紹聞一把扯住道：「這是嘎話？」茅拔茹道：「嘎話不嘎話，你問你的門上二爺。」紹聞一靈百透的人，便說道：「想是底下人不認的，錯說了話。千萬休怪，我作揖陪禮就是。」慌忙作下揖去。茅拔茹攙住，說道：「不消，我坐坐就是。」一同到了廂房，也不爲禮。紹聞一片聲叫看茶。茅拔茹道：「還吃茶麼？」紹聞道：「嘎話些？」茅拔茹道：「我前日席上，看見尊駕像是個好朋友，所以今日來拜，不料門上二爺硬說你出門七八天。我小弟在家也是個鄉宦舊家，家下小价沒有像這樣敢得罪人的。」紹聞明知是王忠，便道：「小价該死，我一定處他。」雙慶兒送上茶來。紹聞奉過

茶。茅拔茹道：「九娃，與譚爺碰頭。那人咱也不與他一般見識。」那九娃走向前來，磕下頭去，說道：「少爺好呀。」紹聞一手攙起，那九娃就站在紹聞跟前，等着接茶盅兒。紹聞見這溫存光景，便吩咐雙慶兒道：「你放下茶盤，到後邊擺幾個粗碟兒。連德喜也叫的來。」話猶未完，夏逢若已進的門來，未說先笑道：「好呀！好呀！」拔茹立起身來道：「少時便去奉拜，如今不爲禮罷。」逢若道：「豈敢！」一同坐下。雙慶擺下碟兒，德喜兒提着酒壺斟酒。茅拔茹也不推辭，逢若也不謙讓，便飲起酒來。酒未數巡，拔茹便叫九娃唱曲子。九娃頓起嬌喉。唱了兩牌子小曲。逢若哼哼的接着腔兒，用箸敲着碟子，却也合板眼。九娃唱完，說道：「唱的不好，爺們笑話。」逢若道：「那集賢賓第四句再挑高着些，第六句少一個灣兒。」九娃道：「記下就是。」逢若道：「我也遞一盅酒兒。」九娃兒星眼看着拔茹道：「我不會吃。」拔茹道：「既是夏爺賞你，你吃了罷。」九娃方纔接住吃了，又嚼了兩三个曲子。若是將這些牙酸肉麻的情景寫的窮形極狀，未免蹈了小說家窩臼

日將午時，早已一棹羹饌。拔茹道：『初次奉拜，那有討擾之理。』紹聞道：『使飯不堪。』逢若道：『既是通家相與，也彼此不用客氣。』九娃也站在一旁吃飯。

飯吃完了，拔茹便要起身，說道：『今日天晚，明日去拜夏兄。』逢若急忙接口道：『我兩個明日即去答拜。既是好朋友，何必到我家纔算拜，不到我家就不算拜。我兩個明日去奉看就是。』拔茹道：『這纔是四海通家的話。我明日就在小店恭候。』逢若問九娃道：『那座店裡？』九娃道：『同喜店。』逢若道：『是戴君寔家，是也不是？』九娃道：『正是。』紹聞還留吃酒。茅拔茹道：『戲上事忙。昨日頭盔舖裡鄧相公說，今日下午商量添幾件東西哩，我去罷。』一同出了廂房，恰遇王忠從大門進來，拔茹大笑道：『說你出門七八天，就是這個大爺。』紹聞道：『這是河北茅爺，認着。』王忠一聲也沒言語，站在門旁，讓客與家主出去，

一拱而別。

逢若又進來，要再吃一盃茶，訂明日回拜的話；又誇了一會九娃着實有眼色。又說：『明日回拜，那裡有戲子，我衣服不新鮮，臉上不好看，也還得二兩賞銀，一時手乏，還得幫湊幫湊。』紹問道：『你休高聲。我今晚與你運用，明日你早些來約我同去，就都停當。』逢若道：『你衣服太短，我穿着不像。』紹問道：『有長的你穿就是。實不瞞你，先父還有一領藍緞寬袍兒，你穿的了。你明日只要看那個王忠不在門首，你進來。不是我怕他，他是先父的家人，我連不好意思怎麼他。』逢若道：『這是賢弟的孝道。王忠粗人，那得知道？』紹道：『這話休教盛大哥知道。』逢若道：『休看我多話，正經有關係的話兒，却會爛在肚裡。』日夕時方去。晚間紹聞替逢若料理衣服賞銀。

到了次日早晨，逢若臉着王忠不在門首，進的廂房。紹聞出來相見，說道：『

那書櫃裡是我昨晚拿出來的衣裳，你趁沒人先穿上。」又拿出七八兩銀子，說：「這是我在賬房要的。一言難盡，多虧王忠極早睡了，說他身上不好哩，纔要出這七八兩。這個够賞戲子麼？」逢若換了衣服，說道：「到也可體；只是時常來借，却不便宜，不如就放在我家，我却不是要你的。老伯的衣服，我斷不敢不敬重。至於賞戲子們，若要說這是秤準的一兩二兩，便小家子。只可在瓶口捻出一個鏤子，兩個鏤子，賞他們，這纔算大方哩。」

一時早飯上來。吃完，叫雙慶兒討了兩個拜帖。不用閻相公寫，逢若在廂房自寫，也寫了年家眷弟派頭。紹聞却是素花柬，跟着兩個小廝。逢若道：「這兩個他都認的，顯的我是借的人。只叫一個跟去，你與我再安排一個人，就是粗笨些也罷。」紹聞因叫鄧祥算上一個。

二人出的大門，德喜鄧祥在後，一直向同喜店來。到了店口。戴君寶看見，與逢若作了揖，又與紹聞也作了揖；說道：「二位同拜客來了。茅爺今早叫當槽的在

如意館定下一桌酒席，說午時要待客哩。戲已安排就了。」逢若道：「只怕別的還有客……」

話猶未完，茅拔茹在上房看見店門是譚夏二位與店主說話，早已不等傳帖，跑將出來，說道：「候的久了。」於是連店主一同讓進去。二人方欲行禮，茅拔茹攔住，說道：「論起來我還該與二位碰頭哩。我家裡家叔不在了，昨晚有信來，真正活氣死我，二位坐下，我說。」店主叫當槽的送上茶來。九娃斟茶奉畢。紹開臉皮漸厚，便說九娃道：「昨日有慢你。」九娃笑了一笑。逢若道：「譚賢弟成了款了。」

只見茅拔茹把膝上拍了一下，說道：「咳！您說氣人不氣人？家叔竟是死了！」逢若道：「甚麼陡症？如何得知？」拔茹道：「昨晚送的信來，說起來恨人之極！我小弟在家也算二家人家，國初時祖上也做過大官。只爲小弟自幼好弄鑼鼓，後來就有江湖班投奔，小弟教他伺候堂戲，一些規矩也不知道，倒惹的親朋們出像（一）。我一怒之間，着人去蘇州聘了兩位教師，出招帖招些孩子，揀了又揀，揀出這一二

十个。這崑腔比不得粗戲，整串了二年多，纔出的場，腔口還不得穩。我今日實瞞不得，上年我賣了兩頃多地，親自上南京置買衣裳，費了一千四五百兩，還欠下五百多串賬。連臉子，鬼皮，頭盔，把子，打了八个箱，四个筒，運到家裡。誰想小地方寫不價錢來，况且人家也不大熱樂這崑腔班。我想省城是个熱鬧繁華地方，衙門裡少不了正經班子，所以連人帶箱，運在省城。連昨日林宅共唱了三个戲。還不够起箱的腳錢，誰知道我家叔老人家偏偏的會死起來。我來時家叔病原沉重，原說不教我來；我想在家一千人空空盤絞，也是難事，因此硬來了。如今他果然不在了，我將說不回去，他是一個胞叔，不說在舍弟臉上不好看。舍弟也還小哩，他也還不知道嘆，只怕親朋兒們也譏笑我。……」逢若插口道：「是哩。」我待說回去，這一班子人怎麼安插？我明日就要起身，趕上大後日封柩能。真真的活悶脹死人了！」

九娃上來道：「開鑼罷？」茅拔茹道：「這還問我麼？」一聲鑼鼓，早已在院裡棚下唱了兩三齣散戲。如意館抬上席來，拔茹賞抬盒人五十文錢。又吩咐九娃道：



『您煞了戲罷。去附近舖子裡吃了飯，早回來開戲敬客。』因又說道：『這個像樣子麼？況且這個花銷，我走後如何支撐的住？』逢若看紹聞道：『我們備一頓飯錢。』便向繡瓶口內掏出一個鏰兒。紹聞掏了兩個鏰兒。逢若道：『班上的，這是我兩個送你們一頓粗飯。』老生道：『不敢討賞。』逢若道：『見笑！薄人意罷。』茅拔茹道：『不該費心，叫他們通來謝賞磕頭。』逢若又叫道：『九娃，我與譚爺替你做件衣裳，你自己揀你心愛的買罷。』逢若一個鏰，紹聞兩個鏰。九娃收了，也磕頭又謝。茅拔茹道：『叫他們吃飯；你就在這裡伺候。』九姪道：『知道。』于是德喜兒，鄧祥兒擺開席面。譚夏二人首坐，店主，茅拔茹打橫。九娃斟酒。

飯酒中間，店主道：『茅爺，你通不吃一盅兒？令叔老太爺去世，想是大數該盡，也不用過爲傷心。』茅拔茹道：『也不在這些。只是如今這一夥子人，主人家，你承許下，我就不作難了。』戴君實道：『我是賃的這坐店，不過替買看吃。』茅爺，你撇下，我實實擺布不來。』逢若道：『茅兄是愁沒房子麼？』茅拔茹道：『

一來沒房子，二來沒人招架。」逢若道：「譚賢弟有一攢閒院子，在宅子後，可以住得下，我就替你招架如何？」紹聞未及回言，茅拔茹早已離坐三揖道：「箱錢就是譚兄的。長分子就是夏兄的。就是吃三五石糧飯，十數串油，鹽，菜錢，我回來算賬。我若有一點兒撒賴，再過不的老爺河（三）。」戴君寔道：「茅爺何用賭咒？通是好朋友，何在這些？」逢若向紹聞道：「就是這樣子，行也不行？」紹聞千不合，萬不合，答道：「您看該怎的就怎的罷。」茅拔茹哈哈大笑道：「明早就起過箱去。爽快我有一句話一發說了罷。九娃，過來，你就拜了譚爺做個乾兒罷。」紹聞這一驚不小，方欲回言，九娃早已磕了四個頭起來，靠着紹聞椅子站了。店主起來作揖，說與譚紹聞道喜。紹聞囂（三）的耳朵稍都是紅的。逢若指定九娃道：「好孩子！有福！有福！有禍！有禍！戲子吃飯回來，又開了戲，不叫九娃出脚。把殘席賞了德喜鄧祥，叫當槽的速去到如意館取五六盤子小賣，教九娃子吃了。」

唱完幾齣戲，家中宋祿撈車來接。茅拔茹打點起身，不肯再留。一同出了店門

，九娃小心用意，攙紹聞上車。逢若早已超乘而上，說了一聲擾，車兒飛也似跑了。到分路之時，逢若下車而去。紹聞到家中心裡只是亂跳，又不敢向人說，只推有酒，蒙住頭就睡。

到次日未曾起來，早已八個戲箱，四個衣筒，鎗，刀，號頭，堆滿碧草軒。原來東方日出時，蔡湘方纔起來，開了園門，一羣兒抬的抬，搬的搬，不多一時，一院子都是戲子。把一個蔡湘竟是看呆了，只像夢裡一般。這一個戲娃子弄花草，那一個戲娃子摸筆硯。只聽掌班的喝道：『休要多手！等譚戲主出來，你們擺齊磕頭，休要失了規矩。』九娃子道：『我是不磕頭的。』蔡湘定省一大會，方纔住宅中飛報軍情。咳！

子弟切莫學世路，  
纔說周旋便濁污；

依依父兄師長前，  
此外那許多一步。

第二十一回 王忠片語遭虐斥 紹聞一諾受梨園

(註) 一 『出像』即譏笑之意

(註) 二 指黃河

(註) 三 『鷺』即羞也

第二十二回 閻楷思父歸故里 紹聞愚母比頑童

話說蔡湘到樓院，紹聞還不會起來。蔡湘到樓門，只對王氏說道：「不知那裡來了一班戲子，將戲箱堆滿一書房。」王氏道：「誰教他來的？」蔡湘道：「不知道。」王氏便向樓房內間去問，紹聞道：「怎的一个書房，就教戲子占了，誰承當他的話？」紹聞從被子裡伸出頭來，說道：「原是河北一个茅戲主，我去回拜他，他說他家裡有緊事，要問我賃房子。我也沒承許他，誰知道他就搬的來了。」王氏道：「一發成不的！你這幾年也不讀書，一發連書房成了戲房！」紹聞道：「他暫住幾天就走哩。其實我也沒承當他……」

話未說完，只見雙慶兒慌張跑在樓下，拿着一個手本，說：「班上人與奶奶，大相公磕頭哩。」九娃兒早已到樓院裡，說道：「俺奶奶哩？」王氏走到樓門口，九娃端詳是个內主人，便爬在地下磕了頭，起來說道：「乾爹還沒起來呢？俺班上

都在後門上等着磕頭哩。」王氏回頭說道：「你起來罷。你弄的事，你去打發去。」紹聞起來，也是摸頭不着，並且也沒法子發放。九娃見紹聞起來，便說道：「班上人等候已久。」雙慶道：「後門上擠了一攢子等着哩。」紹聞只得後門上。一個唱老生說道：「班上人與老太太磕頭，再與戲主磕頭。」紹聞道：「家裡我說說罷。」老生道：「這一番打攪處多，取東討西，未免驚動老太太，正該見個禮兒。」紹聞道：「不消罷。」老生道：「既是戲主不肯，俺就與戲主磕頭罷。」說了一聲，一片人都跪下去磕頭，口中都一齊說道：「照看！照看！」紹聞一人也攙不過來，惟有九娃站在紹聞身邊，笑嘻嘻的看着。衆人起來，一齊又進碧草軒去了。

紹聞回到樓下，九娃就跟着也到樓下，就移坐兒，說：「乾爹，你坐下罷。」王氏看着也沒嘆說。紹聞也沒處開口，少不得說道：「九娃，你坐下。」九娃道：「我不坐。奶奶，你有針線與我些，我的衫子撕了一道口子，得兩根綠絲線縫縫。」奶奶，我拿家來縫縫罷。」王氏道：「我與你針線，你自己縫。」九娃見光景不

甚熱合，接過針線，說道：「我縫罷。等等送針來。」慢慢的下樓台，從後門走訖。  
○王<sub>氏</sub>說紹聞道：「你就是認乾兒，也再等幾年。你看那孩子比你小不上一兩歲哩。」  
○紹聞道：「誰認他來？他只管胡叫哩。」這宗事若再爲詳說，未免與譚孝移面上有些不忍，就此住了罷。

看官，若說此時王忠見了這光景，定然抵死破命的不依。原來王忠自前日有些感冒，此時正在發熱，頭疼惡心，蒙頭蓋腦，在屋內睡哩，所以不知。趙大兒知道他丈夫性情，瞞的風也不透一絲兒。

不說王忠害病，且說閻楷教德喜兒請大相公說話。紹聞到了賬房，閻楷說道：「我後日要起身回家，把賬目銀錢交與相公。」紹聞一聽此言，心下想道：「是我幹的不是事，惹的門客見辭。」便紅了紅臉說道：「閻相公是爲甚麼走的這樣速？」  
閻楷道：「昨日松盛號劉二爺稍來我的家書，家父書上寫的着實想我。我五年不會

回家，心裏委實過意不去。只爲家道貧寒，在家中無以奉事老父，在外邊又惹家父牽挂。只爲府上大爺待我太好，年來感恩承情，謝也謝不盡。今年家父整六十了，我常在外邊，也算不的一個人。況且先兄撇下一個舍侄，今年十一年歲了，也該上學讀書，若再流落了，像我這個樣子，我也是個書香人家，先兄臨終時，再三痛哭囑托，我何以見先兄於地下。況且千里捎書，內中只說家父着寔想我，却不是家父手筆，我又疑影別有緣故。」閻楷一面說着，早已雙淚俱下。紹聞道：「那得別有話說？」閻楷道：「家父有個胃脘疼痛之症，行常肯犯，我累年也稍回去幾次治胃脘的丸藥，我只疑影這個病。這是我昨晚一夜沒睡，將賬目都算明，一絲也不錯。櫃內現銀子三百三十兩八錢五分。三大封是整的，那小封是三十兩零銀。床下錢只有八十串有餘，求相公逐一驗明交清。外欠都有賬目。」却說紹聞起初聽說闔相公要回家，又說到父子天性之地，也未免有些慘然不樂。既而又想到：「現交手三百多銀子，八十多串錢，今日却也順手便宜，省的再來賬房支討，有多少阻隔；況



且閻相公一去，我大了，我也再不用賬房。』便說道：『閻相公既爲父子之情，我也不肯再留。至於銀錢，何用查驗？你從先父到今日，誰還不知道你的心腸哩？只是到家何時能來麼？』閻相公道：『家父若康健，不過五個月就回來。要之家父就是康健，現今過了六十歲，我在家就受些艱窘，我也不肯來，也不敢來了。』紹聞道：『既是如此，你就打點行李。我還有些薄敬意，今晚就奉餞罷。』

紹聞回到樓下，對母親說：『閻相公要回家去哩，今晚擺一桌席與他餞行罷。』

王氏道：『你近日大了，甚麼還由得我？你箇人往厨下吩咐去。適纔你乾兒要一口大鍋，一個小鑊。碗，碟，要二三十件子。這還成個人家麼？叫戲娃子在院裡胡跑。你爹在日，你見過這規矩麼？』紹聞道：『與了他不曾？』王氏道：『你如今是一家主子，沒見你的話哩，誰與他？』紹聞道：『雙慶兒，德喜兒哩？照數與他，到明日都有貨錢的。』原來這些雙慶兒，德喜兒孩子家，早已鑽到碧草軒，弄鬼臉，帶鬍子，沒有一個在手下。紹聞見沒人在跟前，說道：『那也是小事。只如』

今收拾個粗席面，饒饒閻相公纔是。娘，你吩咐冰梅趙大兒一聲。」王氏道：「你看冰梅這兩個月白日裏還下得樓下不得樓？趙大兒他漢子有病，他伺候茶水顧的顧不的？我不管你的閑事。我越想越氣，難說一個好好人家，那裡來了一般戲子胡鬧？我一發成了戲娃子的奶奶。」

紹聞又羞又急，只得到前邊向閻相公說道：「你說，樓上大奶奶如今要三十兩銀子，交與東街王舅爺蘇州梢首飾頭面，說明年與孔宅行禮時使用。我說臨時本城中也辦的來，奶奶不依，一時就要。如今隆哥在樓下等着哩。」閻相公道：「我明日要走，王忠又病着，我一發把銀子連鑰匙交與相公罷。只是隆相公現在這裡，請出來見一見，我不能往東街奉別去。」紹聞道：「他聽說你要走，也要來前邊看你。我怕悞了你打點行李，我說你出大街辭別各舖家去了。你如今說請他，顯見得我說瞎話。你只把銀子交與我能。」閻楷于是開了櫃門，將銀子交與紹聞，說道：「相公呀！不是我生意裡人開口說銀錢中用，只是相公年幼，休要妄費了！有時看這

東西不難，沒有時便一文錢逼死了英雄漢。相公要知道珍重；我只願相公這個錢買書供給先生。」紹聞點頭道：「閣相公說的真正是好話。」

原來王忠病了，雙慶德喜只顧在戲房看串戲，閣楷自己慌張着走，所以後邊碧草軒叫戲子佔了，閣楷一字不知，因此還說買書請先生的話。

且說紹聞收了大小四封，先把三大封偷偷放在他父親靈櫬底下。鎖了廳門，拿了一小封，從前門出去，由衙衙口，轉到後門進來，上的樓來，叫道：「娘，這是戲主送來一月房錢。是三十兩，算了娘的私囊罷。」王氏喜盈盈展開一看，說道：「這三十兩是房錢，這一小封是嘍？」紹聞方想起來這八錢的小封忘了取去，便說道：「算是折禮盒一架，娘都收了罷。他們吃糧飯，柴薪，越外還要與錢哩。」王出笑道：「你到明日使用時，不許問我再要。要使我的，湏與我出利錢。」王氏起先也極惱戲子佔了書房，後來兒子拿了三十兩哄了，便喜歡起來。這是甚麼緣故？看來許多舉人進士，做了官，往往因幾十兩銀子的賄，弄一個身敗名裂。從古說利令

智昏，何況婦人，何況王氏本是个不明白婦人。

此是旁話，且說紹聞安插住母親，便依舊開了中廳的鎖，在父親柩下取出那三百兩來，放在東套房裡鎖訖。來到賬房裡坐下，問道：「閻相公連年束金，還欠多少？」閻楷道：「連年我的勞金，都支使過界了。」紹聞道：「如今盤費哩？」閻楷道：「我適纔在燈布店借了二串錢，就夠了。」紹聞道：「快與他送回去。我送你二十兩，與令尊老人家做件衣服，越外盤費錢三串。」閻楷道：「這個我斷不敢領。盤費錢受下一串，把那錢就送回布店一半。多了也累贅的慌。」紹聞道：「我是見相公的孝道，故助二十兩，難說你替老人家辭了不成？」閻相公不覺垂淚道：「多謝！多謝！大惠終身難忘！」此後晚間紹聞餞酒贈贖，明晨拜別起程的話，不必細述。

却說紹聞早送閻楷登程，到了後院，早已見九娃在樓門前等着；說道：「班上人等着乾爹。如何昨日一天沒到戲房哩？」紹聞道：「你隨我前院來，我問你話。」

「因開了客廳門，九娃說：『屋裏有靈，我怕的慌。』紹聞道：『有我哩，怕甚麼？』又開了套房門，九娃隨着進去。紹聞扯開櫃斗，把銀子填了一瓶口，說：『你箇人買東西吃。』」

遲了一會出來，鎖了門，紹聞即隨九娃上碧草軒來。只見廂房有幾個末，丑脚兒，在那的讀脚本；有一個生脚兒在軒上前簷下站着；掌班的敲着鼓兒上腔；這夏逢若不知何時已到，早在旁邊醉翁椅兒上拍着手哼哼的帮腔。大家見了，一齊起來，垂手站在旁邊。逢若道：『譚戲主呀！看看正經蘇班子規矩何如？』紹聞道：『好。』掌班近前商量些糧飯菜新的話。又說：『天涼了，孩子們都穿的是夏衣；茅戲主又回去了，少爺替小的們料理料理。等茅戲主來，小的們掙下錢，一一補上，再不肯虧損少爺。』紹聞未及回答。逢若便道：『休說夾衣，連冬衣也製得起。孩子們鞋、襪、靴子，也是該換的，通在譚爺身上取齊。等您的戲主到來，我管保一一清還。』老生道：『爺們的恩典，小的們只是磕頭。』紹聞道：『夏哥你就去與他們

買去，上筆賬就是。」逢若道：「我如今不是當年有錢時。如今到舖子裡，人家就要攬我的分兩；湏是現銀子，又省價錢，又揀好的，茅兄來也看的過，說我弟兄們辦事不差。」紹開道：「我也沒有現銀子。」九娃道：「乾爹，櫃斗那一封就足夠。」逢若道：「九娃說有銀子，你如何說沒有呢？你去取罷。我來說一宗戲，柳樹巷田宅賀國學，要寫這戲，出十五兩，掌班的不敢當家，等你一句話兒；說停當了，後日就去唱去。如今九月將盡，萬一天變起來，孩子們冷的慌，渾身打顫，成甚麼樣子？」紹開道：「戲錢我不管。」逢若道：「衣服鞋腳錢你可管了罷。」九娃道：「我跟乾爹去取去罷。」逢若笑道：「叫孩子磨登住了，不怕你不取。」紹開只得起身，九娃跟着，到了客廳，依舊開了鎖，取了八十兩那一封出來。又從樓院經過，王氏正在樓門裏坐着，九娃說：「奶奶，把剪子遞我使使。」王氏教趙大兒與了。九娃跟着依舊上碧草軒來。紹開道：「這是八十兩，你去買。」逢若道：「够不够回來清賬，好叫惹戲主奉還。」老生道：「自然的，小的跟的去。」逢若心中要想扣除銀子

，便說道：『您們跟着我，我寔在驚的慌，我就買不上來。』老生道：『小的就不  
用去，只是袖子都要一樣一色，省的孩子們嫌好嫌歹，一樣兒就沒嘎說。』逢若道  
：『是麼？』又向紹聞道：『九娃這衣服錢是不叫茅兄還的，須是別樣的。』紹聞道  
：『隨你罷。』九娃道：『我穿只要碎花的。我不愛見那大朵子花，大雲頭的。』逢  
若道：『好孩子，我記着哩。』逢若拿的銀子去了。紹聞道：『休誤您們正經事。您  
還教恁的戲，我也看看。您坐下。』老生道：『少爺在此，小的怎麼坐！』紹聞道：  
『不妨。』仍舊坐了上腔，九娃泡了一碗飛滾的茶送來。紹聞看了一會，自回家中吃  
飯。

到了午後，九娃直進樓來，說：『夏爺買的東西回來，還跟着一個鋪子裡的小  
夥計清賬取銀子哩。』王氏道：『是那裡銀子？』紹聞道：『是他各人班裡銀子。』紹聞  
跟着到碧草軒，只見七八個針工已在。逢若道：『梁相公，這就是貴主，少不下你  
的銀子，緊着就跟着來！』那人與紹聞作了一個揖，說道：『久仰。』紹聞道：『不

敢。」把東西貨物展開，連紬，緞，靴，帽，一齊清算，除九娃二十一兩算在紹聞身上，不登戲上賬簿，其餘除收五十九兩現銀外，還要九十兩零四錢八分。紹聞面有難色，說道：「我委寔是沒了銀子。餘九十多兩，上在貴號賬上，等茅兄回來，我包管齊完，一分不欠。」那梁相公道：「一來舖子裡本錢小，目下要上蘇州。二來夏爺說是現銀，所以折本兒賣，如今若賒了一半，我也難回復掌櫃的這句話。」夏九娃只推看緞子，走近夏鼎跟前，手中拿着緞子，悄悄說道：「還有一整封哩。」夏逢若心裏有了主意，正色說道：「譚賢弟，不是這樣。這八九十兩也是現成的，不必推三阻四。不過茅兄來時，一秤子全完就是。那人也是個好朋友的，就是有一厘兒短少，我就當住他這一架箱。」老生道：「譚爺放心，小的也敢承許。」紹聞只得回去，把那一封他拿的來，當面兌了。老生把戲簿賬上寫上一筆：九月二十九日借到譚爺銀子一百四十九兩四錢八分。那梁相包了銀子，說道：「托福！托福！」一揖而去。逢若道：「家母適纔教小价尋我，想是家中有事。交完東西，我去罷。」



你說那梁相公何嘗是舖子裏人？原是逢若講明了九十一兩銀子，買成舖子東西，要扣除這四五十兩銀子入私囊，街上尋了个一黨夥計，會說山西土語的人，俗語說是咬碟子，粧成小客商，免了銀子，再找明舖家贖回當頭，背地裏與那人七八兩，自己得四十多兩，各人自去花費去了。這是蔑片幫開恆運，講他做甚。

單說碧草軒一起針工，把書案排開，舖上毡條，展開綉緞，霧了潤水，排開熨斗，量了長短，動了剪刀，湏臾裁成片子，黃昏點起幾碗燈來，一齊動手。紹聞看了更深天氣，九娃獨自送回。到了次日晚上，一齊縫成。及至往田宅唱戲時節，個個都是一色軟衣，惟有九娃別樣，一齊去了。不說紹聞壞了迺翁門風，只可惜一个碧草軒也有幸有不幸之分。

葯欄花砌盡芳蕖， 俗客何曾敢望門！

西子只從蒙穢後， 教人懶說苧蘿村。

第二十二回

閻楷思父歸故里

紹聞愚母比頑童

第二十三回 譚氏軒戲箱優器 張家祠妓女博徒

話說戲子占了碧草軒，所惜者王忠在病，不得知曉，若知曉時，戲子如何住得成；所幸者王忠在病，不曾知曉，若知曉時，火上加油，王忠這性命還恐保不住。只因王忠害這場癩疫，每日昏昏沉沉，呻吟不絕，以致紹聞每日在碧草軒戲謔調笑，九娃兒居然斷袖之寵。其初還有良賤之分，可憐數日後，班上人見紹聞年幼輕佻，也就沒个良賤光景了。自從田家唱戲回來，夏逢若就中抽了寫戲的長分子。後來又攪了幾宗山陝會館的戲，江浙會館的戲，紹聞只怕寫的成了，碧草軒便要闖其無人意思。

忽一日紹聞在軒上與那唱正生小娃子調笑；那唱正生的即是掌班的侄子，掌班的一聲吆喝道：「尊貴些罷；休要在少爺面前輕樣。」紹聞滿面通紅。自此少在碧草

軒來往，只使雙慶兒叫九柱在家中來往，漸漸的樓上同桌吃起飯來。這九柱又有紹聞與的銀子，外邊唱一棚戲回來，必定破上數兩銀子，買人事送奶奶，雙慶德喜兒都有些小東西贈送，所以人人喜他。

忽一日九柱拿一封書遞于紹聞看，書上寫道：

『字啟

譚大哥台下入目。茲啟者：套言不陳。我那日回家將班子托于哥照看，原說幾日就回；不料本縣老爺做生日，一定要我這戲，原差火籤催了幾回。誤了便有弄沒趣之處。至於糧飯，我改日進省送去。哥見字發回可也。異日叩謝承情。

眷弟茅拔茹頓首具

九柱見紹聞念完了，說道：『我不走。』紹聞道：『與班上人商量。』急上碧草軒來，只見衙衙口有兩輛車，班上人往車上抬箱。掌班見了紹聞，說道：『譚』

相公休把借的銀子糲飯錢放在心。戲房裡撇下四個箱，兩個筒，一來脚重了路上撈不清，二來就是相公的一個當頭。」紹聞道：「不回去該怎的？」掌班道：「俺倒不想回去，只圖走路哩。只是供戲的規矩，全要奉承衙門。如今州縣老爺們也留心戲，奉承上司大人，又圖自己取樂，如何敢不回去？要不回去，就有關文來了。」紹聞道：「九娃有了病，回去不成。」掌班道：「相公休要恁的說。今日趁天好，晌午過了黃河纔好。」說着，箱筒抬完，大家說磕頭謝擾。紹聞說：「不用。」衆人也就止了，一羣兒出衙街口。

紹聞跟着看：一輛車撈箱筒；十來个小戲子，嘻嘻哈哈，又上了一輛車。年紀大些的，跟着走。九娃車上道：「乾爹！回去罷。」趕車的一聲胡嘯，看看的轉過街灣，望不見了。

譚紹聞如有所失，回來到碧草軒上。只見：有四個破箱鎖着，兩個筒也鎖着，牆角破緞靴子，桌上爛鬼臉，破鑼，裂鼓，折鎗，斷刀，有幾片子；滿屋狼藉不堪

，連書櫃門的鎖也扭了，書套，書本子，如亂麻一般，也不知少的是那一冊；院中花草，沒有一株完全的。滿院溺跡，糞灘；滿壁歪詩，野畫。平日爲甚不曾看見？只爲心中顧不的。今日從頭一看，纔都看見，心中好不惱也！好不悔也！又想：二百多兩銀子，兩天都盡，又費了許多糧飯，油，鹽，是爲甚的，端的幹的不是事，算不起個人。坐在醉翁椅上，家中請吃飯，也不去吃。

正在碧草軒上生氣，只見夏逢若到了；說道：『戲子一個也不見，想是往那裏唱去麼？』盛大哥差我來定戲，說叫去頑頑哩。』紹問道：『走了！目下只怕七八分過了黃河。』夏逢若道：『好狗攆的，愛見來就來，愛見去就去，我不依這事。這些借的銀子，吃的糧飯，放在空裡不成？我將來替你告到官上，行關文關這奸茅的騙子手。』紹聞從袋袋掏出一封書子，遞于夏逢若。逢若看了一遍，說：『這也怪不的他，只是班上這些欠頭該怎的？』紹問道：『你去屋裡看去，有四個箱，兩個筒，說是當頭。』逢若道：『有這當頭，不愁咱的銀子；儘少也值千把銀子。他

異日有銀子贖與他，沒銀子你再添幾兩，招一班好子弟，我就替你領戲；只是我看你那光景，着實氣的慌，咱往盛大哥那裡晃晃罷。我一來好回復盛大哥，說戲子走了；二來替你散散悶。」紹問道：「我不去。」逢若道：「既不往盛宅去，我同你再尋個散悶去處。」紹問道：「我不去。」逢若起來，一手扯住袖子道：「走罷！氣的那個腔兒，你癩了。」紹問道：「我不去。」逢若道：「是了！是了！你是說九娃走了就是。呸！你跟我來，管情教你喜歡就是。」

逢若扯着，紹聞跟的走着，出的衙門口。紹聞說：「我未曾吃飯哩。」逢若道：「我也沒吃飯哩。你跟我來，有你吃的就是。」轉到大街，到了如意館門口，逢若拉紹聞進館。紹問道：「我從不曾下館吃飯。」逢若道：「蓬靈館請盛大哥是誰？」紹聞只得進去。揀了坐頭，叫了四五盤子葷素，吃了兩提子酒。逢若擦衣還錢。

出的館來，往南走了兩條大街，又走了一條背巷，又轉了一個灣，只見一個破

舊大門樓兒，門內照壁牆栽着一塊極玲瓏太湖石。逢若道：「我先走引路。」紹聞道：「這是誰家？你對我說，我好去。」逢若笑道：「你只管來。」進的二門，是三間老客廳。紹聞見廳簷下懸着匾，心裡想看看姓氏，誰知剝落的沒字兒。又轉過一個院子，門上懸着「雲中保障」匾，款依稀有張老先生字樣。紹聞方曉得主人姓張。進的門去，三間祠堂，前邊一個捲棚。一付木對聯，上刻着七言一聯云：「一叢丹桂森梁苑，百里甘棠覆涪州。」方曉得是個舊家。

只見主人陪着一位客坐着說閒話，見了逢若，便道：「來了。」又見了後邊譚紹聞，方起身道：「哎呀！一發還有客哩。」大家爲禮讓坐坐下。主人便問道：「老逢，這位客哩？」逢若道：「是敝盟弟蕭牆街裡譚。」逢若即指着客與主人道：「老賢弟不認的。此位是布政司裡錢師傅；這主人綽號兒叫做沒星秤。」那主人起來向逢若頭上拍了一下，笑道：「沒星秤單擲你這鬼兒絲的分兩。」逢若方纔道：「這張大哥叫張繩祖。」大家齊笑。



逢若道：「淡先生哩？」錢萬里道：「我昨日上號，有考城竺老爺稟見。淡如菊在他衙門裡管過號件；我對他說，他說今日要與竺老爺送下程，還要說他們作幕的話。」逢若道：「他贏了咱的錢，倒會行人情。」張繩祖道：「你昨日贏的也不少。」逢若道：「我只贏够七串多。老淡足贏了十幾串。」紹聞方曉得是個開賭的舊家。小厮捧的茶來，先奉紹聞。紹聞便讓錢萬里。錢萬里道：「上年保舉孝廉方正的？……」紹聞道：「是家父。」萬里道：「那部咨是我小弟辦的。如今可出仕了？」紹聞道：「先父已經去世。」錢萬里道：「可傷！可傷！」

話猶未完，淡如菊慌慌張張來了，說道：「恁怎麼還不弄哩？是等着我麼？」張繩祖道：「還有一個生客，你沒見麼？」淡如菊方看見譚紹聞，作下揖去，說道：「得罪！得罪！眼花了。」逢若道：「昨夜你把個五點子當成六點子，便說是雙龍擺尾。你單管着眼花賴人。」淡如菊道：「不胡說罷。此位客尊姓？」紹聞道：「姓譚。」淡如菊道：「家兒已够了，咱來罷。」錢萬里道：「下程送了不？」淡如菊

道：「收了十個橘子，餘珍敬壁。」錢萬里道：「下文張本的事呢？」淡如菊道：「竺老爺說，回到衙門來接。」大家都道：「恭喜！恭喜！」

小厮已把賭具伺候停妥，齊讓譚紹聞就位。紹聞道：「我一些兒不懂的。」逢若道：「他原是散心的。他原不會，不必強他，俺兩個把牛罷。譚賢弟，你在我脊梁後坐着罷。你那聰明，看一遍就會，省的再遭作難。你怎麼讀五經？況這個是不用師傅的。」果然四家坐下，紹聞坐在逢若背後。

四家鬪起牌來。逢若道：「抽頭的如何不來？」張繩祖道：「他怯生人。」逢若道：「叫的來，我承許下譚賢弟了。」繩祖附耳吩咐了小厮。少頃，只見一个如花似玉的妓女，款款的上祠堂來。見了別人都不爲禮，惟向紹聞俯俯身子說了句「磕頭罷。」紹聞道：「不消。」那妓女名喚紅玉。奉了紹聞一盃茶，也坐在逢若背後，與紹聞同看鬪牌。每一牌完時，逢若便向紹聞說了名色，講了搭配。未及吃午飯時，這紹聞聰明出衆的人，早已洞悉無疑。

吃了午飯，大家就讓紹聞入夥。紅玉說：「我再替譚爺看着些。」譚紹聞午前早已看那搭配變化有些滋味，又有紅玉幫着，便下去了。

到日落時，偏偏紹聞贏够五六千。到完場時，都照馬子過現銀子，紹聞平白得了五六兩銀子，心中好不喜歡。要辭別起身，張繩祖，淡如菊，錢萬里數人只是死留。紹聞早已軟了，承許住下。

吃了晚湯，張繩祖說道：「再不賭牌了，只是輸，弄簋子哩；只是早了新客。」逢若道：「正妙！譚賢弟會了牌，不會簋子，也算單鞭救主。爽快今晚再學會擲，他日到一堆時，說擲就擲，說抹就抹，省的只是个半邊俏。」叫人點上蠟燭，排開簋盆。紹聞又在桌角細看。

原來擲簋，比不得抹牌。抹牌有講解工夫，擲簋時便顧不得講說。紹聞看了更深天氣，只見有輸贏，不能分文快，心生一計，便磕睡起來，說道：「我要睡哩。」繩祖吩咐小廝說：「齋室現成牀褥，點枝蠟去。我有罪不能看舖候歇，紅玉你去

伺候譚爺去。俺們的還早哩，你奉陪一盅酒。」叫小厮把夜酌碟兒分六個去。紅玉引着紹聞，進的祠堂，山牆上有一個門兒，套着齋室。燭明酒美，吃了幾盃。一個章台初遊之士，遇着巫山慣赴之人，何必深述。詩云：

每怪稗官例，醜言曲擬之。既存懲欲意，何事導淫辭？

周易金夫象，鄭風蔓草詩，儘堪垂戒矣，漫惹教猥噓。

次早紹聞起來，到捲棚下一看，只見盃盤狼藉，桌椅橫斜。伺候的小厮在牆根火爐邊，畫出一個「童子莫對，垂頭而睡」的圖。錢萬里在一條春橙上拳曲的狗兒一般呼呼的打睡。尋那兩個時，淡先生在破馱轎裏邊睡，夏逢若在一架圍屏夾板上仰天大吼。紹聞忍不住笑道：「賭博人竟是這樣子。」又回到齋室說話兒，等他們起來。

到了日出三竿以後，張繩祖揉着眼出來，到了齋室，說了一聲有罪。出來把小

厮踢了一脚，罵了兩句，教取臉水。把那三个客打的打，拉的拉，叫的叫，都攪起來。紅玉自回後宅梳粧去。

這五个人洗了臉，吃了點心，依舊上場圍起牌來。到午飯時，紹聞又贏了七八千。午飯後，又贏了千餘。都說：『譚兄聰明出衆，纔學會把人贏了，真正是天生的光棍兒，那得不教人欽佩。』

夜間上燈時，仍蹈前轍。紹聞到黃昏，又是想做楚襄王的。逢若輸的光了，向紹聞說道：『今夜擲簾子，算上咱兩個的，托賢弟洪福，明早起來分肥罷。』到了五更時，逢若摸進齋室說道：『不好了！咱兩個輸了一百八十串。』

原來逢若本指望贏錢，二更後大輸，沒奈何，粧解手，把張繩祖叫出來，定了暗計，說：『苦蕭牆街罷。』賭到五更，把淡如菊錢萬里打發走開。你道省會之地，如何夜行呢？原來一個打着布政司小燈籠，一個打着滿城縣舊燈籠，所以街上無阻。這是閑話，說他不着。

且說紹聞聽說輸了一百八十串，心中也有些着慌，說道：「你看輸了時，就該止住，如何輸下這些！」逢若道：「輸到四十串時，我急了，想着撈，誰知越撈越深。」紅玉道：「你再撈去罷。不見了羊還在羊羣裡尋。借重，關上門。」逢若道：「他們走了。」紅玉道：「有話明早說。」

逢若出來，向繩祖道：「明早要早些起來，好清白這賬。」繩祖道：「天已將明，我也不回去了，坐一坐。等譚相公起來，看他怎樣安排。」

不多時，鷄聲三唱，譙鼓已歇，天竟大明。紹聞起來，二人還點着燈說話，紹聞也坐了。小廝送來臉水，又送點心上來吃了。逢若道：「賢弟，你這事我與老張哥商量明白。紅玉的喜禮，就是你前日贏的那宗銀子開發了罷。你贏的那九串錢，我輸了七串，餘下兩串賞了這小廝罷。伺候了兩天兩整夜，人家孩子圖個哩？至於一百八十串，你該認九十串。我既輸了你的現錢七串，你該攤八十三串。這宗錢是張大哥拿的曲米街春盛號南頂朝山社的錢，加十利息，要的最緊。賢弟，你纔成人兒

，纔學世路上撞，就休要教朋友們把咱看低了，就一五一十明白了他。」張繩祖道：「也不大甚麼要緊。就遲三五天，也是鬆事，不過完了他就罷。」紹聞心中打算，鬪相公交有八十串錢，還不作難；就說道：「我回去就跟我取錢，只是休要顯出來，惹人笑話。」張繩祖道：「你問憑誰在我這裡輸下錢時，從來不肯與人弄出馬脚。我只叫一輛小車跟的；去如不便宜拿出來，還許他空回來哩；再不肯聲張，弄出可笑的事來。爽快你今日再住半天，咱與紅玉喝一場子酒，也不枉你費了十幾兩銀子，叫他唱曲子咱聽。日落時我使小車子跟的去。」紹聞因此又留住了。大凡人走正經路心裡是常有主意的，一入下流，心裏便東倒西歪，隨人穿鼻。這正是：

少年子弟好浮華，又是孤兒又富家；

莫怪羣謀攢巧計，劉雠端的嗜瘡痂。

第二十三回

譚氏軒戲箱優器

張家祠妓女博徒



第二十四回 王忠夜半哭靈柩 紹聞樓上嚇慈幃

却說譚紹聞自那日隨夏逢若去了，家中到晚不見回來；王氏着慌，追問小廝們；有說像是跟的戲走了；有說跟的夏大叔上縣告那姓茅的戲主去了；合家亂嚷亂吵，說是不見了大相公。

此時王忠吃些姜湯，出些頭汗津，便覺身上輕快，一片聲喧，已到王忠耳朵裏。○王忠踉踉跄跄爬起，拄一根舊傘柄，趙大兒攔不住，出來到樓院一問；王氏纔把碧草軒招架戲子一宗事說與王忠。○王忠把傘柄向地上搗了四五搗，說：『唉！罷了！罷了！我病了這些時，一發咱家竟是如此！如今大相公哩？』王氏道：『清早戲走了，他也沒回家來；說跟的夏家趕戲去，又說他兩個要告那戲主哩。』王忠久站不住，靠在門扇上，後氣兒接不住前氣兒說道：『大相公他不敢跟戲，他也不敢』

告官，一定是夏家引着，上娘娘廟大街盛宅去。」王氏道：「或者在夏家也不敢定。」王忠道：「總不得到夏家。那夏家單管在人家走動，圖酒食，弄銀錢，他把相公引到他家做甚麼？教德喜到前頭請閣相公一同到盛家問問。」德喜道：「閣相公他爹想他，寫上書來，辭了大相公回家，走的多時了。雙慶俺兩個在賬房睡。」王忠嘆道：「咳！一發我全不知道！如不然者，你一發同鄧祥到盛宅問去。管情一問就準，不必驚慌。」王氏見王忠說的有準，便放心。即叫德喜同鄧祥打燈籠去盛宅打聽紹閣消息。一家都點燈等着。趙大兒將王忠攙回東院，安插睡訖。

王氏等至二更，鄧祥德喜回來說：「盛宅並沒有大相公影兒。」王氏埋怨道：「大相公既不會在他家。如何不早回來？」德喜道：「俺到了盛宅，門上哄俺，說：『大相公在他家，角門鎖着，不得進去。』費了多少力氣，纔得進去，只見四五个客，還有兩個女人，都在那裡擲簪子。俺怕大相公在那裡睡，問了盛大爺一聲。盛大爺惱的了不得，說：『你爺家裡有了戲，還想起朋友們麼？更深夜晚，却來這裡

尋他。」俺們出來時，大門又上鎖。央他那把門的開門，他們也擲鑿子到熱鬧中間，那還顧的理人？費盡多少唇舌，纔開開門，我們纔回來。街上又撞着一位老翁查夜，把俺兩個盤了又盤，只說俺犯夜。後來說到蕭牆街譚宅，那老爺提着我大爺名子，把俺說是老家王。那老爺點點頭兒，抖開馬纜走了。再不敢黑夜在街裡走。」王氏也沒法子，只說道：「天晚夜深，您去睡罷。」鄧祥自回馬房，德喜兒也去眠房裡同雙慶睡去。

單說這王忠回到房中，問趙大兒道：「我這些時病了，這招架戲子事，你也知道些兒麼？」趙大兒道：「外邊事我如何知道？只見一個戲娃子，人材就像女娃兒一樣，每日在樓下叫奶奶，叫乾爹，要針，要線……」說猶未完，王忠渾身顫將起來。趙大兒也就不敢再說。

王忠顫了一會，睡在床上，眼看着燈，一聲兒再不言語；只是擺頭。趙大兒怕

極·問道：『你是怎的？』王忠冷笑道：『吃口茶罷。』趙大兒方纔放心，遞了一盅茶。王忠吃一口就住。趙大兒接盅子。

又坐半更天氣，趙大兒也就打呵欠，睡在椅子上。這王忠到底不知小家主來家不會，慢慢起來，開了房門；月色如畫，拄着傘柄，到樓院角門。見角門開着，原是德喜兒過前院，夜深沒人跟着上拴。王忠悄悄進角門，見樓上窗紙明着，寂無人聲，看見是不會回來光景。病懨懨的，又一步一喘的走到前院；只見樹柯橫影，籠鳥入夢，廳門大開，那一片月色直明了半廳房，連譚孝移靈牌字兒，一顆一顆都是認得出的。王忠看見這個光景，忍不住鼻內生酸，腮邊落淚，細細的哭了一聲道：『大爺！大爺！爲甚麼辭世太早，不再多活幾年？想大爺在日，家中是如何光景！大爺不在後，家中是如何光景！教我一個僕人會有甚麼法兒！』不覺的爬跪地下，有淚無聲的哭將起來，傘柄兒把磚地搗了幾下。

且說王氏點燈坐着，等兒子不見回來。開開樓門看夜色早晚，只聽的廳房內依

稀有聲，又聽的磚地會響；誠的把樓門急關，把水梅叫起做伴兒坐着，連有鬼兩個字也不敢說出來。

這王忠哭了一會，依舊輕移病步，回房去睡，那裡知道樓上怕鬼的情節。

到次日，德喜兒雙慶兒到後院來，王氏問道：『你兩個夜間聽見甚麼不會？』德喜兒道：『我睡不大會兒，廳房裡大爺哭起來。我怕的急了，爬在雙慶兒那邊一頭兒睡，身上只是出汗。今晚還上馬房睡去，不敢在廩房裏。』這王氏急叫德喜兒買些紙馬，金銀，引着小厮們到廳房靈前燒了；祝讚道：『你好好兒罷，再休謊孩子們。』咳！好譚紹聞呀！你怎知

假紅倚翠陽台下，阿母驚魂幾欲飛；

請看古來嚙指感，山崩鐘應尙無違。

這王氏燒完紙馬，到底要尋兒子；叫王忠商量時，那王忠昨日纔出汗，就聽着

唱旦的樓下來往的話，夜間又冒些風寒，廳房又慚惶一場，外感內傷，把舊症勞復，依然頭疼惡心，渾身發熱，動不得了。這王氏沒法，又叫德喜兒去夏逢若家尋去。這德喜兒去到蘆神廟邪街，問街上閑坐的老人，認的夏逢若家門戶，到門前叫一聲道：『夏叔在家麼？』只見一個老嫗，開門問道：『你是那的？』德喜道：『我是蕭牆街譚宅的人，問夏叔一句話。』老嫗道：『這四五天他何嘗到家吊个影兒！家中米沒米，柴沒柴，不知他上那裡去。』只聽院裡像是少婦聲音說道：『叫他去湯爐的鍋口上問信去。』老嫗道：『不怕人家笑話。』關門回去。德喜只得回來，回復主母。

王氏一發着急，又叫雙慶兒去曲米街舅爺家去。去了一晌，王隆吉也跟的來，見了姑娘，說道：『表弟上那裏去了，我教往盛宅去問。』雙慶兒說：『昨日在盛宅問過，不在那裏。』何不去夏大哥那裡問一聲？』王氏道：『問的纔回來了。他娘說他的兒子也不見了四五天。』隆吉道：『姑娘這就放心罷，必定是夏大哥引的在

誰家問頑。人家知道是蕭牆街譚宅，再沒有不敬的理；不用說是留住了；若是夏大哥在家時，我就替姑娘着急；他既不在家，就再也不妨事。」

王氏聽是侄兒說的話，心裡略放下些，便說道：「您弟兄們是一路神祇，你就去替我找尋。」隆吉道：「我爹發的貨回來了，不久我爹也回家來。雙慶兒適纔也見門前有三四輛車，等我收貨；一聽說表弟不見，我慌了緊着跑的來問。只說夏大哥沒在他家，管情表弟不見不了。我回去罷。姑娘只管放心。」隆吉辭了姑娘回去。

王氏也有幾分猜是夏逢若引的去，爭乃等了一天，又坐了一個深黃昏，不見回來，王氏依舊急將起來。却又怕鬼，極早教冰梅拴樓門。睡又睡不着，心裡只是胡盤算；或者飲水吊在井裡；或者過橋擠下河去；或者年紀還輕被賊人拐帶去；或者衣服頗好被抄化脫剝了。只到五更時，心思疲乏，方且睡着一會；醒了依舊是這個盤算。正是：

第二十四回 王忠夜半哭靈柩 紹聞樓上嚇慈幃

箇箇爺娘此箇心， 兒行寸步思千尋；

遊人若念倚閭意， 世上幾無客子吟。

到了次日。王氏極早起來，叫德喜兒道：『你去婁先生家問問去。』德喜兒道：『他不去。』王氏道：『一時街頭撞着先生，或是師兄邀到他家，也不敢定。』德喜道：『就是去，也不能住這兩三天。』王氏道：『你只管問問去，走不入你的脚，休要發懶。』德喜少的上北門來。

過了半日，回來，說道：『婁師爺家裡沒有。我去了，婁師爺正惹氣哩，相公在院子裡跪着哩。』王氏道：『好兒子，進學，膺秀才，還惹甚麼氣，教跪着麼？你沒聽是爲嘖呢？』德喜道：『我不知道。只聽師爺嚷的說：「你就不該與他拱手」我只聽的這一句，不知爲嘖。』王氏道：『大相公沒在他家麼？』德喜道：『那裡有個影兒？』王氏沒法，只得又聽其自然。



到了日將晚時，紹聞挨挨擦擦，沒意思的上的樓來。王氏見了，如獲珍寶一般，說道：「我孩子！你上那裡去了？好不尋你哩。」紹聞道：「董先生那……」只說了四個字，王氏道：「德喜兒纔從北門找尋你回來。」紹聞又道：「王忠呢？」王氏道：「病又勞復了，在屋裡哼哩。」紹聞起身，一直便向前院來，開了大門，引一個大黑漢子，到賬房，開內房上鎖，叫那人搬錢，往外運。這王氏早已跟到前院，看見問道：「那是做甚的？」紹聞道：「是水巷張大哥要借八十串錢，我承許下了，如今使輛小車子來推。」王氏道：「我不信。咱還沒錢使哩，爲甚的借與人家七八十串？我就不依這事。」紹聞道：「我承許下了。同的夏大哥，不過十天就還咱哩。」王氏道：「我不管你。我不依這事！」便去賬房杜門一欄。紹聞道：「娘你過去！這是甚麼規矩？」王氏道：「規矩不規矩，我不敢搬這錢！」紹聞明知張繩祖在大門外看着車子驗收連錢，心中大加發急。那運錢的黑漢，正是張繩祖的鷹犬專管這討賭博賬，敢打敢要，綽號兒叫做假李遠；便說道：「姓譚的，你既當不的家

，就不該叫俺推車子來。爲甚麼孩子老婆一齊上？俺就走，明日你自送去罷。」紹聞發急，扯住母親厲聲道：「你回去罷！這是嘖光景？不怕人家笑話？」王氏道：「還由不的你哩！」紹聞強口道：「由的我了！到明日我還要把房產地土白送了人，也沒人把我怎的！」王氏氣了。硬當住門，說：「我看誰敢搬錢從我這裡過？」那假李逵冷笑了一聲，只管抱着錢，口中唱着數目，說二十五串，三十串，往外便撞。王氏看見沒有解救。只得躲閃身子回去了，上的樓來，皇天爺娘，一場大哭。

這紹聞打發完八十串錢，張家推車走了，上住大門，只在客廳院不敢回來。徘徊一會，踉踉跄跄上的樓來。說道：「着實不好！着實不好！我就死了罷！」把頭往牆上一歪，歪在地上，直不說話。王氏大慌，住了哭聲，抱住紹聞的頭，叫道：「小福兒！小福兒！那錢不值甚麼，快休要說我！我的乖孩子呀！快休說我！」那冰梅也顧不的身上醜態，急去厨下，泡的姜茶來灌。這紹聞聽的清白，咬住牙關，一口茶也下不去。王氏哭了道：「我的兒呀！你唬死了我！我再依誰哩？」趙大

兒用箸劈開牙關，灌下一口辣茶。紹聞方纔哼了兩聲。過了一會，把手擺了一擺，說道：『恁休急我。』王氏問道：『我孩子，你心裡明白麼？』紹聞點了點頭，扶的坐起來，方纔把眼一閃，氣息奄奄的道：『扶我內間床上睡去。』果然趙大兒水梅攙着，王氏早拂床安枕，打發兒子睡下。燈裡滿注上油，壺內預備下茶，麪葉兒，豆花兒，炒米兒，蓮粉兒，參湯兒，都準備停當，候兒子醒了好用。那紹聞睡了半夜，平旦已復，燈光之下，看見母親眼睛珠兒單看着自己，良心發現，暗暗的道：『好夏鼎，你害的我好狠也！』這正是：

自古會傳夜氣良，  
鷄聲唱曉漸回陽；  
天心徐逗滋萌蘖，  
依舊牛山木又昌。

第二十四回

王忠夜半哭靈柩

紹閣樓上嚇慈幃

## 第二十五回 對僕人誓志永改過 誘盟友暗計再分肥

且說譚紹開五更鼓一點平旦之氣上來，口中不言，心內想道：『我譚家也是書香世族，我自幼也曾背誦過五經，爲甚的到那破落鄉宦之家，做出那種種不肖之事，還同着人搶白母親，葬送家財？母親孀居，憐念孀生之子，半夜不合眼，百般撫摩。』又想起：『父親臨終之時。親口囑咐「親近正人，用心讀書」的話，我今年十八九歲，難說一點人事不省麼？』心上好痛，不覺的雙淚並流，哭个不住，一把手拉住母親的手，叫了一聲『娘呀！我再不敢了。』王氏道：『你醒了！你心裡想吃麪葉兒？想吃豆花兒？或是要吃藕粉？厨下我留着火哩。他們不中用，我去與你做去。』這紹開聽得母親這個話，真正痛入骨髓，恨不的自己把自己一刀殺了；哭道：『娘！我算不的一个人！』王氏道：『自己孩子，沒噁意思。誰家牛犢不抵母

？誰家兒子不惱娘？你只好好的，那七八十串錢值甚麼。你那氣性太大，再休說我。」這譚紹聞越發哭的一句話也答應不出來。水梅醒了，不待吩咐，到厨下煮了一壺滾水，湯一碗蓮粉，捧與紹聞吃。

紹聞問天有多大時候，王氏道：「窗紙是燈照着，天已大明。」紹聞道：「我要去看王忠去。」王氏道：「他是出汗的病，怕染着你。」紹聞道：「我不怕。這王忠是咱家一个好家人。他如此時不病，我斷然沒有這事。我要去問他的病去。」王氏道：「那病怕染人。你既要去，到飯時去。你吃些飯兒，再吃上兩盞酒兒，教趙大兒把他叫出來。他就不能出來，叫他把屋的洒上燒酒，薰上蒼朮，艾葉，你略坐坐就出來。依我說，一个家人，就是好，也犯不着主人家到他屋裡看他，他也担不起。」紹聞道：「就依着娘說，飯時看他罷。」

少時，趙大兒起來，王氏把這話對說。趙大兒回房，把大相公要來看病的話，述于王忠。王忠心內暗道：「這也大奇，想是在外邊弄出甚麼事來，心裡沒了主意

，急了來商量話說，也是有之。」因向趙大兒道：「你發落我起去，扶我到東樓下，請大相公說話。我這病會傳染人，不可教大相公到這屋裡來。」趙大兒道：「怕你不能動移。」王忠道：「畢竟輕似從前那一番，走幾步兒不妨事。」趙大兒果然扶侍丈夫起來，吃了些須東西，往上傘柄，攙着到樓院。王忠說道：「請大相公到東樓下說話。」紹聞聽見王忠聲音，便出來，趙大兒已攙進東樓去了。

紹聞進的東樓，說道：「王忠你坐下。」王忠說：「把個破褥子放在地下，我挺着罷。」大相公坐遠着些。」紹聞坐下道：「你竟瘦的這樣兒！」王忠哼哼的說道：「有二十多天沒見相公。相公要說甚麼哩？」聞紹道：「話兒太長，怕勞着你，我只截近說罷。我一向幹的不成事，也惹你心裡不喜歡。我如今要遵你大爺臨終的話：「用心讀書，親近正人」八个字。你當時同在跟前聽着，今日同你立個証見，我一心要改悔前非，向正經路上走。我如後語不照前言，且休說我不見你，連趙大姐這女人我也不見的。」王忠強起半截身子坐下，說道：「相公呀！還記的我爺臨

不在時囑咐的那話，咱家就該好了！」話未及完，王氏恐怕疫症傳染，站在門外說道：「你出來罷，王忠也當不着再勞碌了，不過你改志就能。」王忠道：「大奶說的是。」紹聞只得出來。王氏扯到樓上，又叫吃了兩三盅酒。王忠又歇了一會，趙大兒攙回去了。

王忠口中不住的謝天謝地。從來人身病好治、心病難醫，一聽說少主人自己立心改志，這心中如抽了一根大梁一般；況且本來出過透汗，不過三五日，就漸漸好來，到十天以後，一發如常；再加之病後善飯，又北前日胖大些。這紹聞一連半月也沒有出門。夏逢若也來尋了幾面，只推有病不見面。真個是過而能改，復於無過。

一日王忠到樓門前說道：「大相公半月不出門，這些外邊匪人也無由近前；但每日間閑坐着沒個事體，也不是常法。總是成立須要讀書，讀書須要從師，畢竟如今商量從先生的事體纔好。但如今請先生也將近冬天了，到來年再上緊打算這宗大



事。大相公何不每日到後書房中靜坐看書哩？」紹聞道：「後書房原教戲子們董壞了，還得蔡湘着實打掃打掃。」王忠因去到碧草軒一看，只見放着戲箱，戲筒，心裡厭惡之極，便誚紹聞也到軒上，商量安插箱筒的話。紹聞到軒上，對王忠也覺着實慚愧。王忠道：「人家這東西怎麼安置他？」紹聞想了一想道：「罷了，叫人抬在侯先生住的那所空房子裡罷，等那姓茅的來；他還欠咱借贖糧飯錢二百多銀子哩，他還了咱，教他抬去。」王忠道：「寧可捨了這二百兩銀子，斷乎不教這東西在咱家裡放。」紹聞道：「這箱子裡雖不會見，他說還有千數銀子衣裳在內邊。久後要得不斷賴，只要原物在，還怕放在空房子裡，萬一人偷了他的，却也不是耍的，明日尋個人住在那裡替他看守。大約不久茅家自搬的去。」這王忠叫宋祿，鄂祥，德喜，雙慶，幫着蔡湘整整的搬運掃除了一天，方纔把屋裡，院內，略清了些眉眼。又叫泥水匠，裱糊匠，聖墻糊窗，方纔可以進去的人。

這紹聞果然把舊日所讀書本上軒子裏翻閱。忽蔡湘說道：「有一個皮匠新來的

，要賃放箱筒那處房子哩。他說：『只住兩間。要賃與他時，他情願一年出三串錢。家中要叫他做活，他情願伺候。若咱家用房子時，不拘何時，只對他說一聲，他就走。如今現放着人家戲箱，得一家子人看看，也放心。』

這原是蔡湘在街上叫皮匠收拾舊鞋，兩個說起閑話，皮匠說要賃房，蔡湘說我主人就有閒房子，那皮匠就不要工價，所以蔡湘回來在少主人面前極力攛掇。

紹聞道：『却也不在錢之多少，教他看那院子却要緊。但只是王忠沒在家，等他鄉裡回來再商量罷。我如今讀書哩，這些小事我不管。只要人妥當，那戲箱託得住纔好。』蔡湘道：『做小生意的人自是妥當的。王忠現今沒在家，鄉裡佃戶田家，把他的大兒死了，沒人做活，情願丟地，王忠安插佃戶，清算欠租，也得好幾天哩。』紹聞道：『你就叫那皮匠寫一張賃約，尋個保人，就與他住。』

次日，那皮匠果然拿了一紙賃契，名字叫做高鵬飛，尋了一個保人來碧草軒來。紹聞說：『保人我不認的。』蔡湘道：『我認的。是南關宋家店裡當槽的秦小

字。」紹聞接了賃契，把房子承許下。其實蔡湘何嘗認的秦小宇，只因自己攬攬的這宗事，恐怕不成，所以聽聲順口說認的，這也不在話下。

却說譚紹聞獨坐三五日，漸漸覺的悶了。一日晚上將歸，忽然夏逢若到軒中，開口便說道：「病是好了！我來過幾次，只是推病不出來。又不干我的事，紅玉托我與你寄個信兒。我對他說：「來了兩三次，只是說有病，我不得見他。」那娃子一發哭將起來，叫我替他稍了一條汗巾兒。我遞與你，我就別的沒事。」因把袖子內汗巾兒去與紹聞，說道：「我走罷。」紹聞接了汗巾，一手扯住夏鼎道：「你休走哩。委的我身子不好了幾天。」逢若道：「你不好不不好，對我說做嘎哩？我又不是醫生。隨您兩個怎麼能！」紹聞道：「我如今也想着去，只是不敢去。前日家中好不吵鬧哩，教我也沒法子。」

原來夏逢若前日與張繩祖分了紹聞的肥，正好引誘他漸入佳境，不料譚紹聞遠

闕不至。這張繩祖因與逢若商量道：『譚家這宗好錢，不翻身，不撒賴，如何再不然？』因想起招致紹聞法子，向紅玉奪了一條汗巾子，來誑紹聞，勾引他再來賭的意思。從來開場窩賭之家，必養娼妓，必養打手，必養幫閒。娼妓是賭餌，幫閒是賭線，打手是賭衛。所以膏梁子弟一入其關，定然弄的個水盡鵝飛，然後照着這個衣鉢，也去擺布別人。這張繩祖夏逢若都是山下路上過來的人，今日生法譚紹聞，正是勾命鬼來尋替命鬼，饒你聰明伶俐，早把一根線拴在心蒂上，一扯便要順手牽來。

這譚紹聞心中想去，百般打算，只是在母親面前說的過火，又在王忠面前承許的斬釘截鐵；今日眼中看着汗巾，耳內聽個哭字，好生難過。因尖逢若道：『你是千能百巧的，替我想個法子。只去這一遭，安慰了紅玉，往後就再不能去。』逢若看見紹聞着了藥兒，因笑道：『這有何難。我先問你，你家那個勾絞星家人王忠在前院裡住，是在後院裡住呢？』紹聞道：『他在東院裡住。他如今也沒在家。他

前日往鄉裡去，他回來時，他親娘舅不在了，稍的信來，他與他舅燒紙去。」逢若道：「王忠在家是一樣計策，王忠不在家又是一樣計策。」因附耳向紹聞唧噥了幾句，遂拍手道：「你說如何能？」紹聞點頭道：「却也使得，只是久後必露出馬腳來。」逢若道：「噢！若要露馬腳時，你好好書房看書，斷乎沒一點兒馬腳。你心裡又想取樂，可管他馬脚馬蹄子哩。」紹聞道：「也能。」逢若相別而去。

紹聞回家，到晚上點燈，樓上看書。還沒定更天氣，只聽得後門上拍門大叫。紹聞去問了來人的話，回來到樓上，說：「是我隆吉哥得了急心疼，問咱家尋真橘紅。說是我爹在丹徒帶來的。」王氏道：「橘紅是甚麼？」紹聞道：「橘紅是藥。咱家書櫃裡有，我去尋去。」因向書櫃中不知包了點子甚麼片子，說尋着了。王氏道：「你也跟去看看去。即速與我個回信兒。」紹聞道：「街上夜緊，盤查利害，我明早去罷。」王氏道：「你快跟的去，明早回來也不妨。」紹聞得了母命，叫德喜兒收拾後門，便從衙牆出來。只見黑影裡一個人迎着，悄悄說道：「出來了！」

紹聞一看，正是夏逢若，說：『那叫門的人呢？』逢若道：『那是我一百錢覓的，他的事完，已自走開。』

二人穿至大街，往東正走，只見碗口大一個燈籠，上面寫着『正堂』兩個字，有四五個人跟着，一位老爺騎着馬。紹聞聽了一驚。逢若道：『怕吓的？』一直往前衝去。只聽跟隨人役大聲喝道：『甚麼人？』逢若不慌不忙說道：『是取藥哩。』那荆老爺在馬上即接口道：『拿藥來驗。』逢若袖中取出一封藥，上面還牒着一個方子。荆老爺展方一看，從人拿起小燈籠，荆老爺看了方子，問道：『是你甚麼人害病？是何病症？』逢若道：『小人母親，害心疼。』荆老爺微笑了一笑，說道：『醫生該死。』將藥遞與從人，轉付逢若，又問：『那一個人呢？』逢若道：『是小人兄弟。』荆老爺在馬上說道：『去罷。』二人走開。

紹聞道：『你那裡有這現成的藥？』逢若笑道：『晚上街頭走動，說是取藥，就不犯夜。這一包子金銀花，我使過三遭了。』紹聞道：『藥方兒呢？』逢若笑道：

「那是我在姚杏菴舖子裡揭的。」紹聞道：「假如沒有葯時？」逢君大笑道：「那就沒法麼？就說是接穩婆。難說做老爺的，去人家裡驗女人不成。」

一路說着，早到了張繩祖家。叫開門進去，又有幾個新家兒在那裡擲塞子。紅玉仍舊在旁說笑，看見譚紹聞，又有一段撒嬌獻媚的話，若爲細述，恐污筆硯。逢君也溜下場兒去，回顧紹聞道：「還算咱兩個的罷，好撈撈前日咱輸的。」紹聞欲續前姻，遂含糊答應了。又說道：「東小房有燈麼？」張繩祖道：「有燈。」紹聞道：「紅玉，咱去屋裡說話。」紅玉懶意不想着去，其實新有主顧，不敢去了。張繩祖道：「去坐坐不妨。」紅玉方纔跟去。說了一會話兒，燈也息却。只聽得賭場中一人發話道：「好不識趣的狗彘的！甚麼王位公子麼？」又聽得是張繩祖的聲音說道：「爲我！爲我！」又聽得夏逢君聲音說道：「千萬休說一句話，我磕頭就是。」又聽得歇了簾子，去到院子裏唧噥了一陣；也有高聲的，也有低聲的，聽不真實。又過了一會，依舊上場，轟轟烈烈的擲將起來。譚紹聞少年書愚，那曉的就裏，只

說是賭場爭執，後來又說好了，另擲起來。

到次日日出時，那些人還在那裡喊么叫六。紹聞到賭場，只見張繩祖說道：『起來了。好呀！合夥計輸了二百八十串。』逢若道：『二百八十串值甚麼鳥事！你休心慌，俺夥計們輸得起，也還得起；收拾了不擲罷。』又見一個年幼的後生道：『晦氣！晦氣！偏偏的還輸了。我明日把這一百三十五串錢，就送一百三十兩銀子。若是再來你這裡來，就是紅玉的漢子。』繩祖笑道：『休生氣，日頭多似樹葉哩。』那後生恨恨的而去。別人也陸續起身去。紅玉已上後宅去了，單單的只落下夏逢若。譚紹聞張繩祖三個人。張繩祖道：『老夏，你與譚相公這錢，我不去取，你兩個自送來罷。』夏逢若道：『四更時我還贏八九十串，臨明時一陣兒輸下賬了，氣人！氣人！』譚紹聞此時心裡悵悵然，莫知所之。逢若道：『咱走罷。明日打算與他送錢就是。我明日把先父做官撤下的八兩人參，到兌換舖子裡兌了，這半股子賬就完了。賢弟你這一百四十串，也不值你的甚麼，完他就是。』紹聞蹙眉不語。張繩祖



道：『好朋友們，何在這，就是一時作難，多遲幾日何妨呢？』一齊起身，繩祖送出大門。

二人到了分路時節，紹聞道：『你送我去。我獨個兒街上走不來。』逢若道：『一夜沒睡，我到這裁縫舖後頭兒睡哩。你走罷。』譚紹聞只得獨行，穿街過巷，一似人都知道的一般，只疑影有人指他。到了衙街口，進後門，王氏接口便問道：『你隆哥好了不曾？』紹聞道：『沒嗅意思，是那來人說底太張致。』王氏道：『教宋祿套車，我去瞧瞧去。』紹聞道：『只管說沒嗅大意思，何必去看。再遲再時，我矜子生日去也不遲。』王氏也只得住了，紹聞往樓內間，以被蒙頭，一場好睡，直睡到晡午時方纔夢醒。這正是：

頓足搥胸說不該，却因疲極暫陽台；  
黑甜原是埋憂處，無那醒時陡的來。

第二十五回

對樸人誓志永改過

謗盟友暗計再分肥

第二十六回 盛希僑豪縱清賭債 王春宇歷練進勸言

却說譚紹聞一覺睡醒，兀自在床上挺着，猛可的把昨晚事體一齊上心，好不悶氣。一來想起那少年之罵，分明是罵我姓譚的；二來想起這一百四十串錢沒的生法，況自己不曾動手，平白還這宗屈錢；又想起王忠回來知曉，何以見面；又想起許說表兄緊病，將來要照出假話，何以對母親；翻來覆去，好不自在。畢竟這幾宗之中，還錢的事更爲緊要，欲待查討房價，佃租，爭乃父親在日，俱是人家送來，我如何去討；況且不知話該怎的說，又怕聲張。左盤右算，要去尋表兄王隆吉去；先可以哄過母親，或者他今日在生意行經的事多，有個甚麼法子；況且把詐言緊病一事說明白，久後也好遮掩。

吃了些須早飯，因對母親說：『要去東街再看看隆吉哥。』王氏道：『這纔是

哩。你昨日不在家，你隆哥聽說尋你，早跑的來了。」紹開急上東街，到春盛舖，小夥計說：「隆相公接老掌櫃的去了。」

譚紹開愈覺悵然，也忘了看看矧子，回頭就走。走至娘娘廟街，恰好撞着盛希僑在當舖家出來。寶劍兒說道：「那不是譚少爺麼？」希僑看見，開口便說道：「好呀！招架一班好戲，一個好出名九娃兒，就不叫我見面。好賢弟呀！」譚紹開急切沒暇答應。希僑哈哈大笑道：「沒的說了，休臉紅。你跟我到家說句話。」這譚紹開正想尋人領領教兒，便跟的去。過了一個大門樓兒，門上有個小家人，攔住說道：「少爺不坐坐麼？正等着少爺哩。」希僑回顧紹開道：「咱到這裡罷。」紹開道：「我心裡有事，還要問你領個教兒。你要十分要去，我就走了。」希僑道：「賢弟，你果然是心裡有事光景，先見了我臉是紅的，如何又會黃起來？也罷，咱到家說話。」

紹開跟的到慎思亭上。吃了茶，紹開便把替茅拔茹招架戲一事，與在張繩祖兩

次賭博輸錢一事，一五一十，說個明白，求盛希儔生法。盛希儔笑道：「菜子大事兒，也要放在心上。像我們這主戶，休說一百四十串，就是一千四百串，也是鬆事。賢弟，你放心，我明日備個酒，請幾個賭家頑頑，你抽一場子頭錢，管情够使不清。要正經朋友兒做噠的？我替你辦辦。只是沒星秤這個殺才，連我們的朋友都弄起來。夏家第四的這個東西，也不算一個人。你放心回去，明日早來。我如今即着人派這一場兒人，全不要那三個核桃兩個棗的。前日有先祖一個門孫往湖廣上任去，他送我一頭驢子，值五十多兩。我贈他一百兩贖儀，他再三不受。如今我叫小价換的錢來。明日你來看看正經賭罷。好沒星秤這個殺才，我明日也約他來，教他赴赴正經大排場。你回去，我送你，明日早來。」

果然紹圃到了次日早晨，吃了點心，又說是看王隆吉去，一直兒到了盛宅。早已一起兒賭友在座，單等張繩祖到，便要上場。話不移時，張繩祖到了。這些人到了一處，無非是市井野談，村俗科諱。須臾上了場，你叫么，我叫六，你恨不擲快

，我惱只弄又。擲到午錯時，吃了飯，依舊上場。有先贏後輸的，也有輸了又轉的，到了日夕，歇了手。

單說張繩祖輸了九十串，不敢再賭，要算賬目。盛希僑道：『老秤，這也不算輸贏。你知道麼？今日我是替譚賢弟兌賬哩。你輸了九十串不教你拿來，算譚賢弟完了你。明日再教你那假李逵來取五十串錢去。這四十串頭錢，就是譚賢弟的。我再墊上十串，一剪剪齊，他也不欠你的了。呸！狗殺才。吃人吃的眼紅了，核桃棗一例兒數起來！這是我的盟弟；要不是我知道，你把他弄住了。前後事他自己對我說明。呸！你全不是貨！』張繩祖道：『那是兔兒絲的牽引，把他的錢替輸了，干我屁事？如今清賬就清賬。一般好兄弟們，何在錢不在錢。我讓十串，只取四十串去。只是還有紅玉一宗事，不曾開發哩。』盛希僑道：『你說是速妮兒不是？幾天不在街上尋飯吃，依我說一個錢罷。老秤，你手裡也沒有個好鷓鴣。譚賢弟，你再休上他的當，到明日我接個好名妓，敬賢弟一敬。黃昏要催粧詩，另日贈纏頭時，

也得一首美人詩。看看如何！」肩子一拍，「賢弟！再休要混這土條子，丟了身分。」原來盛希僑在匪場中有財有勢，話又說的壯，性子又躁，所以這一般下流都讓

他。

本日譚紹聞把張繩祖的賭欠，紅玉的宿錢，被盛希僑替他一筆勾了，心中好不暢快。日夕而歸，盛希僑自有別的勾當，也不懸留。紹聞致謝承情。盛希僑道：「你說這話，我就惱了！自己弟兄，有事時正要拔刀相助。你說承我的情，便是把我當外人看了。」紹聞起身，心中喜道：「原來結拜弟兄，有這些好處。」却又忘了夏逢若也是結拜的。

到家中，王氏問道：「你隆哥好了麼？」紹聞道：「我說沒噁意思，昨日去接俺舅去了。」王氏道：「你舅回來不曾？」紹聞道：「七八分到家了。」

說話中間，已是上燈時候。紹聞教趙大兒做晚飯兒吃。麈婦道：「大兒肚疼的

要緊。」王氏道：「只怕也是時候了。他漢子又沒在家，教宋祿套上車去接穩婆，雙慶兒打着小燈籠跟的去。」雙慶道：「穩婆在那裡？」德喜兒道：「他門上有牌兒，畫着騎馬洗孩子的就是。衙門前那條街上，有好幾家子哩。」紹聞道：「你去就是。」二人去了，到衙門前槐樹巷，接了一個姓宋的來。

閑言不說，挨至二更天，趙大兒生了一個女兒。事要恰好，話要湊巧，冰梅也腹疼起來，這宋媒婆生意發財，一客不煩二主，挨至五更，冰梅生了一個豐偉，胖大的小廝。宋媒婆磕頭叩喜，不在話下。

王氏心中又喜又悶。喜的是男孩兒難得；悶的是平日不明不暗，人說主家沒道理。

到了日出時候，宋媒婆要走，定住到後日來洗三。王氏些須與了些東西。家中無人，王氏只得親自看狗，送出後門。恰好王春宇到了。王春宇看那穩婆笑道：「這不是一丈青麼？」那宋穩婆道：「譚奶奶恭喜了喜，已得了孫孫，王大爺吃虧罷。」



大爺，你是幾時來的？剛剛赶上送米麪。」笑嘻嘻的走了。

王春字到了樓上，作了揖，問王氏道：「適纔老宋那話我不懂的。孔親家事尚未舉行，那的喜事？」王氏道：「你隨我到東樓下說話。」到了東樓，王氏唧唧噥噥說了一會。王春字出來道：「這有何難？男胎是難得哩，這也是俺姐夫一個後代。明日就出帖請街坊，鄰居，吃湯餅，明明白白的做，怕甚麼？」因問：「外甥兒哩？」王氏道：「不知道。」問德喜兒，德喜兒道：「大相公把後書房門上的緊緊睡哩？」王春字道：「蠢才！蠢才！這事多虧我到，若叫恁胡董起來，纔弄的不成事哩。」

恰好王忠也回來。王忠見了春字說道：「舅爺好。」王氏道：「你怎的到的這樣早？」王忠道：「我昨晚想趕進城來，到南門時，門已關了。店裡住了一夜，閃開門就進來。」王氏道：「你屋的恭喜了。如今大相公也喜了。一天生的。真正雙喜臨門。」王春字道：「真正好極！我去叫福兒去。」

春宇去叫了紹聞，回來到了樓下，說道：『沒別的話，作速寫帖，備席，請人洗三，吃麪。我後日來陪客，叫你姪子送米麪來。你別要把臉背着，寫帖子去罷。』紹聞只得依命而行。

却說到了三日，請的鄰舍街房，春宇夫婦齊到，宋媒婆與薛窩窩也到了。原來宋媒婆露口於薛媒婆，薛媒婆說：『這是我說的，我也去吃麪去，討個喜封兒。』不料當日賣水梅之人，尙在省城內飄流，其姓名不便說出，因衆人洗三，問知此事，也到了，發了些主欺奴的話，要上衙門告去。王忠對春宇說其所以。春宇道：『這有何難？』見了那人，開口便稱親家。瓶口掏出二兩銀子，與了那人。又承許越外三十兩，以後作親戚來往，就留下吃湯餅。這人也就喜出望外。這也是王春宇幾年江湖上精細，把這宗事竟安插的毫無旁話。

午後客散，姐弟兩人，連曹氏三個人，說了一會子家常。王氏問隆吉心疼好了

○曹氏茫然不知，沒的答應。王氏道：『端福兒三天跑了三回，說是隲隆吉兒，難說你就沒見？』曹氏道：『天隲！隆吉好好的，何嘗有病；誰見外甥的影兒？』王氏道：『敢是他搗鬼哄我哩。』王春宇道：『外甥兒聰明伶俐，有管教便成一個出格的好子弟，沒管教便要下流。姐姐，休怪我說，咱親姊妹們說話，畢竟你有些護短溺愛，將來你還要吃他的苦哩。我近來江湖上走的多，經歷的也不少。到了鎮店城府，住下做生意，見人家那些子弟胡鬧，口中不言，背地裡夥計們却行常私自評論；及至見了，還奉承他。他只說生意人知曉甚麼，其實把他的腸子，肚子，一尺一尺都丈量清了。我如今說姐姐，即如今日這宗事，我只是見事彈壓，其實是姐姐沒規矩，是也不是？』王氏無言可答。

却說譚紹聞見給予與母親見了面，必然說起來那黑夜要橘紅的話，不敢來前。王春宇坐了一會，心上惱了，說道：『叫端福去。』雙慶兒瞧的回來，進了樓下。王春宇說道：『你坐下，我問你。不說別的，我是你一個娘舅，一年多沒見，你通

不來傍个影兒，是何話說？」紹聞閉口無言。王氏道：「你那日黃昏裡有人叫你說，你隆哥心疼，還問咱家要藥，你去了一夜。如今你姪子怎的說全不知道呢？」紹聞只是不言。王春宇肚內有冰梅這宗事，又聽說編瞎話在外邊過宿，心裡早猜着了一宗，那賭博還在所不料；因說道：「姐姐，孔親家那宗事該行了。」王氏道：「孔親家不在家，往他舅衙門裡住了一年多。遲早回來，我就與他行這宗事。」王春宇點點頭兒，道：「行了好。只是他們都年輕，俱不知道甚麼，休要教孩子們合起氣來，惹人家笑話。這却要姐姐處處留心。」王氏道：「是。」春宇夫婦見天晚了要走，王氏挽留不住，各自歸去。這王春宇正是那

商家見客多承奉，  
爭說爲錢將我敬：

豈料爾家興與敗，  
旁觀不忍眼懸鏡。